

FLC

#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季刊

| 第10卷 第1期 | (总第35期) | 2026年3月 |

#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第10卷 第1期 | (总第35期) | 2026年3月 |

主 编：蒋洪新 Editor-in-Chief: Hongxin Jiang  
副 主 编：邓颖玲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Yingling Deng  
执 行 主 编：曾艳钰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Yanyu Zeng  
编辑部主任：谢敏敏 Managing Editor: Minmin Xie

##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众议 湖南师范大学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  
黄忠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陆建德 厦门大学  
聂珍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  
王守仁 南京大学  
许 钧 浙江大学  
杨金才 南京大学  
张隆溪 湖南师范大学

## Editorial Board

Zhongyi Che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Guowen Hua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ouyi Huang,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Zhonglian Hu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Li J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Defeng Li, University of Macau  
Jiande Lu, Xiamen University  
Zhenzhao Ni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Dan Shen, Peking University  
Dingfang Shu,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ongzhi W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efei W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Ning W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ouren Wang, Nanjing University  
Jun Xu, Zhejiang University  
Jincai Yang, Nanjing University  
Zhang Longxi,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主 管：湖南省教育厅 出版发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主 办：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2096-4366 海外发行代号：QR9393  
编 辑：《外国语言与文化》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3-1536/H 国内发行：湖南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邮 箱：jflc@hunnu.edu.cn 印 刷：湖南雅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代号：42-380  
地 址：湖南长沙岳麓区麓山路36号 出版日期：2026年3月28日 整体设计：周基东  
电 话：0731-88873041 定 价：28.00元 排版制作：书亦有道

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CNKI）收录，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期刊基本参数：CN43-1536/H\*2017\*q\*16\*160\*zh\*P\*¥ 28.00\*1500\*17\*2026-3

## 目次

### 文学中的秩序与越界：叙事实验与历史回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专栏）

- 001 寄语 田俊武
- 003 论《住在地下的人》中的双重游戏书写 马玥
- 013 科学幻想与历史承载：《时间机器》的植物书写与19世纪英国园艺热 王丁莹
- 022 拼贴与流动——《如果无人谈论非凡之事》中的视觉书写 段颖杰
- 031 英格兰海洋民族形象自我塑造——伊丽莎白女王致中国皇帝国书中的外交想象 李威 侯雯冉

### 文明研究

- 040 寄语 阮炜
- 042 文明碰撞中的古今之辩 任剑涛
- 054 古叙利亚文明起源、空间及其概念建构与贡献 王新刚 张文星
- 063 全球文明认知重构：基于中国视角的理论框架与话语转型 蔡美花 金美英
- 073 文明研究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谭彦伟

### 文学伦理与社会政治批评

- 081 情感分裂与“脆弱的幸福”：毛姆《面纱》中的“真实自我” 胡强
- 090 美国工人阶级文学研究的话语流变与研究动向 赵静
- 099 再论理查德·鲍尔斯《回声制造者》中的生态意识与伦理审度 刘贻伟 陈竞宇
- 107 黑帮权力密码：《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非法性叙事解构 张静波 卢月
- 115 《禁飞》中的女性战争书写及其无人机战争伦理批判 刘恬

### 文学审美与文化表征

- 124 艺术困境与司法疑难——论E. T. A. 霍夫曼《斯居戴里小姐》中的中介美学 史敏岳 祝丽娟
- 133 《金色圣诞节》中的食物书写与南方共同体建构 易捷心 田舒琪
- 143 隐遁主义之辩——《在鲸腹中》与奥威尔的文学观 骆守怡

### 书评

- 153 外国文学前沿话题研究的扛鼎之作——评《21世纪美国小说的城市化表征》 孟庆粉

## Contents

- 003 **Yue Ma** The Writing of Double Games in “The Man Who Lived Underground”
- 013 **Dingying Wang** Scientific Fantasy and Historical Bearing: Plant Writing in *The Time Machine* and the Boom of Horti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 022 **Yingjie Duan** Collage and Mobility: The Visual Writing in *If Nobody Speaks of Remarkable Things*
- 031 **Wei Li, Wenran Hou** The Self-Shaping of England’s Image as a Maritime Nation: Diplomatic Imagination in Queen Elizabeth I’s Royal Letters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 042 **Jiantao Ren** The Ancient-Modern Debate i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 054 **Xingang Wang, Wenxing Zhang** Origins, Spatiality,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and Contributions of Ancient Syrian Civilization
- 063 **Meihua Cai, Meiyang Jin** Reconstructing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Cognitive System: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 073 **Yanwei Tan** Literary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al Studies
- 081 **Qiang Hu** Emotional Fragmentation and “Fragile Happiness”: The “True Self” in Maugham’s *The Painted Veil*
- 090 **Jing Zhao** Discursive Evolution and Research Trends in American Working-Class Literature Studies
- 099 **Yiwei Liu, Jingyu Chen** Reexamining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 in Richard Powers’ *The Echo Maker*
- 107 **Jingbo Zhang, Yue Lu** The Codes of Gangster Power: Deconstruction of the Illegality Narrative in *The Great Gatsby*
- 115 **Tian Liu** An Ethical Critique of Drone Warfare in the Female War Narrative of *Grounded*
- 124 **Minyue Shi, Lijuan Zhu** Aesthetic Dilemma and Judicial Conundrum: On the Aesthetics of Mediation in E. T. A. Hoffmann’s *Das Fräulein von Scuderi*
- 133 **Jiexin Yi, Shuqi Tian** Food Writ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uthern Community in *The Golden Christmas*
- 143 **Shouyi Luo** In Defence of Quietism: “Inside the Whale” and Orwell’s Literary View
- 153 **Qingfen Meng** A Landmark in the Study of Cutting-edge Topics in Foreign Literature: A Review of *Approaching the Features of Urbanization in 21st-Century American Fiction*

## FLC

文学中的秩序与越界：叙事实验与历史回响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专栏)

## 寄语

◎ 田俊武

在文学研究的星图上，我们常常仰望那些定义了流派的经典恒星，但现今人们也常注视那些在既定轨道之外闪烁的奇异光芒。本专栏所汇聚的四篇论文，恰如四束投向不同文学研究暗角的光，共同揭示了一种文学创作所具有的迷人的双重性：既是精巧秩序的建构者，又是固有藩篱的越界者。

马玥在《论〈住在地下的人〉中的双重游戏书写》中，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赖特(Richard Wright)抗争美学的崭新窗口。该文敏锐地捕捉到了赖特笔下“游戏性”所蕴含的深厚的政治能量。作者没有停留在对文本游戏特征的表面描述上，而是独具匠心地构建了一个双重游戏分析模型。通过剖析地下空间的隔离性、角色行为的规则性与结局的确定性，论文论证了赖特如何将一个被边缘化的黑人世界，转化为一个既戏仿殖民秩序又邀请读者代入反思的互动游戏空间。马玥的论述揭示了这种游戏书写的终极悖论：它以“趣味性”为诱饵，将读者引向对黑人历史与现实问题最严肃的拷问，完成了文学干预从形式到目的的深刻统一。

王丁莹在《科学幻想与历史承载：〈时间机器〉的植物书写与19世纪英国园艺热》这篇论文中另辟蹊径，将目光从这部科幻经典的宏大时间哲学与阶级寓言，转向了文本中看似背景的“植物世界”。论文将威尔斯的个人植物情结、维多利亚时代席卷英国的园艺热，以及海外殖民的历史动态编织成一张意义丰富的互文网络，指出书中的未来花园是对人工技术与自然哲学的时代影射，还提出威尔斯借此构筑了一个解决“民族花园”危机、缔造“世界花园”共同体的文学愿景。这使科幻想象扎根于具体的历史土壤，为我们理解维多利亚时代知识分子的帝国焦虑与乌托邦理想提供了微观案例。

段颖杰在《拼贴与流动——〈如果无人谈论非凡之事〉中的视觉书写》中，聚焦当代城市的琐碎日常完成了一次对后现代叙事功能的“逆转”论证。论文着眼于麦格雷戈(Jon McGregor)这部描绘都市匿名生活作品的拼贴技法，精准地辨析出作者并非在重复“人际疏离”这一现代性主题，而是意在发掘都市生活中潜在的视觉交互和情感纽带。论文通过剖析“重复的拼贴画”技巧如何促成居民间基于主体间性的无言交互，论证了视觉的流动是如何增强社群空间的整体感的。最终，小说将叙事的焦点定格于一场意外引发的“共情

时刻”，从而揭示出疏离表象之下顽强的人文联结。

最后，李威与侯雯冉的《英格兰海洋民族形象的自我塑造——伊丽莎白女王致中国皇帝国书中的外交想象》将我们带向了广阔的历史文化交锋现场。这篇论文选取了一个精妙而富含历史意义的文本切片——三封未能送达的国书——来透视英格兰民族宏大形象的自我建构过程。它在一个中西实力“不对等”的经典叙事框架下，发掘英国通过外交修辞与中国进行平等协商的早期努力。论文细致剖析了在与他者的想象性对话中，三封国书如何通过贸易诉求、互惠话语与探险叙事，塑造出一个独立、进取的海洋民族形象，并为英国未来的帝国扩张铺设话语基石。这不仅是一篇优秀的文史交叉研究，也揭示了话语实践在塑造国家命运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潜在力量。

统观这四篇论文，它们宛如一曲精心谱写的学术四重奏。其共性在于，拒绝浮于文本表面，而是以独到的视角为切入点，深入文本肌理与历史地层，在对游戏规则、植物谱系、拼贴技法、外交文书等的剖析中，完成对种族压迫、时代局限、都市疏离、文明隔阂等的批判或重构。它们共同证明，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一种充满洞见与勇气的“越界”行动，在已知与未知的边界上，开拓着我们理解文学与世界的新的可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 论《住在地下的人》中的双重游戏书写

◎ 马玥

**内容提要:** 理查德·赖特的短篇小说《住在地下的人》蕴含丰富的游戏性书写, 而其游戏特性却鲜被研究。赖特用双重游戏书写实现游戏形式愉悦与批判目标的深度融合, 通过建构以殖民内在逻辑为基础的“戏仿游戏”和以种族主义秩序为规则的“模仿游戏”, 建立起一种“空间建构—规则戏仿和规则模仿—结局审判”的递进式游戏程序。这不仅隐喻了黑人群体生活空间被挤压的境遇, 也揭露了美国种族问题的历史根源, 还将种族议题转换为可感知的身心体验和一种能撬动读者意识、迫使其进行自我审视的文学行动。赖特的游戏性书写范式不仅体现了其创作智慧, 也为理解美国黑人文学中形式创新与政治批判的深刻融合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住在地下的人》 理查德·赖特 双重游戏书写 戏仿殖民逻辑 种族伦理困境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1-0003-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旅行文学史”(22&ZD288)

**作者单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1.001

**Title:** The Writing of Double Games in “The Man Who Lived Underground”

**Abstract:** Richard Wright's short story “The Man Who Lived Underground,” is full of the elements of game writing, which has yet received limited studi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Wright employs a “duble-game writing” strategy to deeply integrate the pleasure of gameplay with critical purpose. By constructing a parodic game based on the internal logic of colonialism and a mimic game with the order of racism, Wright establishes a progressive procedure of “spatial construction—the ironic rules and rule imitations—the judgment of the ending.” This approach not only metaphorically reflects the marginalized living conditions of Black communities and exposes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American racial issues, but also transforms the theme of race into a perceptible bodily and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as well as a literary act that compels readers to confront and reexamine their recognition of racial issues. Wright's paradigm of game writing not only demonstrates his creative ingenuity,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innovation in form and political critique are profoundly integrated in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Keywords:** “The Man Who Lived Underground,” Richard Wright, the writing of double games, the parody of the logic of colonialism, the dilemma of racial ethics

**Author:** Yue Ma, Ph.D. Candidate,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现代黑人小说之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在被问起为谁写作时表示, 自

已在创作时会设想一个潜在白人读者——“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自己既为白人也为黑人写作，但大多数是面向白人读者”，毕竟“黑人读者始终在我这边”（Charbonnier 225），而“我们的生活仍然无法为白人所看到，它仍然不是白人关注的范围，我希望我的小说能让白人意识到，这里有人和我们在一起，黑人，一种人类的存在”（224）。赖特也坦言，出版行业也是白人领域，必须主动申请才有机会出版，而书的内容也要让他们产生兴趣（225-26）。的确，如何将白人看不到的黑人世界放到他们眼前并让白人读者产生兴趣一直是黑人作家所面临的创作难题。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赖特的短篇小说《住在地下的人》（“The Man Who Lived Underground”）似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利用写作的虚构性和想象性构建趣味横生的游戏天地，将黑人世界带到读者面前。

《住在地下的人》是赖特1960年的短篇小说集《八个人》（*Eight Men*）中的一篇。该小说讲述了黑人青年丹尼尔斯被警察冤枉为杀人犯，为逃避抓捕躲到下水道，并在地下世界进行挖掘探索的故事。自出版以来，小说就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威尔逊（Mike Wilson）专注于对地下隐喻的探讨，认为该故事“利用地下作为隐喻，对社会上出现的种族、宗教、物质主义议题，以及内疚和谎言进行评判”（web）。路易斯（Joseph L. Lewis）利用交叉阅读的方法，对比分析了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短篇小说《怪物》（“The Monster”）和这篇小说中“怪物”的象征形象（161）。贝拉迪诺（Christopher Seiji Berardino）则关注了赖特独特的叙事技巧，分析他如何巧妙地将乔伊斯（James Joyce）式的“顿悟”转化成自己笔下的“无辜的罪恶”（275）。国内学界对该小说也有一定研究。例如，庞好农在精神分析视域下分析了其中的性恶书写，指出黑人的自我保护机制及其形成动机，揭示了作家性恶书写的美学价值和伦理寄寓（《精神分析视域》96）。总之，针对该短篇小说的研究多涉及反讽、伦理、精神分析等方面，但涉足游戏性书写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住在地下的人》中的游戏层面暗示非常明显。丹尼尔斯将地下世界的行动当作游戏的提示已经覆盖到其整个行为过程：在刚开始挖掘下水道时，赖特将其描述为“似乎在进行一场游戏”（Wright, *Eight Men* 29），挖掘完毕后开始装饰墙壁的游戏，以及“厌倦这个游戏”（53）后开始扮演白人的“另一个游戏”（55）。因此，丹尼尔斯进入地下世界后的活动可以视为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游戏。其次，赖特的创作思路使其小说与文本游戏紧密相连。赖特在文学创作中提倡作者、人物和读者的三位一体观，认为“作家不能撇开读者来写小说”（庞好农，《恶之书写研究》9）。他在创作时会将读者邀请进入文本，由作者和读者合力呈现文本意义。此时文本成为伊瑟尔（Wolfgang Iser）所言的“游戏空间”（6），读者则变成该文本游戏的“玩家”和接受者，参与意义发掘的过程。因此，这里所说的游戏不同于当代的电子游戏或日常生活游戏，而是指文本内的角色在文本世界中具体的游戏行为，也指在文本所创设的空间中读者代入主人公的角色进行角色扮演。在文学文本中，游戏“在延伸意义上创造了自由感知和美学体验的可能”（张舒2）。赖特在长篇小说《土生子》（*Native*

Son) 的自序中提及自己书中信息的呈现时表示,“书中有些含义直到用文字呈现在纸上时,才会让我意识到[……]也存在很多信息是我忽略的,这并不是我有意为之,而是因为我不知道”(434)。这也为本文对其游戏书写的探讨提供了可行性。因此,本文从游戏特点出发,结合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从空间的建构、角色行为的规则性和结局的确定性三个方面讨论《住在地下的人》中角色游戏和读者游戏的建构过程及其建构目的。

## 一、隐喻生存困境的双重游戏空间建构

《住在地下的人》中的游戏书写,首先表现为对双重游戏空间——角色视角下的游戏空间和以文本为蓝图的叙事游戏空间——的建构。角色视角下的游戏空间,是丹尼尔斯为逃避警察追捕而进入的地下世界,它通过下水道连接着地上世界。在叙事游戏空间中,赖特通过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事,将读者纳入丹尼尔斯的意识流中,在阅读过程中“扮演”丹尼尔斯的角色,亲历其地下生存体验。这一空间不仅是文本虚构的产物,更是一种让读者体验种族压迫下黑人主体性的叙事策略。赖特通过这两种游戏空间的建构既为游戏的展开提供了空间场域,又利用游戏空间隐喻了黑人生存空间被挤压的困境。

角色视角下的游戏空间和叙事游戏空间的建构依据游戏的空间隔离性特征来完成。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将游戏的空间隔离性定义为“特定时空范围”(15)。法国哲学家凯卢瓦(Roger Caillois)将其定义为时空隔离性:“游戏本质上是一种独立的行为,被刻意地与生活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通常会在明确的时间和地点限制下进行。”(6)换句话说,游戏世界的空间隔离指的是与现实世界有明显的界限。

丹尼尔斯视角下游戏空间的建构由地理空间、时间、不同于现实生活的物品共同完成。根据赫伊津哈和凯卢瓦的概念,游戏所呈现的隔离性体现在空间的隔离上,而时间隔离性体现为对某一行为的时间范围划分,对空间的隔离性没有明显的作用。但时间作为第四维度也同样具备隔离空间的作用。因此,地下世界的游戏空间特征体现为,将之从地理空间上与现实世界隔离,并通过模糊和利用时间拉开二者的距离。

在地理空间上,这种隔离性通过位移距离和声音变化来呈现。从地上世界到地下世界需要经过一段位移才能达到。首先,进入井底,这是地上世界通往地下世界的入口。其次,经过低矮的“下水道的拐弯处”(Wright, *Eight Men* 21),艰难爬过一个壁上满是泥土、看不到尽头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洞,才能到达一个“底部干燥”“能够站起身”的黑暗世界——一个旧的地下水道。距离入口处有多远是未知的,只能用“爬了很长一段距离”来形容(23)。从声音上看,声音类型的变化和声音的消逝展现了地上世界和地下世界的隔离。刚下去时,赖特对声音的描述集中在汽车轰鸣声和喧闹的人声上,如“警笛声”“刹车声”,汽车“沉重的隆隆声”和人声(20-21)。随着行进的深入,声音逐渐由这种代表地上世界的声音变

成了“尖锐的水流撞击声”和下水道里“老鼠窸窣的动静”(Wright, *Eight Men* 22); 通过一个充满泥泞的洞口后, 一片安静, “再也听不到水流的潺潺声”(23)。从时间上来看, 行进的用时是未知的, 且待丹尼尔斯到达这片干燥的旧地下水道后, 时间已经丢失了: “在这里多久了? 他并不知道。”(25) 从空间的距离感, 到有声转无声的变化, 再到时间的消逝, 都使地下游戏空间和现实世界隔离开来。

在物品的设置上, 赖特在地下世界所提及的物品都围绕着丹尼尔斯在地下世界的行为展开。首先是前行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工具。在穿越水流湍急的下水道这一危险时刻, 刚好获得了一根“某个下水道工人留下的金属杆”(22)。在决定在地下世界开展挖掘工作后, 丹尼尔斯先是在手边捡到一根凹凸不平的旧铁管(27), 而后在爬过洞穴回来的路上, 捡到一个可以用来挖掘的工具箱, 里面装有后面能用到的一切工具。其次是洞穴中需要的光源。在用完六根火柴后, 丹尼尔斯又先后两次捡到火柴盒。最后是地下世界需要的食物补给。丹尼尔斯先后找到了通往地下室洗手间的入口、捡到煤炉工人的盒饭, 以及找到通往肉店的入口, 这些都有助于获得能量补给。及时出现的物品在丹尼尔斯的探索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侧面帮助赖特建立起这个游戏空间。

赖特利用游戏的空间隔离性不仅分割了地上现实世界和地下游戏世界, 还隐喻了黑人生存空间被挤压的困境。从地理空间上看, 将游戏空间置于地上现实世界之下, 正是黑人生存空间被结构性压缩的夸张化再现。其中, 向下的距离位移隐喻着黑人在种族社会中的边缘化与地下化。从警笛声到流水声的变化不仅表征了地上地下的纵深距离, 更表达着权力结构的转化。正如加里奥(David Garrioch)所言, “声音也在城市权力的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16)。如果说警笛声象征着主流社会的权力话语, 那么地下世界的流水声则代表着黑人的权力话语。两种不同声音的此消彼长——警笛声在地下世界的消失与水流声在地下世界的逐渐清晰——既隐喻着主导性的权力话语无法到达黑人所处的世界, 又隐喻着黑人的声音在主流社会的消失。从时间的模糊性看, 种族暴力打断了丹尼尔斯对线性时间的感知, 使其陷入一种悬置的生存状态, 这正是黑人被排除在主流时间之外的隐喻。最后, 物品的设置也与黑暗的地下世界相呼应, 隐喻着黑人黑暗的生存现状。总之, 赖特对角色视角下游戏空间的建构呈现了黑人被边缘化、被挤压的生存境况。

赖特将整个文本变成一个虚拟的游戏空间, 让读者以丹尼尔斯的视角去体验从地上世界到地下世界的反差。在读者视角下, 游戏空间的空间隔离性可以从文本的构成和描写视角两个方面窥见。伊瑟尔认为, 文本是“虚构、现实与想象相互作用和彼此渗透的结果”(4), 而虚构在其中占有重要作用, 因为它“将已知世界编码, 把未知世界变成想象之物, 而由想象与现实这两者重新组合的世界, 即是呈现给读者的一片新天地”(4)。因此, 文本的虚构性和想象性在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融合的同时, 也使文本中的世界呈现出与现实世界隔离的状态。作为文学文本, 赖特的短篇小说通过对现实世界进行编码, 将类现实的地上世界和充

满想象的地下世界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住在地下的人》中与现实生活隔离开来的空间。另外，赖特利用限制性视角使读者代入丹尼尔斯这一角色，完成了读者对丹尼尔斯的角色扮演。如此则文本空间和读者群体都处在与现实世界相隔离的状态。与此同时，所有种族的读者都能够在虚拟的文本游戏空间中去感受黑人群体所面临的被挤压的生活境况。

总的来说，赖特一方面在地理空间上建构起与丹尼尔斯所在的现实世界相隔离的地下游戏空间；另一方面又从读者角度建构起与现实世界相隔离的虚构的叙事游戏空间，在文本中建立起丹尼尔斯与读者两种玩家身份，为双重游戏的建构提供了空间场域和叙事场域。双重游戏空间还提供了一个充满张力的隐喻系统：角色视角下的游戏空间是对黑人被社会结构挤压至“地下化”生存状态的文学缩影，叙事游戏空间则是赖特为实现社会批判而设计的共情机制与体验通道。通过这种双重建构，赖特不仅让读者“看见”黑人生存的困境，更通过游戏化的叙事迫使读者“代入”并“感知”这一困境。由此，游戏空间从形式范畴跃升为政治表达的载体，为深入剖析游戏过程中的种族伦理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揭示黑人困境历史根源的戏仿游戏

在确立双重游戏空间后，赖特将《住在地下的人》的核心叙事转化为一场尖锐的戏仿游戏。戏仿游戏并非简单的滑稽模仿，而是指在一个与现实隔离的地下游戏空间内，对殖民扩张的核心行为（生存掠夺、土地占领、文化征服等）进行系统性模仿，并将行为主体换为黑人，从而颠覆殖民的内在逻辑，以重新审视被殖民历史常态化的种族关系。通过戏仿游戏，赖特追溯了黑人困境的历史根源。

赖特对小说中戏仿游戏的叙事转化主要依靠游戏的规则性来实现。赫伊津哈在论及游戏的特点时提及了规则性，表示游戏具备“有绝对约束力的规则”（32）。凯卢瓦继承了赫伊津哈的观点，表示游戏要由“规则管理”（10）。在《住在地下的人》中，规则性见之于对殖民历史的颠覆性戏仿，而进行游戏的人则是丹尼尔斯。需要说明的是，赖特在小说中采用了聚焦于丹尼尔斯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在此视角下，读者会移情于丹尼尔斯，体验人物的下水道冒险历程。这时，人物和读者合二为一。因此，殖民的戏仿游戏规则体现在丹尼尔斯的行动轨迹中，具体可以从生存、探索和征服三个方面入手分析。

生存是指生存能力的习得和生存物资的获取。根据赖特的设置，丹尼尔斯在地下游戏空间抵达的前两个地方分别是教堂和殡仪馆下方的地下水道。教堂里的歌声吸引他来到其下方的位置，通过攀爬管道窥见了地面上的空间，并由此开启了挖掘探险。殡仪馆是他决定挖掘和扩展地下地图后窥见的第一个空间。在折返途中，他找到了一个工具箱，为后续的挖掘做了铺垫。在教堂之下，他完成了攀爬训练。在抵达殡仪馆下方的下水道的过程中，他完成了挖掘技能的学习。接着是生存物资的获取。离开殡仪馆下的地下水道后，他依照指引来到了

影院的洗手间，完成了水源补给。返回途中经过锅炉室时，丹尼尔斯顺走了白人工人的一盒火柴、半盒香烟和午餐盒（Wright, *Eight Men* 32），完成了光源和食物补给。

探索主要指的是对地下世界土地的扩张和占领。在《住在地下的人》中，丹尼尔斯对地下世界的扩张和占领以“挖掘通道”和“带回其标志性物件”为实现标志。丹尼尔斯首先带回了一台录音机，接着是在猪肉店顺走了切肉刀，最后拿走了皮尔臻品珠宝店保险箱里的钱，工作室的打字机、钻石、戒指、手表，还带走了守门人的枪、弹药带盒和毛巾（48）。

征服主要指对财富、资源的所有权占领和社会文化生活层面主体性地位的占领。在财富方面，丹尼尔斯用纸币做墙纸，用戒指做墙上的装饰，并在将钻石“均匀铺满地”（56）后踩进地里，感受财富带来的自由。在资源方面，丹尼尔斯将象征时间所有权的手表挂在墙上以示对时间的拥有。在现实世界无法做打字员这类文职工作的丹尼尔斯，用从地上世界带来的打字机打出自己的名字，以此象征对打字机这一生产工具的占有，也即对劳动资料的拥有。在社会文化生活方面，丹尼尔斯通过对地下世界的布局实现自己在地下世界的生活主体性地位，并通过对打字机和录音机的占有，模拟对社会舆论和文化书写权的占领。

如此，赖特成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殖民秩序框架。霍根（Patrick Colm Hogan）认为，殖民从根本上涉及三个方面，其中两个方面就是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在经济关系中强调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的所有权体系，财富在这些体系内部的流动等；文化关系则包括人们实际的文化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文化关系，实际的生活方式及他们对生活方式的误解（8）。霍根所提及的这两种关系在赖特所赋予的殖民秩序框架之下得到充分展现。在生存方面，丹尼尔斯在地下世界获取补给的方式正是殖民者在新大陆“发现”并利用当地资源以维系生存的模式。在探索方面，“挖掘通道”和“带回战利品”的模式复刻了殖民者以武力开道、掠夺自然资源与财富的原始积累过程。在征服方面，丹尼尔斯对财富、资源和打字机、录音机这类文化产品的占有，再现了殖民者对财富的占有与挥霍、对文化话语权的占据。此外，对钱币、珠宝等财富的使用也再现了殖民者基于自我主体性的符号化重建。于是，丹尼尔斯在地下世界的活动成为对殖民行为的模仿。

赖特所呈现的殖民秩序框架并非对原有框架的完全模仿，而是对原有秩序的颠倒。在地下游戏世界获得了同殖民者一样的权力、资源和财富的是黑人丹尼尔斯。黑人获得对这个世界的掌控权，而处在地下世界之外的白人处于他者的地位。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一颠倒的秩序，赖特也颠倒了其他次要角色的身份：在暗无天日的地下煤炉里工作的是白人，频繁在珠宝店行窃的小偷也是白人。这一殖民框架的戏仿通过秩序颠倒得以实现。最终，丹尼尔斯的“地下王国”成为戏仿殖民的微型剧场。此处上演的不是殖民荣光，而是殖民逻辑一旦被抽离特定种族身份后所暴露出的暴力性与掠夺性。

这一秩序颠倒的游戏行为设计并非巧合，而是赖特刻意为之，是其对黑人现实问题进行历史性追溯后呈现在故事里的结果。赖特早在演讲集《白人，听好了！》（*White Man,*

*Listen!*) 中就指出, 黑人的现实问题是殖民历史遗留的延续, 并从心理角度解释了殖民历史给人们留下的“青蛙视角”的创伤, 即一种被白人压制、凌驾的心理状态(27)。《土生子》也借用律师马克斯的口吻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奴隶制因为工业革命的发展而不得不结束, 白种人出于一种害怕自己作恶被发现的恐惧而对黑人进行限制和压制(389-90), 进而造成了如今黑人面临的困境。同样, 赖特对地下游戏空间的殖民框架戏仿, 也意在实现对黑人问题的历史追溯: 殖民暴力是当代美国黑人被挤压的生活境遇之根源。

赖特进一步利用丹尼尔斯结束戏仿游戏的契机, 揭示殖民逻辑在当代的暴力延续。丹尼尔斯之所以结束游戏, 是因为他透过挖通的地洞, 看见了黑人不变的社会境况——收音机店的黑人小男孩和珠宝店看门人依然处于社会压迫之下, 没有财富、权力和社会资源, 且处于司法保护之外, 可以被随意定罪。他们的结局戳破了地下世界游戏空间的虚幻。

通过让丹尼尔斯在隔离的地下空间内完成整个游戏, 赖特实现了双重目的: 第一, 用颠倒的殖民内在权力逻辑, 映照出殖民传统的掠夺性、暴力性与荒诞性; 第二, 以丹尼尔斯对游戏的终结, 冷酷地揭示出殖民逻辑在当代社会的暴力延续。最终, 这场戏仿游戏邀请读者进行的不仅是对殖民历史的追溯, 更是对当下自身位置与共谋关系的审视。由此, 戏仿游戏超越了游戏书写本身, 成为射向历史与现实之非正义的锐利之箭。

### 三、直面种族伦理困境的模仿游戏

在小说中, 模仿游戏指的是在文本构建的虚拟游戏空间中, 通过限制性视角, 读者(尤指白人读者)“被迫”与丹尼尔斯合二为一, 进行一场跨越种族界限的伦理代入游戏——此处的模仿是对现实世界种族主义逻辑的模仿。文本虚拟的模仿游戏超越了凯卢瓦所定义的“对虚构空间的暂时接受”和“成为某个角色”(19), 因为《住在地下的人》里的戏仿游戏和模仿游戏是承接转换的。本节将从游戏规则的转化、确定性结局和种族伦理困境三个方面分析双重游戏的第二重, 即模仿游戏, 探讨赖特如何将殖民逻辑游戏规则切换到现实社会的种族游戏规则, 用文本游戏的确定性结局迫使读者直面种族伦理问题的拷问, 从而将黑人的社会困境转化为一种可被普遍感知的体验。

游戏规则的转化指的是从戏仿游戏的殖民逻辑规则向模仿游戏的现实种族游戏规则的转化。这一转化依据文本游戏的结合性来实现。伊瑟尔将这种结合性解释为“在文本里, 不同的游戏很少孤立发生; 它们通常相互交织, 并且它们的相互结合能够像文本游戏那样被理解”(308)。当模仿游戏被置于以文本为游戏空间的世界时, 它表现为对“差异的消除”(307), 这在小说中体现为读者暂时忽略了种族、阶级等差异, 加入文本的虚构游戏。此时戏仿游戏与模仿游戏合二为一。然而, 当丹尼尔斯窥见地上世界其他黑人的悲惨境遇时, 游戏的虚幻性首次裂开缝隙, 并成为游戏转换的过渡点: 一方面, 他们是殖民影响下黑人

社会边缘化的例证；另一方面，二者作为黑人存在，象征着区别于地下游戏世界的社会秩序。当他返回地面时，游戏场景从颠倒的殖民戏仿切换为对现实世界的残酷模仿，游戏的规则也随之变为现实社会的种族规则。此时，戏仿游戏结束，模仿游戏继续进行。在这个模仿游戏里，赖特用确定性的结局来实现对现实的映射。

确定性的结局是由小说的叙事特性决定的。不同于其他游戏因其开放世界所具有的诸多变量（Aarseth 132）而形成的多种结局，小说的叙事特色是“只朝一个方向发展——向结局推进——不允许有任何中断或剪辑”，是“一条连续的线”（Egenfeldt-Nielsen et al. 217），这一特点造就了小说结局的确定性。在地下世界自由来回的丹尼尔斯有权决定待在地下还是地面。然而，赖特赋予丹尼尔斯的是一个伪选择的确定性结局，即无论如何选择，丹尼尔斯都将走向死亡：如果留在地下，食物、光源和空气的缺乏都将使他无法长期存活；如果他重返地面，就算逃脱了警察的抓捕，也会面临压迫和被杀死的威胁。因此，丹尼尔斯选择了结束游戏，走向必然要面对的现实世界及死亡的未来。最终，他被警察射杀，因为他去警察局自首时，不仅试图通过证实地下世界的存在来证明他才是偷录音机的人，还道出了警察对录音机偷窃案误判的真相，揭露了他们杀害被冤枉的录音机店员的罪行。这个结局是对黑人生存空间被结构性挤压至绝境的精准模拟。它揭示了一个比警察暴力更深刻的真相：在种族主义的社会结构中，黑人的生存本身就是一个被预设了失败结局的游戏。

透过丹尼尔斯必死的确定性结局，赖特让模拟黑人角色参与游戏的读者经历了社会主体性地位的拥有和丧失。黑人团体处于被歧视的一方并被排除在司法系统的保护之外，没有也无法获得社会资源和公民权利。读者则因为白人的身份和代入黑人角色的游戏身份，而产生“痛苦—愉悦—痛苦”的情感体验。因代入丹尼尔斯获得的黑人的主体性，随着丹尼尔斯的死亡而被瞬间剥夺，这让读者，尤其是白人读者，在安全的阅读距离内短暂而深刻地亲历黑人主体性被结构性碾碎的终极暴力。与此同时，丹尼尔的死亡使得白人主体性地位得以恢复而产生短暂愉悦的体验，而这短暂的愉悦也恰恰是另一种痛苦的起点。它迫使读者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现实安全感，是类似丹尼尔斯这类黑人团体他者的对立面。

这种因结局而生发的情感体验会引导读者产生对意义的追寻。正如伊瑟尔所言，“游戏文本的一种主要的方式就是寻找意义”（322），当读者进入文本世界后，就“沉浸在开掘意义、积累经验、寻求刺激的过程中”（325）。而赖特秉持“作者的观点不应该是先验的，还必须通过读者去检验”（庞好农，《恶之书写研究》9）的观点，并没有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读者，而是利用这一结局让读者自由选择，邀请他们参与文本含义的共建：如何看待这一游戏的结局？如果批判这一结局，就意味着否认丹尼尔斯死亡的合理性，也意味着丹尼尔斯应当被赋予主体性地位，读者也必须承认社会系统对待黑人的非正义——类似丹尼尔斯这样的黑人团体并没有得到本该有的权利和社会资源。反之，如果认为丹尼尔斯的死亡结局是正当且合理的，就意味着以丹尼尔斯为代表的黑人团体不配拥有主体性地位和权利，这就形

同默许了种族暴力。读者会陷入一个种族伦理困境：黑人群体主体性地位的丧失是殖民逻辑在当代的暴力延续，肯定这点即是肯定殖民所带来的暴力。由此，确定性的结局从一种情感体验变成关于种族伦理问题和历史共谋关系的严厉审问。

因此，小说中的模仿游戏及其确定性结局，共同构成了一套精密的文学政治装置。赖特的真正目的，并非让读者在多重结局中享受选择的自由，而是通过一个无可更改的悲剧性结局，进行双重揭露：其一，黑人群体在现实中面临的如同游戏规则般不可更改的结构性绝境；其二，主流社会的历史共谋让殖民带来的种族暴力在当代延续。最终，游戏书写在此达到了其批判力的顶峰：它不再是现实的简单映射，而是一种邀请（或逼迫）主流社会进行自我审视、感知并最终挑战其赖以生存的种族秩序的强力介入形式。

赖特在《住在地下的人》中创造性地建构了一种双重游戏书写的叙事范式。他通过双重游戏空间建构，建立起一种“空间建构—规则戏仿和规则模仿—结局审判”的递进式游戏程序：在游戏的空间建构中隐喻被挤压的生活困境，在双重游戏的设计中揭露种族问题的历史根源和种族暴力及其在当代的延续。由此，赖特将抽象的种族压迫转换为可感知的身心体验，把沉重的种族议题转化为一种能撬动读者意识、迫使其进行自我审视的文学行动。赖特利用游戏的趣味性巧妙地展示了黑人被压抑的声音，实现了游戏的形式愉悦与批判的严肃目的深度融合的叙事范式。双重游戏的书写不仅是赖特创作智慧的体现，也为理解黑人文学中形式创新与政治批判的深刻融合提供了新视角。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arseth, Espen. "A Narrative Theory of Games." *FDG'12: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oundations of Digital Games*,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2012, pp. 129-33.
- Berardino, Christopher Seiji. "'A Strange and New Knowledge': James Joyce's 'Epiphany Process' and Richard Wright's 'Innocent Guilt' in 'The Man Who Lived Underground.'" *The Mississippi Quarterly*, vol. 76, no. 3, 2024, pp. 275-301.
- Caillois, Roger. *Man, Play and Game*.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U of Illinois P, 2001.
- Charbonnier, George. "Richard Wright, For Whom Do You Write?" *Conversations with Richard Wright*, edited by Keneth Kinnamon and Michel Fabre, UP of Mississippi, 1993, pp. 224-29.
- Egenfeldt-Nielsen, Simon, et al. *Understanding Video Games: The Essential Information*. Routledge, 2023.
- Garrioch, David. "Sounds of the City: The Soundscape of Early Modern European Towns." *Urban History*, vol. 30, no. 1, 2003, pp. 5-25.
- Hogan, Patrick Colm. *What Is Colonialism?* Routledge, 2024.
- Huizinga, Johan. *Home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 Translated by Cunliang Fu, Peking UP, 2014. [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付存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Iser, Wolfgang. *Das Fiktive und Das Imaginäre*. Translated by Dingjia Chen, et al.,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2010. [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 Lewis, Joseph L. "Monsters and Heroes: The Ironies of Black Subjectivity in Stephen Crane's 'The Monster' and Richard Wright's 'The Man Who Lived Underground.'" Translated by Pierrick Gaumé, *Caliban: French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no. 31, 2012, pp. 161-72.
- Pang, Haonong. "The Writing of Evils: An Review on 'The Man Who Lived Underground.'" *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o. 1, 2013, pp. 96-99. [庞好农:《精神分析视域下的性恶书写:评赖特〈住在地下的人〉》,载《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96-99页。]
- . *Writing of Evils in Richard Wright's Fictions*.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19. [庞好农:《赖特叙事作品的恶之书写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
- Wilson, Mike. "Book Review-'The Man Who Lived Underground,' by Richard Wright." 24 May 2021, [mikewilsonwriter.com/2021/06/23/book-review-the-man-who-lived-underground-by-richard-wright/](http://mikewilsonwriter.com/2021/06/23/book-review-the-man-who-lived-underground-by-richard-wright/).
- Wright, Richard. *White Man, Listen!* Doubleday, 1957.
- . *Eight Men*. Harper Perennial Classics, 1996.
- . *Native Son*. Harper Perennial Classics, 1998.
- Zhang, Shu. *Theatricalization of the Game and Ludification of the Theater Play-Investigation of the Dramas of Freidrich Dürrenmatt, Heiner Müller and Botho Strauß*. Dis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023. [张舒:《游戏的戏剧化与戏剧的游戏化——论迪伦马特、海纳·米勒和施特劳斯的剧作》。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23。]

◇责任编辑:邹文新

### 《外国语言与文化》征稿启事

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语言与文化》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新广出审(2016)5011号]的外语类学术期刊。本刊热切期盼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热忱欢迎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踊跃来稿。现就投稿事宜说明如下:

1. 本刊欢迎外国文学领域(含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具有独到见解的原创性论文。
2. 研究性论文篇幅一般在7,000~10,000字左右,特别优秀的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限制。
3. 为便于匿名审稿,请另页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份、最后学位、职称、工作单位、通信地址、电话号码、E-mail地址等。投稿后3个月内若未接到稿件修改意见或录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4.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优稿优酬。
5. 投稿网址:中国知网“腾云”期刊协同采编系统<http://wywh.cbpt.cnki.net>。
6. 联系方式:电话0731-88873041,邮箱jflc@hunnu.edu.cn,公众号“外国语言与文化杂志”

## 科学幻想与历史承载: 《时间机器》的植物书写与 19 世纪英国园艺热

◎ 王丁莹

**内容提要:** 面对《时间机器》中的科学幻想, 学者们试图追溯其在 19 世纪的思想根源。小说中的植物书写与 19 世纪英国园艺热间的关联是其根植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新例证。威尔斯在 19 世纪英国“植物复兴”的话语中, 结合其自幼形成的植物兴趣, 在小说中构建出异域植物世界。在这个世界, 未来花园所具有的瓜果丰饶、植物形状迥异等特征与 19 世纪培育技术的发展形成呼应。而在后殖民视域下, 异域植物的反噬呈现出“民族花园”与“世界花园”的内在张力。威尔斯将其共同体史观投射于“民族花园”危机的化解之中, 借此表达其在帝国内建设“世界花园”的构想。

**关键词:** H. G. 威尔斯 《时间机器》 植物书写 园艺热 共同体史观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1-0013-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旅行文学史”(22&ZD288);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青年项目“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异域植物书写与共同体形塑”(L25CWW001); 东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N25WPY013)

**作者单位:**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19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1.002

**Title:** Scientific Fantasy and Historical Bearing: Plant Writing in *The Time Machine* and the Boom of Horti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Abstract:** Facing the scientific fantasy in *The Time Machine*, scholars have attempted to trace its intellectual root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lant writing and the boom of horti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provides new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view that the novel is rooted in the Victorian era.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Botanical Renaissance,” Wells draws on his botanical interests since his childhood to form an exotic botanical world in his novel. In this world, the future garden, characterized by abundant fruits, strange appearance of plants and so on, echoes the development of cultivation techniqu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context of colonization, the backlash of the exotic plants reveals the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garden” and the “world garden.” Wells projects his historical view of community onto the resolution of the crisis in the “national garden,” thereby expressing his attempt to establish a “world garden” within the empire.

**Keywords:** H. G. Wells, *The Time Machine*, plant writing, boom of horticulture, historical view of community

**Author:** Dingying Wang, Lecture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China.

1893年,美国数学家纽康(Simon Newcomb)在“纽约数学学会”年会上做了名为《现代数学思想》(“Modern Mathematical Thoughts”)的演讲<sup>[1]</sup>,提出了四维几何的概念,质疑了传统几何学。一个多月后,纽康的演讲内容被英国《自然》(*Nature*)杂志转载。在1895年出版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中,威尔斯借时间旅者之口搬出了纽康的演讲,暗示了自己对19世纪科学发展的关注。由此可见,尽管《时间机器》开创了现代科幻小说的创作范式和母题,但威尔斯的创作仍“深深扎根于维多利亚时代”(Cantor and Hufnagel 36),现有对其研究大多也是围绕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语境展开的。1995年,帝国理工学院举行了纪念《时间机器》出版一百周年研讨会,会后由威尔斯研究专家帕林德(Patrick Parrinder)等人主编出版了文集《威尔斯之永恒的〈时间机器〉》(*H. G. Wells's Perennial Time Machine*),其第二章收录的五篇文章从生物学、人类学、社会阶层等视角切入,探究了《时间机器》的文学谱系是如何与时代话语同音共律的,但鲜有人注意到作品中大量的植物书写与19世纪英国园艺热之间的互文关联。格伦德宁(John Glendening)将植物置于自然环境的大范畴中,认为未来人类的退化是荒野反噬的结果(61-62)。循此思路,鲍登(Mary Bowden)聚焦小说中的植物,论述了威尔斯的植物与人类在未来世界是如何进行“适者生存”争夺的,进而为小说贴上“生态叙事”的标签,植物成为其叙事主体(15)。鲍登的研究涉及园艺学,但本文并非着眼于生态批评,而是要将威尔斯的文本植物世界置于19世纪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探究其植物书写<sup>[2]</sup>与19世纪英国“植物复兴”、自然园林哲学和园艺学的关联。而在两个植物世界的交汇地带,威尔斯借“民族花园”的隐喻,影射了19世纪英帝国的焦虑,并构建出“世界花园”这一共同体模式,以期改良帝国主义。

## 一、威尔斯的植物书写与19世纪“植物复兴”

《时间机器》中与植物有关的书写反复出现,占据了相当篇幅。整部小说仅“花园”一词就出现6次,涉及的植物种类亦极为丰富。在面对访客们对时间旅行的质疑时,时间旅者将众人的注意力引向桌上两朵枯萎的白花,叙述焦点随之转移。医生打量着奇怪的雌蕊,却无法判断其“科属”(natural order; Wells, *Time Machine* 118)。医生对植物分类的兴趣或可归因于其职业背景,但鉴于时间旅者一开始就特意交代不要打断他,此时又为何要加入植物书写来打破线性叙事?关于人类未来的宏大探讨,何以被两朵白花暂时悬置?

植物的品种与分类在《时间机器》中反复介入叙事进程。这一书写倾向与威尔斯本人对植物世界的长期关注密切相关。威尔斯出身于园丁世家,其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人均从事园艺工作。其中,祖父约瑟夫·威尔斯(Joseph Wells)曾在肯特郡莱尔勋爵的彭赫斯特庄园中掌管园艺(Wells, *Experiment* 53)。在童年的记忆里,威尔斯时常看着父亲约瑟夫(与其祖父同名)“在白纸上画不同种类的苹果、梨子,然后上色[……]用吸水纸压制植物,

使其干燥,制成标本”(Wells, *Experiment* 55)。1884年,18岁的威尔斯进入科学师范学院(后改名“皇家科学院”),师从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其间,他不仅学习了生物学、天文学等课程,也形成了对自然世界更为敏锐且科学的观察方式。这些知识积累与训练,为其小说中独具特色的自然环境书写与植物书写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素材来源。

更重要的是,威尔斯的植物书写深深根植于其所处的时代语境。在维多利亚中晚期,随着全球旅行的展开、科学知识的进步和英帝国的持续扩张,异域植物的采集、研究与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并由此引发了19世纪的“植物复兴”(Bowden 5)。这一热潮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有着漫长的历史积淀。据考证,西方观察和研究植物的传统始于亚里士多德及其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但随着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结束,植物研究逐渐沉寂。尤其是中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对魔法的信仰和极具权威的基督教会,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植物生命及其特性的探究”(Mabey 59)。直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植物研究才摆脱读神之名。从事花草研究的博物学家开始呼吁“恢复希腊与拉丁著作中对动植物历史和药用价值的描述,并在现实生活中雇人辨别物种”(Ogilvie 1),由此开启了近代意义上的“植物复兴”。16至18世纪,英国与葡、西、荷、法等国展开海上角逐,并在18世纪逐渐占据优势。英国的海外探险队也从北美、南美、亚洲等地区将大量奇花异草带回本土和殖民地。此时期的探险家不再是自发的海外旅行者,而是职业化的植物采集者,史称“植物猎人”(plant hunter)。他们猎取的奇花异草不仅促进了英帝国的经济发展和全球贸易,也深刻改变了英国社会的园艺景观。至19世纪英帝国“黄金时期”,从乡村苗圃到绅士府邸的私家花园,再到皇家园林与公共植物园,各类异域植物随处可见,英国社会由此掀起了一股追捧异域植物的热潮,此即19世纪的“植物复兴”。在此进程中,植物逐渐从自然对象转化为知识、技术与帝国想象的载体。

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威尔斯小说中的植物书写获得了更为复杂的意义维度。其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异域植物意象,既呼应了19世纪英国社会对外来植物的迷恋,也隐含着对帝国扩张的反思。在《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中,来自火星的“红草”(red weed)便构成了异域植物的隐喻。正如丘(Matthew Chew)所言,威尔斯用红草隐喻了19世纪末被引入英国的加拿大“伊乐藻”(elodea)——该植物在英国的运河、池塘与河流中大量繁殖,堵塞水道,阻碍航行自由(235)。小说中的红草在与地球植物的竞争中大获全胜。在一座“前人类”花园中,叙述者扒开猩红若血的林木,找到“一些洋葱嫩头、几个唐菖蒲鳞茎、许多尚未成熟的胡萝卜”当作食物(Wells, *War of the Worlds* 241)。同红草一样,洋葱、唐菖蒲、胡萝卜都属于异域植物,而邱园作为伦敦最大的植物园,集中保存并展示了大量异域植物。这一叙事设置显然将“植物复兴”时期的帝国殖民逻辑投射进对未来的想象中。

在《奇兰花开》(“The Flowering of the Strange Orchid”)中,一种吸食人血的奇异兰花取代人类成为叙事中心,植物收藏家差点被由玻璃罐运回的兰花谋杀。该小说不仅呼应了

19世纪英国人对新型兰花品种的狂热追求,也指向植物复兴时期的关键技术成果“沃顿盒子”(the Wardian Case)。该装置由标本收藏家沃顿博士(Nathaniel Bagshaw Ward)于1829年发明,不仅为植物在英国本土营造了可控的生长环境,也成为植物猎人进行跨洋运输的必备工具(Keogh 1)。至此,技术、资本与帝国权力相互勾连在一起。

在《时间机器》中,威尔斯对未来花园里碧草香花的描绘,同样可以置于这一历史与思想语境。小说中的植物配置符合“异域植物与本土植物共生”的自然园林哲学设计理念。工业革命后,英国人更加渴望自然,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推动园艺学转向强调自然生长状态的新园林美学。爱尔兰园艺家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构想了“一种既属于自然景观本身,又通过从中国到南美洲引入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温带植物加以点缀的花园景观”(Hadfield 361)。罗宾逊于1861年移民英国,就职于伦敦摄政公园,并实践其自然花园理念。据威尔斯的自传记载,在科学师范学院学习期间,他经常在周末与表妹伊莎贝尔漫步于摄政公园的花草之间(Wells, *Experiment* 33)。这一经验使他很可能接触并认同罗宾逊的自然园林哲学。因此,《时间机器》中未来世界的植物景观并非凭空想象,而是现实园艺理念的延伸。时间旅者对穿越后的新世界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块长着美丽的灌木和鲜花的荒地,一座常年无人打理却杂草不生的花园”(Wells, *Time Machine* 32)。其中,奇异的白花高耸着,“如野花般散布在斑驳的灌木丛里”(32),远处的狮身人面像被杜鹃花丛环绕,旁边是白桦树和花满枝头的苹果树,周围的小山坡上生长着荨麻和其他树木。这种灌木、乔木与鲜花的混合搭配,正符合罗宾逊提倡的“在植物群组中配置不同叶形和花期的植物”(张蕾 101)的理念。它旨在最大程度地保留自然的野生状态,使各种植物在共生中繁衍。外来植物杜鹃花与苏格兰白桦树、英格兰苹果树并置生长,正体现了异域植物大量涌入后,自然园林哲学所推崇的配置。

借用“未来探险者”这一概念,时间旅者亦可被视为四维时空中的植物猎人:他从未未来带回了奇异的白花。这种尚未在英国出现的植物引发了公众的浓厚兴趣,间接映射出19世纪“植物复兴”所激发的社会性关注与好奇。由此可见,威尔斯作品中的植物书写并非对线性叙述的简单打断,而是其个人经验、时代语境与帝国历史交织作用下的文本表征,是对19世纪英国“植物复兴”的文学回应。

## 二、“不生杂草的花园”与19世纪园艺学

时间旅者将八万年后的世界描绘成“一座常年无人打理却不生杂草的花园”(Wells, *Time Machine* 32),这不仅是“对那座早已错失在时间起点的天国花园的追忆”(包慧怡 53),更是对19世纪园艺业状况的文本影射。正如鲍登所言,“时间旅者从一个普遍关注园艺改良的社会出发”,并在这一社会经验的框架中理解并组织他所见的未来世界(5)。因此,《时间机器》中一系列古怪的植物——异常硕大、形状迥异,乃至人们从未见过的水果与花

卉——可被视为对 19 世纪人工育种与栽培技术催生新品种的夸张呈现。

从创作来源看, 威尔斯的科幻想象不是妄想, 而是以 19 世纪社会、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变革为基础, 通过推演与放大构筑其未来叙事的可信性。赫胥黎强烈支持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的进化论, 认为只要“智慧与意志”在“健全的探究原则”指导下被组织起来, 人类便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生存条件 (85)。这一论断为人工栽培提供了理论支持, 并最终促成了该技术的发展。正如帕林德所言: “如果说赫胥黎是进化论的古典哲学家, 那么他的学生 [ 威尔斯 ] 就是进化论的浪漫的病态诗人。” (52) 威尔斯倾向于认可园艺学家通过杂交改良获取经济效益或观赏价值的实践逻辑, 并最终将此转化为对未来植物世界的叙事组织原则。

在小说中, 水果构成埃洛伊人唯一的食物, 它们的形状与类别却屡屡超出时间旅者的既有知识。石板桌上堆满了各式水果, 时间旅者仅能辨认出山莓和橙子, 其余都很“陌生” (Wells, *Time Machine* 33)。“陌生”意味着新的改良品种, 如奈特勋爵 (Thomas Andrew Knight) 在 1814 年培育出的“埃尔顿”“拿破仑”等新樱桃品种。文本中又以“异常硕大”形容水果, 进一步暗示人工培育使瓜果品质提升、体量扩大、口感改善等现实趋势。随后, 吃起水果的时间旅者发现一种三角形外壳的粉质水果“味道极佳”, 且“始终当令” (34)。三角形的设计在此承担了两重意义: 其一, 它直接指向未来育种技术对生物性状的改写, 即水果形态不再受“自然常态”的限制; 其二, 它也象征进化论在观念层面打破“神意造物”这一长期稳固的解释框架。当前的水果普遍近似圆形, 而圆形比其他形状更接近神性, 因为圆被认为是最完美的形象, 无始无终, 无所不包, 这些属性综合起来便构成了神的形象 (胡家峦 76)。在此意义上, 水果作为圆形宇宙秩序的微缩版, 亦可被理解为神意的日常显现。那么, 将水果设计成三角形无疑是对宇宙秩序的打破——它以形态突变的方式暗示旧有宇宙秩序的松动, 并在日常物象层面完成对神创论的消解。更重要的是, “始终当令”这一设定, 只有置于 19 世纪园艺技术史中才更具解释力。温室推广、育种改良与栽培技术的进步不仅增加了水果种类, 也延长了供应周期。此前, 英国人主要吃本土水果, 常见的樱桃、苹果、梨和李子都是季节性水果, 橙子等进口水果上市多集中于圣诞节前后且口味偏酸。“四季常供”的水果正是对维多利亚园艺技术发展趋势的推演。换言之, 埃洛伊人餐桌上的丰饶并非“自然馈赠”, 而是被威尔斯以未来形式重写的 19 世纪技术现实。

若说埃洛伊人的饮食结构呈现出一种极端化的“瓜果之恋”, 那么其日常生活更深深浸润在“花卉之恋”之中。鲜花是埃洛伊人连接外部世界的接口。在他们看来, 花卉超越了符号与象征的范畴, 上升为认识世界的范式。小威娜对时间旅者的口袋困惑不已, 最终把它们当作插花的怪异花瓶 (Wells, *Time Machine* 79)。小说开头两朵枯萎的白花将叙述焦点从时间旅行的真实性争论中移开, 也在结构层面提示花卉如何介入知识判断与意义生成。花卉由此超越象征层面, 成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接口。这种极致化的“花卉之恋”暗讽了 19 世纪英国人对园艺学的过度迷恋: 每一位年轻的维多利亚女士都能一口气说出二十多种蕨

类植物的名称，她们将收集来的蕨类植物当作社交媒介，由此引发的疯狂采集一度造成英国蕨类植物的绝迹。与此相应，小说中初来乍到的时间旅者被鲜花与花环包围，惊叹其优雅美妙与前所未见（Wells, *Time Machine* 31）。他所见的未来被形容为植物的“黄金时代”：空中几乎不见飞虫，地上不见杂草与真菌，遍地皆是可口水果与芬芳花朵。进入花园后，他注意到很多奇异的花朵，例如花瓣约有1英尺宽、如树般高耸的白花（32）和褐色、宝塔形的无刺荨麻（36）等。1英尺大约30厘米，如此巨型的花朵与无刺的荨麻显然违背了常见的生物特性。花卉的奇异化并不是威尔斯对自然野性的礼赞，而是对19世纪人工育种与园艺改良的文学回应。

“不生杂草的花园”这一意象暗含了人类自19世纪开始对地球生态系统的调控，而威尔斯将该趋势推演至极端形态：“空气中没有蚊子，土壤中没有杂草或真菌；到处都是水果和甜美可爱的花朵；还有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31-32）；埃洛伊人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杂草的花园”（26），也没有牲畜。在这种环境下，自然似乎被迫脱离自身的自发性而存在，宇宙力量仿佛被理性的人类统治者所掌控。根据时间旅者的说法，未来的人类通过放大19世纪园艺学成果，实现了对动植物的终极控制。通过选择性育种，人们逐步改良了他们喜爱的动植物——有时培育出更优质的桃子，有时是无籽葡萄，有时是更甜美硕大的花朵，有时是更容易饲养的牛。最终，时间旅行者暗示，人类将“明智而谨慎地调整动植物的平衡，以满足自身需求”（31）。由此来看，维多利亚时代的温室由局部的技术装置被放大为宏观环境：埃洛伊人的世界宛如一个巨大的温室，自然被包裹在专为人类需求量身打造的暖房之中。因此，“不生杂草”并非田园式的乌托邦图景，而是对技术改造的极致寓言化呈现。

### 三、植物的转喻：“民族/世界花园”与威尔斯的历史观

威尔斯以植物书写为镜，既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园艺技术与科学观念，也借助“杂草”的转喻功能，审视了英帝国主义的深层焦虑，并由此揭示了由植物构成的“民族花园”与“世界花园”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可以说，《时间机器》中的植物书写承载着“英国文化想象中的反思传统”，在社会批评与共同体愿景之间保持着高度张力（金佳 36），体现了威尔斯对“民族花园”潜在危机的警觉和对“世界花园”应如何构建的深层思考。

“民族花园”的隐喻来源于英格兰“岛国花园”的文学传统（32）。这一传统最初将英格兰想象为一个自足、封闭、秩序井然的园林空间，但到19世纪，随着帝国扩张，这一“民族花园”逐渐演变为横跨全球的“帝国殖民花园”，大量异域植物被植物猎人从殖民地带回本土，根据经济或观赏价值加以筛选、培育与配置。然而，部分异域植物在新环境中迅速扩散，挤压本地物种，破坏原有生态平衡，由此被视为杂草。杂草不仅指没有经济价值的植物，也指长在错误地点的植物（Lawrence 640-41）。《时间机器》中反复出现的杜鹃花正体现了

这一逻辑。它于18世纪末被引入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乡村庄园广受欢迎。由于植株高度和叶片毒性等优势,杜鹃花侵占了本地植物的生存空间。到了威尔斯的时代,哪怕杜鹃花有极大的观赏价值,却也被归入杂草之列(Glendenning 63)。在小说中,时间旅者来到未来花园后,目之所及唯有被冰雹击落的杜鹃花的紫色花朵;而当时间机器消失后,他登上小山坡,只见漆黑的杜鹃花丛与宛如麻风病人白脸般的狮身人面像。哥特元素的介入并非偶然,而是对杜鹃花肆意蔓延所引发的生态与秩序危机的文学回应。正因如此,有学者将杜鹃花视为时间机器丢失的“帮凶”,认为这种美丽、神秘且充满危险的异域植物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攻击性”,象征着一种来自东方的反噬(王玉莹、何敏 59)。在“民族花园”的语境中,异域植物的“野性”进一步被转喻为异族的原始性,即“将杂草与原始人对应”(Mabey 9)。植物在此成为帝国秩序中难以被完全驯化的他者象征。

若将威尔斯的虚构技巧与帝国经验联系起来(陈才 92),那么《时间机器》中莫洛克人的形象便可被理解为“民族花园”逻辑下被驱逐与压制的土著。与沉溺于“植物之恋”的埃洛伊人不同,莫洛克人生活在阴暗、潮湿、肮脏的地下空间,如同杂草般被排除在“花园”的表层秩序之外。这群人毫无艺术品位,处在“存在之链”的底端。然而,被压制的莫洛克人并未消失,而是以反噬的形式回归。时间旅者发现,地下通道中散发着血腥味的红色尸体正是埃洛伊人的。“对身体的侵略”在此成为反噬权力的一种方式。莫洛克人不仅以埃洛伊人为食,也试图夺取时间旅者的身体。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莫洛克人对时间旅者目光的反击:地下世界的黑暗扰乱了时间旅者赖以分析、分类与统摄的视觉秩序,使他从观察者转变为被观察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认为视觉是五种感官中最尊贵的,并将其置于感官等级之首(1)。在西方认识论传统中,“眼睛”(eye)与“我”(I)的同音关系更强化了主体性与视觉控制的内在关联。因此,当时间旅者失去视觉主导权、暴露于莫洛克人的目光之下时,其主体性便遭到反噬。由此可见,尽管英国的海外扩张通过语言、技术与教育塑造了殖民秩序,但那些被培育为“文明人”的他者所保留的异质文化,仍可能在无意识中反噬帝国中心。威尔斯正是通过植物/种族的转喻结构,预言了“民族花园”内部潜藏的危机。

面对“民族花园”的危机,威尔斯并未简单诉诸反帝国主义立场,而是尝试在现实与想象的交汇地带构想一种“世界花园”式的共同体模式。“世界花园”的内涵可追溯至“花园”一词的拉丁词源hortus,它指向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封闭空间,各方植物在其中共存共生。这种共存共生象征着一种在差异中实现整合的秩序,与世界主义所追求的互联共生理念高度契合(Voskuil 29)。威尔斯本人的历史观也体现出一种互联共生的共同体意识。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是威尔斯最爱的书籍之一(Cantor and Hufnagel 44)。威尔斯将罗马衰亡的原因归结为缺乏一种适用于大共同体的宗教,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之所以繁荣至今,是因为它们赋予了社会相对普及的教育,让人类社会有了“共同的目的”,使人类的进取行为得以朝同一方向展开(Wells,

*Outline of History* 705-706)。这一思想在其《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得到系统性表达。威尔斯在序言中明确指出：“除非全世界共同和平，便不会有和平；除非全体富裕，便不会有富裕[……]只守着狭隘的自利的国家主义的传说，那么人种和民族便只有走到冲突和灭亡那条路上了。”(vi) 这些观点体现出威尔斯对共同体的倡导，但这种共同体绝非指向“天下大同”“东西方不可分割”的整体。换言之，我们不要对帝国主义产生浪漫化幻想。

威尔斯所倡导的并非帝国的终结，而是帝国的改良，其立场可概括为“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 Bell 867)。在《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世界》(*An Englishman Looks at the World*)中，威尔斯认为英帝国的延续并非依赖武力强制，而取决于其组成民族的“自由同意与参与”；即便拥有更强大的海军或强制征兵制度，若殖民地普遍反对，帝国亦难以维系(37-38)。由此可见，莫洛克人的反噬正是对“民族花园”危机的寓言式警告，而“世界花园”的设想则构成了威尔斯对这一危机的回应方案。然而，这一方案始终以帝国利益为核心，其世界主义想象仍深深嵌入19世纪全球化与帝国逻辑之中，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

威尔斯因其身世背景、童年经历与求学过程而与植物结下深厚渊源，这种持续一生的植物情结被他移植进文本世界，形成了小说中的植物书写。由于兼具历史学家与生物学家的视野，他的植物文学谱系与19世纪英国植物学的历史话语相互关联，后者亦从属于英国当时的社会结构。威尔斯借助植物的转喻功能，表达了对“民族花园”急速扩张的深切忧思，并在其共同体史观的引导下，提出了构建“世界花园”的设想。这一理念正与结尾处无名叙述者的总结相吻合：“那两朵奇异的白花——现在已经皱缩发黄，又干又脆——它们见证了即使在智力和体力消亡的时代，感激之情和相互间的温情依旧滋润着人的心田。”(Wells, *Time Machine* 123) 威尔斯认为，在帝国之内，无论是在中心地带还是在边陲哨站，人与人之间的爱都绝不能消逝。如此，才能避免被殖民者的反噬，“世界花园”才能永存。但囿于时代限制，其“世界花园”构想仍以帝国利益为核心，绝非“天下大同”的命运共同体。由此可见，《时间机器》的创作深深植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土壤之中，蕴含着科学想象与历史现实复杂而隐秘的互动关系。而其中的植物书写，正为揭示这一互动机制提供了细致而深刻的注脚。

#### 注释 [Notes]

- [1] 纽康的演讲发表于1893年12月28日，1894年被《自然》杂志收录。关于纽康的演讲内容，参见Simon Newcomb, “Modern Mathematical Thought,” *Nature*, vol. 49, 1894, pp. 325-29.
- [2] 本文采用“植物书写”这一术语是因为其蕴含着更深远的历史语境。虽然“植物意象”和“植物诗学”等术语也在文学研究中出现，但它们侧重于植物的隐喻或审美功能。“植物书写”通常指的是对植物的文学描绘和再现，但维埃拉(Patricia Vieira)认为它也“指植物在世界中留下的印记与文学作品中留下的痕迹之间的相遇，而这种相遇又受到作者艺术视角的调和”(205)。就此而言，“植物书写”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力量，与历史语境交汇互动。参见Patricia Vieira, “Phytographia: Literature as Plant Writing,”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vol. 12, no. 2, 2015, pp. 205-20.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ristotle.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W. W. Ross, Global Grey Ebooks, 2021.
- Bao, Huiyi. "The Polyphonic Narration of 'Garden' in Louise Glück's Poetr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no. 1, 2021, pp. 51-63. [包慧怡:《格丽克诗歌中的多声部“花园”叙事》,载《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51-63页。]
- Bell, Duncan. "Founding the World State: H. G. Wells on Empire and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2, 2018, pp. 867-79.
- Bowden, Mary. "H. G. Wells's Plant Plot: Horticulture and Ecological Narration in *The Time Machine*."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47, no. 3, 2019, pp. 1-26.
- Cantor, Paul A., and Peter Hufnagel. "The Empire of the Future: Imperialism and Modernism in H. G. Wells." *Studies in the Novel*, vol. 38, no. 1, 2006, pp. 36-54.
- Chen, Cai. "Wells's Dual Narration in *The Time Machine*." *Foreign Literature*, no. 3, 2015, pp. 87-94. [陈才:《威尔斯〈时间机器〉的双重叙事》,载《外国文学》2015年第3期,第87-94页。]
- Chew, Matthew. "The Monstering of Tamarisk: How Scientists Made a Plant into a Proble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vol. 42, no. 2, 2009, pp. 231-66.
- Glendening, John. *The Evolutionary Imagination in Late-Victorian Novels: An Entangled Bank*. Ashgate Publishing, 2007.
- Hadfield, Miles. *A History of British Gardening*. John Murray Publishers, 1979.
- Hu, Jialuan. *The Starry Heavens: English Renaissance Poetry and Traditional Cosmology*. Peking UP, 2001. [胡家峦:《历史的星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西方传统宇宙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Huxley, Thomas Henry.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Macmillan, 1894.
- Jin, Jia. "'Garden' Metaphor and Community Imagina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s*, no. 1, 2022, pp. 32-42. [金佳:《英国文学中的“花园”隐喻与共同体想象》,载《国外文学》2022年第1期,第32-42页。]
- Keogh, Luke. *The Wardian Case: How a Simple Box Moved Plants and Changed the World*. U of Chicago P, 2020.
- Lawrence, Anna M. "Listening to Plants: Conversations Between Critical Plant Studies and Veget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46, no. 2, 2021, pp. 629-51.
- Mabey, Richard. *Weeds: In Defense of Nature's Most Unloved Plants*. HarperCollins, 2010.
- Ogilvie, Brian. *The Science of Describing: Natural History in Renaissance Europe*. U of Chicago P, 2006.
- Parrinder, Patrick. *Shadows of the Future: H. G. Wells, Science Fiction and Prophecy*. Syracuse UP, 1995.
- Voskuil, Lynn. "Victorian Plants: Cosmopolitan and Invasive."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o. 1, 2021, pp. 27-53.
- Wang, Yuying, and Min He. "Enchantment and Destruction: H. G. Wells's Paradoxical Imagining of Oriental Plants in *The Time Machine*." *Stud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no. 1, 2022, pp. 53-65. [王玉莹、何敏:《诱惑与毁灭: H. G. 威尔斯〈时间机器〉对东方植物的矛盾想象》,载《英语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53-65页。]
- Wells, H. G. *The War of the Worlds*. William Heinemann, 1898.
- . *An Englishman Looks at the World*. Bernhard Tauchnitz, 1914.
- . *The Outline of History*. Macmillan, 1921.
- . *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 Discoveries and Conclusions of a Very Ordinary Brain (Since 1866)*. Macmillan, 1934.
- . *The Time Machine*. Scholastic, 2002.
- Zhang, Lei. "A Pioneering Classic of the Natural Garden Desig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William Robinson's *The Wild Garden*."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o. 10, 2013, pp. 100-104. [张蕾:《十九世纪末自然式花园设计的代表作:威廉·罗宾逊的〈野生花园〉》,载《中国园林》2013年第10期,第100-104页。]

## 拼贴与流动

### ——《如果无人谈论非凡之事》中的视觉书写

◎ 段颖杰

**内容提要：**英国新锐小说家乔恩·麦格雷戈在《如果无人谈论非凡之事》中运用后现代拼贴技法，叙述某个英国街区各色匿名居民一日之内的日常琐事。其目的并非重拾现代城市空间中人际关系的疏离主题，而是发掘互不相识的居民个体之间潜在的视觉交互和情感纽带。麦格雷戈运用“重复的拼贴画”技巧使街区居民在各自分散的视觉观察中完成基于主体间性的无言交互。视觉的眼动跟随主体的流动增强了“街区附近”这一社群空间的整体感和连通性。街区居民在视觉上体验的“共在”定格于一场交通意外，最终指向一种以共情为理想基础的交往模式。麦格雷戈将视觉交互搭建在“静态观察—目光流动—共情时刻”之上，不仅挑战了拼贴叙事的后现代话语功能定式，还深刻描摹了当代城市居民疏离表象之下的联结。

**关键词：**乔恩·麦格雷戈 拼贴 视觉 流动性 共情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 (2026) 01-002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旅行文学史”(22&ZD288)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DOI：**10.19967/j.cnki.flc.2026.01.003

**Title:** Collage and Mobility: The Visual Writing in *If Nobody Speaks of Remarkable Things*

**Abstract:** In *If Nobody Speaks of Remarkable Things*, the rising British novelist Jon McGregor draws on the postmodern collage to delineate the daily trifles of the anonymous residents in an unnamed urban street over the course of one day. Instead of regurgitating the motif of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in modern urban space, McGregor attempts to uncover the latent visual interactions and emotional bonds between individual residents who are otherwise strangers. He employs the technique of “repetitive collage,” which allows the residents to achieve a wordless, intersubjective interaction through their fragmented yet overlapping visual observations. The movement of the gaze, aligning with the individual mobility, reinforces the unity and connectivity of “the street neighbourhood as the nearby.” The residents’ visually experienced “coexistence” culminates in a traffic accident, directing towards an ideal mode of communication grounded in empathy. By structuring visual interaction on a framework of “static observation—flowing gaze—empathetic moment,” McGregor not only challenges the formulaic discursive function of postmodern collage narratives, but also profoundly depicts contemporary urban dwellers’ bonds beneath the ostensible alienation.

**Keywords:** Jon McGregor, collage, visuality, mobility, empathy

**Author:** Yingjie Duan, Assistant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China.

英国“70后”作家乔恩·麦格雷戈（Jon McGregor）曾获英国图书奖、萨默塞特·毛姆奖和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等奖项，并多次入围布克奖长名单。国内学界的译介和研究工作已初见端倪<sup>[1]</sup>。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如果无人谈论非凡之事》（*If Nobody Speaks of Remarkable Things*，后文简称《如》）采用来回切换的双线叙事结构。一条线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记录某个英国街区各色居民某日之内的琐事；另一条线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对这一天的回忆。小说人物无名无姓，各自所住房屋的门牌号即其称谓。已有学者注意到《如》对当代英国城市图景及市民生活的刻画，这道破了麦格雷戈的初衷——他曾在采访中坦言，创作该小说的“最大动力就是想写点有关城市环境的东西”（Edwards 222）。舍尼（Bertold Schoene）认为，《如》中的城郊既不同于传统的英国乡村共同体，也有别于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星期六》（*Saturday*）里“无邻居存在”的城市生活。《如》中的居民“总是迅速恢复成破碎的、马赛克般的原子化主体。他们若即若离，纵使有紧密交织的时刻，也永远无法形成一个整体”（155）。亚历山大（Neal Alexander）探究了“原子化主体”经历的庸俗日常。他指出，麦格雷戈将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从庸常语境中剥离，赋予其更高美学价值，同时也“使得它们无法准确地传递日常生活的经验”（724）。迈克尔（Magali Cornier Michael）从流散视角分析了“原子化主体”的成因，认为《如》中的“多元文化城市街道虽体现了21世纪之交英国的世界主义倾向，却也凸显了针对世界主义冲动的种种阻力”（37）。

尽管切入点不尽相同，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如》通过碎片化叙事和匿名人物营造出孤独、疏远的氛围，重新拾捡起现代城市的人际关系问题。该问题一直是20世纪都市理论的重点。韦伯（Max Weber）和沃思（Louis Wirth）等社会学家指出，“匿名性以及社区、邻里、亲属间社会纽带的缺失使新兴城市的生活流于表面、转瞬即逝，城市居民疲于应付现代城市的异化和疏离”（杰恩、沃德 10）。齐美尔（Georg Simmel）用“矜持”（reserve）一词准确地概括了现代城市居民的相处方式：“我们的心理活动几乎要对另外一个有某种情感的人的每一个印象做出反应，情感的无意识性、短暂性和变化性似乎只能使它变得冷漠。”（415-16）

“矜持的冷漠”指的是“点头之交”和“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市民生活常态，这与《如》的拼贴叙事甚是贴合。拼贴最初是视觉艺术用语，源于毕加索立体主义绘画，旨在挑战传统的透视法。文学上的拼贴叙事借鉴了这一理念，通过并置异质文本片段打破线性、连贯、统一的传统叙事模式。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称拼贴为“空洞的戏仿，一尊嵌着盲瞳的雕像”（17），它反映的是后现代条件下主体和历史感的消失。诚然，作为一种后现代技法，拼贴已与“变化不定、支离破碎、缺乏中心的涣散分裂状态”（杨令飞、鲁少博 73）深度捆绑。当麦格雷戈把《如》切分成若干个非线性、多视角、无因果关系的叙事片段时，他的确再现了城市生活割裂的、不确定的一面。但不同于早期后现代主义者，麦格雷戈并未将拼贴等同于意义的消解，而是巧妙地将其转化为一种建构性的叙事工具，借此再现街区居民的视觉交互，力图在当代城市书写中开辟出一条超越疏离定论、指向潜在联结的新路径。

## 一、拼贴叙事中的视觉观察

英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伍德（James Wood）曾如此评价《如》：“麦格雷戈从古老的现实主义及新兴的现代主义取经，开启常人无法企及的流动性全知视角，小至厨房的玻璃窗，大到后院和阁楼房间。这部小说是一组重复的拼贴画，每个角色或每户人家只分享只言片语，之后镜头便突然转向别处。”（66）伍德敏锐地捕捉到麦格雷戈小说中“流动性全知视角”和“重复的拼贴画”特征，它们使叙事既显得跳跃和轻盈，又不乏现实细节的填充。读者需要在文本的“蒙太奇”中记住依次登场的、以门牌号为身份符码的各色人物。例如：16号指代双手烧伤的父亲及其女儿，19号指代家庭主妇及其女儿和双胞胎儿子，12号指代刚买了新车的男青年，13号指代骑三轮车的小男孩，20号楼上是一对老夫妻，22号指代戴方框眼镜的短发女生（第一人称叙述者“我”），18号指代爱照相和收集物品的男生。每家每户都在各自的私人空间中演绎着秘密和创伤，麦格雷戈用拼贴技法将之串联起来，用文字形式描绘出一幅色调灰暗的立体派画作。

这种碎片化、匿名化的拼贴叙事似乎在“强调城市居民是互相疏远的孤独个体”（Michael 48），但麦格雷戈用典型生理特征和房屋门牌号指代居民个体的借代修辞格，真实再现了城市环境中邻里之间“只见其面、不识其人”的相处方式。门牌号作为城市视觉交互的微观符号，是一种去人格化却又高度具象化的能指。生活在同一街区或楼栋的居民固然难以深入了解自己的邻居，但他们会留意其住所、样貌、衣着、行为举止等。小说中就有很多片段表明街区居民通过视觉或听觉感知彼此。例如，骑三轮车的13号男孩看19号的双胞胎儿子打板球；21号情侣的争吵声传到了正在后院洗衣服的女邻居耳中。

若以惯常的“主体—客体”观看模式去解释上述行为，则居民A对B的“看”或“听”只不过是A依自身经验将B“客体化”为认知对象。据伯格（John Berger）考证，这种观看模式滥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法绘画技巧：“它是以观看者的目光为中心，统摄万物。”（15）西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视角尤其是第一人称视角基本遵循“中心—四周”的观看之道。即便是号称“全知”的第三人称视角，“通常也只是优先从一两个可能的‘视角’出发来讲述故事，聚焦事件对这些视角的影响”（Lodge 26）。然而，麦格雷戈的碎片化拼贴叙事刻意“拒绝让任何一个视角占主导地位，它们的重要性层级被抹平了，呈现为一种随机的并置和平等的事件记录”（Alexander 729）。这种“缺乏中心”的拼贴叙事其实呼应了城市匿名性带来的民主化体验：匿名固然会勾起城市居民的寂寞愁绪，但也遮蔽了阶级差异，为破除主客体二分的交流模式提供了契机。小说中街区居民“无阶级性”的视觉观察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主体—客体”的单向度凝视机制，走向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所说的具身化互动行为。

居民看似单向的视觉观察之所以能形成互动，是因为这涉及主体间性。梅洛-庞蒂批判了笛卡儿式主体的“唯我论”窠臼，指出：

看是一种两面行为[……]在视觉中,当我将我的目光朝向景致的一个部分时,这一部分就活了起来、展现开来,其他客体则退到边缘,进入沉睡状态,但它们并没有停止在那里存在。于是,连同它们,我也掌握了它们的视域,而我现实地通过边缘视觉凝视的客体被包含在这些视域中了。(106)

也就是说,当某个主体通过视觉等感官感知某个客体时,该客体也指向另一个主体(“它们的视域”)。那么,“我”与“他人”的交往显然无法沿用“主体-客体”模式,必须转向“主体间”关系:不同主体因相同客体的介入而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并在这种交互关系中建构起一个“共在世界”。简言之,“我们”的感官交互生成了“我们”共存空间的样貌。《如》中不同居民对19号双胞胎儿子打板球场景的观察就体现了这种基于主体间性的视觉交互。

种种细节表明,19号一家很有可能是巴基斯坦移民或后裔。双胞胎母亲在后院晾衣服时“调整自己的头巾”,挂了“一排大小不一的莎尔瓦卡米兹”(McGregor 27)。头巾是穆斯林女性的典型装扮,而“莎尔瓦卡米兹”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服饰,包括长开襟衬衣和灯笼裤,常见于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这位母亲后来又在厨房中“擦去她手上的罗蒂面粉”(113)，“罗蒂”是一种流行于南亚地区的全麦面饼。双胞胎儿子在街边打板球时分别扮演的阿克兰(Wasim Akram)和汗(Imran Khan)都是巴基斯坦著名板球运动员:“双胞胎弟弟抓起那个褪色的板球,沿街小跑。我是阿克兰,他扭头喊道,然后停下来,转身,把球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上[……]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落在汗面前,他向前一步,将球击回。”(145)此处,麦格雷戈将作为英国国球的板球与穆斯林文化元素并置,似乎意在表明,即便“二战”后英帝国渐趋瓦解,板球作为帝国时代的文化遗产仍影响着巴基斯坦等前殖民地的日常生活。

但这种后殖民主义解读没有曲尽麦格雷戈的行文之妙:在聚焦其他居民的拼贴叙事中,19号双胞胎兄弟打板球的身影隐约可见。例如,11号建筑系大学生在户外写生间隙瞥见“正在找球的男孩”(133);20号楼上的老人与妻子交谈时,“从窗户往下看到细长的街道上有男孩在打板球”(195);24号楼上的女孩坐在桌前,瞧见“刚刚在打板球的男孩”(147);16号双手烧伤的父亲听到外面“板球掉落在地的声音,板球拍砰的一声砸在沥青路上,男孩子们在叫喊”(102);12号男青年甚至加入到双胞胎的板球游戏中,“咧嘴笑着,伸手拿走球拍”(145)。不同居民共同感知到双胞胎打板球的动态场景,表现了主体间交互关系的穿插。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街区的族裔特性形成共识。吉尔罗伊(Paul Gilroy)指出,“文化多元已经成为英国城市区域社会生活中一个稀松平常的特征”(xi)。反观上述拼贴叙事,它们没有按照时间线性顺序出现在板球场景描写之后,而是散落于全书各处,这正暗示打板球的穆斯林双胞胎已成为街区的日常生活景观。《如》中诸如此类的碎片化、私人化视觉观察在主体间性层面锚定了“我们”对“共享的街区”的认知归属,使居民进入了梅洛-庞蒂所说的“在自我展示的存在构成的一个世界之中”(107)。

## 二、视觉移动与“附近”的形成

在麦格雷戈的拼贴叙事中，看似分散的视觉观察汇聚为居民“无言的”主体间互动，形成了“此在”意义上有关街区环境的共享感知框架，即他们对同处一条街区的经验事实有了默契。当然，视觉不只是静态的观察，它还能随着主体的流动而移动，这进一步增强了街区的连通性和整体感。作为英国城郊的常见社区形式，街区受惠于“二战”后政府推行的“住房革命”。例如，1946年、1965年和1981年分别颁布的《新城法案》(New Towns Act)催生了大批具有标准化户型的郊区住宅。《如》的主要场景很可能是英格兰北部某个城郊街区<sup>[2]</sup>。麦格雷戈在小说开头就通过一个出租车司机的目光“扫过”了这条街道的成排房屋：“一辆出租车沿街道缓慢行驶，司机从车窗向外张望，查看门牌号。”(17)映入司机眼帘的首先是门牌号，暗示这些住房的外观相差无几。在哈维(David Harvey)看来，这种“匀质化特质”(homogeneous qualities)反映的是20世纪中后期都市空间形态的资本逻辑(225)。但是，不同于被围墙隔绝的现代化社区，街区向街道敞开，让人想起欧洲工业化社会早期的拱廊街和公寓住宅：它们“以真实及想象的方式将城市与居民连接起来[……]其中数量激增的单个住宅既放大家庭生活，又扰乱其惯常界限”(Marcus 2)。就像19世纪波德莱尔式的“漫游者”(flâneur)，20世纪末的街区居民也能在行走的过程中探索周边，熟悉邻里。

19号双胞胎的妹妹就扮演了漫游者的角色。她从家里偷溜出来，“脚步轻盈地踏上石板路，听着闪亮的黑鞋踏在石头上发出的声音”(McGregor 58)。在随后的漫游描写中，麦格雷戈使用了一系列表示“看”的动词，巧妙将视觉移动与主体流动并置。随着小女孩单腿站立转圈，她“看到一片螺旋状的模糊景象，有浅褐色的房屋、蓝色的天空，还有人们的窗帘透出的红、蓝、黄条纹”(57-58)。她继续在街区闲逛，瞧见11号大学生在屋外写生，与其视觉交汇后“马上转移目光”(58)。碰到20号老夫妻时，她“注视”他们从身旁走过，“端详他们华丽的服饰”(118)。在漫游终点，她走进空置数年的15号房子，“在清凉幽暗的寂静中环顾四周”(133)，用目光重新激活散落各处的旧物：发霉的教科书、杂草掩盖下的玻璃窗碎片、破旧的书架、线路暴露在外的收音机、唱针悬置的留声机和墙上的照片。

小女孩漫步街区时，视觉从住房外部移动到内部，使其主体流动不再仅是物理位移。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曾借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理论将“流动性”辩证地分为作为经验事实的流动性、被媒介表征的流动性和作为具身体验的流动性(3)。小女孩的步行是一种具身体验，融感官、情感与社会关系于一体。她的肢体动作与视觉观察紧密交织，共同塑造了她对街区的感知。这种感知一方面承载着丰富的情感维度，包括离家的兴奋、相遇的紧张和探索的好奇；另一方面短暂地表现了“流动”的社会属性：“转移目光”和“端详”都是她与年龄、身份各异的邻居建立并协商社会联系的方式。成排的褐色房屋、彩色的窗帘、邻居的衣着和活动、15号住宅旧物等感官印象构成了她对街区环境的具身理解和记忆。

这种“流动—视觉”联动的具身体验的核心认知效果是，小女孩确认了街区的整体感和连通性。她的“看”不是孤立、静止的观察，而是动态的视觉扫描，将分散的街区房屋、住户及室内物件整合起来，使之成为虽模糊但共存、相连的视觉连续体。麦格雷戈还在小说中引入滑板、三轮车、汽车等流动方式，强化了街区在物理路径上的连通性。这些代步工具虽然不会像人一样“看”，但作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非人类行动者”，也“在社会网络的建立、联结、运行和网络化社会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英 47）。首先，它们能在道路上或小巷中形成可见的流动轨迹，从而具象化地演示街区物理空间的可导航性和贯通性。其次，它们本身能成为街区社会网络动态运行的视觉化表征。例如，13号男孩所骑的三轮车是街区视觉景观的标志性节点，反复出现在不同居民的视线内；小说开头，叉车于凌晨时分“堆垛、码放、装载”货物（McGregor 2）；结尾“救护车赶到，急救人员俯身靠近男孩”（269）。这些交通载体使人员往来、信息传递和物资流通等社会连接变得可预期、可观察。当居民看到它们时，便能视觉性地确认商业活动、医疗救助等社会功能的运行。

小女孩的“看”与机械化流动产生的“可见性”共同作用，将分散的道路、房屋和居民编织进一个被感知为整体的、连通的、浸润着人际交往的街区图景。这一街区生动地呼应了社会学家项飙提出的“附近”概念。作为一种现代性困境，“附近的消失”指的是城市居民越来越沉浸于“个体的经验”和“与全球权力博弈联系在一起意识形态立场”（Xiang 148），却对介于两者之间的、物理上邻近的、充满复杂社会关系的“附近”失去兴趣和感知力。小女孩的漫步可被视为一次抵抗“附近消失”的实践。她的视觉移动其实是在绘制非标准化的“附近地图”；她看到的11号建筑系学生作画、20号老夫妻的服装和15号住宅的旧物，都是现代算法无法轻易获取的本地知识；她在与邻居的短暂而紧张的视觉交汇中捕捉到“附近”人际交往的微光。而汽车和卡车等流动的机械，是维持街区这一功能性社会空间不可或缺的日常视觉符号。由此，居民分散的“视差之见”不仅能形成静态的认知默契，还能随着主体流动“再发现”一个物理上连通、视觉上可感、社会关系上交织的“街区附近”。

### 三、视觉定格与共情瞬间

按照项飙的定义，附近本来就是一种“视域”（a scope of seeing），它“并置差异和多层次的经历以激发出丰富性”（149）。身处作为附近的街区，居民们在日常碎片化的视觉交互中构建起认知层面和流动层面的“共在”，理应走向一种更亲密、更包容的邻里关系。麦格雷戈安排的避雨情节就暗示了这种趋势。小说聚焦的这天正值夏季，突降暴雨，部分居民只好挤在门道里，“彼此询问帽子从哪买的，看着在雨中玩耍的孩子，他们浑身湿透却激动无比，还伸出舌头接雨水”（McGregor 209）。暴雨瓦解了居民惯常的私人空间边界（各自的房屋），将他们“驱赶”到狭小门道上，迫使其共享同一个物理空间和视觉焦点（雨和

玩耍的孩子)。彼此询问帽子来源这一细节可视为居民对具体个人及其生活痕迹的关注。孩子们的玩耍则是在共享视域中被放大的、极具感染力的集体情感体验。

但是,“询问帽子来源”仍是浅层的、短暂的、以物为媒介的社交反馈,孩子们的“激动”也未必能引起成年居民的共鸣。这意味着,“街区附近”发生的“视觉共在”往往沉潜于惯性的疏离之下,尚未凝聚为强烈的情感纽带。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设计出“最初500米”等方案来增强市民的互动,但麦格雷戈毕竟不是社会学家,他更愿意借助文学特有的戏剧性契机实现“视觉共在”向“情感共振”的转化。《如》结尾的车祸就是以极端事件瞬间点燃情感联结的火种:12号青年开车撞到19号双胞胎中的哥哥,一声尖锐的急刹过后,“男孩双脚朝上地飞到半空”(265)。麦格雷戈透过被撞男孩的视角拉长了撞击瞬间:

他能看到街上的人们在看他,看到那个女孩——她爸爸双手怪异——正单腿站立着;而在她身后的自家花园里,她爸爸双手伸展着,正开始站起来,但距离如此遥远。他能看到18号那个怪人,那个接不住球的人,正朝他跳过来,整个人似乎都在空中。他能看到隔壁房子外坐着的那些吵闹的人,他们突然都转过身来,向他伸出手。他能看到街那头骑着三轮车的小男孩,双脚拼命地蹬着,朝他飞奔而来。(252)

在创作《如》时,麦格雷戈正在布拉德福德大学学习媒体技术与制作,他在采访中坦言自己“写作全程都在用电影术语思考”(Edwards 226)。上述片段就使用了电影语言:被撞男孩的主观视角(他看到居民在看他)被定格为一个多机位的、近乎凝滞的慢镜头。这种电影画面被称为“内视觉聚焦”,即摄影机并非严格模拟角色的物理视线,而是以特有的风格化方式捕捉并外化其内心体验与情感状态(戈德罗、若斯特 179)。麦格雷戈挪用电影语法,既保留了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他能看到”),也大幅渲染了男孩濒危时的心理时间与感官强度。

“开始站起来”“朝他跳过来”“向他伸出手”等被延长的动作凸显了不同居民面对意外事故的惊恐和本能的救援冲动。身体即将受创的男孩能“看到”这些反应,便在视觉上确认了居民集体性的震惊和关切。这个定格瞬间超越了避雨时的平行观察与浅层互动,呈现了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说的“对人类躯体普遍性脆弱的恐惧”(26)。当定格结束,男孩撞上挡风玻璃摔落地面后,居民的情感回应推进了视觉定格中的共情时刻:20号老夫妻中的妻子从窗户前抽身,转过头,嘴里念叨着“天啊,天啊,可怜的男孩,可怜的男孩”(McGregor 268);16号双手残疾的男人强忍疼痛抓住被撞男孩父亲的手腕,阻止他继续捶头(268-69);24号房的年轻女人跪在男孩旁边,为他做人工呼吸(267)。麦格雷戈以文学的戏剧性与电影技法的冲击力,呈现了“街区附近”这一共在视域所蕴含的情感凝聚力。

在小说中男孩被撞这天,现实世界发生了另一场车祸。18号男生当天给自家电视机拍的照片后面写有“早7, 31, 8, 97”(28)字样,这表明小说的故事时间是1997年8月31日。

这天凌晨，年仅 36 岁的英国王妃戴安娜在巴黎塞纳河畔遭遇车祸身亡。现实中的车祸与小说中的车祸形成对照：“戴安娜王妃出人意料的死亡所带来的悲伤和同情不仅 [重新] 连接起保守党长达 18 年治下疲软、分裂的英国，还连接起全球大部分人口。”小说中的车祸把“阻碍社交的屏障”暂时移除，使街区成为“一个完全基于同情的共同体”（Schoene 172-73）。两起事故虽发生在虚构与现实的不同维度，却都因为人的共情转化为集体事件。戴安娜王妃的悲剧消解了社会阶层和地域的隔阂，激起全球范围内的哀悼，小说中男孩的意外事故联结了街区居民对他者脆弱性的即时感知（视觉）与自发的情感回应（共情）。麦格雷戈将它们设置为同一天，似在揭示表面疏离的城市图景下流动着的普遍且亟待激发的共情本能。他本人曾表示，小说的基本功能之一是描述人类的共情能力：“如果你读了很多小说，很多好的小说，那么在理想情况下，这些小说会让你，会让读者感受到共情能力，让你能够想象自己处于他人的情境中。”（Edwards 221）与之类似，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认为文学想象是公共理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那种想象在另一个人的生命中生活是何等情景的能力 [……] 对法官、立法者及为法律和政策投票的公民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5）。《如》从拼贴叙事中分散的居民视角出发，落脚于一个深刻隽永的共情时刻，不仅照亮了疏离表象下的情感暗流，更昭示了文学在重建社会联结、培育社会共情力方面不可替代的伦理价值。

拼贴叙事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残缺、断裂、零碎、悖论层出、自我消解、意义暧昧不明等文本现象早已不是缺陷，反而成了现代写作的必然趋势，对应着碎片化和多元化的世界体验”（李双志 76）。如“匿名性”“原子化”“矜持”等一系列术语所示，现代城市生活看上去就是一种碎片化的体验，《如》的拼贴叙事也并未否认这一点。然而，麦格雷戈通过静态观察、目光移动、共情时刻这三种由表及里（存在—相遇—情感）的视觉书写策略构想了城市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他将“散落的碎片”（不同街区居民分散的目光）重新编织进一个基于主体间性的、流动的、温情脉脉的交互网络之中，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拼贴叙事的后现代话语功能定式：它并非总是与破碎、混乱或疏离挂钩，还有可能发展出整体、互动与联结。在此意义上，《如》可以算作“后-后现代”或“新真诚”（new sincerity）小说，也就是在使用后现代技法的同时，并不放弃对意义、情感和人际关系的追寻，亦不再执着于反讽、解构与虚无。换句话说，麦格雷戈的视觉书写并未止于对拼贴技法的形式实验，而是进一步回应了一种时代性困境：在后现代状况已然消解宏大叙事、个体深陷原子化困境之际，人与人之间是否还能重建伦理联结？麦格雷戈重访了齐美尔的“矜持”命题，为后-后现代语境下社会性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文学思想资源。

#### 注释 [Notes]

[1] 上海人民出版社于 2020 年出版了麦格雷戈第四部小说《水库 13》（*Reservoir 13*）的中译本。魏兰简要分

- 析了麦格雷戈第三部小说《即便是狗》(*Even the Dogs*)的叙事技巧和主题。参见魏兰,《2012年都柏林文学奖得主麦格雷戈及其作品》,载《外国文学动态》2013年第3期,第31-32页。吴国杰运用生态后现代主义剖析了麦格雷戈第二部小说《开始的诸多方式》(*So Many Ways to Begin*)中物的哲理。参见吴国杰,《有活力的物:〈开始的诸多方式〉中麦格雷戈对物的思考》,载《当代外国文学》2020年第3期,第44-51页。
- [2] 麦格雷戈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如》的场景取材于他小时候生活过的英格兰北部城市布拉德福德。参见 [www.jonmcgregor.com/books/if-nobody-speaks-of-remarkable-things/background/](http://www.jonmcgregor.com/books/if-nobody-speaks-of-remarkable-things/background/)。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lexander, Neal. "Profoundly Ordinary: Jon McGregor and Everyday Lif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 54, no. 4, 2013, pp. 720-51.
- Berger, John. *Ways of Seeing*. Translated by Xingyue Dai, Guangxi Normal UP, 2015. [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Butler, Judith.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Verso, 2004.
- Cresswell, Tim. *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Taylor and Francis, 2006.
- Edwards, Caroline. "An Interview with Jon McGreg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 51, no. 2, 2010, pp. 217-45.
- Gaudreault, André, and François Jost. *Le récit cinématographique*. Translated by Yunzhou Liu, Commercial Press, 2005. [戈德罗、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Gilroy, Paul. *After Empires: Melancholia or Convivial Culture*. Routledge, 2004.
- Harvey, David.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UP, 2001.
-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Verso, 1991.
- Jayne, Mark, and Kevin Ward. "A Twenty-First Century Introduction to Urban Theory." Translated by Yingjie Duan, *Cultural Studies*, no. 4, 2022, pp. 6-25. [杰恩、沃德:《都市理论导论:21世纪的视角》,段颖杰译,载《文化研究》2022年第4期,第6-25页。]
- Li, Shuangzhi. "Exploring Kafka in Oxford." *Dushu*, no. 2, 2025, pp. 73-78. [李双志:《在牛津发现卡夫卡》,载《读书》2025年第2期,第73-78页。]
- Liu, Ying. "Mobility and Network: Transport in Victorian Novels."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o. 2, 2022, pp. 44-55. [刘英:《流动性与网络: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现代交通》,载《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2年第2期,第44-55页。]
- Lodge, David. *The Art of Fiction*. Viking, 1992.
- Marcus, Sharon. *Apartment Stories*. U of California P, 1999.
- McGregor, Jon. *If Nobody Speaks of Remarkable Things*. Fourth Estate, 2023.
- Merleau-Ponty, Mauric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Translated by Dachun Yang, et al., Commercial Press, 2023.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杨大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 Michael, Magali Cornier. "The Cosmopolitan Potential of Urban England: Jon McGregor's *If Nobody Speaks of Remarkable Things*." *Twenty-First-Century British Fiction and the City*, edited by Magali Cornier Michael,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 35-59.
- Nussbaum, Martha.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Beacon Press, 1995.
- Schoene, Bertold. *The Cosmopolitan Novel*. Edinburgh UP, 2009.
- Simmel, Georg.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edited by Kurt H. Wolff, Free Press, 1950, pp. 409-24.
- Wood, James. "All Over Town: The Quietly Expansive Brilliance of the Novelist Jon McGregor." *New Yorker*, 27 Nov. 2017, pp. 65-69.
- Xiang, Biao. "The Nearby: A Scope of See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vol. 8, no. 2-3, 2021, pp. 147-65.
- Yang, Lingfei, and Shaobo Lu. "Postmodern Narrative Techniques in Annie Ernaux's *Les Années*."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1, 2022, pp. 69-74. [杨令飞、鲁少博:《安妮·艾尔诺〈悠悠岁月〉后现代叙事策略探幽》,载《当代外国文学》2022年第1期,第69-74页。]

## 英格兰海洋民族形象自我塑造 ——伊丽莎白女王致中国皇帝国书中的外交想象

◎ 李威 侯雯冉

**内容提要:** 作为英格兰早期以语言修辞构建民族身份的文本实践, 伊丽莎白一世致万历的三封国书借外交修辞协商主权平等, 以贸易互惠和探险叙事赋予通商诉求合法性, 塑造出一个“主权独立”“勇于探险”“世俗务实”的海洋民族形象。尽管三封国书未能抵达中国, 却成为中英交往史中的“记忆场所”, 为后续英国侵华提供了可被继承的话语资源。正是在与东方他者的想象性互动中, 英格兰确立了最初的海洋大国自我定位, 为日后英帝国的全球扩张预设了话语合法性。

**关键词:** 伊丽莎白一世 早期中英关系 国书 英格兰海洋民族形象 自我塑造

**中图分类号:** K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1-0031-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旅行文学史”(22&ZD288)阶段性成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国旅行文学史”(22BWW0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1.004

**Title:** The Self-Shaping of England's Image as a Maritime Nation: Diplomatic Imagination in Queen Elizabeth I's Royal Letters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Abstract:** As an early English textual practice that constructed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rhetorical discourse, Elizabeth I's three royal letters to the Wanli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 employed diplomatic rhetoric to negotiate sovereign equality, while legitimizing appeals for commercial access by invoking reciprocity in trade and narratives of exploration. In so doing, they shaped an image of England as a maritime nation that was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venturesome in exploration,” and “secular as well as pragmatic.” Although none of the three letters ever reached China, they became a “site of memory” in the history of Sino-British relations, providing a discursive resource that could later be inherited in support of Britain's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It was through this imagined interaction with the Oriental Other that England began to establish its self-positioning as a maritime power—a move that prefigured the discursive legitimacy for the British Empire's later global expansion.

**Keywords:** Elizabeth I, early Sino-English relations, royal letters, England's self-image as a maritime nation, self-shaping

**Authors:** Wei Li,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China; Wenran Ho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China.

在近代早期全球化初兴的历史语境下, 东西方文明的遭遇不仅是商品交换的过程, 亦是

话语博弈与自我身份重构的场域。16世纪中后期，作为新兴的海洋国家，英格兰迫切希望打破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贸易垄断，于是将目光投向了东方。然而，彼时的英格兰在地缘政治格局中尚处边缘，不仅没有掌握通往东亚的稳定航线，在综合国力上亦与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明朝相去甚远。在此背景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试图借助外交手段开启对华贸易往来。1583年、1596年与1602年，她先后三次致信万历，谋求与明朝建立互惠贸易关系，并就通商安全、贸易特权、商民保护等事项提出诉求，但三封信最终均未能送达中国（陈剑 7-8）。这些国书不仅是外交尝试的实录，亦是英格兰通过语言修辞构建民族身份的早期实践。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中英关系的宏观历史。陈剑将三封国书视为伊丽莎白一世政府推动以贸易和交通为核心的对华政策的体现。阿林森（Rayne Allinson）则从政治修辞的角度考察三封国书，指出其具有“商业利益优先于意识形态诉求”（211）的特征。然而，国书作为“外交信函”（Neighbors and Käfer 62）对英格兰海洋民族身份的建构意义却鲜有关注。

本文将伊丽莎白一世致万历的三封国书置于16至17世纪跨文化外交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揭示其在文本层面所投射的英格兰海洋民族的自我想象。国书中礼敬性的外交修辞、平等互惠的贸易论述与航海探险叙事相互交织，共同勾勒出一个坚持主权独立、热衷海上探险且富有商业进取精神的民族形象，折射出英格兰早期尝试确立自身全球定位的努力。尽管这些国书在当时未能完成其外交使命，却经由哈克路特（Richard Hakluyt）的航海集等出版物和档案存世，从而成为中英交往史的“记忆场所”（site of memory），参与塑造了英国关于民族身份、海洋使命、全球定位的自我想象。

## 一、国书中的外交修辞与主权宣示

在近代早期的跨文化外交语境中，语言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媒介，亦是塑造主权关系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外交辞令往往被赋予了一种协商性的修辞功能，在维持表面礼仪与尊重的同时，为国家主体性争取话语空间。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便强调文本是对“既有对话或论辩的介入”（iv），研究者不应只停留在政治语言的表层意义上，也应关注“特定作者在发出特定话语时在做什么”和“说出此话语这个行为本身的意图”（ii）。换言之，语言不仅具有表达功能，更具“施行性”：它既反映既有权力结构，又可成为重新界定关系的手段。三封国书正处于此类修辞语境：伊丽莎白一世既无法以对等的地缘影响力与明廷抗衡，又不愿采纳臣属化的朝贡话语，因而借助修辞铺排、格式设计与叙事策略，营造出一种尊敬之中见自主、顺应之中含诉求的外交姿态。这些措辞是权力关系协商的具体实践。

伊丽莎白一世的三封国书均设计了赞美性措辞，以营造尊敬与顺应的礼仪语境。它们均以铺陈而冗长的敬称开启。1583年的国书称万历为“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王陛下”（秦国经、高换婷 19），1602年又呼为“伟大而不可战胜之中华皇帝陛下”（Liu 295），1596年的版本

最为复杂，将中国称为“伟大中华王国”（秦国经、高换婷 20），并将皇帝置于“亚洲各部与及附近诸岛屿最主要之皇帝”（20）的顶端。国书刻意将对方置于极高的政治位置，在形式上完成了对明廷尊位的确认，表明了其“日益加深的了解与仰慕”（Liu 16）。除了称谓的繁复礼敬外，伊丽莎白还特别重视对万历德政的称颂，通过转述外商的见闻与传闻，使其具有来自民间的口吻。1596年的国书写道：“贵国治理坚固而贤明，其声誉传遍天下。”（秦国经、高换婷 20）这是对其治绩的一种外部印证，不是女王直接赞扬，而是以第三人称的“他者经验”来确认皇帝的仁政之名。这种策略在1602年变得更为精巧：“陛下此等恩慈，使吾等决意觅一航线通于贵邦。”（Liu 296）借由对皇帝“恩慈”的强调，探索新航线被建构为一种回应善政的举措，而非单纯的自利行为。这些近乎恭敬的赞美并不意味着女王置自己于臣属地位，而更像精心设计的策略。万历年间的明朝虽然危机重重，但在域外认知中依然是“天朝上国”，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丝绸、瓷器等商品在全球贸易中极具吸引力。正如历史学家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言：“在中古时代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先进。”（《大国的兴衰》4）而彼时的英格兰还只是欧洲相对边缘的海洋国家，国土面积有限，人口相对较少，海外殖民体系亦未建立。与西班牙、葡萄牙相比，英格兰缺乏稳定的远东航路和成熟的海外贸易网络，在地缘格局中处于“追赶者”的位置。在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女王通过不断抬举对方换取提出主张的机会。因此，这些称呼并非单纯出自外交礼节，更是作为巧妙的修辞工具将新航线开辟的动机归结为对明朝皇权的顺从，在形式上让渡了主动权，从而为英方自身的海外贸易诉求寻求合法性。

除语言修辞外，国书的物质形态也成为英格兰在不对等处境下争取谈判空间的关键媒介。与伊丽莎白一世日常致欧洲邻国君主的书信相比，这份国书显得格外隆重。例如，1602年的国书采用多种昂贵墨水书于优质的羊皮纸上，且以金箔点缀“陛下”（Your Majesty）称谓中的字母M。一方面，此举可展示尊重和诚意；另一方面，也是“向潜在的贸易伙伴展示本国精湛工艺”（Liu 15）。更重要的是，豪华装饰亦能“通过空间使用来宣示自身地位”（Sowerby 21）。而在16至17世纪，外交信函的物质形式就是权力象征，它“与文本内容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套更为微妙的地位宣示语言”（27）。女王团队甚至考虑到语言障碍，特意随国书附上多种语言译本。1602年的国书除了英语原件外，还附有拉丁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译本。拉丁语是天主教传教士常用语言，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则是当时在东亚活动的天主教势力使用的语言。实际上，1601年之后，利玛窦（Matteo Ricci）等耶稣会教士已经进入北京传教，若国书抵达，便可由其完成译介。这样一来，“假如皇帝朝中无人懂英文，也许能看懂这些译文之一”（Liu 15）。英使虽未到，但伊丽莎白提供多语译文的作法却已表明，英方试图以“可被阅读、可被转译”的方式进入对方的政治空间。

国书的另一显著特色是其主权叙事。女王一方面宣示自身的君主地位，塑造“两个天下”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尝试挑战明朝传统朝贡体系。她既承认明朝之辽阔与伟大，尊称对方为

“大皇帝”，又强调英格兰作为西方主权国家，同样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在1583年的国书中，女王明确以“西方诸国君王”为参照：“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秦国经、高换婷 20）这番表述将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设置在两种并行的主权秩序下，同时将欧洲君主交往秩序预设为通行的国际常态，并据此把明朝置入一个可与之互惠的对话框架之中，从而在礼敬措辞之下完成主权位置的重新编排。需要指出的是，国书中的“两个天下”并不等于一种现代意义的平等主义宣言。它首先是一种语用策略：在不进入明朝朝贡礼制的前提下，英方以欧洲君主交往所用书信范式来安排叙述位置，从而避免被自动归入朝贡体系的框架。这实际上制造了一种“制度—语义”层面的边界：一边是以皇权为中心、以礼制等级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另一边是以主权者并列、以互利交换为常态的欧洲君主国交往框架。正如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只要在我们心中划定边界，‘他们’便因此成为‘他们’。”（54）在此意义上，国书并非通过贬抑对方来制造差异，而是通过预设一种可通约的贸易常态，将中国在话语上建构为一个可被想象、亦可与之谈判的对象。换言之，边界的划定既服务于礼敬，也为提出诉求预留了空间。

国书亦有意无意挑战了明朝的朝贡体系。传统上，外邦君主致中国皇帝的国书需附带贡物，且在国书中以臣属措辞尊皇帝为天下共主。但三封国书均未遵循此格式。尤其在1602年的国书中，女王解释此次航行“因系初航，复探险于未知之海，彼辈非有必须之资不能存命”，所以“暂不能以丰盛之物进上于陛下，谨请陛下留心此船队所携之吾国样品，其类多有，凡陛下所求，吾等必可为陛下供最充足之用”（Liu 296）。这种语气非但没有进贡纳费的卑态，反而颇具现代贸易代表的气质：先展示样品，商谈需求，再决定日后大宗贸易。在国书末尾，女王仅以“吾等谨付陛下于永恒上帝之守护下”（296）一句表达祝颂，并未提及臣服或乞恩。可以说，整封国书按欧洲君主国交往的对等模式书写，而无意迎合明朝的皇权至上话语。这种对等主权叙事本质上是一种策略选择：它预先拒绝臣属化书写，为通商诉求预留话语空间。

总之，国书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均经过慎重设计，以服务于英格兰主权独立的自我形象塑造。通过对万历的礼敬、对国书物质形制与多语译本的精心安排，以及对君主对等往来范式的铺陈，英方在维持表面礼仪的同时完成了一次具有施行性的主权协商，从而使双方关系在权力不对等的格局中重置：英方并未进入朝贡体系预设的宗藩关系，并试图以对等主权的交往逻辑代替，为自身的进入性诉求争取可谈判的空间。需要指出，这种以“主权对等”为包装的普遍主义语言并不天然中立，它既可在在此遮蔽现实力量差距，也可在后续历史语境中被挪用为对他者制度施压的正当化资源。

## 二、跨文化贸易诉求与海洋民族形象塑造

伊丽莎白的三封国书均以对华通商为核心诉求，借助“自然秩序—互惠互利”的普遍

主义话语悬置朝贡体系预设的“恩赐—回报”逻辑,将贸易呈现为双方共享的应然权利。同时,国书又将寻找新航路的探险包装为克服阻隔之后的合理结果,并借此展示英方的航海能力与贸易决心。由此,互惠修辞与探险叙事既服务于贸易意图,亦便于“勇于探险”“世俗务实”的海洋民族身份的自我塑造。

在1583年的国书中,女王开宗明义强调贸易互利原则:“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而“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须相互帮助”(秦国经、高换婷 20)。这段话反映了一种自然法式的经济观:上天使各国物产有别,正是为了令各国通过贸易互通有无、互惠互利。该理念与17世纪初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主张不谋而合。格劳秀斯指出,由于“某些民族在某一方面具有优势,而另一些民族在另一个方面胜出”,因此各国相互依赖,应当通过“资源共享来促进人类友谊”;“每个民族均可与另一民族自由地交往,并可自由地与之从事贸易”,若一国自恃自给自足而拒绝互通,或独霸而阻碍他国间的交往,则是“违反了自然本身”(9-10)。如果说格劳秀斯是利用“自然”为新兴的海洋国家荷兰寻找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海上霸权的依据,那么伊丽莎白的国书则是借此向中国宣示一种不同于朝贡体系的交换逻辑:贸易不是一方向另一方进贡求赏,而是双方百姓互通有无的天赋权利。这种措辞是一种修辞性的制度替换。它试图将明朝的礼制秩序转为欧洲语境中的贸易交换,从而把谈判的前提改写为英方更熟悉、对其也更有利的规则。类似的论调在明代并不多见。传统上,中国皇帝将外国进贡理解为“未开化、粗鲁和愚昧的异族感受到中国文明的优越性,来寻求转化并从中获益的手段”(Fairbank 132)。皇帝的回赐则彰显其道德的高尚与本国文明的优越。因此,对明朝皇帝而言,“重要的是进贡的道德价值”(139),而非经济利益。这反映了16世纪的中国在小农经济结构下对商业贸易的排斥,因为“帝国的自给自足使得从海外获取补给变得非必要”(139)。三封国书刻意提倡一种平等互利的通商观,并反复申论“百利而无一害”,实际并未顾及明朝的实际经济结构。1583年的国书称:“此行于贵国无任何损害,且有利于贵国人民。”(秦国经、高换婷 20)1596年又以几近相同的措辞重申:“吾人实见公平之通商,无任何不便与损失之处,且极有利于我两国之国君及臣民。”(21)1602年又进一步将论证推升为“长久繁荣—民生和好”的愿景:“此既可益吾两国商贸之长盛,亦当利吾两国臣民之永好。”(Liu 296)这一组递进的表述构成了一套自洽的劝谕逻辑:先以“公平”“安全”消弭中方疑虑,继而以“实利”晓之以理,最终以“邦交友谊”收束,背后的潜台词十分明确,即中国若拒绝参与跨区域贸易往来,便会丧失与西方诸国共享贸易利益的机会,也无法通过互市维系邦交、稳定秩序。由此,互惠话语与自然话语合流,把贸易通商转换成一种普遍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叙事,从而为英方的贸易诉求提供伦理话语支撑。

此外,国书亦以英格兰多次寻找“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的探险叙事来正当化通商诉求。1602年的国书提到“吾等决意觅一航线通于贵邦,其较今日通行于天下者则短矣”

(Liu 296), 因传统欧洲赴华航线需绕过半个地球, 女王希望另辟蹊径。其实早在亨利七世 (Henry VII) 时代, 英格兰就资助过对“西北航道”的探索。16 世纪中叶后又有多次寻找“东北航道” (Northeast Passage) 的尝试, 但均以失败告终。女王继续支持探险活动, 甚至直接鼓励航海家寻找传说中通往中国的“西北航道”。她在国书中直言: 我们过去多年屡次遣选勇敢臣民, 尝试自北方为陛下之国找到更近航道, 这些探险有的杳无音讯, 有的被严寒阻退, 但我们仍决意再次尝试 (Liu 296)。因此, 1602 年的国书可视为女王为新一轮探险预置的外交铺垫: 她将派船东进, 若得以抵达中国口岸, 便期望万历善待来者, 并支持由此开通的新航道。此类探险叙事一方面试图证明英方并非仅凭口头互利的保证来请求入市, 而是以长期试航的成本与真实损失为条件, 使进入中国市场显得是克服自然阻隔之后合乎情理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在向明朝展示其航海技术与胆魄实力, 以使通商诉求顺利获得回应。这番对未来海上航路的畅想, 体现出英格兰人对于财富的敏锐嗅觉。这种“嗅觉”实质上是一种将海洋空间视为可计算、可占有、可转化为利润的想象方式。正如雷利 (Walter Raleigh) 爵士所言: “凡能支配海洋者, 便能支配贸易; 凡能支配世界贸易者, 便能支配世界财富, 并由此支配世界本身。” (325) 海上航道被等同为财富通道, 航海能力被折算为进入贸易网络的资格。

这种不畏艰辛寻求通商的表述直接服务于“勇于探险”“世俗务实”的英格兰海洋民族形象建构。首先, 国书极力表彰英格兰人的冒险精神和开拓勇气: 面对“未知之海”与“大洋冰封、寒极难抗” (Liu 296) 的极端环境, 英格兰探险者百折不挠, 始终不放弃对海上航道的探索。这种自我描述与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象的共同体”不谋而合。安德森指出: “即便最小的民族, 其成员也永远不会认识绝大多数同胞, 甚至不会与他们见面或听闻其名, 但在每个人的心中, 都活着一种他们相互团结的想象。” (6) 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厚的、平等的同志情谊”, 正是这种“兄弟般的团结, 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愿意为这种有限的想象而牺牲生命” (7)。以此观之, 国书中的航海探险正是一种“英雄业绩的共享叙事”, 借此塑造出一个坚忍不拔、勇于进取的英格兰民族共同体形象, 不仅强化了国民的自我认同, 也为英格兰在国际秩序中寻求贸易权利提供了话语支撑。其次, 国书展现出英格兰与天主教列强截然不同的世俗价值取向。16 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在东方的活动常以传教为号召, 经济贸易伴随宗教扩张。而国书“以明确的贸易为导向” (Liu 13), 几乎完全是世俗化的商业措辞。女王的自称头衔虽含“真实基督教信仰之最强有力保护者伊丽莎白” (秦国经、高换婷 20)、“国教守护者” (Liu 295) 这样的基督教固定套语, 但并未在国书中发挥宗教外交作用。这表明英国在宗教改革后与非基督教文明接触时, 有意剥离传教诉求而强调务实合作的立场。在三封国书中, 伊丽莎白隐去了任何试图改变中国宗教的意图, 仅以“吾等谨付陛下于永恒上帝之守护下” (296) 这样无教义色彩的礼貌祝祷结尾。这种世俗外交立场有利于消弭中国对西方传教企图的疑虑, 将英格兰人区别于“来传教、掠夺和征服” (肯尼迪, 《英国海上霸权》23) 的其他基督教势力。借此, 女王将英格兰塑造成

中国可以接受的世俗贸易伙伴。

概言之，三封国书借助自然与互惠话语，试图赋予其对华贸易诉求以合法性，并通过“西北航道”的探险叙事彰显航海实力，从而完成了“勇于探险”“世俗务实”的英格兰海洋民族形象自我塑造。这是英格兰在打破贸易垄断、拓展海外市场的现实压力下，为适配自身经济需求而展开的跨文化外交尝试，亦折射出中英两种文明在贸易观念与外交逻辑上的碰撞。

### 三、外交挫败、历史记忆与象征性遗产

历史上，三封国书均未能抵达中国，象征着伊丽莎白一世对华外交尝试的挫败。1583年，当纽伯里(John Newbery)一行携带首封国书，抵达葡萄牙控制的通商枢纽忽鲁谟斯(Hormuz，今霍尔木兹)时，旋即被葡萄牙当局作为间谍逮捕，随后神秘失踪，国书也未能送达中国。1596年，伦敦商人艾伦(Richard Allen)与布罗姆菲尔德(Thomas Broomfield)奉命携女王的第二封国书，随伍德(Benjamin Wood)率领的三艘舰船出航。然途中船队因风暴而失散，其中伍德一支在今缅甸海岸遇难，幸存者旋即遭西班牙人杀害(Allinson 216-17)，国书递送再次失败。1602年，韦茅斯(George Weymouth)受东印度公司委托自伦敦启航，继续探索通往中国的“西北航道”，并携带第三封国书。由于严寒、浮冰与风暴的阻滞，加之船员屡次叛乱，韦茅斯被迫于当年8月返航，第三封国书亦未能送达(210)。三次失败表面上是因为航路条件的不利，但考虑到中英双方在经济基础和观念制度上的结构性差异，即便国书顺利送达，也难以促成实质性的通商关系。明代中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依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并通过朝贡体系彰显皇权的道德优越与恩赐秩序。英格兰则将海洋视为联通世界的通道，把世界视为潜在的贸易市场——“贸易融入血脉，整个世界都可以是其市场”(Liu 21)。基于此根本分歧，伊丽莎白一世的对华外交注定难以成功。

虽然三封国书未能促成实际贸易，但为英国对华认知奠定了“平等主权—互市正当”的话语框架。这些国书反复暗示英格兰的独立主权，强调贸易应当惠及双方臣民，将通商表述为利益与权利共享的活动。这种表述并未随外交实践的受挫而消失，反而形成了一套可被后世继承、改写的话语资源。如在外交礼仪上，英方倾向于将国际交往理解为自然平等的主权者互动，因此把跪拜和叩头等朝贡仪式视为对主权平等原则的否定。后来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在觐见乾隆皇帝时刻意以单膝跪礼取代屈膝伏地的叩头礼(Hevia 1)正是对这一观念的践行。在此基础上，18至19世纪，英方得以频繁援引这些普遍主义话语，争夺针对中国的交往规则与秩序解释权。在此意义上，三封国书所呈现的伦理化通商修辞已超出具体历史情境，接近于一套可被反复挪用的合法性话语，并随权力的变化而被征用。当英方无法撼动东亚秩序时，这种“平等”“互惠”的表述便是其谋求通商权益的策略性修辞；当英方力量占压倒性优势时，这套普世话语便沦为以西方规则裹挟中国主权与交往秩序的殖

民工具。本文的关注点并非上述话语的合理性，而是尝试揭示其被不断挪用、重构并最终服务于西方殖民扩张与霸权建构的政治本质。正如新历史主义指出的，文本不仅是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其再生产的参与者（Myers 31）。国书最终虽未抵达北京，却已在英国的权力和知识网络中预演出一个“可对话的中国”。在这一由文本建构的想象性空间中，英方尝试以欧洲君主交往的范式重构对华关系，使“不经朝贡而直接开展贸易”被表述为一种可欲且可行的安排。它虽未铸就平等互市的现实，却留下了一套可被后人不断沿用、改写与强化的论证，从而成为英国对华外交的重要先声。

三封国书并未因外交上的失利而被历史遗忘，反而在英国的档案体系与出版网络中获得了新的生命，成为其民族记忆的一部分。16世纪末，哈克路特在他编辑的《英国民族重大的航海、航行、交通和地理发现》（*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中收录了大量英国与远东交往的记录。其中1583年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被刊印在该书第五卷，1596年的国书则被刊印在第十一卷。这使得伊丽莎白一世的外交尝试不至于湮没无闻。哈克路特的读者多为商人、探险家和政治精英，他们从中汲取灵感，继续推进远东航海事业。随着英国海外扩张的推进，17世纪初的英国诗人戴维斯（John Davies）创作了“来自中国皇帝的回信”（Allinson 209），表明英国人一直没有忘记早年的努力，并仍以各种方式想象中英交流的情景。当18世纪末英国启动对华正式外交时，这段历史再次被提起。对英国而言，档案中的国书成为其塑造外交连续性的记忆场所。诺拉（Pierre Nora）指出，记忆场所是指那些通过保存和纪念而成为集体记忆载体的事物（7-12）。三封国书恰好具备了记忆场所的特质。正是由于国书未能抵达中国，它们才更容易被纳入后世的回溯性书写，被建构成英国早已尝试进入中国的证据，从而拉长英国对华交往的历史，为其后续对华举措提供了服务于侵略意图的历史溯源。1986年，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II）正式访华。在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会晤时，女王特别将其作为国礼赠予中方（新华网）。至此，迟到数百年的国书终于抵达了中国。尽管晚了几个世纪，国书却见证了中英两国关系在断裂与延续之间的复杂演变。它所象征的并非早期两国交往的成功与否，而是那些曾被错置、延宕甚至误读的历史可能性。总而言之，这三封国书虽未送达，却通过文字和记忆在英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构筑的话语框架、激发的民族想象和储存的历史经验，皆成为理解英国如何在不断调整自我定位中走向世界的重要历史文本。

伊丽莎白一世致万历的三封国书既属近代早期英格兰打破地缘僵局的外交尝试，亦是其构建海洋民族身份的文本实践。面对彼时中英地位悬殊的现实，英方借助精妙的修辞策略与考究的文书形制，在礼敬与诉求之间进行语用协商，以欧洲君主交往范式暂时悬置朝贡框架。国书将商业互惠定位为符合自然法的普世权利，将对新航路的探索升格为英格兰民族勇于进取的民族特质。由此，英格兰得以在想象的对话空间中消解现实权力的不对等，塑造出独立

主权与海洋民族的自我形象。国书作为一种记忆场所留存于英国的历史档案与民族意识之中，深刻影响了后世英国对华交往的底层逻辑：它预设了所谓以主权平等和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观，为日后英帝国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最初的合法性话语。需要指出，这种普遍主义语言并不天然中立。它既可在权力不对等的场域中遮蔽结构性差异，也可在后续历史语境中被重新编码为对非西方秩序施压的修辞资源。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llinson, Rayne. "The Virgin Queen and the Son of Heaven: Elizabeth I's Letters to Wanli, Emperor of China." *Elizabeth I's Foreign Correspondence: Letters, Rhetoric, and Politics*, edited by Carlo M. Bajetta, et al.,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209-28.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2006.
- Chen, Jian. "Interaction beyond Imagination: English Policies toward China and Navigation under Elizabeth I." *National Maritime Research*, no. 1, 2024, pp. 1-16. [陈剑:《跨越想象的交往: 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政府的对华政策与航海实践》, 载《国家航海》2024年第1期, 第1-16页。]
- Fairbank, J. K.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 no. 2, 1942, pp. 129-49.
- Grotius, Hugo. *Mare Libervm sive de Ivre Qvod Batavis Competit ad Indicana Commercica*. Translated by Zhongfa Ma,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13. [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 马忠法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Hevia, James L.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ke UP, 1995.
-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 Translated by Baocun Wang, Qiusi Press, 1988.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 王保存译。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8。]
- .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Translated by Meng Liu, CITIC Press Group, 2025. [肯尼迪:《英国海上霸权的兴衰》, 刘萌译。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5。]
- Liu, Xin. *Anglo-Chinese Encounters before the Opium War: A Tale of Two Empires over Two Centuries*. Routledge, 2023.
- Myers, D. G. "The New Historicism in Literary Study." *Academic Questions*, vol. 2, no. 1, 1988-1989, pp. 27-36.
- Neighbors, Dustin, and Natacha Klein Käfer. "Zones of Privacy in Letters between Women of Power: Elizabeth I of England and Anna of Saxony." *Royal Studies Journal*, vol. 9, no. 1, 2022, pp. 60-89.
- Nora, Pierre.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no. 26, 1989, pp. 7-24.
- Qin, Guojing, and Huanting Gao.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Macartney: A Record of Britain's First Diplomatic Mission to China*.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1998. [秦国经、高换婷:《乾隆皇帝与马夏尔尼: 英国首次遣使访华实录》。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1998。]
- Raleigh, Walter. "A Discourse of the Invention of Ships, Anchors, Compass, &c." *The Works of Sir Walter Raleigh, Kt.*, vol. 8, Oxford: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829, pp. 317-50.
- Said, Edward. *Orientalism*. Vintage Books, 1978.
- Skinner, Quentin. *Visions of Politics, Volume I: Regarding Method*. Translated by Tao Wang, et al., Commercial Press, 2024. [斯金纳:《政治的视野·第一卷: 论方法》, 王涛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4。]
- Sowerby, Tracey. "Sovereign Spaces: Mise-en-page and the Politics of English Royal Corresponde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Renaissance Studies*, vol. 35, no. 3, 2021, pp. 386-402.
- Xinhuanet. "A Handwritten Letter from England's Elizabeth I to the Wanli Emperor." 9 Feb. 2015, 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2/09/c\_127474567.htm. [新华网:《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写给万历的亲笔信》, 2015年2月9日。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2/09/c\_127474567.htm。]

◇责任编辑: 吴晋先

FLC

文 明 研 究

## 寄语

◎ 阮炜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文明”已成为流传于市井坊间的高频词,“文明研究”的概念也渐渐为学界所接受。

所谓文明,既是一种跨越世代的信仰与思维模式,也是跨越世代的持有特定信仰及思维形态的人类集群。文明是人类进入城市阶段的产物,往往有辽阔的疆域、庞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涵盖多个族群、多个国家及相应语言文字,有发达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科技,有完备的政治架构、经济形态、法律制度、社会结构和军事组织,以及其他与这一切密切对应的精神与物质表现形式。文明有其意志要表达,有其历史使命要完成。任何一种文明,都自有优长和短板,有兴衰荣枯的过程。它们既可能与其他文明进行和平互动,也可能发生冲突甚至战争。而所谓的文明研究,正是一种把上述人类现象作为考察、分析和评判对象,对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世界各文明尤其是主要文明做出恰当的审视和评价,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作贡献的学问。

谈及文明,很难绕开“文明冲突”这一命题。无论是中西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经济摩擦,还是伊斯兰世界与欧美社会的龃龉与对立,乃至举世关注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等,均可被归入文明冲突的范畴,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研究的热点。尽管如此,文明研究不应一味追逐热点,还需扎实做好沉潜功夫,构建深邃的历史意识与宏大的全球视野。从古至今,文明之间不仅有冲突和战争,更有和平交流,科学技术、文化理念、制度及习俗等的互鉴便借以发生。正是在诸如此类的互动中,各大文明得以取长补短,不断完善自身。而人类整体生存状况也得以不断提升,演进至今日之格局。

在形形色色的“冲突”之外,文明研究还理当深入“文明”概念的内涵、各文明的起源及其基本精神特质,以及文明间力量的消长及其动因等关键问题。进而言之,文明研究需要致力于研究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无论其形式是和平的还是冲突的——并预判各文明的未来走向。为此,有必要使用“文明规模”“文明力”“文化—技术能力”“文明的基本特质”等概念工具。

文明研究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学、哲学、宗教学和人类学研究,也有别于国际政治、

经济和通常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它是一门跨学科、比较性、综合性的学问，旨在从整体上把握各文明在历史、哲学、宗教、社会、政治、文学、艺术上的来龙去脉、历时与现时表现，或者说，基于已有的认知框架，对这些内容进行系统性、总体性的分析、鉴别与价值评判。文明研究虽吸收各学科的具体成果，但其核心关切在于各文明的基本特质和规模性，各大文明的长时段互动、互鉴、传承与播散，以及它们对人类历史走向的结构性影响。在此过程中，文明研究还将尝试揭示文明发展变迁的内在规律。

文明研究是具有一定学术深度的宏观研究，甚至是一种需要适当采用“上帝视角”的学问。同时，它又与现实紧密相连，与每个中国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中西贸易博弈、技术竞争乃至其他冲突日益频繁的今天，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研究领域正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言之，文明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鉴往知来，帮助正在走向和引领世界的中国人对未来的全球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状况形成更深入、更准确的认知，能更清晰地理解其他文明，并借他者之镜更深刻地认识和丰富自己的文明，最终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本文明研究专栏的四篇文章，从文明内涵、冲突、互鉴到未来图景，层层深入，立意高远。它们不仅为理解各文明的历史脉络与现实互动提供镜鉴，更致力于推动文明对话。期待读者能从中获得思想启迪，共同思考我们应如何塑造人类世界的未来景观。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 文明碰撞中的古今之辩

◎ 任剑涛

**内容提要:** 文明碰撞是人类历史的基本现象,并在进入现代以后呈现出全新的特点,成为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发挥颠覆性作用的撞击事件。这既促成了西方国家比较文明研究的热潮,也让后发现代文明的非西方地区出现了曲折的古今之变。古今之变这一概念是一种凸显人类历史剧烈变化的分析模式。遭遇现代文明的中国,长期存在将古今之变转换为中西之争的思潮。这中间存在认知误区。中国的古今之变固然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影响,但也受其文明内在脉络的推动。中国文明有着认取现代文明的历史基因,因此展现出强大的现代适应性。因此,当下的我们可以透过中国现代物质文明在面对冲击时的一再迅速夯实,看到中国文明融入现代文明洪流的大势,以此塑造成熟的文明心态。

**关键词:** 文明碰撞 古今之变 古今之辩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1-0042-12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4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1.005

**Title:** The Ancient-Modern Debate i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bstract:**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s a fundamental phenomenon in human history. In the modern era, this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modern civilization's subversion of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ern world, this dynamic is where research interests in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 studies originate. In the non-Western world, this dynamic has precipitated convoluted transitions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China's historical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is often understood solely under the binary framework of Western influence and Chinese reception. Even though Western influences on China were historically true, they were not the only sources of Chinese modernity, which was simultaneously driven by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xperiencing rapid material advancement in its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China is integrating in the world of global modernity, which requires a more dialectical mindset that complicates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Keyword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cient-modern transformation, ancient-modern debate

**Author:** Jiantao Ren, Professor,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在诸文明体间的接触交流中展现的,但文明体间的剧烈碰撞却是在现代进程中体现出来的。因为古代文明体间的碰撞在规模和影响力上都无法与之相比。比较文明史研究表明,现代文明史是一部伴有显著进步与悲壮冲突的历史,这启发人们意识到文明

发展的古今之变。古今之变既是文明历史的巨变，也是引发文明间争辩的话题。它表明文明的古今之变不是一种切断文明历史的存在论断言，而是一种促使人们醒觉文明形态变化重要性的分析视角。基于此，旨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古今之辩，便具有不可小觑的重大意义。

## 一、比较文明的兴味

比较文明史研究表明，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绝对区隔的。如果说在全球化时代，文明间的碰撞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那么在古代尤其是文明发生时期的人类社会，即使交通不便、来往受限，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也不绝于缕。比较文明史大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既指出了中西两大文明体系间的阻隔，又道出了二者的相互影响，“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可看作是彼此独立存在的文明。西方文明‘附属于’希腊文明，由于宗教的关系又同叙利亚文明有很大的牵连，因为基督教根植于我们称之为‘希腊—叙利亚文化复合肥料’的基础之上。相反，中国文明却与任何先前的文明没有什么‘密切的瓜葛’，虽然在其历史过程中接受过出自外国的佛教，但佛教与基督教在起源上还是有所不同的”（50）。同时，汤因比还将后来的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也归入“希腊—叙利亚文化复合肥料”所滋养的文明体系，而将朝鲜文明、日本文明、越南文明归于中国文明体系。这无疑强化了关于两大文明体系中各分支文明相互影响的论述。

文明碰撞的巨大突破出现在人类社会的现代阶段。之前相对隔绝的中西文明开始出现大规模、日常性的接触、交流、互动与融合。尤其是19世纪以降，西方对国际资源与市场的强烈需求，推动其大举东进，从而引发中西文明的剧烈碰撞。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见证了西方文明的自我调整，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冲击的接受，又见证了急遽的现代转变。以前者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意识到自身文明的严重危机，于是“西方的没落”这个由德国历史理论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所阐释的话题成为学术界的轰动性论题。他以文化有机体的主导观点看待生机勃勃的文化发展与逐渐走向衰颓的文明形态，审视古典文明与西方文明，并认为后者已经将其文化能量释放殆尽，明显走向没落：

在这些没落中，古典文化的没落，我们了解得最为清楚和充分；还有一个没落，一个在过程和持久性上完全可以与古典的没落等量齐观的没落，将占据未来一千年中的前几个世纪，但其没落的征兆早已经预示出来，且今日就在我们周围可以感觉到——这就是西方的没落。（吴琼 32）

斯宾格勒的宣称可以被视为西方丧失文化活力之后的文明诊断。它是预测也是示警，更是对所有文明命运的断言。西方文明是否如其所言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文明是否都难以避免如生物有机体般的生死宿命。这一方法理念或许更有助于人们审视不同文明体的处

境与命运，无形中推动文明研究的开展。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所展现的比较文明研究进路，有助于人们从更为广阔的人类文明史背景去审视文明的兴衰起伏。首先，和斯宾格勒不同，汤因比对自身文明体的衰颓处境没有那么感伤的预言，而是表现出对文明史总体图景的勃勃兴致。其次，汤因比试图勾画总体人类文明史图景，而斯宾格勒着重关注西方文明的前途与命运。再次，汤因比对所有文明体的兴衰起伏大都给予同样的关注，而斯宾格勒集中关注西方文化或文明，无形中降低了后者对比较的兴趣。最后，斯宾格勒对文化的活性期待与文明的衰退断言，过于倾向对生物有机体命运的刻画，反而缺乏对文化与文明的人文活力的应有关注。

文明的比较理念是所有文明体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运用的基本理念。在古代，受到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制，中西两大文明体系之间的直接互动较少，主要经由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这个中介，且主要发生在西亚北非-欧洲板块与远东板块两大文明体系内部的分支文明间。中国文明史上对华夷关系的甄别，以及在天下体系中对中央之国与“周边”朝贡国关系的环形定位，便是对古典文明体内文明发展高下与野蛮性和文明性的严格区分。

15世纪末新大陆的发现，尽管打破了主要大陆板块间的隔绝状态，但文明体系间的日常性交往时代尚未到来。世界体系在19世纪之前整体处在萌芽状态，到19—20世纪方有显著发展。殖民之手强行将地区界限打破，让世界各地无一例外地被纳入世界体系之中；战争之手则摧毁了民族国家的壁垒，开拓出全球市场且催生出广泛的国际法体系。曾几何时，在中国文明史上，这样的世界体系被称作“天下-朝贡”体系。尽管其圈层结构理论上可以无限延展，但在现实地理上则基本限于东亚、东北亚、东南亚与中亚的有限范围之内。而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野蛮扩展，真正将曾经长期隔绝开来的地球整合为“地球村”。

现代文明在打破地域界限的空间中生成。当人们接触到更大的地理空间后，西方社会率先意识到中国文明所具有的借鉴价值。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如伏尔泰便将中国视为一个理想的国度，称孔子为宽容之人(陈宣良 90-96)。这种推崇可能与真实的中国有着不小的距离，但并不妨碍文明间资源的借取及由此而来的对西方文明发展的推动。这可以从英国工业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取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有论者甚至将中国视作“英国工业化的原型”(霍布森 173)。虽然这样的中西比较与文明互鉴好景不长——19世纪的黑格尔已经将中国思想视为哲学史前史，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后，西方更是将中国视为贫穷落后的国度——但从比较文明的角度看，这只不过是中西之间的师生关系翻转了而已。彼时的中国面临现代文明的全方位挑战，需要以类似18世纪法国人、英国人对中国的谦恭姿态，来吸取西方国家的现代文明成果。如此处境虽然是对中国人自尊心的严峻挑战，但比较文明所呈现的物质与精神情形，让人们不得不理性认取现代文明。近代以降的中国历史表明，这种认取尽管充满悲剧色彩，却有力推动了中国从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承认自身文明的客观局限，正是中国的古今之变能够逐步实现的强劲动力。以上是比较文明的现代历程展现给世人的不同景象。

## 二、古今之变与古今之辩

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在文明发轫之际就存在，却直到文明释放自身的族群与地域特色后才逐渐显现其丰富内涵，并在全球化时代充分展现其多维面目。文明发展的变化趋势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界，判然分出古今两个不同的人类文明基本形态，此即为习称的古今之变。古今之变是一个广为人诟病的命名，因为古今不过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不存在与古代文明毫不相干的现代文明，也不存在与现代文明全无关联的古代文明。同时，古代文明不是被时空隔绝的文明遗迹，而是从不同角度一直在影响着现代文明的活的形态。因此，所谓古今之变，不过是人为切割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说辞，认为人类文明史由绝对分离的、静止的古代文明形态与现代文明形态所构成。这一批评有其深厚理由。无论是从历史还是逻辑的角度，完全分割古代与现代都不能成立。就前者而言，人类文明史乃是一部从古至今从未间断的发展演变史，现代文明由古代文明发展演变而来，古代文明逐渐孕育了现代文明，不存在一个古代与现代互无联系的人类文明形态。以后者论，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不过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阶段的文明形式，如果将其切割开来，两者都将失去助人理解的参照系。

但需要指出，尽管古今之变在存在论意义上割裂了人类文明史，但它仍能成为广为流行的命题，是因为其在理解人类文明史中的认识论意义。换言之，古今之变是认识论命题而非存在论命题。后者将古今视为人类文明独立自存的两个文明形态，而且内含今胜于并高于古的意味；前者指古今不过是为了界定人类文明发展不同阶段的命名而已，是为了更为便利地观察不同阶段人类文明的特点，并用以凸显其类型特征。它不仅不会切割一部整全的人类文明史，反而可以在人类文明史的整体框架中定位古今文明类型。作为认识论命题的古今之辩，是理解人类文明史必不可少的分析性工具：一者，它有助于理解人类文明的大结构，即前国家阶段的文明创制、古代阶段的文明发展、现代阶段的文明情景。因此不至于将人类文明史看作一个没有阶段特性或类型特征的无差别的、自然的延伸过程。二者，它有助于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时间节点，聚焦大事件而非将所有大小事件等量齐观、混为一谈，从而为理解人类文明提供一个由大事件串联的整体线索。三者，它有助于人们依托漫长的过去即“古代”，理解当下或“现代”。没有过去或“古代”这个不可或缺的参照系，当下或“现代”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的就无从知晓；依托“古代”文明，人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在其中生长出来的“现代”文明是怎样的文明类型。

将古今之变作为一个认识论命题，不等于可以将其与存在论命题即人类文明的事实性发展完全脱离开来。作为存在论命题的古今之变，与作为认识论命题的古今之辩，是既相别又相关的两个命题。前一命题强调的是人类文明古今变化的客观过程，后者注重的是面对古今之变的人类文明演变过程所采取的主观态度。前者是事实描述，后者是价值评价。关于前者的争议会比较和缓，针对后者的分歧则非常巨大且对峙性较强。

文明史上的古今之变是一种呈现梯度特点的、漫长的变化过程。所谓梯度变化，是指该变化是所有古代文明发展的总体进程，但因不同文明体在现代特质上各有差异，展现出走向现代文明的显著梯级：无法走向现代的古文明消失了，转向现代文明迟缓的被挤出了文明发展的主流，只有极少数缓慢但明确转向现代文明的古代文明成长为人类文明的引领者。其间，不同文明体和各大地域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线索。就此而言，晚明以降，随着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士大夫开始广泛接触和学习西方文化。尽管此时由传教士带入的并非西方现代文明在当时的最新成果，但是汤因比所遗憾的中西文明缺少建制性、规模性接触的历史依然出现了突破，并由此开启了人类文明真正的大碰撞时代。晚明中西文明的接触，总体上是一次相当平和的文明碰撞，没有引发文明冲突，当然也没有促成中国文明的现代突变。惜乎朝代之变，导致晚明开启的中西文明接触和交流的中断。从中西文明碰撞来讲，这已经是元朝的中西文明交流中断之后的第二次遗憾（向达 52）。可见文明碰撞并不是那么容易广泛而持续地展开并有力促进文明转向的。

到清代中晚期，现代西方文明大规模进入中国，中西文明强力碰撞的历程真正开启。两个极为重大的变化呈现在人们面前。一是“西学东渐”。翻译西书基于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以留美幼童为代表的留学生群体成批派出，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使者；大量现代西方文明成果随着西方人的到来而进入中国。二是广为人诟病的“西力东渐”。西方军事力量随西方文明东来，侵入中国经济领域，掠夺资源，并造成中国政治力量明显衰变。这是西方文明依靠其硬实力推动的中西文明碰撞，悲剧色彩甚浓。中西文明碰撞，硬实力碰硬实力，中国文明败下阵来；软实力碰软实力，中国精神文明需要重建。西方文明以硬实力展现软实力，以软实力强化硬实力，结果让中国文明在总体上呈现出“没实力”。当文明间单纯以实力论高下之时，便不可能展开任何有效的对话。

明清之变让中国文明的内生动力减弱，使得中国文明在清代中晚期的文明碰撞中主要依赖外源动力实现现代转变，进而导致文明间的真诚对话缺少理性支持。这不仅让中国的古今之变更为艰难曲折，常常引发“进一步退两步”的悲壮后果，也让古今之辩显得更加山重水复。“西力东渐”引发的持续不断的屈辱记忆，让中西文明碰撞的不快历史挥之不去，也让中国文明对现代文明的深度接受变得异常反复。“西学东渐”对中国文明的传统价值理念与知识世界构成重大冲击，这让其按照既定文明轨道前行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无可避免地要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重组。

如果古今之变对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说是持续的冲击，那么古今之辩就是思想市场上一场针锋相对的长期竞争。古今之变是不同文明载体间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直接对抗的过程——并非温和的社会变迁，而是风暴般的剧烈转型——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大大小小的悲剧事件。古今之辩则是一场场激烈的思想文化争辩。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诸多战争与对外碰撞，给中华民族既带来了深重的现实灾难，也造成了心灵的重大创伤。几

乎同时发生的古今之辩，则让中华文明的长期自信受到重创，陷入持续不断的古今之争与中西之辩的泥淖。古今之辩所面对的悖谬处境是，如何在确立中国文明主体立场的同时认可现代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这是一个很难采取模棱两可态度、似乎无法协调折中的难题，也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多次激烈的古今之辩的原因所在。当下这种处境仍然存在。

晚清中国以降的古今之辩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传统、习俗与生活等众多领域，可谓无一遗漏、悉数纳入。政治上的专制与民主、经济上的工业与农业、文化上的开放与封闭、科学上的传入与自立、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教育上的启智与驯化、传统上的开放与保守、习俗上的开明与陈旧、生活上的自由与规训等，无不引发对立性的争执。如果说这些争论在今天看来已经陷入情绪化的对立定势，非此即彼的主张也已丧失其基本合理性，那么在两极之间重新衡量相关争执，也许对当下中国重循现代化坐标依然具有启发作用。当下，那种将中国与古代、西方与现代直接挂钩的主张，已经没有什么认同的空间，但中国仍旧处在古今之变的历史进程之中的观点，则不会引发多少争论。这是党和政府将中国式现代化确定为国策，而民间也认定现代化变迁是中国社会发展主流的深层理由。

需要注意，古今之辩的思想主调迄今未变，其核心问题仍是中国的古今之变究竟属于结构性变革还是功能调适，或者说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变究竟是西化取向还是传统取向。为中国文化现状与前景忧心如焚的学者强调：“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 and 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 and 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罗荣渠 417-18）论者所强调的中国文化本位，其实就是对晚清以降西方文化冲击的一个明确回击，以求树立一个从中国出发理解现代变迁的特定视角。这一诉求有其道理，却可能成为扭转中国现代进程的一种态度：因为不腾开中国传统的地盘，现代文明就缺乏生长的空间。唯有先对传统“矫枉过正”，再行矫正，方可实现中西文化与文明的合理交流与交融。

因此，陈序经与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和充分“世界化”的主张，以取代中国文化本位论。陈序经认为：“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中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罗荣渠 384）这既是因为彼时的西洋文化比中国文化更“进步”，也因为西洋现代文化是当时世界的趋势（385）。考虑到“全盘西化”过于激进，胡适认为有必要将之修正为“充分世界化”。一是因为“全盘西化”过于绝对，不够现实；二是因之会陷入琐碎的争论，而无法把握中国文化现代转变的大局。因此胡适强调：“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罗荣渠 592）胡适之论虽有技巧性考量的嫌疑，但确实发挥了既规避挑衅

国人自尊，又凸显中国古今之变走势的作用。于今而言，类似的阐释仍然需要做相关性思量。

古今之变与古今之辩，并非由中国独自体认的痛苦转型，而是现代化原发内生的西方社会与后发外生的非西方社会所共同体认的艰难处境与思想困局。在西方社会内部，关于“古今之变是否值得”所引发的古今之辩，导致了古典学与现代性的对抗式发展<sup>[1]</sup>。在非西方社会，固守自己的传统文化与接纳输入的现代西方文化，两者也一直处于僵持不下的对峙状态。这一点不仅在东亚的日、韩，也在南美诸国的现代转变进程中展现出来<sup>[2]</sup>。

### 三、认取现代文明

在古今之变大变局中，文明结构出现了三大显著转变：物质文明上以工商文明替代农商文明，制度文明上以法治取代专制，精神文明上以自由代替奴役。就第一方面而言，农业时代的低水平发展使得丰裕生活几无可能。同时，因为休闲时间有限，人们普遍缺乏高品质的精神生活。以古代中国为例，作为世界上最成熟的农商文明之一，唐代长安的东市便聚集了30万从商人口<sup>[3]</sup>，远超同时代的欧洲。但这种发达远不能与工商文明相媲美。工商文明所引发的最大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们不再受困于低物质水平的窘迫状态，二是开启了丰裕社会的历史进程。工商文明的生产能力让财富滚滚而来，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为生产者而生产，而是为市场交易而生产。一旦它由工业机制、市场力量呈现出来，就显现了卓越的财富生产能力。与一度领先世界的中国农商文明相比，工商文明表现出难以想象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麦迪森（Angus Maddison）明确指出，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值的37%之多（5）。尽管麦迪森的统计被人诟病，但它可以部分说明农商文明的发达足以支撑一个称雄古代世界的庞大国家，却仍无法让人免于匮乏。即使是著名的“康乾盛世”，仍可被称为“饥饿的盛世”（张宏杰 3-5）。可以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人类总体上处于物质匮乏及由此而来的精神贫瘠状态。

工商文明的发达不仅体现了人类社会由贫转富的整体状态，其商业德性也使人类文明获得极大提高。私有产权的法治保护，让人们不再完全受制于政治权力的随意支配；自愿交易的机制，让人们对立约与守约的契约精神深怀于心、践之于行；工商经济让市场的开拓从地方到全国再到全球，在开阔视野的同时让人们知晓文明体之间的取长补短和共同进步，从而驱动了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但仅限于对现代物质文明的认取，会将现代与传统文明、东方与西方文明的大碰撞限定在非常浅的层次，并诱发文明观察的“近视综合症”：人们会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泯灭人性的物欲追求，将国家强盛视为坚船利炮的强国事务，因此构成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在建国上的认知障碍。这是需要高度警觉的现代文明建构的缺损情形。

就第二方面而言，现代物质文明基础上的制度文明及由此开创出的现代生产方式，让文明水平显著提高。其中，制度文明的核心是限制国家权力，确立人民主权。控制国家权力长

期是人类文明的短板。人类社会一直在独裁统治与民主治理之间寻求一条由前至后的通道。前者是古代社会的流行统治模式，文明程度有限，主要依赖暴力支配逻辑发挥统治作用。“独裁统治的历史表明，不管统治者最初的意图是什么，独裁统治都会一成不变地堕落成压迫性的暴政”（戈登 17）。与此相反，立宪民主政治将国家权力或掌握国家权力的人约束在宪法和法律之下，其核心是以权制权。权力的“分割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机制不再让个人或群体独占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力，从而终结古代社会流行的大权独揽。这为启蒙时代的政治思想家洛克和孟德斯鸠所系统阐明。与此同时，大量存在的层级性社会组织如公司、教会、工会、大学，乃至不同层级的政府，也是规范或限制权力的力量（19-20）。成功地规范与限制了权力，提供了保障人类文明至关重要的制度条件。

在古今之辩中被认为是“保皇派”的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却是一个热烈秉持现代制度精神的先行者。他认为晚清中国改革的关键在于制度文明的建构：“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17）这是针对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物质器物改革主张而提出的制度变革理念。晚清的宪政改革尝试有声有色，展现出中国接纳现代政治文明的势头。辛亥革命之后，尽管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但是人们已经意识到揭露帝制复辟危险的重要性。诚如陈独秀所言：“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127-28）这就将政治制度的古今之变转换为古今之辩，并且自觉意识到推翻帝制、维护共和的理念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

政治文明的古今之变远比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替代所发生的震荡作用要大。在整个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权力大多是以武力取得并世袭下来，权力行使的文明程度自然不高。自1215年英国贵族与约翰王（John I）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以降，英国人不断与权力斗争，终于在长期持续的韧性斗争以后，在1688年成功将君王约束在法律之下。从此，暴力性统治让位给同意性统治，人类的政治生活以商议和妥协作为基本议决公共事务的方式。

就第三方面而言，建立在自由、宽容与友爱基础上的社会文明的进步，是现代文明的另一大成就与显著标志。像宽容这类古今之辩主题，一度被认为是基督教世界的特定议题，且是社会环境从专断转向宽容的唯一案例。但只要采取君主专制政体，社会就很难确立起自由、宽容与友爱的精神。因为非经同意取得的权力，一定不会被宽松地行使，即使偶有宽仁之君，也难有长期表现。以著名的唐太宗为例，他早中期的开明与晚年的行为恰成鲜明的对照。唯有成功规范或限制权力的国度，权力才会宽容对待那些跟自己理念、行为取向不同，甚至相反的观念与实践，由此承诺一个跟国家权力并行不悖的社会，促使社会逐渐形成群己权界，让人学会与异己的相处之道。从西方思想史线索看，17世纪的洛克从宗教维度提出了宽容命题，到19世纪密尔（John Stuart Mill）将群己权界划分开来，社会的宽容氛围由此形成，并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一个追寻个人自由的社会自然是一个宽

容的社会。“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密尔 14）。这样的宽容氛围，与广泛流动与交往的工商社会与限权机制是相吻合的。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社会，宽容都是一个普遍性难题。唯有超越完备性宗教、道德与哲学学说的偏执，宽容的社会氛围才会浮现出来，社会大众之间的友好相处、彼此善待才会成为常态。这并不是说现代文明彻底解决了宽容问题，相反，宽容问题依然容不得半点轻忽，否则就像限制权力会功亏一篑、工商经济会陷于危机一样，社会也会重陷不宽容的紧张状态。

固然，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区别并不限于上述三个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展现出塑造现代最强有力之手的能量，现代教育则是塑造现代人的有力机制，这都表明现代文明是社会诸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现代文明之所以值得整个人类社会认取，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富裕、多么激励人们的公共参与、多么理解不同于己的人群相异的生活方式，更不是因为西方社会一度展现出的足以让人类社会仿效而行的现代样板，而是因为它勾勒了不同于古代文明的新轮廓：人类社会费尽心机却长期没能限制住的权力，在现代文明中有了限制之法；人类社会长期无法取得的高速生产物质财富的办法，且促进全球范围财富的广泛流动问题，在现代文明中凸显出的工商经济生产方式下获得了实现；而人类社会长期深陷不宽容的宗教与道德氛围，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秉持不同信仰与信念的人群才有和谐相处的社会模式。认取现代文明，本质上是认同作为规范现代文明模式展现出来的限权、丰裕与自由。这是将古今之变转换为中西或其他地区之争的图谋所不能消解的、人类文明的根本突破。

#### 四、文明碰撞的基线

现代文明之所以推动了不同文明体间的激烈碰撞，正因其带来的立宪民主政治、工商经济与自由宽容社会，而此类社会对人类而言是一个值得身处其中的安宁生活空间。这似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表述。如果说现代文明社会是值得期待的社会样式，它为何不能实现各个文明体之间的积极认同，反倒引发强烈碰撞，并导致持续不断的悲剧性冲突呢？不宁唯是，为何这样的冲突不仅没有发挥现代文明原生体的自保作用，反而让其不断出现文明退化的迹象；进而让尝试引入现代文明的传统文明体久久无功，陷入进不能得现代文明真髓、退不能保古代文明遗产的尴尬状态？这是一个足以挑战现代文明认同的艰涩问题。

首先，现代文明并没有以它强烈的可期性，而成为全球竞相学习的模式。现代世界呈现出的文明景象，按照国人熟知的“三个世界”划分，有大致符合现代文明基本模式的发达国家，有部分吻合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基本不符合要求的欠发展国家。这些国家依次处在现代文明发展的高级、中级和低级阶段。这不是一个现代文明发展程度的梯级划分，而是一个关乎现代文明体之间究竟谁更优越或更加适合某一文明体需要的文明形态问题，因此也是一个

古今之变进程中能否迈进现代门槛的问题。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些没有进入现代文明的国家是否必须迈过这一门槛？难道不进入既定模式，它们就不是文明的吗？或者拒绝迈进设定的现代门槛，难道就不能发现另一条进入现代的独特道路？这些让人悬疑的提问，在逻辑上都无法给予断然的否定性回答，因为社会运行的逻辑假设空间一直是敞开的。同时，它也符合现代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基本标准，故而有其存在的深厚理由。这既是不同文明体间仍然保有碰撞的广阔空间的标志，也是其还具有积极互动可能性的现实处境。

但不可否认，前述三项指标呈现的现代文明模式，已经在近 200 年的全球传播史中呈现出最为强劲的跨文明或文明体认同迹象。这既是因为前述陈序经所说的现代文明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缘故，也因为它已经成为人生一世值不值得过的一个趋同答案。而一切试图纵容权力、限制市场、抵制宽容的文明体，无一例外陷入落后与野蛮之中，并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这一正一反的经验与教训提醒人们，虽然文明碰撞确实是人类社会无法完全改变的现实，但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确定无疑地展示出来了。

其次，面对文明碰撞的既定历史、现实处境与长远未来，人们应当着眼于文明自身的处境与改善，而不是文明体所负载的文明形态在前途与命运上正在接受何种挑战和遭遇何种悲剧性命运。这不是说应当忽略具体文明体的前途与命运，放任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文明竞争陷入恶性局面。文明碰撞肯定会将卷入的文明体送上不同的命运轨道：凡是锐意进取的文明体，会接受其他文明体的挑战并战而胜之，从而稳固文明碰撞的胜出者位置。这一位置不是指它具有轻慢对待或轻蔑以视其他文明体的优胜地位，而是指其取得了作为人类文明发展标杆的优势地位。源自西方文明的立宪民主、工商经济与多元文化，是目前为止具有示范作用的现代文明模式。这一模式也存在不少问题，民主的真实保障、工商经济的永续发展、自由宽容精神的健全化，都存在改善余地。不过这并非拒斥限权、拒绝工商经济与宽容理念的理由。

人们常将文明碰撞的古今之变转换为由各种理由支持的古今之辩，这是将社会变迁的客观处境转变为主观态度的结果，也是后发现代文明体中的国家掌权者与知识分子的有意选择。就前者而言，人类社会趋向现代文明这一发展方向是众所认同的结果。因此，尽管人们常常会醒悟这一过程在客观力量上的巨大与无以逆转，但人们依然可以依据自己的价值信念、制度偏好和生活习性对之加以拒斥。这一转换的一个基本结果是，人们更少关注社会变迁的客观态势，而更多关注社会主流人群的主观意愿。这就将影响文明碰撞阶段性甚至最终结局的因素，锚定在文明体的主流人群意愿之上。于是，后者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国家的掌权者当然习惯于那种人们充分信任自己的政治环境，这给予他们充分行使权力的空间；知识分子常常因为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无意地紧贴权力运作，而表现出一种与其为大众说话、不如为权力设想的思维定势。这两种人并非天生的坏人，而是因其身份角色规定性而来的知行定势使其无意识地维护既定的权力格局与知识定势。当他们认定手中的权力从来就是服务于人，所学知识用于权力就是服务于社会的时候，文明碰撞无论多么剧烈，都很难撼动其信念。为

了改变此种局面，需要将古今之变与古今之辩统合起来考量，既不要让两者成为各自独立运作的事务，也需要让两者间保持足够的张力，从而让现代文明发展的态势清晰地展现出来。

最后，文明碰撞的现实逻辑与理想逻辑需要适度区分。文明碰撞的理想逻辑是不同文明体及其所负载的文明形态在碰撞中共同进步，并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优化发展。但文明碰撞的现实逻辑常常由实力原则支配。尽管此处的实力既包括经济和军事这类硬实力（hard power），也包括所谓软实力（soft power）和巧实力（smart power），但这类说辞整体上是建立在综合实力的基础上。在曲折的现代文明发展历程中，人们一般会轻信实力之说，因为现代文明之稳固地确立自身，在其创制的原发地区已经给人以依据实力崛起与依靠实力延续的明确印象。因此，基于现实主义的现实原则成为人们认同现代文明的一个预设条件。其实，稍加分析便知印象之不确。这是因为在文明碰撞中，分出文明境界高下的并非实力原则，而是文明原则。在东西文明碰撞后，人们最终认同的不是强势一方的实力，而是深深契合人类文明精神的权利优先、限制权力、立宪民主、市场经济与多元社会。这是文明逻辑的胜出，也是文明自身向上提升的显著表现。单纯诉诸实力原则，是将文明限定在粗放的暴力展示与使用暴力的修饰技巧上面，是拉低人类文明水平的显著标志。尤其是现当代的文明碰撞是在原本接触甚少的东西两大文明间展开的，其各自积累的文明成果在碰撞中产生了积极互动，具有推高人类文明层次的强大力量。这是文明碰撞值得期待的理由所在。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看到了东西文明碰撞的消极面向，并预测“在21世纪初期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101）。之所以说这个断言是切合现实的，是因为人们确实观察到文明冲突的一些现象，因此循着亨廷顿的思路消极地看待文明的碰撞，并据此展开东西方文明优劣之辩，进而将古今之变僵化地理解为东西之变，又把东西之变固化在东古西今的评价性框架中。但如果对其揭示的东西文明冲突的消极面进行积极的理解，使得文明碰撞发挥推高文明程度的作用就是可期的。文明碰撞中固然存在互不理解的情形，存在可能的联盟与对峙的局面，但只要不任其滑向绝对对立，而尽量在碰撞中相互理解，管控冲突，那么文明的冲突就会被文明的交流互鉴所降解，文明的升华就会展现在人们面前，而满眼冲突的文明碰撞景象就不会赢得人们的认同。相反，一种在文明碰撞中升华文明的期待之情就会浮现出来，让人类社会共享更高级的文明成果。

#### 注释 [Notes]

[1] 不同意或反对现代文明的学者，将其理想指向与现代的失落或堕落完全不同的古典世界，莱因哈特指出，“在滚滚奔流、越来越宽阔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已疲于漂浮，于是就寻找某种不可动摇的东西，寻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和某种绝对价值，寻找一个岛屿。历经寻觅，最后，我们在古典的理想中找到了，把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确定为欧洲一切时代文化的理想。”参见刘小枫编：《古典学与现代性》，陈念君、丰卫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第153页。

[2] 全球范围内关于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争辩状况，可参见艾恺：《世纪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

成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 [3] 唐代长安的东、西市商业的盛况可参见：妹尾达彦，《唐代长安的东市与西市》，载樊英峰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第327-77页。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Chen, Duxiu. "The Resurrection of Yuan Shikai." *Collected Works of Chen Duxiu. Vol. 1*,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13, pp. 125-28. [陈独秀:《袁世凯复活》,载《独秀文存(一)》(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第125-28页。]
- Chen, Xuanliang. *Voltaire and Chinese Culture*. Capital Normal UP, 2010. [陈宣良:《伏尔泰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Gordon, Scott. *Controlling the State: Constitutionalism from Ancient Athens to Today*. Translated by Qi Ying, et al.,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2005. [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Translated by Qi Zhou, et al., Xinhua Publishing, 2013.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 Hobson, John M.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Translated by Jiandang Sun,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2009. [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 Kang, Youwei. "The Sixth Memorial to Emperor Guangxu." *Complete Works of Kang Youwei*, vol. 4, edited and collated by Yihua Jiang and Ronghua Zhang, China Renmin UP, 2007, pp. 17-21.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7-21页。]
- Luo, Rongqu, editor. *From "Westernization" to Modernization: Selected Essays on Cultural Trends and Development Paths in China Since the May Fourth Era*. Vol. 2.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2008. [罗荣渠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中册。合肥:黄山书社,2008。]
- Maddison, Angus.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Translated by Xiaoying Wu, et al., Peking UP, 2003.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Mill, John Stuart. *On Liberty*. Translated by Baokui Xu, Commercial Press, 1959. [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Toynbee, Arnold Joseph. *A Study of History: The One-volume Edition Illustrated*. Translated by Beicheng Liu and Xiaoling Guo,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00. [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Wu, Qiong.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he Alchemist of History and the Prophet of Culture—Spengler and His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by Oswald Spengler, translated by Qiong Wu,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p. 1-46. [吴琼:《译者导言 历史的炼金术士与文化的先知——斯宾格勒及其〈西方的没落〉》,载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1-46页。]
- Xiang, Da. *A History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Publishing, 2025. [向达:《中西交通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25。]
- Zhang, Hongjie. *The Famished Prosperity: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Qianlong Era*. Chongqing Publishing, 2016.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吴晋先

## 古叙利亚文明起源、空间及其概念建构与贡献

◎ 王新刚 张文星

**内容提要:** 古叙利亚是文明交汇的枢纽, 其独特的文明进程以复杂化城市社会的出现为标志。该文明经历了从早期内生发展, 到中期文化融合, 直至希腊-罗马时代多元统一形态成熟的阶段演进。“离心型”的地理结构塑造了其“弱政治、强文明”的发展模式, 疆域建构中的他者主义也深刻影响着其自身的发展路径。古叙利亚文明在航海探索、字母文字与一神信仰体系三方面的卓越贡献, 不仅体现了其作为文明枢纽的核心价值, 也为理解文明交往互鉴与当代区域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关键词:** 古叙利亚文明 城市社会 历史空间 文明贡献

**中图分类号:** K3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1-0054-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19JZD043)

**作者单位:**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1.006

**Title:** Origins, Spatiality,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and Contributions of Ancient Syrian Civilization

**Abstract:** Situated at a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s, Ancient Syria witnessed a distinctive civilizational process marked by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urban societies. Its evolution progressed through stages: from early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rough a middle perio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to the maturation of a pluralistic yet unified structure during the Greco-Roman era. A “centrifugal” geographical structure fostered a developmental model characterized by “weak political systems but strong civilizational influence,” while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ther” in its territorial construction profoundly shaped its historical trajectory.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of Ancient Syrian civilization in maritime exploration, alphabetic writing, and monotheistic belief systems not only underscore its core significance as a civilizational hub but also provide a valuable histor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ntemporary regional governance.

**Keywords:** Ancient Syrian civilization, urban society, historical spatiality, civilizational contributions

**Authors:** Xingang Wang,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China; Wenxing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China.

古叙利亚是古代西亚文明交往的枢纽。历史上的古叙利亚又称“大叙利亚”(the Greater Syria), 介于幼发拉底河、小亚细亚、地中海与埃及之间, 囊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及土耳其南部等国家与地区。独特的地缘特征既赋予古叙利亚对外交往的通达性, 也导致其在历史上长期缺乏强大的本土政权与明确的主体民族, 从而形成了一种以“包容与杂糅”为特质的文明发展路径。无论是古代的“丝绸之路”, 还是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 都将该地区视为关键节点。其文明演进中所呈现的融合性与延续性, 对理解整个东地中海世界的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 随着考古材料的涌现与研究视野的深化, 古叙利亚文明的整体性与独特性引发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旨在整合中外学界最新研究成果, 以城市的兴起与演变为脉络, 系统探讨古叙利亚文明的起源过程、历史空间的建构逻辑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特征与贡献, 以期推动对古叙利亚文明本体的深入认知。

## 一、古叙利亚文明的起源

文明即是线性视角下社会演进的复杂化, 而城市的兴起昭示着复杂化社会的出现, 并在人口规模、经济分工、社会分层, 以及城市网络等维度得到彰显。若以此为标准加以审视, 古叙利亚文明的起源可追溯至公元前三千纪中叶, 也恰好对应着西亚地区“第二次城市革命”(the Secondary Urban Revolution)。

前三千纪开始, 古叙利亚北部地区便出现复杂化的城市社会。以叙利亚北部的城市埃勃拉(Ebla)为例, 其所在的马尔迪克(Tell Mardikh)遗迹面积已达56公顷, 且城内分区明确, 卫城、下城区与防御设施一应俱全(Matthiae 36)。根据该城遗址出土的王宫档案(Ebla Place Archive)推算, 彼时城内人口可能高达4万之众, 已然具备早期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Pettinato 134-36)。

经济分工也伴随人口的增长、聚集而发展。档案文献详细记载了前三千纪后期的埃勃拉所具有的羊毛纺织、金属加工、宝石加工、合金冶炼等手工业生产部门(Pettinato 165-79)。同时, 埃勃拉每年征收16.9万升的橄榄油, 若以10%的税率估算, 其境内橄榄种植面积可能高达6,080~7,600公顷(Archi, “Culture” 345)。橄榄树从栽种到首次结果需5~6年的生长周期, 这意味着如此规模的橄榄生产不可能基于短期决策, 而必须依托长期的土地规划与投入。这种农业经济特征, 表明其背后必定存在一个具备强大资源调配能力的政治实体。

庞大的公共工程与具备强大组织能力的政治实体比肩而起。至前24世纪, 埃勃拉的权力集中程度进一步发展, 王国内已形成将村庄整合为行政区(ká), 并由领主(lugal)与监督(ugula)等官员管理的集权式治理体制(Archi, “State” 27)。这一体制的确立, 为超大规模公共工程的动员与实施提供了组织基础。以长墙(très long mur)为例, 该遗迹从埃勃

拉东南的拉格姆·萨万 (Ragm al-Sawan) 出发延伸到前黎巴嫩山, 长度超过 220 公里, 高 1.5 米, 各处宽度约为 0.8~1.1 米。如此规模的工程, 不仅印证了前三千纪中叶古叙利亚北部政治实体已具备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 还在实质上划定了定居农业与游牧经济的生态边界<sup>[1]</sup>。推动城市国家 (city-state) 向草原地带延伸的动因之一, 是地域国家对牧业资源的需求。城市化的发展扩大了定居社会对牧场、畜群和牧业产品的需求, 促使新兴地域国家着力开发干旱内陆地区, 从而将此前未被深度整合的边缘地区纳入其经济与政治体系中 (Wilkinson et al. 83; Porter 326)。有鉴于此, 长墙不仅是生态界线, 更成为国家力量向前推进的基地。权力的触角越过或依托这条界线, 催生出如拉瓦达 (Tell al-Rawda)、沙埃拉特 (Sha'rat)、苏尔 (Tell al-Sur)、沙库斯亚 (Shakusiyah)、希尔贝特·卡斯尔 (Khirbet al-Qasr) 等一批具有向心规划的新兴城市。因此, 这些城市天然具备双重身份: 它们既是核心政权汲取边缘地区资源的经济据点, 也是管理融合游牧和半游牧社群的组织中心。它们与长墙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控制与交往体系: 长墙是生态与政治意义上的界线, 而这些城市则成为跨越这条界线、连接地域国家与游牧和半游牧社群的门户与枢纽。由此, 一个以农业区城市为中心、以草原边缘城市为节点的互动性城市网络得以形成, 标志着以复杂化为特征的城市社会在古叙利亚的兴起。

尤为重要的是, 在古叙利亚文明的肇始阶段, 其生成逻辑呈现出鲜明的内生性特征。这一整套由长墙与城市网络构成的系统, 其首要功能是管理和整合本地区的生态多样性, 其发展动力主要源于与邻近草原地区和杰济拉 (Jezirah) 等所谓边缘地区的互动与融合, 而非远距离文明中心的辐射。向心性规划的圆形城市在该区域的涌现与扩散, 正是这一内生进程的有力佐证。相比之下, 同时期来自巴比伦尼亚与尼罗河流域等文明核心地区的影响, 则居于次要地位。

综上所述, 如果以复杂化的城市社会这一现象作为文明的标准, 那么早在公元前三千纪中叶, 古叙利亚地区已经在人口规模、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和政治权力等维度达到了文明社会的标准。一种根植于本土、具有内生动力与独特形态的古叙利亚文明已经清晰地呈现在历史图景中。

## 二、古叙利亚文明的空间及其概念建构特征

古叙利亚文明是其独特的历史空间的产物。此空间既包括实际的地理环境, 亦包含内外观察者对其空间概念的建构与认知。两者都不约而同地反映出古叙利亚文明中的他者主义特征。

古叙利亚的空间具有两大突出特征: 内部地理单元的破碎性与对外连接网络的通达性。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离心型”的地理环境。这不仅深刻影响了古叙利亚的政治格局, 使

之长期处于“弱政治”地位，也决定了其文明在与外部世界日益深入的交往中，呈现从“内生”到“次生”，并最终趋于多元糅合的动态过程。

现代学者将古叙利亚视为一块在构造上毫无章法的破碎之地，并依据地形将其分为几个较大的地理子单元（Hitti 30-44; Beitzel 5; Suriano 9-21; Hopkins 53-76; 霍登、珀赛尔 75-123）。破碎的地理单元天然地促进了地方性小规模共同体的形成。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等小规模同质体更容易得到学界认可，而叙利亚文明或古叙利亚文明却长期有名无实，得不到学界认可，正体现出地理破碎性对文明认同的影响。

此外，地处亚非欧三洲交会之地的地缘特点，导致古叙利亚“总是处于不同主人的控制下”（Pipes 16）。本地政权往往难以突破自然屏障，而外来强权却能利用这些“天堑”实现渗透与控制。即使是在埃勃拉王国的强盛时期，其对外战争也大致局限于幼发拉底河以西，而少有跨越幼发拉底河的远征（Biga 227-28）。在同一时期，阿卡德王国却有能力跨越幼发拉底河，征服了包括埃勃拉在内的叙利亚诸邦，西进至阿马努斯山地区（Alkhafaji and Marchesi 3）<sup>[2]</sup>。赫梯人借北部隘口南下，埃及与后来的帝国更能逾越南方沙漠控制此地（Cicero 249）。这些通道对外来强权而言，均非不可逾越的天堑。对外连接网络的通达性与内部地理单元的破碎性相叠加，共同造就了“离心型”的地理环境，导致古叙利亚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中多处于从属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他者主义倾向。

他者主义的文明特征也同样体现在古叙利亚空间概念的建构过程中。这种建构过程主要通过古叙利亚疆域的界定得到反映。古叙利亚的疆域界定经历了一个从模糊认知到清晰界定的演进过程，并始终与文明形态的演变保持着深刻的内在关联。青铜时代埃及文献中的阿姆（*Aamu*）、雷特努（*Retjenu*）、胡鲁（*Hurru/Kharu*），以及同时期巴比伦尼亚楔形文本中提到的阿姆鲁（*Amurru*）等名称，虽指向相近区域，却始终缺乏明确的空间界定，且皆由外部的观察者所建构，并非源自本土居民的自我创建，反映出当时文明交往的有限性与认知的局限性。直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建立行政建制，设立“河西”总督区，古叙利亚才开始被勾勒出相对清晰的空间轮廓。希腊化时代，疆域认知进一步系统化：塞琉古王朝将“河西”发展为“科埃勒-叙利亚”的官方行政区划；希腊作家亦纠正了希罗多德等前人对“叙利亚”与“亚述”的混用；陶鲁斯山在这一时期被确立为叙利亚与小亚细亚的天然分野，标志着对古叙利亚北部边疆在认知上的廓清（Dittenberger 341, 366-67）。至罗马时代，疆域界定进一步从天然分野转向人为建构。出于应对帕提亚及后续萨珊波斯威胁的战略需求，罗马帝国在叙利亚东部构筑了军事防御体系。弗拉维王朝将驻防线延长到幼发拉底河中部的苏拉（*Soura*）（Dabrowa 109-10; 王阳、宫秀华 103-104）；戴克里先皇帝（*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还主持修建了“戴克里先大道”（*Strata Diocletiana*），辅之以一连串要塞与驻军点，将叙利亚东南部原本模糊、可渗透的边疆，强化为具象化的疆界（Millar 296-97; Martini and Chesworth 147）。

古叙利亚“离心型”地理的历史效应，远不止于文明交融与空间概念的他者主义建构，更表现为周期性的地缘政治暴力。地理破碎性消解了本土政权的防御纵深，通达性则将“文明走廊”转化为低成本入侵通道。每当外部框架松动，新的权力便介入，而本地社会因地形割裂始终无法形成协同抵抗。从阿卡德时期埃勃拉的毁灭，到亚述帝国的征服与强制迁徙政策，再到罗马与帕提亚的百年拉锯，古叙利亚的“统一”实为域外帝国的暴力间歇性覆盖的结果；一旦霸权瓦解，碎片化与外部干预便再度浮现。

这一地理宿命在当代仍清晰延续。叙利亚的地形并非防御屏障，而是敞开的走廊，既无法阻挡外部渗透，也难以凝聚内部。2011年内战爆发后，叙利亚迅速沿地理界线分裂：沿海山地成为阿拉维派政权的堡垒，南部德鲁兹山区长期维持事实自治，幼发拉底河以东的能源产区则由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对外通道的敞开进一步将冲突推向国际化，土耳其借北部边境建立控制区，伊朗通过“什叶派之弧”投射力量，以色列依托戈兰高地频繁实施空袭，美军亦在叙境内保持军事存在，叙利亚由此沦为多重外部强权交错博弈的场域。在2023年2月土叙边境强震中，灾区恰好横跨政府军与反对派控制区，跨境救援因边境管控与通道准入权争议而严重迟滞，政治争端直接吞噬了震后黄金救援时间。2024年12月，反对派武装自北部伊德利卜迅速南下，在政府军士气涣散、外援乏力的背景下，阿萨德政权在十余日内崩溃。这一进程再度验证了古叙利亚地理空间缺乏地理屏障与纵深的政治实体之脆弱，堪称其古代地理宿命的历史回响。

这一持续千年的空间概念建构过程，恰如其文明形态的演变，呈现出鲜明的由他者主导的特征：其空间范围的界定与政治整合主要依赖外部文明的认知框架与权力投射。这种由外而内的建构模式，使得古叙利亚地区的统一始终建立在外部力量的基础之上。每当帝国衰亡、外部框架瓦解时，其内部根深蒂固的地理破碎性与文化多元性便再度凸显。这一历史进程不仅造就了该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格局，更成为理解古叙利亚文明特质及其现代命运的重要前提。

### 三、古叙利亚文明的贡献

古叙利亚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以其独特的地缘位置与开放包容的文明特质，形成了从复杂化的城市社会之兴起到多元文化交融的复杂脉络。这一脉络不仅塑造了其文明品格，更使其成为推动人类文明整体进程的重要力量。当我们超越王朝更迭与政治边界的局限，从全球文明史的宏大视野来审视，就会发现古叙利亚在航海探索、字母文字与一神信仰三大领域所做出的贡献，早已超越时空界限，深度参与了世界文明格局的塑造。

古叙利亚的航海事业是其地理环境与历史机遇深度耦合的产物。其西部地区呈现出典型的“陆险海通”的地貌特征：沿海平原地带被深切的山谷与季节性泛滥的河流分割，陆

路交通常年受阻；蜿蜒的海岸线与充沛的雪松资源，反而为其造船与航海事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青铜时代末期至铁器时代早期，随着赫梯、迈锡尼等传统强权的衰落，以及埃及在新王国后期对地中海控制力的减弱，推罗（Tyre）、西顿（Sidon）、比布鲁斯（Byblos）等腓尼基城邦抓住机遇，系统性地展开了地中海范围内的航海活动。

腓尼基人的航海探索表现出清晰的阶段性演进与技术积累特征。从公元前12世纪下半叶以塞浦路斯为支点的初步的商贸接触，到公元前10世纪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远抵大西洋沿岸的航海探索，腓尼基人的航线从东地中海逐步扩张至整个地中海乃至大西洋沿岸。在技术层面，他们掌握了依据北极星等天体来定位的技术，并能识别季风规律以制定航行计划。尤其在船舶构造上，双列桨船的广泛使用显著提升了航行速度与操控灵活性。希罗多德、色诺芬等古典作家笔下不乏对腓尼基船只优异性能及船员精湛技艺的赞誉，这印证了其航海体系的成熟度。

基于先进的航海能力，腓尼基人建立起一个由殖民城市与贸易据点构成的密集网络：从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延伸至西地中海的西西里岛、撒丁岛、伊比利亚半岛，并深入北非沿岸，形成了一条真正意义上联通东西、贯穿南北的地中海廊道。它不仅承载着诸如塞浦路斯的铜、黎凡特的雪松、撒丁岛的金属矿产等区域性物资的流通，更成为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等文明区文化交流与物质交换的动脉。

如果说古叙利亚的航海探索为文明交往铺设了物理通道，那么字母文字的诞生则为之架设了符号桥梁。这场文字革命实现了从具象表意向抽象表音的范式转变，折射出这一地区作为“文明十字路口”所特有的文化消化与再生能力。

在字母文字问世之前，古代近东的书写系统主要由埃及的象形文字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主导。这两种文字体系虽然精密，却因其繁复性难以普及。在叙利亚这个长期浸淫于多元文化环境的地区，商贸活动和行政管理的实际需求呼唤着更为高效的书写工具。基于此，迦南人或喜克索斯人创造出“西奈文书”，将埃及象形文字中的表音成分抽取出来，简化为20余个辅音字母，开启了文字抽象化的序幕（Healey 17）。公元前1050年前后，腓尼基人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彻底清除残存的象形痕迹，将文字简化为22条几何线条的组合。如此，有限的字符竟能通过组合记录无穷的语言。书写技术首次从专业书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为知识的下沉与跨阶层传播创造了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字母文字的传播与腓尼基航海网络也形成了有机的共生关系。商船不仅运送货物，更成为字母系统传播的载体。与此同时，字母的使用又反过来提升了贸易记录的效率与契约的规范性。这种双向促进的良性循环在叙利亚内部催生了阿拉米人与希伯来人对腓尼基字母的本土化改造。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元音符号，演绎出24个古希腊字母，从而使字母首次能够完整记录人类语言，开创了字母文字发展的新篇章。由此形成的希腊字母经由埃特鲁斯坎人传播，逐步演化出影响深远的拉丁字母；

后又通过东正教传教士的传播，发展出西里尔字母。这些字母共同构成了欧洲字母体系的主干。与此同时，阿拉米字母沿着陆上商路向东扩散，在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成为横跨西亚的官方行政文字，并在广阔的适用过程中，演化出希伯来字母、纳巴泰字母、叙利亚字母等众多变体。其中，纳巴泰字母发展为影响广泛的阿拉伯字母。另一支则通过粟特文的媒介，衍生出古突厥文、回鹘文、蒙古文等内亚文字体系，甚至婆罗米字母——印度文字及藏文的共同源头——据说也同样源自阿拉米字母的演化（Nehmé 127-54；Kara 535-58）。这一东西双线的传播格局，完整展现出腓尼基字母作为世界文字重要源头的地位。通过海洋与陆路的双重通道，字母文字在不同文明间的传播与适应过程中不断创新发展，最终奠定了当今世界很多书写系统的共同基础。

相较于航海探索与字母文字的外向传播特征，一神信仰的建构呈现出显著的内向深化趋势。它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下述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部落信仰的凝聚期。部落神雅威（YHWH）最初被视为西奈圣山上的火山神与风暴神，后随着民族迁徙和历史发展，逐渐演变为希伯来部落的守护神。此阶段的宗教信仰虽然以雅威为核心，但仍保留着浓厚的多神论色彩，呈现出早期一神信仰特有的过渡性质。第二阶段见证了一神信仰体系的系统化发展，其核心特征是在与外部文明的深度互动中实现了神学突破。在与两河流域文明的交往中，希伯来人创造性地转化了迦南人的“巴力”（Baal；意为“主宰”）信仰的核心概念，将其所蕴含的普遍统治权能，嫁接于部落神雅威上，推动其从部族保护神向宇宙主宰神的演进。与此同时，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ep IV）推行的阿吞一神崇拜，虽然历时短暂，但其将太阳神提升为宇宙唯一主宰的神学尝试和《阿吞颂诗》（*The Great Hymn to the Aten*）等文献中表达的一神观念，也为一神信仰的成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照。第三阶段为一神信仰体系的根本性变革与成熟定型。先是以阿摩司、何西阿为代表的先知们，发出了社会批判与末世警示。他们力主将民族危难解释为对背弃神圣契约的道德惩罚，推动宗教信仰与社会公义、个体良知紧密捆绑。这一革命性的“伦理化转向”，不仅使一神信仰彻底超越了部落信仰的范畴，转型为具有严密律法体系和强烈道德内省特征的民族宗教，更塑造了其穿越历史灾难而存续不坠的坚韧生命力。公元前6世纪的新巴比伦之囚事件则是一神信仰发展的转折点。此外，犹太人将释放他们的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视为“受膏者”。这一神学创新表明，其上帝已超越民族神的界限，成为主宰世界历史进程的普世性主宰。

一神信仰体系的诞生，既离不开与埃及、两河等文明的深度互动，也源自文明内部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正是在这种多文明滋养与本土创造的辩证统一中，古叙利亚为人类文明贡献了这一影响深远的精神遗产，并通过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深刻塑造了世界文明的格局。

从文明史的宏观图景审视，古叙利亚文明以其独特的文明交往模式，为理解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范本。作为古代世界具有代表性的文明交汇区，这片土地见证了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腊等主要文明体的深度互动，也在持续的文化交流中形成了自身开放包容的文明品格，其发展历程深刻诠释出“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这一基本规律（彭树智 4）。

纵观古叙利亚文明的演进轨迹，从前三千纪复杂化城市社会的勃兴，到希腊-罗马时代“殊途同归”的文明融合；从“离心型”地理环境中的疆域塑造，到孕育出航海探索、字母文字与一神信仰三大文明贡献，古叙利亚的每一次文明跃升，无不是在对外交往中汲取养分、在文明碰撞中激发创新的结果。这种开放包容的文明品格，使其虽未建立永恒帝国，却成就了超越政治疆域的不朽文明。“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布罗代尔 30），古叙利亚的文明历程正是对此观点的生动诠释。

此种文明智慧在当今时代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面对中东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古叙利亚文明所展现的包容性发展模式，为破解教派冲突、民族矛盾等现实困境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古叙利亚文明的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和平稳定不仅需要政治解决方案，更需要从文明深处寻求智慧。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共存共荣之道，及在逆境中展现的文化韧性，为当代叙利亚及中东地区的重建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古叙利亚文明的历史智慧相结合，通过文明对话促进共同发展，或将为这片古老土地开辟通往和平繁荣的新路径。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共同发展，这是古叙利亚文明的智慧结晶，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这份穿越时空的文明馈赠，必将如幼发拉底河水般奔流不息，滋养人类文明的共同未来。

#### 注释 [ Notes ]

- [ 1 ] 对长墙功能的讨论和观点，参见 Bernard Geyer, et al., “Un «Très Long Mur» dans la steppe syrienne,” *Paléorient*, vol. 36, no. 2, 2010, pp. 67-69; Ali Jabbour, *The Evolution of Defensive Elements in the Syrian Cities and Kingdoms during the Bronze Age*, “Syrian Jazirah, Euphrates Region, Northern Levant, Between the Early and Middle Bronze Age,” Diss, 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 2020, p. 67.
- [ 2 ] 对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南方 Tulul al-Baqarat 有关纳拉姆辛（Narām-Sîn）对阿尔马努（Armanum）和埃勃拉战争铭文的释读指出，这场战争并不局限于攻陷一座设防的城市，而是一场旨在征服美索不达米亚以西地区的大型军事行动的组成部分。也正是在击败阿尔马努之后，阿卡德王国扩张到古叙利亚，势力范围直达阿马努斯山和地中海，纳拉姆辛亦获得了“阿尔马努和埃勃拉的征服者”这一头衔。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lkhafaji, Nashat, and Gianni Marchesi. “Narām-Sîn’s War against Armanum and Ebla in a Newly-Discovered Inscription from Tulul al-Baqarat.”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79, no. 1, 2020, pp. 1-20.
- Archi, Alfonso. “Culture de l’olivier et production de l’huile à Èbla.” *Ebla and Its Archives: Texts, History, and Society*, edited by Alfonso Archi, De Gruyter, 2015, pp. 333-52.

- . “State Production and Market at Ebla-Animal and Wool Values.” *Asia Anteriore Antica*, vol. 5, 2023, pp. 23-40.
- Beitzel, Barry J. “Geography of the Levant.”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A Reader*, edited by Suzanne Richard, Eisenbrauns, 2003, pp. 3-9.
- Biga, Maria G. “The Ebla Palace G Texts and the Circular Cities of Third-Millennium Eastern Syria: Some Remarks.” *Circular Cities of Early Bronze Age Syria*, edited by C. Castel, et al., Brepols Publishers, 2020, pp. 225-30.
- Braudel, Fernand. *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 Translated by Chang Xiao, et al., Guangxi Normal UP, 2003. [布罗代尔:《文明史纲》, 肖昶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Cicero. *The Letters to His Friends, Vol. III*. Translated by M. Cary and D. Litt, William Heinemann, 1960.
- Dabrowa, Edward. “The Rivers in the Defensive System of Roman Syria (From Augustus to Septimius Severus).” *Roman Frontier Studies 1995: Proceedings of the XV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s Studies*, edited by W. Groenman-van Waateringe, et al., Oxbow Monograph 91, 1997, pp. 109-11.
- Dittenberger, Wilhelmus. *Oriens graeci inscriptiones selectae*. S. Hirzel, 1903.
- Healey, John F. *The Early Alphabet*.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90.
- Hitti, Philip K. *History of Syria*. Macmillan, 1951.
- Hopkins, David C. *The Highlands of Canaan: Agricultural Life in the Early Iron Age*. Almond, 1985.
- Holden, Peregrine, and Nicholas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Translated by Houliang Lyu, CITIC Press Group, 2018. [霍登、珀赛尔:《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 吕厚量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8。]
- Kara, Gyorgy. “Aramaic Scripts for Altaic Languages.” *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 edited by Peter T. Daniels and William Bright, Oxford UP, 1996, pp. 536-58.
- Martini, I. Peter, and Ward Chesworth, editors. *Landscapes and Societies: Selected Cases*. Springer, 2010.
- Matthiae, Paolo. “A Long Journey. Fifty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Bronze Age at Tell Mardikh / Ebla.” *Ebla and Its Landscape: Early State Forma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ited by Paolo Matthiae and Nicolò Marchetti, Routledge, 2013, pp. 35-48.
- Millar, Fergus. *The Roman Near East, 31 BC-AD 337*. Harvard UP, 1993.
- Nehmé, Laïla. “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Northwest Arabia as Reflected in the Nabataean, Nabataeo-Arabic, and Pre-Islamic Arabic Inscriptions.” *Semitica et Classica*, vol. 13, 2021, pp. 127-54.
- Peng, Shuzhi. *My Perspectives on Civilization*. Northwest UP, 2013. [彭树智:《我的文明观》.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3。]
- Pettinato, Giovanni. *The Archives of Ebla: An Empire Inscribed in Clay*. Doubleday, 1981.
- Pipes, Daniel. *Greater Syria: The History of an Ambition*. Oxford UP, 1990.
- Porter, Anne. *Mobile Pastoral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Near Eastern Civilizations: Weaving Together Society*. Cambridge UP, 2012.
- Suriano, Matthew J.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Ancient Levan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evant: c. 8000-332 BCE*, edited by Margreet Steiner and Ann E. Killebrew, Oxford UP, 2013, pp. 8-23.
- Wang, Yang, and Xiuhua Gong.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Roman Eastern Frontier Defensive System.” *Foreign History Studies*, no. 4, pp. 101-107, 118. [王阳、宫秀华:《罗马帝国东部边疆防御体系的构筑及其战略意义》, 载《外国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 第101-107, 118页。]
- Wilkinson, T. J., et al. “Contextualizing Early Urbanization: Settlement Cores, Early States and Agro-pastoral Strategies in the Fertile Crescent during the Fourth and Third Millennia BC.”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vol. 27, no. 1, 2014, pp. 43-109.

◇责任编辑: 马妮娅

## 全球文明认知重构：基于中国视角的理论框架与话语转型

◎ 蔡美花 金美英

**内容提要：**在全球知识体系重构进程中开创的主体性文明阐释路径，应以对文明内涵的明确界定为前提，深入探究文明的发展动力、表达机制、兴衰逻辑及命运形态等核心议题。该路径既需突破全球文明研究领域长期以来被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问题设定与范式，也应构建用于分析文明间张力关系的理论模型，阐释文明竞争与合作的动态规律。以阮炜为代表的中国学界专家的“文明研究”系列成果，为构建新型文明对话体系提供了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文明生态系统重构方案，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形成了深度的学理呼应。

**关键词：**文明研究 全人类共同价值 文明规模 文化主体性 文明命运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 (2026) 01-0063-10

**基金项目：**韩国教育部全球重大招标项目资金资助 (AKS-2024-OLU-2250002)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DOI：**10.19967/j.cnki.flc.2026.01.007

**Title:** Reconstructing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Cognitive System: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ng the global knowledge system, the path of subjective civilization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premised on a clear definition of what constitutes “civilization,” delving into core issues such as its development dynamics, expression mechanisms, rise and fall logic, and destiny. This path requires breaking through the long-standing framework and paradigm dominated by Western centralism in global civilizational research, as well as constructing theoretical models to analyze the tensions between civilizations and elucidating the dynamic laws of civilization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Ruan Wei, a representative expert from China’s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rovided an origi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onstructing a new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system and proposed a reconstruction plan, deeply echoing the advocacy for 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

**Keywords:** civilizational studies, 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 scale of civilization, cultural subjectivity, civilizational destiny

**Authors:** Meihua Cai, Professo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Meiyong Jin, Ph.D. Candidate,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在全球格局深度变革、文明形态多维度重构的背景下，文明作为解析人类历史演进与集体生存智慧的核心范式，已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关键之一。尤其是当西方“文明冲突论”主导全球叙事近三十年后，当代学界亟待建立超越对立逻辑、重建共识基石的文明认知范式。值此历史节点，中国在国家层面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新的理论向度与实践进路。这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文明体系重塑中的价值定位演变——从传统边缘参与者转向积极的规范倡导者。当前的关键命题是，中国学界如何同步构建支撑该价值体系的理论结构、概念模型与认知框架。

以阮炜的“文明研究”系列成果作为典型代表，国内学界围绕文明理论所开展的研究是对该战略命题的系统性回应。系列研究聚焦文明这一核心范畴，围绕文明的概念界定、扩张机制、类型结构、地缘联结、秩序建构、文化主体性、语言权力及文学反思等核心命题展开剖析，建立从文明本体建构、知识范式自觉、语言认知批判到未来制度设计的完整逻辑链，是当今中国学界推出的理论架构。这一架构既包含对中国文明发展脉络的深度检讨，亦涵盖对西方现代性话语的结构解构，更借助对地缘文明与语言政治的多维考察，构建了一个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知识框架及其话语基础。

## 一、文明研究：从元概念剖析到新方法论建立的学术基础与范式转变

文明研究在当代跨学科知识生产体系中，正经历着方法论的调适与问题域的重建。故而，当下文明研究的核心课题，在于奠定当代中国文明研究的理论根基与方法架构，针对中国学界在文明概念上长期存在的理论淆乱状态展开学理澄清，从而精准厘定文明与文化、宗教、亚文明的范畴界限及其层级关联，构建文明研究的基础问题框架与分析进路。

文明的概念，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期，阮炜提出将文明内涵界定为兼具“生命形态”与“历史文化共同体”双重实体的观点，颇具独特性，值得学界予以关注（《文明理论》3）。此概念定义既涵盖人类社会空间与制度的组织形态，亦包含由精神信仰及认知方式构成的文化整合系统。在此框架下，文明并非价值判断的产物，而是成为经验观察与结构认知的客体。相较之下，西方文明论者如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巴格比（Philip Bagby）、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其文明分类框架虽具学理依据，却普遍忽视文明的互动特性。阮炜则强调文明研究的核心在于“基本特质”的识别与比较。该概念涵盖地理环境、制度张力、政治整合基因、宗教结构、语言传统及价值观系统等多维要素。这种多向度分析框架为探究文明差异性与共通性提供了有效的操作工具。

中华文明依托于地域广大、回旋天地辽阔、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繁多等适合农耕的多个大河流域与易整合地理结构（冯天瑜等 25）。这种易于整合的自然地理结构，对开创一个超大政治体极为有利。然而，这对希腊式的高度抽象、系统化的科学思维的萌生与发展，

并非有利条件。华夏世界自历史早期便形成超大规模文明实体，积淀出强大的政治整合力、伦理理性与和平主义文化基因。这与自然条件复杂、宗教多元、文化割裂的地中海—西亚文明所形成的多元冲突格局构成鲜明对照。“特殊的地理格局、自然条件赋予中华文明一种非常强大的政治统合基因，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全民性的根深蒂固官本位心态，不仅压制科学精神发育，更须为鸦片战争以来遭受侵略与割地赔款的命运承担重大历史责任”（阮炜，《文明理论》239）。诚然，文明不仅具备其存续的内在依据，对文明的认知亦需借助其他文明的比较视角。比较视角作为一种认识框架，能够超越文明对抗逻辑，实现主体性与普遍性、历史性与规范性的有机融通。

从文明动力机制与类型比较维度拓展对文明外延与演化形态的经验建构，就是先在横向比较中辨识各文明独特的内驱引擎，进而在纵向脉络中勾勒其生命周期与形态嬗变。纵观各大文明存续兴盛的共同轨迹，文明的扩张始终以“文化—技术能力”为关键支点。这一支点涵盖精神积淀力、社会整合力、科技创新力与军事能力四大维度。文明扩张绝非单纯的疆域拓展，更深刻体现为价值观、制度与生活方式的跨地域传播。而文明的“意志”，正内化于宗教辐射、技术扩散、制度整合与语言传播等具体驱动力量之中。佛教东传、伊斯兰教传播、基督教扩张等事例充分表明，文明若要参与全球互动，必须以其文化技术资源的对外转化及组织形式的普适性拓展为前提条件（阮炜，《文明的意志》8）。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正是依赖于农业技术资源的积累、儒家伦理基础上的凝聚力、文官体系的组织力等共同体资本的持续积累（183）。这一特色为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因。

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伟大成果，却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无论是物质层面的载体，还是精神层面的内核，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身发展和外力作用下，不断发生变化（马克垚3）。埃及、希腊、波斯、印度、犹太、日本、俄罗斯等多元文明的精神内核与演进脉络，向我们系统地揭示了文明秩序结构的外化逻辑、价值观念的投射路径，以及文化凝聚力的传导机制。典型如埃及文明的“来世取向”，显形于金字塔等非生产性建筑、木乃伊制作技术及太阳历法构建的“生死时空体系”；希腊文明的“聪慧特质”与“分裂困境”，既体现为哲学、科学、艺术领域的创造活力，也暴露于城邦内斗、帝国速朽的政治实践；印度文明的“整合难题”，既根植于宗教文化的多元共生传统，也受制于种姓制度、多民族多语言格局带来的社会整合挑战。文明的这些表征不仅构成比较研究的实证样本库，也印证了前述文明基本特质这一框架的跨文明有效性。

阮炜的“文明研究”系列显示，当下中国学术界通过方法论自省、问题域的精准界定、文明类型的重构及动力机制的深入解密所构建的完整逻辑体系，为文明研究的范式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 二、文明互鉴框架下的主体性建构：区域整合与文化自信

当前，文明研究不仅要构建具有历史深度和全球视野的方法论体系，还需为人类文明新秩序的构建提供兼具理论创新性与实践指导性的系统性蓝图，通过剖析不同文明形态的互动规律和发展轨迹，为化解文明冲突难题、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学理支撑。

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文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历经千年制度互鉴、文化交融与冲突调适，已然形成以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及东南亚为主体的多维度互构网络，并孕育出以“和平主义”为内核的文明价值取向。东亚文明长期以和平交流、互学互鉴为特征，极少出现大规模的侵略扩张或宗教战争。这一发展机制不仅塑造了区域文明的超稳定结构，更在全球化背景下开辟出新型文明对话空间。东亚文化场域内，经由文字、礼仪、政治制度等符号系统代际传递的相互承认机制，实际构成了区域文明自组织的整合要素，并最终积淀为区域的“共同体资本”（赵东一 16）。所谓文明形态，实为永续重构与他者关系网络，并不断界定自我认知边界的历史进程。这恰恰是从地缘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进逻辑，也是对“文明秩序建构”和“互动重塑机制”的深度揭示。“地缘共同体”范式突破了传统民族国家叙事与文化同源论的局限，强调历时性空间毗邻关系中形成的共生模式，从普遍文明形态着手聚焦东亚地缘结构的内在机制。

在文明圈内，核心国家在维系文明秩序过程中，如果没有文化的亲近感作为支撑，其解决地区冲突和维护秩序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王庆林、亢升 94）。古代中国以“天下一统”的儒家理念为核心价值，在积极传播中国文化、扩大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同时，构建了“万邦来朝”“天下太平”的政治文化秩序，力求中心与周边的共同发展。与传统文明形态相似，现代地缘共同体的构建同样需要一至两个核心国家作为结构支撑。作为区域内主导性的政治经济复合体，核心国家的功能体现为对周边区域的联动整合效应，即依托制度禀赋与文化势能，将自身与邻近国家及地区凝聚为具有显著集团效应与整体合力的地缘集团。历史上的中国曾是东亚无可撼动的核心国家，而 19 世纪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崛起并跻身列强，标志着东亚地缘格局演进为具备整合潜能的二元核心结构（阮炜，《四海一家》91）。那么，在地缘共同体框架下，并存的核心大国是否必然导向战略对抗的零和博弈？阮炜指出，若中日地缘行为体能保持战略睿智与自我克制，既理性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又有效管控潜在结构性矛盾，则可能形成良性互补的互动关系，从而实质上推动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122）。

然而，这一论断引出一个关键理论命题：区域文化价值认同如何建构？在丰富多彩的文明体系之中，价值观是文明的核心与灵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的根本标准<sup>[1]</sup>。文化认同是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石，合作共赢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根本价值。构筑东亚区域文化认同虽具备诸多可行性，但客观存在且难以在短期内消解的阻力同样显著。其一，美国的刻意干预为东亚文化认同的

正常推进注入了诸多不确定的消极变量。美国以冷战思维的霸权姿态“重返亚太”，为遏制中国崛起，不断以公开或隐蔽方式挑拨日韩等国与中国、俄罗斯的矛盾，炮制“中国威胁论”。其二，区域内各国价值取向存在差异，政治互信基础仍显薄弱。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东亚社会已萌发关于主体性价值体系的自觉意识。日本学界兴起的文明理论建构热潮，其核心目标在于争夺“亚洲主义”的话语主导权。然而，这种“亚洲主义”论述的深层逻辑始终潜藏着“日本文明优越论”与“日本社会特殊论”的双重叙事，本质上是一种新型文化霸权的战略布局。韩国的东亚文明理论建构以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为起点，力图基于东亚传统文化和哲学重构本体论范式。韩国“东亚价值重塑论”主张突破“中华主义”与“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桎梏，倡导以现代韩国市民文化为核心引领东亚文化共同体重构。韩国“东亚论”倡导者甚至提出了“在中国有亚洲吗？”这一争议性命题。

纵观东亚秩序历史演变，西方殖民侵略导致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的崩塌；日本崛起后发动旨在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殖民战争，但由于其不具备在文化底蕴与先进理念上提供文明标准等价值的能力，妄想凭借政治和军事力量，依靠直接的殖民统治来维持其帝国的存在（白永瑞 10）；“二战”后，东亚因冷战升级而陷入阵营对峙；冷战后则面临多极并存与美国战略搅局交织的局面。自朝贡体系解体后，东亚不仅未能恢复和平安定局面，亦未能确立共享的文明价值观。究其原因，缺乏核心文明价值的引领导致了区域认知的割裂与分歧。东亚各国对共建何种共同文明价值观既存差异，亦显信心不足。

重新建构东亚文明价值观，在内容层面需保持全球性与东亚性、人类共同价值与东亚特色价值之间的必要张力（孙伟平 31）。一方面，应重新审视传统东亚文明观，吸纳当代世界先进文化精髓，激发东亚多元文明价值的现代活力，主动融入全球化，塑造现代东亚文明价值观；另一方面，应抵制“全盘西化”，破除文化霸权，坚守东亚文明的优秀传统与独特品格，彰显其当代价值。东亚文明价值观的建构，不应完全脱离古老的传统“另起炉灶”，而应从各民族传统文化中探寻基本的价值共识。其中关键在于破除笼罩东亚的“普世价值”迷思，发掘并弘扬契合东亚当代发展的价值资源，为人类文明多样性及共同价值注入东亚智慧。

关于“东亚地缘共同体”建构与区域文化认同的深层连接，阮炜的“文明研究”系列里未见专门论述。然而，其《四海一家：从地缘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阐述了丰富的理论依据与历史案例，并描绘了一条从“地缘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蓝图。仍需深入探索的议题是，“地缘共同体”的具体实践路径如何做具象描绘？东亚文明共享价值的构建推进策略何在？如何处理东亚各国间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及其领土争端？这些关键问题尚需更具操作性的应对方案。

由此，我们不得不直面中华文明现代传承的核心命题：一个近代饱尝文化失位之痛的古老文明，是否能在吸纳现代技术体系的同时，守护其精神根基？晚清以降，中国在西方文明猛烈冲击下，深陷文化碰撞旋涡，经历精神支柱坍塌之痛，并艰难开启自主知识体系

重建进程。西方文明的深度渗透，诱发了儒家体系的结构性的崩溃，随之触发深层次主体性危机。中国近代困境的核心，正在于文化主体性的丧失。而主体性重建之路，绝非简单嫁接西方模式可得，必须深植儒家“返本开新”的古老智慧土壤，融合现代制度资源养分，方能开创出一条多元包容的文明复兴正途。19世纪以来那场中西文明的世纪碰撞，逼迫人们对文化解体与自我重生展开深度省思，此点对“文明再造”具有根基性意义。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冲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对宋明理学展开批判，为华夏世界孕育了独特的启蒙思想胚芽，而乾嘉考据学蕴含的求真理性精神，可视作“中国式启蒙”不可或缺的元素（阮炜，《再造文明》140-56）。这一历史事实是对“启蒙=西方”这一理论壁垒的有力解构。

### 三、命运共同体与文明未来的战略想象：系统整合与主体复位路径

在21世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文明研究面临着重要的时代课题，即如何准确认知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并精准预判其未来的角色。中国学界已经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天生的大国，对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昌盛负有命定的责任，几千年来如此，当前如此，在可见的未来仍将如此。这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命运，是一个不可推卸的历史角色，是一种给世界提供其应该提供的、与其力量相匹配的公共产品的国际责任（阮炜，《文明的命运》12）。

学界普遍认为，自辛亥革命起，中华文明开启了从世界格局边缘向核心区域转移的进程。此后，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变革，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复兴。在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引领下，中国逐步积淀起引领发展的历史根基。中华文明“以人为本”的道德取向、注重国家与集体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等深厚的文化特质，为东亚区域重构共同的文明价值观奠定了历史基础，并与当今世界对和平共存、文明互鉴的诉求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共鸣。尽管在近代，中华文明曾遭受严重冲击，但由于其巨大的文明规模、强大的文化—技术能力及和平主义的民族性格，故未发生根本性解体。在当代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之路任重道远，仍需持续推进改革创新，秉持勇往直前、坚毅奋进之精神。若中华文明陷入故步自封之境地，停滞不前，则难以在全球格局中占据主体地位。诚如阮炜在《文明的命运》中所指出的：“今日中国既然有一个新的历史角色担当，就得有一种与该角色相适应的新思维，就得有一个新的自我形象。”（13）这意味着中国需树立“文明角色意识”与“文明命运观”，要克服近代危机时期被动挨打的受害者心态，积极承担在制度创新、伦理示范、技术赋能等方面的全球责任。唯其如此，中华民族才可能真正让全世界心悦诚服。

文明命运实际上是“文化—制度—技术”三重结构长期积淀的产物。现代世界秩序的

历史生成，本质上是特定文明基于自身历史情境，对制度体系、技术范式及意识形态进行战略配置的实践产物。西方文明的支配地位，并非源于道德权威或精神优位，而是由制度创新、市场建构、技术革命与殖民控制共同构成的系统性能力所致。面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日渐式微，中国必须以完整文明体之身份输出制度智慧、治理方案与协作模式。在生态管理、发展路径、和平维护等全球议题中，提供根植于本民族文明特质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已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相较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心脏地带说”、科恩（Saul Bernard Cohen）“战略区域论”等地缘政治理论，阮炜的“文明角色意识”与“文明命运观”的双维体系立足多极文明并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文明复兴”逻辑替代“霸权竞争”逻辑，既驳斥冷战时期将中国等同于苏联卫星国的认知谬误，也批判当下社会残留的“受害者心态”与“自我贬抑”倾向，强调必须完成从“文明追随者”向“文明引领者”的心理转型。未来世界的公共产品不能总由西方提供，中国应持续培育可辐射全球的制度资源、伦理尺度及生态价值，以理性的大国姿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

上述从和平发展迈向文明责任的观点，呈现出兼具战略前瞻与历史自觉的文明大国构想，并为当代中国回应何为主体定位、如何全球互动、贡献何种文明价值等核心命题提供了结构化认知框架。这种话语体系的重建既突破传统知识生产范式的桎梏，也标志着中华文明在全球坐标中重塑其主体地位的历史进程。

#### 四、文明转型中的语言政治与文学：文明病理的批判

文明与语言文学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裂的紧密关联。文明作为根源性的母体，为语言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而语言文学则发挥着记载、思考文明，并推动其向前发展演变的重要功能。统一的文字和语音体系能够促使广袤疆域内的人们构建起“想象的共同体”，进而催生统一的文明形态。近代以前，东亚各国接受了汉字文化并将其作为滋养本国文化的沃土，共同构建起以汉字为标记手段的文明单位（陈在教 18-19）。汉字作为通用文字，为东亚汉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对东亚文明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样，文学具备将文明由物质遗存升华至永恒精神传承的功能，使后世能够跨越时空维度，与先辈开展思想层面的对话，从而深入领会文明的价值意义。当前，有必要以语言制度与叙事结构为研究切入点，剖析在全球体系中语言权力运行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本质，同时细致探讨西方现代小说所呈现的现代文明在制度构建与精神内涵层面存在的深度裂痕。这一工作无疑成为诊断现代性框架之下文明症候的关键且不可或缺的环节。

时至今日，人类语言就像国家、民族那样，相互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平等，而这背后是不同民族、国家乃至文明间总体力量上的差距（阮炜，《英语的崛起》58）。强势民族或

国家的文明影响力推动其语言占据强势地位，并为语言的传播拓展提供支撑。当今时代，英语是一种全球通用语，其地位稳固且难以被撼动。英语之所以最终脱颖而出，成为首要的全球通用语，得益于16世纪以来所有英语民族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工业革命、技术革新、人口增长及其全球扩散等因素（阮炜，《英语的崛起》2）。英语得以实现全球渗透之根基，深植于英美文明所构筑的复合驱动体系。它巧妙融合了军事实践、殖民支配、技术与产业革新、商业扩张、教育规训等多重力量，共同形塑出高度系统集成、作用环环相扣的“语权输出矩阵”。当前，国内英语教育和研究相关领域面临着语言研究与文明研究相割裂、语言教育功能与文明精神维度相分离的学术困境。国内相关从业者的研究视野与兴趣主要局限于与英语语言文学“本体”联系更为紧密的范畴，呈现出视野狭隘、研究范围有限的特征，对英语文本内在的现代文明意蕴缺乏关注。一方面，国内相关从业者试图借助语言作为打开世界大门的工具；另一方面，他们却在表达实践进程中，失去了自身文化主体的话语呈现。因此，所谓的“研究”在多个维度和层面上，仅仅是对英美研究成果的重新整合与转述（120）。英语教育被限制在技能培养的实用主义框架内，切断了英语与其所承载的文化根源、思想脉络及文明核心之间的紧密关联，进而造成我国深入了解英语国家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且能紧跟时代发展的学者数量极为有限的局面。国内英语教育与研究领域亟需构建学术主体性，牢固树立独立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视角，实现从对语言表层现象的认知向对文明内在结构的深度洞察的转变，将语言教学与研究提升至文明认知层面的反思高度，积极推动具有中国风格与气派的“西方研究”。

由此可见，语言问题紧密关联于塑造文明本身的超语言领域。这表明语言霸权并非源于语言自身，而是文明系统编码权力的外在体现。语言因此彻底褪去了价值中立的交往工具这一伪装，呈现为意识形态的承载、制度能量的辐射及文明传播的系统单元。所以，语言认知范式的变革必须建立在全面的文明反思基础之上，只有坚决打破“技术至上”与“工具思维”的认知枷锁，才能够在文明互鉴的层面上构建起具有文明主体自觉意识的意识形态架构。

撰写《蝇王》（*Lord of the Flies*）、《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及《尤利西斯》（*Ulysses*）等作品的现代英语小说家，“在艺术中呈现了这样的画面：现代文明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严重缺陷的文明，现代世界是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发生毁灭性灾难的地方”（阮炜，《危机中的文明》4）。这些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文本，揭示了现代文明在推动科技进步与物质生活富足的表象之下所潜藏的深层次问题——不仅涵盖现代社会中诸如杀戮、诈骗、抢劫等严重的恶性现象，还包括制度层面的腐败、道德领域的堕落及人性的异化。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蝇王》中刻画了人性中深层次的弊病，揭示出“野兽”潜藏于人心的现实；福斯特（E. M. Forster）在《霍华德庄园》里倡导文化与商业实现联结，旨在消弭城市与乡村的区隔、文化与商业的对立；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的心》借助白人旅行者马洛这一角色，揭露了文明表象下隐匿的黑暗本

质，暴露出其抑制与掩饰机制背后的人性根本之恶；乔伊斯（James Joyce）在《尤利西斯》中塑造了可鄙且可笑的“反英雄”布鲁姆这一具有“天才的孤独”的形象，用以阐释现代人的平庸特质（阮炜，《危机中的文明》247）。小说家借助对现代文明症候的细致描述与深入剖析，以讲述寓意深刻的故事之方式，向社会提出其针对现代文明的根本疑问，传达其对于处于危机状态下的现代文明的认知。阮炜的《危机中的文明：现代英语小说评论》以英语文学这一具象载体，实现了双重转化：让抽象理论得到感性呈现，使隐匿的“结构性恶”平实渗入日常肌理，令读者能从熟知文本的裂隙中窥见文明病根。它对现代性困境的文学追踪，构成对宏大文明叙事实体化的有力旁证。

至此，阮炜的《英语的崛起：全球情景中的语言》与《危机中的文明：现代英语小说评论》已然成为两把精利的思想之刃：其一以语言政治哲学为锋，其二以文学症候分析为锷，联手解剖现代文明扩张进程所内蕴的知识暴力与自毁逻辑。此二著不仅因其如炬的批判锋芒与缜密的理论筋骨，卓然成为八卷本“文明研究”系列成果中相映生辉的“双璧”，更为世人提供了一组透视现代性危机的多维棱镜。

综上所述，中国知识界于学理层面推动的文明阐释范式的价值回归，正以系统性方式回应全球性文明议题。阮炜的“文明研究”系列成果，集中体现了中国学界如何同步构建支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理论架构、概念模型与认知框架。“文明研究”系列学术工程不仅完成了对文明基础概念的范式性重塑与系统性阐释，更借助跨学科视域重构人类认知框架，实现了智识领域的突破。通过方法论上的高度自觉、对理论范畴的创新性拓展及立足中国视角的西方研究实践，该系列成果重新锚定了文明概念，使其成为凝聚历史积淀、文化内在底蕴与现实解释效力的核心认知标尺，进而为中国语境下的文明研究奠定了原生范式，其开拓性价值极为显著。这一研究体系绝非对传统历史认知的局部调适，而是文明作为一个可能的学科方向的根本转向：其核心使命在于确立“文明主体性”坐标，系统重构文明分析的基本单元与研究逻辑。该体系深刻解构了既往片面地将文明简化为国家附庸或宗教衍生品的范式，从而还原了文明作为独立系统固有的演进规律与动力机制。

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推动主体性认知范式的深度转换，方能超越西方话语的价值尺度禁锢，实现由被动“解释对象”向主动“解释主体”的范式跃迁。这种认知变革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蕴含的精神内核形成深刻共鸣和深度学理互文。此种根植文明土壤的理论构建将产生双重效应：既破除传统单极解释范式的认识论遮蔽，又开创具有鲜明文明互鉴特质的全球认知图景，在为学界提供理论参照系的同时，着手构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话语体系。一套既能凝练民族精神核心，又能与世界语境相契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理论，不仅会成为区域性的知识成果，更将成为蕴含普遍价值的思想资源。

## 注释 [ Note ]

- [ 1 ] 参见赵周贤、邓海英:《推进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的重要论述》, 共产党员网, 2015年8月15日, news.12371.cn/2015/08/15/ART11439651396397254.shtml。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Baik, Youngseo. *East Asia as Intellectual Thought: History and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Taiwan Social Studies Press, 2009. [白永瑞:《思想东亚: 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台北: 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 2009。]
- Cho, Dong-il. *East Asian Civilizational Theory*. Knowledge Industry Publishing, 2010. [赵东一:《东亚文明论》。首尔: 知识产业社, 2010。]
- Feng, Tianyu, et al.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14.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Ma, Keyao, editor.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s*. Vol. 1. Peking UP, 2004. [马克垚编:《世界文明史》(上)。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Ruan, Wei. *Civilization Theory*.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1. [阮炜:《文明理论》。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1。]
- . *The Will of Civilization*.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1. [阮炜:《文明的意志》。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1。]
- . *The Expression of Civilization*.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3. [阮炜:《文明的表现》。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3。]
- . *All Under Heaven as One Family: From Geocultural Community to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24. [阮炜:《四海一家: 从地缘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24。]
- . *Civilization in Crisis: Studies in Modern English Fiction*.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4. [阮炜:《危机中的文明: 现代英语小说评论》。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4。]
- . *The Destiny of Civilization: When the East Encounters the West*.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24. [阮炜:《文明的命运: 当东方遇到西方》。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24。]
- . *Reconstructing Civilization: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an Era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5. [阮炜:《再造文明: 巨变时代的文化主体性问题》。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5。]
- . *The Rise of English: Language in a Global Context*.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5. [阮炜:《英语的崛起: 全球情景中的语言》。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5。]
- Sun, Weiping. "On the Autonomy and Synthetic Innovation of East Asian Values: Reflections Based 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 *Cultural Development Review*, no. 3, 2016, pp. 18-32. [孙伟平:《论东亚价值观的自主、综合创新——基于全球化与人类共同价值的思考》, 载《文化发展论丛》2016年第3期, 第18-32页。]
- Wang, Qinglin, and Sheng Kang. "The Value of Core Civilizational Stat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st Asian Order: Moral Realism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no. 1, 2019, pp. 92-105. [王庆林、亢升:《文明核心国家在东亚秩序重构中的价值——道义现实主义在东亚》, 载《国别和区域研究》2019年第1期, 第92-105页。]

◇责任编辑: 阳凌艺

## 文明研究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 谭彦纬

**内容提要:** 从中国文学研究到比较文学研究,再到由外国文学研究至比较文明研究的跃迁,当下中国的文学学者们在文明论述中以愈发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对现代性语境下的强势西方文明话语展开反拨。不过,重建文化主体性不限于对各种话语传统的淘选、整合与发展。文学的独特价值之一正在于它不仅是文明在话语层面的映射,还关乎人在具体语境中的开放式生成。因此,考察中国文学关于文明的创造性思考和开放式表达,有助于理解中国文明的未来。

**关键词:** 文明研究 文学研究 现代性 中国文明 文化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01-0073-08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1.008

**Title:** Literary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al Studies

**Abstract:** From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to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n fro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to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al studies, literary schola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ve increasingly exhibited an enhanced sense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heir civilizational discussions, pushing back against the dominant Western civilizational dis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However, rebuild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not just about sifting through, integrating, or developing various discursive traditions. One of the unique values of literature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i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civilization at the discursive level but also concerns the open-ended becoming of people in concrete contexts. Therefore, examining the creative thinking and open-ended expres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relation to civilization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civilizational studies, literary studies, modernity, Chinese civilization, cultural subjectivity

**Author:** Yanwei Tan, Associate Professo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2005年,李欧梵在为“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作序时指出,“‘反传统’的心态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以后所一贯坚持”,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学界更是进一步“引进了最‘先进’的西方理论”(4)。如果说“以西解中”是“五四”以来直至21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总体价值取向,那么随着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进一步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激发出中国学界对中国文明与世界之关系的重释热情,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秉持交流

互鉴视野的文明研究方兴未艾。文明研究牵涉极广，历史学、哲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均能参与探讨。文学研究界不遑多让，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或隐或显的文明比较意识。学者往往由文学而文化，由文化而文明，在学术实践中体悟文明自觉意识，并以此意识或反观文学，或审视文明。颇有意味的是，当下中国的许多文学学者在文学与文明之间运思往返，似乎颇为自然。其中一个显见的时代因素是，尽管中国现代性的形成不乏内生动力<sup>[1]</sup>，但中国毕竟是在1840年以来西方的巨大冲击下加速卷入现代性境况的，并由此开启了深广的文明变革。这就使得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在面对近现代研究对象时，与许多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一样，难免会生出对中西文明的比较之意。不过，学科特色鲜明的另一原因是，文学本身就包罗人间万象，既能表征人类文明之现实，又能表达人类文明之愿景，在有形物质与无形精神（或曰形而下与形而上）层面都能与文明深切呼应。因此，要厘清中国学界的文学研究之于文明研究的作用，我们首先应该在现代性语境下对文学学者的文明论述加以梳理，而后再来讨论由于文学之特殊性而决定的文学研究的独特意义。

## 一、现代性语境与文学研究中的文明议题

全面梳理我国文学研究界的文明论述殊非易事，单篇论文所及，唯求能略示学界之大意与风向。在现行的学科分类国家标准中，一级学科“文学”之下，按照区域国别、时代族别、体裁形式等标准，设有二级学科共计25个，其体系可谓庞大<sup>[2]</sup>。但如果从以文化主体姿态回应现代性这一追求而言，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这三大板块因研究对象的时段特点或跨文化性质，最值得我们在探讨文明自觉意识时优先关注。三大板块颇有交叉互涉之处，它们也各自体现出现代性语境的多元杂糅。在此节，我们主要讨论与中国文明有最直接关联的前两大板块。

我们不妨从执中国文学研究之牛耳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说起。北大中文系涉及文明议题的学者不少，而持续用力者中，老一辈的有乐黛云，中坚一代首推贺桂梅。乐黛云学中文出身，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她对比较文学的定位——“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文化沟通，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以致武装冲突，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比较文学》205）——体现出超越文化本位主义的深沉的人文关怀。此外，乐黛云认为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具有普遍意义，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西方，当代西方也能从中国的儒道传统中汲取智慧以更好地反观自身、重新出发（《文化自觉》185-87）。

相较于乐黛云之注重从文学及文化传统中探取人文智慧，贺桂梅更重视文学对于文明的建构性乃至想象性表征。贺桂梅在其文明论述中博采中西观点，力求既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也避免“民族主义（及其变形的‘中华中心主义’）”（《重述中国》98）。需要指出，这样的文明视野并非仅是贺桂梅专门从各种“文明论”之中萃取出来的，而更分明酝酿于其多年的

文学研究实践。她对 20 世纪 40 年代至 20 世纪末中国文学的梳理已成谱系，其方法并非简单的编年或断代，而是把文学放进大众文化、国家话语、现代资本及文明交往碰撞的流变语境中去考察，从而总能从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的互参之中读出文学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想象性介入。贺桂梅将自己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称为“文明研究范式”，认为“这个范式是现代性的，同时又超越了那种西方式的、定型化的现代性想象，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现代性’”（贺桂梅、张晋业 31）。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也许是其专著《“新启蒙”知识档案：8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在此书中，贺桂梅将“寻根文学”置于比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之两分法更丰富的时代语境，辨析“寻根”文本如何将难以被主流儒家传统所涵盖的少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间文化融入对中国民族属性的想象，而大部分此类文本又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正统民族文化的悲观态度”（167）。总体而言，在贺桂梅的论述中，尽管中国文化不乏长时段历史积淀而成的连续性，但其传统却并非只待发扬而无需重新发明。

颇有意味的是，前北大中文系主任陈晓明在一篇言及贺桂梅文明论述的文章中，提出了西方文学是关于文化的叙事而百年（现代）中国文学是关于文明的叙事这一分野。陈晓明认为，区别于西方现代作家在基督教大背景下执着于通过述写个体文化生活来探索人的心灵与信念，深受世界文学影响的中国作家们，却更倾向于将个体及群体叙事融入中华民族之现代命运的叙事。而站在 21 世纪回望，“中国文学最后转向乡土叙事才达到它的高峰”，因为这种叙事“握住了我们文明的命脉，打开了文学语言的大门，向着我们的古老的文明敞开，迎接它，哭诉它，等待它的崭新降临”（陈晓明 18）。文章至此戛然而止，引人推演未尽与未及之意。应该说，由恒稳土地与熟络人情织就的“乡土”尽管不乏振兴之望，但终究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人口及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学在面对探索中国文明之前景这一命题时，还需在充满流变文化景观的城镇及城镇化环境中深入开拓。

如果说前述三位学者互有差异的文明论述共同构成了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学术观察——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形态，中国文明虽内含连续性，却在现代化及人的世代更替中被愈发感知为一个需要文学去想象其表现、发明其内涵的命题——那么文学与文明在话语层面所遵循的合法性之变迁，便是值得追问的历史性问题。就此而言，比较文学学科因需要处理跨越语言、国家乃至文明的比较而重视分析话语权力之流动，所以其发展尤其值得关注。

重写文学史、文明史的倡议和实践是近些年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一大动向。这自然是对中西文明长期未获平等对待的一种反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原主席张隆溪在讨论重写世界文学史之必要时直白指出，相较于中国大学生对欧洲文学史上之名家的耳熟能详，“欧美一般的大学生，甚至专门研究文学的学者，却完全不知道中国主要诗人和作家的名字”（7）。从学科的理论发展层面来说，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于 2005 年正式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此举被认为是“开启了一个注重异质性和变异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尤其是开启了跨文明比较研究的新历程”（《比较文学概论》153）。该学说的核心诉求之一乃是在继承中

国传统文学观念与言说方式之精髓的同时，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重构话语，从而解决中国文学、中国文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断裂和失语”这一问题（曹顺庆，《唯科学主义》6）。进一步讲，在构建中国自主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之前提下，讨论重写世界文学史，就意味着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就“与重写世界文明史的计划不无关系”（王宁5）。中国比较文学界重写文学史、文明史的努力必将切实有利于扭转中国传统的文学、文化话语在现代的相对弱势。不过，这种重写大体上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思和干预，而不是对现代生活本身的直接考察，但文学却是对生活带有想象性的直接表征。因此，重新写史所代表的重视文明纵深维度之比较的思路，虽有助于将强势西方话语相对化并推动现代性语境之重塑，却远非能够单独构成全面评估中国现代的社会生活及文学的主要学理支撑。

## 二、“以中解西”的文学研究与比较文明研究

如开篇所言，中国的现代性之开端虽不乏内因，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猛烈冲击的驱动。因此，在对西方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审思其所映现的文明图景，便既可为反观中国现代性立一面借镜，又可进一步观照中西文明发展之异同。这本是不少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所体悟到的学术理路，但若真要由原属细分领域拓入极具学科交叉性质的文明研究，则不仅得有对门类众多的专业知识的强大整合能力，更需在“道术”庶几已裂、学者大都专攻以自立的现实学界格局中，从文学研究本业中有机生发出能与文明研究之名相匹配的、蕴有深广激发力的学术问题和方法论。真正如此去开拓的学者是大勇者。而纵观我国当下的外国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界，践行此道而广远者，莫过于阮炜教授。此节就以阮炜的文明研究为考察对象，既体会此开拓性范例的时代意义，也借以进一步探究文学与文明之间的深刻关联。

作为改革开放早期从海外学成的人文学者——1983年获曼彻斯特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阮炜兼具西方学术训练和跨文化经历。归国后，他先治英国文学，后转文明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皆著述丰硕。就文明研究而言，他自2001年出版《文明的表现》起便在该领域持续产出，到2021年以后，更是以“文明研究”系列书目之名推出了《文明理论》《文明的意志》《四海一家：从地缘共同体到人类文明共同体》《危机中的文明：现代英国小说评论》《再造文明：巨变时代的文化主体性问题》《英语的崛起：全球情境中的语言》等近10部专著。

阮炜在“文明研究”系列的书写中，展露出将文学研究与文明研究打通的学理思考，并基于这种思考着力彰显其文明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在该书系《总序》中，阮炜出于对中西方力量迄今仍不对等之状况的关切，直言其所践行的“所谓‘文明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研究’”，并毫不含糊地将其长期从事的英国文学研究也归于此类学问（《总序》4-5）。为何能如此归类？阮炜认为，西方研究应该是“基于汉语世界中人的认知框架来认识、研究

西方及其思想、学术的学问”，中国学人不应该在“缺乏主体意识”的情况下“甘当西方话语的奴隶”（《总序》5）。如果说对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和自省是中国学人在探究文学、文明这类内含价值倾向的现象时所应培养的一种问题意识，那么文学与文明在作为话语时所呈现的共性则提供了一种可将二者打通的方法论入口。或许有人会疑虑此种方法论的局限性，比如说对文明遗址的考古需要动锄头，而不仅是动嘴动笔。但毫无疑问，基于话语阐释或分析的方法论，其应用面极广，其价值在这个文明观念互动与意识形态冲突频繁的时代也是极大的。

从阮炜所提倡的以主体意识介入话语建构这一点入手，可以分析其所实践的文明研究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本文以《危机中的文明：现代英国小说评论》为例，以求能对这种实践之意蕴略窥一二。该书是阮炜从文明研究视野出发对自己之前的一些小说评论的改写和重组。除开绪言与附录，论之所及，始于《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中的人性之恶与人的理性潜能间的张力，结于《尤利西斯》（*Ulysses*）之现代性世俗语境中普通人的大团圆。如果说这种编排本身就透出一种试图勾勒现代文明发展逻辑的论者主体意识，那么在具体论证中，这种意识更鲜明。《蝇王》中最具“理性态度”却被同伴们杀死的人物西蒙，被解读为在基督教“上帝已死”的语境下，通往光明与拯救之可能的象征，“代表了一种世俗主义、人文主义的新上帝人格”（《危机中的文明》11-12）。《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则被认为是在用接地气的行动“来反抗工商文明中人们的那种不可避免的平庸”，从而带来“超越的可能和希望”；甚至从“消除那种传统的人神分离”“使人性中固有的本真神性弘扬光大”之意义上，他可被视为“超度现代世俗社会芸芸众生的拯救之光”（267）。应该说，阮炜作为论者所展现出的主体意识，确实与其对中国学人的期望——具有鲜明的汉语世界的文化特色，具体包括讲求实用理性，不强调圣俗二分、神人对待等——相符。此种文学研究，秉持中国特色的认知视角对英国（西方）文学作出了深入且明晰的观照，堪称“以中解西”的范例。而就其论点揭示了西方社会之嬗变而言，可谓展现出了西方文明进入现代性境况后与中国文明的某种融合或趋同之势。

不过，需要指出，“以中解西”其实与“以西解中”类似，求同可也，亦需存异。就西方文明传统而言，人被认为是理性动物的同时，也被理解为追求“权力意志”的动物。且不说古老的圣经故事里流露反叛意志的亚当与夏娃，及至近代，试图解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尼采也认为，人通过解释和评估世界而“在权力意志、在求权力之增长的意志中保存自己”，世界本身则是流动的生成之物，因而并没有什么确定事实，“并没有什么‘真理’”（135）。如果说，在当今这个从个体到文明体层面都讲求话语权的时代，西方思想关于权力意志参与真理话语建构的认识仍不失其有效性，那么，仍具非常显著的向外探求（包括探求自然和社会）之特征的西方文明就绝难完全舍弃人神分离、神恩救赎等观念。否则，当感性各异、皆需自保的人向外探求而引起话语争论乃至更严重冲突时，不仅人文主义在实然状态下会黯然失色，人也可能失去聆听超越个人本位及人类本位之启示的谦卑心态。

在阮炜对文明的专门性比较研究中，其话语体系可谓始于自然环境但着重于文化主体性。

这种整体安排仿佛在宣示，从他所倚重的更富世俗性的中国文明视角看，文化的品格更应归因于人类在生存斗争中为适应环境而进行的创造，而非人力不可及的某种神秘安排。在谈到文明于初创期开出“同一性—自主性”所需的根本条件为何时，阮炜毫不含糊地指出“是自然条件和地理格局”（《文明理论》108）。他正是从这种条件出发，讨论包括华夏（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在内的各大文明各自的优长和短板。这种讨论注重切实的形而下基础，似乎保持着意识形态方面的中立，但鉴于西方近代以来“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的殖民扩张，阮炜的文明话语建构无疑富含消解文化殖民主义、增强民族自信的文化战略价值。具有类似效果的是，在讨论资本主义现代性时，阮炜表示就商业活动而言，“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观念上并无本质的不同”（《文明的意志》162），并着重论述西欧所率先开出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何以是含蕴于世界多个地理区域的资本主义总体演化的结果（146-72）。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开阔、以正本清源提振文化自信的学术梳理，阮炜在另一部“文明研究”系列专著《再造文明：巨变时代的文化主体性问题》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人当下的一个巨大的时代课题就是“在文明磨合与全球整合的大形势下，重建文化主体性，即便这是一种混合式文化主体性”（10）。他进一步表示，中国人应以现代人身份体认孔子时代便已发展出来的“仁”这一用以究天人之际的终极理想，而“展开于具体层面，终极性的仁便落实为物质外化意义或者说符号意义上的儒家文化，而中国文化正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27）。尽管阮炜明确认为赋予西方文化以规定性的基督教具有一种堪称其短板的“过于强烈的符号性”（28），但仍主张将“仁”之实践与儒家文化的符号层面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出于对当代中国生活也已经高度符号化、话语化这一现实的考虑。

### 三、开放式生成的文学与开放性的文明

我们的讨论已经表明，从中国文学研究到比较文学研究，再到由外国文学研究至比较文明研究的跃迁，当下中国的文学研究界在文明论述中愈发表现出一种自觉意识，并对现代性语境下依然强势的西方话语作出回应乃至反拨。这种话语建构努力已卓有实绩，但一个值得思索的关联性问题是：中国文化主体性之重建，是否主要是一个有意识地与西方重新对话，并对各种话语传统进行淘选、整合与发展的过程？这一问题深切涉及话语形式的文化遗产与当下生活之间的关联。对此问题加以考察，也能帮助我们回归本文标题所预设的问题，亦即开始尝试性地讨论，文学研究如何能够以独特的方式促进我们对文明的理解。

让我们从话语传承的角度对文化主体性的重建问题作一简要勾勒。第一，中国文化主体性也许并未现成地寄寓于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闻（甚或也都有所体验）的某种特定文化传统，比如儒家、佛家、道家等。这与西方文化主体性明显带有基督教传统及古希腊文化的印记是很不一样的。西方虽经历过一波波世俗化浪潮的冲刷，但依然教堂林立，讲经布道之声也未

从日常生活中消失。在美国这一西方头号强国，情况尤为如此。古希腊哲学对理念世界的追寻，对演绎逻辑的推崇，也已融入由西方率先开出的现代科学，化作了其对概念及数学的倚重（吴国盛 49-72）。而当今世界，科学又何止仅在西方是强势话语？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之传承，却难以在如今的民间文化机构或主流认知习惯方面找到可相类比之处。

第二，中国文化主体性之内容要素似乎主要潜藏于汉语本身。依靠方块形的表意汉字而承传下来的汉语在字、词乃至习语层面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且汉语表达中渗透了儒释道及其他各种大小传统。这使得古代中国能以或许模糊、但常解常新的方式闪现于文化生活之中。例如，大部分当代中国人没有通读乃至翻阅过《论语》，但构成《论语》的大部分汉字仍是现代汉语中的常用字，《论语》中的很多词句仍活跃在人们的口头与笔头。活泼的汉语正可为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提供丰富的符号资源。

第三，如果没有某种较清晰、较稳定的精神系统作为文化生活的参照系，从长远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就难以依靠中国主流传统所固有的符号资源来解决。由古而今演进而来的汉语固然承载着厚重的文化传统，但语言毕竟是通过人的言说、书写和理解才能参与意义建构，因而一种语言会被秉有这种或那种精神的个人和群体所形塑。中国的基督教文化圈中就有“汉语神学”的提法，而中国更有多个少数民族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这些信仰系统必定会或慢或快地改塑汉语表达，从而持续乃至深刻地参与塑造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在此情况下，似乎也难以通过推行全民读《论语》等华夏经典的方式去应对。这不仅是因为这类经典并不占据形而上的信仰这一文化生态位，也不仅是因为要处理当代政治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更是因为共和国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各族、各文化共和的国度。

第四，我们还应追问，主体性是更应当归属于文化，还是归属于人？换言之，是说人应当坚守某种文化立场？还是说，如果相信（至少是假设）人有创造力和取舍的自由，就更应当让一个个具体的人作为主体，借力于各种文化传统，去开放式地生成未来的文化？这些追问并非玄谈，而是具有宗教与文化政策方面的现实操作意义。

从以上四点出发，不难看出文学研究在理解中国文明时的独特价值。文学不仅是一个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在话语层面的映射，还关乎人在社会语境中的开放式生成，是这种生成全方位——涵盖外在与内在、有形与无形、可感现实与超验想象——的话语表达。面对重建文化主体性的时代召唤，当今的中国文学不仅需要重组话语资源并进而孵化新质话语，更需要想象性地安放持续变动社会中的人身与人心，因而尤其具有创造性思考和开放式表达的潜能。故对其展开研究，便能在理解中华文明未来走向这一议题上，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 注释 [Notes]

[1] 文学学者韩毓海就认为，形成“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以扩大生产及交换市场为动力的“世界经济”，而明代中国正是推动“世界经济”形成第一个高峰的源动力（68）。

[ 2 ]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 [openstd.samr.gov.cn/bzgk/gb/newGbInfo?hcno=4C13F521FD6ECB6E5EC026FCD779986E&refer=outer](http://openstd.samr.gov.cn/bzgk/gb/newGbInfo?hcno=4C13F521FD6ECB6E5EC026FCD779986E&refer=outer)。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Cao, Shunqing. "Scientism and the Aphasia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no. 4, 2011, pp. 4-8. [ 曹顺庆:《唯科学主义与中国文论的失语》, 载《当代文坛》2011年第4期, 第4-8页。]
- , editor. *A Surve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nd ed. China Renmin UP, 2014. [ 曹顺庆编:《比较文学概论(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 Chen, Xiaoming. "Is There a Narrative of Civilization? 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in Century-Long Chinese Literature (Part IV)." *Literature and Art Forum*, no. 8, 2021, pp. 6-18. [ 陈晓明:《是否有一种关于文明的叙事?——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四》, 载《文艺争鸣》2021年第8期, 第6-18页。]
- Han, Yuhai. *Who Wrote History over the Past 500 Years: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500*. CITIC Press, 2018. [ 韩毓海:《五百年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8。]
- He, Guimei. *The Archives of "New Enlightenment": Cultural Studies in 1980s China*. Peking UP, 2010. [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 *Retelling China: Civiliz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21st-Century Intellectual Studies*. Peking UP, 2023. [ 贺桂梅:《重述中国:文明自觉与21世纪思想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 He, Guimei, and Jinye Zhang. "'I See Literary Studies as a Medium to Understand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He Guimei."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no. 4, 2023, pp. 23-35. [ 贺桂梅、张晋业:《“我将文学研究视为认识中国的中介”——贺桂梅教授访谈录》, 载《当代文坛》2023年第4期, 第23-35页。]
- Li, Oufan. "General Preface (I)."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by Ruoyu Liu, translated by Guoqing Du,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2005, pp.1-9. [ 李欧梵:《总序(一)》, 载刘若愚著、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第1-9页。]
- Nietzsche, Friedrich. *The Will to Power*. Translated by Zhouxing Sun, Commercial Press, 2007. [ 尼采:《权力意志》, 孙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 Ruan, Wei. *Theories of Civilization*.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1. [ 阮炜:《文明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21。]
- . *The Will of Civilization*.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1. [ 阮炜:《文明的意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21。]
- . *Civilization in Crisis: Modern British Fiction Review*.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4. [ 阮炜:《危机中的文明:现代英国小说评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24。]
- . "General Preface." *Civilization in Crisis: Modern British Fiction Review*. by Wei Ruan,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4, pp.1-6. [ 阮炜:《总序》, 载阮炜著《危机中的文明:现代英国小说评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24), 第1-6页。]
- . *Rebuilding Civilization: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on*.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5. [ 阮炜:《再造文明:巨变时代的文化主体性问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25。]
- Wang, Ning. "Rewriting World Literature: Beyond Western-Centrism."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6, 2024, pp. 5-11. [ 王宁:《重写世界文学史: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 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第5-11页。]
- Wu, Guosheng. *What is Science*.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2016. [ 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 Yue, Daiyu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Culture: Ten Lectures*. Fudan UP, 2004. [ 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 "The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Meeting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ebei Academic Journal*, no. 1, 2008, pp. 185-89. [ 乐黛云:《文化自觉与中西文化会通》, 载《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 第185-89页。]
- Zhang, Longxi. "The Challenge of Writing a World History of Literature." *Book Chamber*, no. 6, 2022, pp. 4-8. [ 张隆溪:《撰写文学之世界史的挑战》, 载《书屋》2022年第6期, 第4-8页。]

◇责任编辑:乔清泉

## FLC

文学伦理与社会政治批评

## 情感分裂与“脆弱的幸福”：毛姆《面纱》中的“真实自我”

◎ 胡强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小说《面纱》中“面纱”一词隐喻的情感分裂和道德意涵。凯蒂与情人唐森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一种扭曲的欲望满足和情感控制。唐森的言行举止既折射了殖民官员的浅薄沉沦，也影射了帝国价值观念体系的虚弱。凯蒂与丈夫的病态交流体现了错位的情感认同与情感堵塞。婚外情和霍乱瘟疫构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两个“事件”单元，毛姆通过双重叙事也构建了一个关于创伤的记忆之场。凯蒂的自我觉醒呈现了人格塑造与社会变迁之间的深层互动。毛姆抓住了种种敏感的时代信息，完成了对隐藏于表象之下的社会危机的伦理审视。

**关键词：**《面纱》 情感堵塞 分裂 真实自我 责任 毛姆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 (2026) 01-008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文学中的社会变迁主题研究” (18AWW006)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DOI：**10.19967/j.cnki.flc.2026.01.009

**Title:** Emotional Fragmentation and “Fragile Happiness”: The “True Self” in Maugham’s *The Painted Veil*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taphor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veil” in *The Painted Veil* as emotional fragmentation and moral mea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itty and her lover, Charlie Townsend, reflects a distorted satisfaction of desire and emotional control. Townsend’s behavior reveals the moral decay of colonial officials and indirectly critiques the frailty of imperial values. The pathologi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Kitty and her husband, Walter, illustrates a misaligned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emotional stagnation. The extramarital affair and the cholera epidemic serve as two sociological “event” units. Through dual narratives, Maugham constructs a field of traumatic memory. Kitty’s self-awakening reflects the profound interaction between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Maugham captures sensitive historical signals and offers a moral critique of the social crises hidden beneath the surface.

**Keywords:** *The Painted Veil*, emotional stagnation, fragmentation, true self, responsibility, Maugham

**Author:** Qiang Hu,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China.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作品中的域外叙事和人性探寻不仅构成了对英国本土的文化观照，也表达了对英国社会进程由外而内的一种思考洞察。1925

年出版的《面纱》(The Painted Veil)既呈现了英帝国的全球网络,又借助小说中暴发于中国南方的瘟疫与1918年肆虐欧洲的大流感形成了互文语境。作为小说标题的“面纱”意象隐喻了人物之间复杂的情感关系,折射出某种隐性的秩序危机。在霍乱肆虐的中国湄潭府,对疾病的恐惧与对情感的探求交织并存,在冲突碰撞中呈现出深刻的批判内涵:瘟疫如何影响了人物的生活态度?作品以凯蒂的情感变迁为焦点,以在香港的英国官员的情感生活和湄潭府的霍乱为背景,讲述了凯蒂与丈夫瓦尔特及情人唐森之间的情感纠葛。“面纱”体现了双重隐喻:一是经由凯蒂从分裂到统一的情感进程表达了对自由、享乐、激情、理性、责任的理解,揭示了人之本性与社会秩序背后的道德意涵;二是作为一种“疾病的隐喻”,“面纱”所代表的瘟疫叙事有效地整合了作者、小说人物与读者的话语表达和情感体验,通过对“轻文化”与“重情感”在极端环境下的对比,建构了一幅深刻而富有历史内涵的变迁图景。

### 一、交换逻辑:“轻对重的观念性胜利”

小说开篇,毛姆描写了身处香港的凯蒂和唐森出轨时的紧张表现。窗户把手缓慢转动了一下,唐森的神情紧张起来。相比凯蒂的惊慌,更让唐森恼怒的是自己的安全。在这个官员的心中,婚外情算不上什么大事。他记得很清楚,百叶窗的窗帘已经拉上,还上了插销,但他此刻仍然死死盯着走廊上的窗户。凯蒂强作镇定,告诉唐森,丈夫瓦尔特中午从不回家,门外的人或许是中国女佣。唐森抚摸着凯蒂的手,慢慢地稳住她的情绪。刹那的慌乱之后,唐森能如此迅速回复常态,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份独特的身份自信:“女佣是可以摆平的,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吓唬吓唬她。在政府部门当差,虽说没多大好处,但这个身份倒是能好好用一下,我会警告她不要到处乱说。”(毛姆,《面纱》3)

在唐森心中,如果窗外之人是瓦尔特,会牵扯到白人之间的矛盾,而如果窗外只是一位中国女佣,那事情就比较简单。唐森的出发点体现出一种等级观念,一种殖民者惯有的傲慢。如果把把这个细节再嵌入到帝国的历史,从唐森那自然流露的态度中我们还会发现更多。帝国治理是一种军事征服,也是一种规训宰制和文化霸权。正是这种霸权迫使殖民地为帝国输送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也不断强化了殖民者虚妄自大的宗主意识。小说开篇富于现场感,唐森所表现出的自负也传递出很多言外之意。即便瓦尔特知道了,他只能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唐森固执地相信,瓦尔特绝不会拿妻子出轨大做文章,因为在香港,一个白人想“给自己制造点丑闻,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5)。唐森传递给凯蒂的是满满的承诺。很显然,凯蒂对唐森倾注了所有的信任。唐森想要的是不受伦理约束的欢情,凯蒂期盼的是那种没有信念根基的自由。这种自由呈现出虚幻的一面,其前提或许就如伯克(Edmund Burke)所言:“不知克制者不得自由。他们的激情铸就了他们的镣铐。”(转引自陆建德 37)唐森反复告诫凯蒂要有理智,理智正是他常用的一块道德遮羞布,也是控制凯蒂的情感手

段。当凯蒂告知事情或已败露时，唐森便一改往日的温柔。如果瓦尔特当时真想戳破，就会破门而入，而瓦尔特选择沉默则意味着他别无选择。唐森始终把瓦尔特当作同类，这是他一厢情愿为自己设定的安全底线。在他看来，这里的白人都有那么一种共识，“一旦遇到这档子事情，要想保住面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假装一无所知”（毛姆，《面纱》49）。作为凯蒂的情人，他站在瓦尔特的对立面，而同为白人男性，他似乎又有理由相信瓦尔特会如他所想把大事化小。这种错位的情感认同体现了扭曲的价值观，背离了他挂在嘴边的绅士传统，也折射出一种浅薄沉沦的殖民文化。

唐森和凯蒂的言行体现了一种“诱惑资本主义”的“轻”的特质。在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看来，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资本主义潜移默化地推广了“一种新的生活理念、一系列新的规则”，其核心就是“轻对重的观念性胜利”。借力于“消费资本主义”的盛行，“大写的意识形态让位于一种及时享乐的伦理观，一种以享受身体、时尚、假期、新鲜商品为主的嬉戏、享乐的文化”。更具体而言，“轻的胜利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也同样体现在文化、理念、价值观等方面”。这套价值观杂糅在“物品、广告、娱乐、媒体、时尚”之中，也渗透于“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一方面，它鼓吹享乐主义，“使得宏大的集体目标、奉献、清教徒般的苦修失去了以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它又不遗余力地“鼓励人们活在当下，尝试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8）。

毛姆在对人物心态的细腻刻画中传递出一种敏感的时代信息，也表达了对虚华社会的伦理批判。唐森个人之轻浮既折射了殖民官员的沉沦，也影射着帝国价值观念的虚弱。面对紧张的凯蒂，唐森却表现得轻松淡漠，那种“滔滔不绝”和“欢声笑语”体现出的恰是利波维茨基所说的“风流之轻”。这种“轻”是一种心态、情绪和精神层面上的物质主义兴奋，混杂着“朝三暮四、唐璜主义、情爱冒险、不忠”，呈现出一种“因欲望的短暂与善变而产生的情感形式”，折射出一种享乐主义的“价值体系”和“生活准则”（XIII）。唐森将一出看似沉重的伦理冲突满不在乎地演绎成了风流闹剧。在他心中，瓦尔特不是什么大人物，而自己却有机会当上辅政司，如果瓦尔特有意作对，那就得“为自己的饭碗着想”（毛姆，《面纱》49）。唐森的软硬兼施让凯蒂服服帖帖。很显然，这个女人已深陷欲望的苦海，只能在放浪中任由唐森倾泻着对自己丈夫的鄙夷。在精神上，唐森始终占据主动，柔情蜜意中掺杂着得意忘形，将一种虚妄的身体欲望和身份压制放大为对社会伦理的嘲弄和颠覆。唐森不断强调，自己是凯蒂的后盾，绝不会弃她不顾，但当他得知凯蒂和瓦尔特已经摊牌后，却又立刻换上了另一副嘴脸。

唐森的转变让凯蒂感到阵阵寒意，但也正是唐森所津津乐道的“责任意识”暴露了其品性之“轻”。在他的一言一行中，信任丧失了道德根基，情感偏离了伦常之轨，他的满不在乎透露出冰冷的交换逻辑。这种逻辑正如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言，“用金钱来衡量价值教会我们对最后一厘也斤斤计较，也迫使各种生活内容的比较变得越来越精确”（132）。

听闻瓦尔特同意离婚，唐森眼里闪过一丝如释重负，但当他得知离婚还附带有针对自己的条件时，又马上转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唐森对瓦尔特和凯蒂的感受并不上心，他最关注的是如何让自己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好的结果。面对凯蒂的惊慌，他一次次告诫对方要理智。他眼中的理智，不过就是一套确保自我安全的秩序原则，让瓦尔特不要再深究，而凯蒂需独自承担所有结果。一出满溢着情感泡沫的婚外情被近乎谎言的“责任”所戳破，小说以另一种真实刻画了欲望、人性与利益之间的矛盾张力。凯蒂绝望的叫声所表达的不仅有怨恨，还有被戏弄后的痛苦。伦理规约日渐松懈，而灵魂却愈发沉重，凯蒂付出了信任，得到的承诺却轻如鸿毛。凯蒂只是唐森“轻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其绝望体现了毛姆对殖民者腐化生活的批判，也揭示了享乐主义虚假“愉悦”带给人的精神伤害。

在个体层面，唐森代表了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在文化上的一种失重。在社会层面，唐森对责任的背离体现了毛姆对白人殖民者的一种伦理解构。凯蒂与唐森碰撞的焦点在于身体，在于物欲交换的感觉，而非心灵契合的情感。从情感走向感觉，也就是从精神之“重”走向灵魂之“轻”，这个转变既凸显了小说的主线，也预示着这场婚外情的结局。在真实生活中，唐森与凯蒂沉湎于自欺欺人的谎言；在谎言的世界里，他们习惯戴着面具认真地生活。在古玩店隐秘的套间，他们出演的是灵肉冲突的欲望剧；在公开的社交酒会上，他们带着隐匿的自我扮演着疏离的角色。随着情节推进，在瘟疫肆虐的湄潭府，主要人物都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在极端环境下对“真实自我”的剖析。欲望、利益、承诺、责任等沦为游戏和虚无，在“身体”这个现代性符号中缠结成一种充满悲悯的人性之痛。瓦尔特告诉凯蒂自己手头有确凿的证据，并据此要求凯蒂随自己同行前往疫区。唐森的处世之“轻”与瓦尔特的手法之“重”形成强烈对照。瓦尔特迫使凯蒂认清了真相，同时也让唐森这个风流男人现出了原形。唐森冰冷的回复让凯蒂终于明白，眼前这个“爱慕虚荣，既懦弱又自私”的男人只想自保，他“除了爱自己，不可能真爱别人”（毛姆，《面纱》77）。何为幸福？这一出婚外情的结局给出了答案，也再一次应验了利波维茨基的判断，“在一种宣扬享乐主义轻理念的文明里有可能不幸福，在过去那种教人用尘世的忍耐换得天堂的永福的社会里也可能不幸福，然而前一种不幸福比后一种更难熬”（XI）。

## 二、文学事件：“芸芸众生胜负成败的故事”

瓦尔特自言只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毛姆，《面纱》30）。这个评价包含着对自己的讽刺，也映射出他内心的痛苦。小说前三节描写了凯蒂与唐森的一次出轨，窗把手缓慢地转动了一下，这个声响让两人心惊肉跳，这极富悬念感的一幕也为情节的推进埋下了伏笔。瓦尔特是否就是转动窗把手的人？他为什么没有推门而入？在小说前半程，隐身的瓦尔特等待着作家介绍故事的细节，当他露出真身的那一刻，小说立刻从平缓的叙述进入到危机

四伏的高潮，灯红酒绿的香港即将变为恐怖的涪潭府疫区，原来这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在毛姆手中也掌握着重塑命运的力量，正是其职业身份和重要决定将小格局的婚外情拖向了一个充满历史感的大时代语境。

瓦尔特是一位细菌学博士。毛姆通过这个人物的情感上的被动和在疫区时表现的主动呈现了小说的另一种历史纵深。《面纱》出版于1925年，描写了中国南方的一场霍乱。欧洲在1918—1919年间也经历了让千万人死亡的大流感。两个重大公共事件经由人物的情感纠葛形成了某种遥远的互文。在《帝国的年代：1875—1914》（*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中，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分析了科学进步与帝国殖民进程的隐性关系。在他看来，“知识的形成并不是自发的”，科学在微观层面的点滴进步都与社会历史的宏观进程有着紧密关联。回顾英帝国的历史，细心的学者会发现，“细菌学和免疫学的发展原动力，大部分是来自帝国主义，因为各大帝国提供了征服热带疾病的强烈诱因，因为像疟疾和黄热病这样的热带疾病，抑制了白人在殖民地区的活动”（282-83）。瓦尔特细菌学家的职业身份为小说带来了一丝神秘感，既串联起香港和涪潭府这两个地点，也为小说的情感主题铺垫了一层厚重的历史背景。

瓦尔特沉默寡言，而凯蒂常常妙语连珠，二人性格差异显而易见，但导致悲剧的主因却是两人情感体认和生活态度的不同。瓦尔特常年埋首于研究，他的沉默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无声的语言。凯蒂外向的性格则代表了一种对感官经验的迷恋。结婚近两年，两人始终无法进入对方的内心。瓦尔特工作废寝忘食，凯蒂心中常有怨恨。凯蒂喜欢刨根问底，可瓦尔特最厌烦回答问题。瓦尔特脸上总是挂着一一种冷嘲热讽，对凯蒂热衷的事情满是不屑。在凯蒂心中，这个“矜持、冰冷、自闭的男人”就像是一个木偶，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任她揉捏摆布”（毛姆，《面纱》37）。在毛姆笔下，瓦尔特毫无魅力可言，落落寡合，无足轻重，显现出一种边缘化的状态。难道他仅仅是一场婚外情中可怜的受伤者？很显然，毛姆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更多的思考。瓦尔特的“索然无味”和凯蒂的“兴致勃勃”显现出一种交往鸿沟。对于这对夫妻而言，沉默既意味着一种表达与接受过程中的有心无力，也代表了一种对生活意义的消解，这是一种情感上的堵塞。把瓦尔特的这种沉默放置在小说整体语境之中，不难发现，他的无言其实传递着对生活的另一种理解——它的缺席与凯蒂的有声喧闹形成了强烈的对照。然而，瓦尔特的沉默并非真的缺席，而是转换成了另一种讲述和观看的方式。这种方式体现了一种对现实的冷静“观看”。正如伯格（John Berger）所言，“我们从不单单注视一件东西；我们总是在审度物我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视线总是在忙碌，总是在移动，总是将事物置于围绕它的事物链中”（2）。

通观小说，沉默体现了在“轻文化”的世界中对鲜活情感的精神疏离，也体现了沉重时代背景中个体的痛苦。在科尔班（Alain Corbin）看来，感知沉默也是理解人性的过程，人生的种种悲欢离合往往会经由沉默的浸润而得到情感上的升华，“沉默不只是声音的缺失”

(i)。可以说，正是通过那种蕴含着力量的沉默，瓦尔特确立了自己在小说中的核心位置。读懂了瓦尔特沉默背后的愤怒与无助，就读懂了凯蒂的轻浮虚荣和唐森的势利善变，也就不难理解毛姆为何会把一场婚外情的解决方案放置于一个富于救赎意味的霍乱疫区。在毛姆笔下，个人生活与公共事件围绕着情感困境形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场域，使得小说呈现出一种哲学式的意义追索。在疫区时，瓦尔特依旧沉默寡言，对他更深层的认识主要来自周围人的描述。海关职员维丁顿一直好奇瓦尔特来湄潭府的真实目的。他隐隐看出了夫妇两人的裂痕，也看出了瓦尔特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维丁顿试探性的言语就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刺入了凯蒂和瓦尔特翻腾的内心。瓦尔特的压力是个体的情感压力，更是掺杂着死亡记忆的社会性压力。当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时，凯蒂开始了真正的自我反省。在瘟疫面前，所有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选择了面对生命无常的谦卑。优秀的小说长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压力越大，揭示越深，其选择便越真实地体现了人物的本性”（麦基 111）。进入小说的后半程，毛姆的笔触越发冷静，流露出一种超然。

毛姆在描写凯蒂的心理活动时，几次提到了疫区的一个恐怖场景。一具乞丐的尸体横陈于路旁，维丁顿对凯蒂说道：“几乎很难相信，他原本是个活生生的人。更难想象的是，几年前，他还是个天真的孩子，在小山上活蹦乱跳放风筝呢。”（毛姆，《面纱》104）凯蒂的哭声既显露出一种自怜，也汇聚着对瘟疫横行的沉重记忆。在毛姆看来，“把小说当成布道坛或讲坛，这纯属一种陋习”（毛姆，《巨匠与杰作》7）。《面纱》呈现了毛姆从虚幻中挖掘真实的能力。他总是小心翼翼，避免将人物的内在动机过度呈现于文字的表面，而是把解释命运的权力静静地留给读者。病床上的瓦尔特脸颊深陷，面对着正在枯萎的生命，凯蒂因此感到了一种撕裂。当凯蒂脱口而出“亲爱的”这个词的时候，瓦尔特的脸颊似乎闪过一道“令人恐惧的痉挛”（毛姆，《面纱》181）。结婚两年多来，凯蒂从未说过“亲爱的”，这个词只是她用来“称呼小狗小猫、襁褓中的婴儿”的“惯用语”。看着丈夫干瘪脸庞上的两行眼泪，凯蒂明白，无论此刻如何情深意浓，都无法消除瓦尔特“内心深处的幽怨”（182）。瓦尔特究竟是为了科学研究意外感染霍乱丧生，还是死于有意在自己身上做的实验？对维丁顿等人来说，这始终是个谜。在小说中，婚外情和霍乱瘟疫构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两个“事件”单元，毛姆通过个人与集体的双重叙事也构建了一个关于创伤的记忆之场。这个记忆场犹如一面透镜，记录了一位沉默寡言的细菌学家离世前的情感挣扎，也以“面纱”隐喻的方式强化了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在分析社会变迁时所言，“当代历史的诸般史实，也正是芸芸众生胜负成败的故事”（1）。

### 三、自我探索：“脆弱的幸福”

凯蒂周旋于瓦尔特和唐森之间，仿佛走平衡木一般，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两种脆弱的情感。

她依靠瓦尔特摆脱了母亲的精神钳制，又半推半就从唐森那里得到了物欲的满足。瓦尔特的离世是情节发展的必然。霍乱带走了瓦尔特，以看似悲剧性的方式解决了情感纠结的问题，却将凯蒂带入了对人性幻象的迷思。凯蒂知道自己从未真正爱过瓦尔特，她的苦闷源于自我的遗失。这种苦闷恰如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对人性的分析，“在生命的深处，人找到的是存在的感觉”，那种对“脆弱的幸福”的感受，往往呈现的却是生命的本质（86）。

湄潭府犹如一处“牢笼”，囚禁的不仅仅是凯蒂和瓦尔特，还有更多孤立无援的个体。这个存在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牢笼”记录了人在选择过程中的痛苦，也刻画了人在没有选择时的绝望。凯蒂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既从没有希望的婚姻关系中获得了自由，又“从沉沦堕落的婚外恋中获得自由。这是摆脱一切精神枷锁后获得的自由”（毛姆，《面纱》200），但这种自由却凸显出极端环境下心智磨砺的道德意涵。唐森的油滑玩世映照着凯蒂内心中的另一个自我：沉湎于感官享受，满足于激情虚妄。在沉默和自闭中越走越远的瓦尔特代表了凯蒂心中另一个神秘的存在：渴望付出，却始终与现实存在着一种无法穿越的隔膜。时间呈现出冷酷的一面，《面纱》仿佛就是一出虚幻的舞台剧，人人都是台上的角色，在走向各自归途的过程中，每一个角色都以自己的选择阐明了“存在的意义”（197）。

在湄潭府这个时空交错的节点上，人物与自我、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逐渐达到了高潮。在剧作家麦基（Robert McKee）看来，“故事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脱胎于已在历史上和人类经验中存在的素材”（73）。进入湄潭府后，接待夫妇两人的是维丁顿。晚餐虽简单，但让人印象深刻的却是三人交谈中的自说自话。彼时，河对岸突然响起了锣声和鞭炮声，似乎在宣告又有新故之人。维丁顿一会儿聊到了香港赛马会，一会儿又说起伦敦剧院里美貌的女主角。他的兴致越高，话题越光鲜，也就越发衬托出眼前这场瘟疫的可怕。凯蒂对维丁顿所聊颇为熟悉，而瓦尔特的眼里却满含着嘲讽，这是一场没有焦点的交流。那种失焦感衬托出周边环境的恐怖，也进一步刻画了凯蒂情感上的无所依靠。那种感受就像一个铁箍把女性“紧紧箍着，现在却一下绷断了，使她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霍尼 109）。瘟疫隔绝内外，他们“仿佛成了三个离群索居的孤独者，三个素昧平生的陌路人”（毛姆，《面纱》89）。看着瓦尔特日渐消瘦，凯蒂一度感到揪心。这是一种包含着悲伤与焦虑的痛苦，也是一种混杂着同情的孤独。这种孤独恰如托多罗夫所言，“孤独总是令人难过的，但是最糟糕的孤独是在人群中感受到的——世界是一个荒漠，社会的喧嚣则是压迫人的沉寂”（61）。

凯蒂体现了另一种精神上的无家可归。在艾伯特（Fay Bound Alberti）看来，无家可归是一种现代性的精神困境，它表征了心灵交往的匮乏，代表了一种“以缺乏人身安全和社会归属为特征的社会和情感经历”（205）。进入疫区或许是瓦尔特解决感情困境的一种极端方案，尽管它对凯蒂而言具有胁迫和惩罚的意味，但对毛姆来说，湄潭府就此成为一个让人重生的试验场。困守在情感黑洞的边缘，夫妇两人都希望对方能理解自己，但那种隔膜却犹如岩浆与冰水碰撞而起的浓厚烟雾。小说起笔于一场婚外情，而真正的高潮却发生在令人绝望的疫

区。那些场景不仅记录了一段悲痛的历史，也呈现了极端环境下人物在冲突之后走向和解的艰难，“在恐怖与死亡阴影的笼罩下 [……] 他们之间的是非恩怨是多么微不足道”（毛姆，《面纱》124）。这或许就是毛姆为命运之神的“面纱”写下的人性注脚。

小说结尾，凯蒂回到香港，却又在迷乱之中再度与唐森幽会。她为自己沦为唐森的猎物而感到羞愧，并真切地感受到了内心深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自己“究竟着了什么魔怔”，竟然一面怀揣着“极端鄙视”，另一面却“又激情难耐，向这个卑鄙肮脏的家伙投怀送抱”（222）？唐森的引诱再次将凯蒂那个隐秘盲从的自我彻底暴露在读者面前。这个细节似乎出乎读者的意料，却又在毛姆人性刻画的情理之中。正是基于对自己轻贱行为的刻骨愤恨，凯蒂才最终完成了从表层欲望走向深层自我的炼狱之旅。相比对瘟疫的害怕，凯蒂的自责更多表达了对自我迷失的恐惧。凯蒂痛苦地意识到，她和唐森都有对方的影子，都映射出自我在对方精神世界中的隐性存在：“那个女人绝不是真正的我，而是我心中的一头野兽，黑暗而可怕的野兽，犹如一个恶魔。”（220）瓦尔特之死促成了凯蒂的新生，而再度陷入唐森的情欲之网则让她看清了成为欲望的奴隶有多么可怕：“软弱啊软弱！无可救药，任何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216）这是一种无力感的写照，也体现了凯蒂内心对救赎的呼唤。

带着同情与悲悯，毛姆最终让这个女人走出了人性的黑暗。考验与磨难伴随人的一生，正如历史学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所言，炼狱是一场“缓慢的然而具有本质性的精神变革”（2）。故事开始时，凯蒂和瓦尔特离开伦敦前往香港；小说结尾，凯蒂满身困倦地回到了英国。孤身一人是她留给读者最后的背影，也是衰落中的英帝国的一个缩影。艾伯特指出，维多利亚小说及与之相关的作品描写了很多孤独的人物。这些人物“为了寻求个人的心理成长和自由”，一直在与一个“充满敌意、冷漠无情的世界相抗衡”（39）。在这类作品中，“无论是因为错误、脆弱，还是无情的社会结构和厄运，处在社会边缘的孤独个体都获得了诗意的描述”（41）。而在《面纱》中，孤独更是与幽暗的人性形成了隐秘的勾连，并最终呈现出一种自我与现实的撕裂。这种断裂界定了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意涵，其本质或许正如心理学家库利（C. H. Cooley）所言，自由是一种“发展的机会”，“脱离了社会秩序就没有人的存在 [……] 没有限制性条件的自由是不可想象的”（303-304）。

对凯蒂而言，磨难是走向超越的必然，“磨难可以是眼前的一个深渊，将一切掩埋”，“磨难也可以是眼前的一片空地，慷慨地迎接一切可能”（斯蒂芬斯 143）。通过湄潭府的这段经历，凯蒂重拾对婚姻的记忆并重获对家庭意义的理解。她希望女儿能拥有独立的自我，真正理解真情与挚爱。“面纱”一词体现了两重隐喻：一是经由凯蒂从分裂到统一的情感进程强化了对“我是谁”的认同，表达了对自由、享乐、激情、理性、责任的理解，揭示了人之本性与社会秩序之间的道德互动；二是作为一种“疾病的隐喻”，“面纱”隐含着具有超越性的理性认知，其代表的瘟疫叙事有效地整合了作者、小说人物与读者的情感体验，通

过对“轻文化”与“重情感”在极端环境下的对比,构建了一幅深刻而富有历史内涵的社会变迁图景。

邮轮航行于茫茫大海,船上的凯蒂回想起曾与可怜的瓦尔特长途跋涉,眼前的海上美景引发了她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唐森炙热的激情曾让她迷失自我,瓦尔特冷冽的理性曾让她深感疏离,那些过往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她所遭遇的那些人生不幸如今看来“并不完全是徒劳无益的”(毛姆,《面纱》234-35)。大海包容了一切,它似乎在提醒那些欢游于欲望之海的人,与恒常又无定的宇宙相比,“人类的一切苦难都显得微不足道”(234)。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lberti, Fay Bound. *A Biography of Loneliness: The History of an Emotion*. Translated by Chang Zhang, Yilin Press, 2021. [艾伯蒂:《孤独传:一种现代情感的历史》,张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
- Berger, John. *Ways of Seeing*. Translated by Xingyue Dai, Guangxi Normal UP, 2005. [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Cooley, C. H. *Human Nature and Social Order*. Translated by Fanyi Bao, et al., Huaxia Publishing, 2015. [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 Corbin, Alain. *Histoire du silence: De la Renaissance à nos jours*. Translated by Chenyao Hu, Nanjing UP, 2021. [科尔班:《沉默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胡陈尧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 Hobsbawm, Eric.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Translated by Shiheng Jia, CITIC Press, 2014. [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Horney, K. *Our Inner Conflicts*. Translated by Zuohong Wang, Yilin Press, 2016. [霍尼:《我们内心的冲突》,王作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 Le Goff, Jacques. *La naissance du Purgatoire*. Translated by Mang Zhou, Commercial Press, 2021. [勒高夫:《炼狱的诞生》,周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Lipovetsky, Gilles. *De la légèreté*. Translated by Mengfei Yu, CITIC Press, 2017. [利波维茨基:《轻文明》,郁梦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 Lu, Jiande. *Sparrow Chirps: Literature and Society (Revised Editio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陆建德:《麻雀啾啾:文学与社会(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7。]
- Maugham, William Somerset. *Ten Novels and Their Authors*. Translated by Feng L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2013. [毛姆:《巨匠与杰作》,李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 *The Painted Veil*. Translated by Helong Zhang,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2017. [毛姆:《面纱》,张和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 Mckee, Robert. *Story: Substance, Structure, Style 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 Translated by Tiedong Zhou,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2015. [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周铁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 Mills, Charles Wright.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Translated by Kang Li, Beijing Normal UP, 2017.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Simmel, Georg. *Philosophie des Geldes*. Translated by Guiqin Zhu, Guangming Daily Publishing, 2020. [齐美尔:《货币哲学》,朱桂琴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 Steffens, M. *La vie en bleu*. Translated by Yiyu Yang, East China Normal UP, 2020. [斯蒂芬斯:《蓝色人生》,杨亦雨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 Todorov, Tzvetan. *Frele bonheur: Essai sur Rousseau*. Translated by Weihong Sun, East China Normal UP, 2012. [托多罗夫:《脆弱的幸福:关于卢梭的随笔》,孙伟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乔清泉

## 美国工人阶级文学研究的话语流变与研究动向

◎ 赵静

**内容提要:** 工人阶级文学研究正成为美国文学研究中一个新的增长点,但概念混淆已然成为研究的障碍。本文梳理美国文学研究中的阶级话语流变,区分核心概念,并把握研究动向,旨在厘清概念并为深化研究提供参考。美国文学研究领域先后集中出现以“无产阶级文学”和“工人阶级文学”为核心概念的两波研究话语,后者在时间范畴、作家群体及美学形式上较前者进行了拓展。当代美国工人阶级文学研究呈现出介入当代美国社会阶级议题、面向世界文学及与生态批评融合的研究动向。美国工人阶级文学研究在拓展美国文学研究视野、探索区域国别视野下的文学研究路径和探讨文学介入社会劳动议题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美国工人阶级文学 话语流变 研究动向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1-0090-09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1.010

**Title:** Discursive Evolution and Research Trends in American Working-Class Literature Studies

**Abstract:** Working-class literature studies is emerging as a new area of growth in American literary research, yet conceptual confusion poses obstacles to it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class discourse i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clarifies core concepts, and identifies current research trends, with the aim of refining conceptual frameworks and advancing scholarly dialogues.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has witnessed two concentrated waves of class-based research discourse, organized around the core concepts of “proletarian literature” and “working-class literature,” respectively. The latter has expanded upon the former in terms of temporal scope, diversity of authors, and aesthetic forms.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American working-class literature shows the following trends: engaging with current US social class issues, embracing a world literature perspective, and integrating ecocritical approaches. American working-class literature studies holds significant value for expanding the scope of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developing viable approaches to literary research within regional and area studies, and demonstrating the potential of literature to engage with social labor issues.

**Keywords:** American working-class literature, discursive evolution, research trends

**Author:** Jing Zhao,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美国社会常被定义为“中产阶级社会”,但在千禧年前后,经济危机、政治紧缩、社会分裂等现实使阶级差异的鸿沟从意识形态阴影中浮现出来,挑战其无阶级神话(Coles and

Lauter 1)。与此同时，美国文学研究复兴了阶级话语，文学与阶级话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工人阶级文学研究成为美国文学研究中一个新的增长点。近年来，多家国际权威出版社密集推出了聚焦或涉及美国工人阶级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例如，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美国工人阶级文学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Working-Class Literature)、劳特利奇出版社的《劳特利奇文学与阶级研究手册》(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Class)和《劳特利奇工人阶级文学手册》(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king-Class Literature)等。

工人阶级文学一般被认为是“由工人阶级创作,关于工人阶级,向着工人阶级利益的文学”(Coles and Zandy xxii),是“由他们创作、关于他们及为他们而写的作品”(Coles and Lauter 6)。有学者将工人阶级文学的源头追溯至新大陆初期的契约劳工日志,也有一些研究文集将美国工人阶级文学局限于20世纪3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国内对美国工人阶级文学的关注有限,尚未形成学术对话。罗斌指出,美国工人阶级文学范畴不明确、选集标准混乱,并将工人阶级文学概念不清的原因归于阶级概念本身的模糊性(82)。但他未梳理美国文学研究中阶级话语的流变,也未对近似概念做区分。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确实存在概念混淆的情况。梳理与区分无疑有助于厘清工人阶级文学的研究边界,为深入研究奠定基石。鉴于此,本文欲探讨以下问题:美国文学研究中阶级话语如何流变?工人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区别何在?当代美国工人阶级文学研究有哪些动向?

## 一、话语流变:从无产阶级文学到工人阶级文学

美国文学研究中先后出现两波围绕阶级进行讨论的研究潮流,第一波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彼时正是大萧条下的动荡局势,受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影响,许多美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左转,寻求激进策略解决社会和经济危机。他们创作的一系列呼吁废除资本主义、创立社会主义秩序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等艺术作品,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学(Murphy 1)。一些“旧左翼”知识分子以美国国内的《新群众》(New Masses)和《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等杂志为主要发声平台,以约翰·里德俱乐部等左翼组织为阵地,并常与以《国际文学》(International Literature)为代表的国际文艺界交流互鉴,围绕无产阶级文学的形式与内容、政治使命与责任、无产阶级艺术与资产阶级艺术间的关系等话题展开讨论。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包括高尔德(Michael Gold)的《没钱的犹太人》(Jews without Money)、康罗伊(Jack Conroy)的《被剥夺继承权的人》(The Disinherited)等。受美国“二战”后政治社会现实所限,美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旧左翼”思潮和运动一度遭受“文化失忆症”(Denning 425)。

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无产阶级文学的定义曾出现过激烈的纷争,但当代研究普遍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专指创作于30年代的一些激进文学作品。佩雷拉(Sonali Perera)指出,在3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讨论中,有些人主张将无产阶级文学严格限定为由工人阶级

出身的作家创作的文学，但无产阶级文学最终还是被广泛地定义为由工人创作、为工人书写或关于工人的文学（176）。里多（Walter B. Rideout）对早期有关无产阶级文学定义之争进行研究后得出，无产阶级文学一般被认为需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169）。弗莱（Barbara Foley）将美国无产阶级小说定义为，大萧条时期在美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由共产党领导的文化运动氛围下所创作的一些小说（vii）。可见，学界基本达成共识，时间范畴和意识形态特征成为界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关键要素，而无产阶级文学的作者出身则不必限于工人阶级，也包括来自中上阶层的知识分子，比如“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The Studs Lonigan Trilogy）的作者法雷尔（James Thomas Farrell）和《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的作者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等。

第二波研究潮流则出现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新左翼”运动之后。这波研究不仅完善了无产阶级文学研究，还做出一些开拓性尝试。一方面，一些学者继续围绕30年代重要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和作品进行历史资料搜集、整理和编纂，形成丰富的史料汇编和研究文集。一些被忽视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尤其是女作家作品）得以出版，比如《约农迪俄：30年代的故事》（*Yonnondio: From the Thirties*）和《姑娘》（*The Girl*）等。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一批深受“新左翼”思想影响的学者开始专门致力于文学与阶级研究，并以“工人阶级”替换“无产阶级”，尝试开拓文学中阶级话语的疆土。劳特（Paul Lauter）、科尔斯（Nicholas Coles）、希契科克（Peter Hitchcock）等可谓先驱。其中，劳特的文章《工人阶级女性文学：研究导论》（“Working-Class Women’s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Study”）常被视为美国工人阶级文学研究诞生的标志。90年代至今，赞迪（Janet Zandy）等学者加入了美国工人阶级文学研究队伍，扩展其概念范畴，梳理工人阶级文学史，总结研究方法等，相关研究蔚为大观。2005年，《新工人阶级研究》（*New Working-Class Studies*）正式出版，为学界近年兴起的工人阶级生活与文化研究命名。该研究以表征分析为核心方法，致力于从多维度阐释工人阶级的生存经验与文化实践，而文学研究亦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Russo and Linkon 1-15）。

美国工人阶级文学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它与“旧左翼”的挫败和战后语境有关。冷战氛围和麦卡锡主义的压制一度使无产阶级文学同左翼思潮和运动一道偃旗息鼓；同时，50年代美国研究开创者们建构了无阶级社会的“美国例外论”（Lawson 2），“二战”后的繁荣和美国人的大规模中产阶级化巩固了这一观点。其次，60年代后“新左翼”运动和思潮鼓舞了工人阶级研究话语复兴。再次，除了美国国内语境变化的契机外，国际层面也提供了有利条件。20世纪中期以来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的发展为工人阶级研究者们提供了理论基础。英国社会的阶级问题比美国更突出，早在20世纪中期，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汤普森（E. P. Thompson）等学者已开始探讨工人阶级文化。他们的研究为科尔斯、劳特等新一代美国工人阶级文学研究者提供了理论基础。

总体而言,美国文学研究经历了从“无产阶级”到“工人阶级”的话语转向。有学者将专注于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研究的学者称为第一代工人阶级文学研究者,将一批当代学者称为第二代工人阶级文学研究者(Mullen 265)。这样的概括虽简练,却不乏对工人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概念的混淆。与此同时,英语学界的研究范式总是将美国工人阶级文学指向20世纪30年代短暂的无产阶级时期及此后十年的人民阵线激进主义时期(Perera 4)。美国工人阶级文学是否等同于无产阶级文学是一个关键问题,决定了工人阶级文学的研究边界,这就使得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显得尤为必要。不仅如此,在新自由主义推行以来美国贫富差距凸显的现实语境下,美国无阶级神话失去了合法性,阶级问题迫切需要被言说。若将工人阶级文学局限于30年代势必造成对工人阶级当代表达的忽视,因此十分有必要拓展工人阶级文学的研究边界。这也是阶级话语复兴的要旨所在。

## 二、概念拓展:工人阶级文学的界定要素

阶级话语的复兴与历史语境相关,工人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差异也与其出场背景不同有关。“旧左翼”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试图通过文学创作唤醒阶级意识,具有强烈的激进色彩和政治使命。“新左翼”运动下的工人阶级文学主要致力于实现解构文学经典传统、让边缘群体发声的文化使命。话语流变与二者的差别相应,且后者已被“去激进化”(Diggins 42)。“去激进化”的当代研究拓展了工人阶级文学范畴,常将无产阶级文学囊括其中,比如《美国工人阶级文学文集》(*American Working-Class Literature: An Anthology*)和《美国工人阶级文学史》便是如此。那么,工人阶级文学的概念具体如何界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工人阶级文学定义的探讨屡见不鲜,呈现出一脉相承、逐渐拓展的趋势。劳特指出,工人阶级文学的定义涉及作者身份、作品内容和读者对象三个维度,加之工人阶级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因此界定困难(“Working-Class Women's Literature” 16)。不过,通过系统梳理工人阶级文学概念的讨论历程,可以提炼出其核心要素。总结来看,目前学界关于工人阶级文学的定义基本达成以下三点共识:第一,工人阶级文学由工人阶级出身的作家所创作;第二,工人阶级文学使用本阶级语言书写工人阶级具身生活经验、感受和情感;第三,工人阶级文学以集体性为关切,体现工人阶级价值观。

劳特、科尔斯和希契科克的早期文章奠定了工人阶级文学的界定基础,并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上述三项定义要素。劳特率先对工人阶级文学、工人阶级及工人阶级文学特点做出建设性的阐释。首先,他将工人阶级文学概括为由劳动人民书写的、关于他们生活的文学作品,并特别强调,美国工人阶级常被认为是白人男性产业工人,这一认识具有阶级特权、父权制和白人至上主义色彩,而工人阶级文学则要努力克服这些认识(16)。其次,他依据马克思的阶级定义,用“工人阶级人民”指“那些出卖劳动赚取工资的人,他们通过劳动创造‘剩

余价值’”(16)。最后,他指出,工人阶级文学不是将人引向形而上世界的媒介,而是旨在通过展现人们共享的生活体验和世界观来激发意识和行动。科尔斯撰文呼应劳特,提出以工人阶级文学研究开启一种另类的文学研究方式,以解构精英文学经典传统。科尔斯基本肯定劳特关于工人阶级文学和工人阶级的定义,但他认为工人阶级文学作家不应局限于工人,也应包括像劳伦斯(D. H. Lawrence)或伦敦(Jack London)那样“具有工人阶级背景的职业作家”(667),只要他们有意识地从阶级生活的内部视角进行写作。另外,科尔斯特别强调,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会导致工人阶级变化,因此,工人阶级文学深受历史环境影响。相较于前两者,希契科克则强调了阶级对表征的依赖。他认为,理解阶级存在可以类比为理解意识形态的存在,只有通过表征才能理解作为社会关系的阶级(23)。他认为,工人阶级表征是一种具有内部视角的、突出工人阶级感官感受的书写,这些感受符号用以解读工人阶级整体,而不是对所刻画人物的本质的表达。总体而言,上述讨论着重强调了工人阶级文学的作者出身、作品的阶级内部视角及作品对工人阶级整体而非个体经历的关切。

2000年后,赞迪和劳特等人在早期讨论基础上重点探讨工人阶级文学的核心特征,特别突出对集体情感的表达。赞迪列举工人阶级书写的13项要素,其中最重要的几项是:其一,以工人阶级人民生动的物质生活经历为中心,对工人阶级具身经验进行表征;其二,所用语言势必包含工人阶级日常用语;其三,体现集体性的“共同情感”(communal sensibility)。如赞迪所述,“我们”栖息于作家个人的“我”之中(90)。劳特在一定程度上与赞迪达成共识。早期劳特强调工人阶级文学的激进色彩(“Working-Class Women’s Literature”18),后期的他则将“阶级情感”(class sensibility)作为定义工人阶级书写的重要参数。他认为,工人阶级艺术和其他文化形式之间没有严格界限,只是侧重通过语言、意象和细节表达阶级情感(“Under Construction”66-67)。它体现为“一种坚定的意识”,即意识到工作中的阶级冲突、对工作场所的控制决定了生活的全部(68)。总之,劳特的后期观点侧重工人阶级文学用本阶级的语言书写集体性情感,以工人阶级内部视角的个人叙事反映工人阶级“我们”的集体存在境况。

时间范畴和意识形态是界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关键要素,而作家身份、作品内容和价值取向则是界定工人阶级文学的核心要素,二者必然是部分重合而不包含的关系,这为进一步比较奠定了基础。工人阶级文学相较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拓展也体现在创作主体和美学形式上。就创作主体而言,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主义思潮兴起前,有学者挖掘无产阶级女作家的作品,但无产阶级文学总体上是以白人男性为主。而60年代后,对“白人”“男性”“中产阶级”传统的反思使工人阶级文学研究摆脱族裔、性别等桎梏,其范畴囊括了工人阶级女性和少数族裔群体的作品(Tokarczyk 4)。就美学形式而言,无产阶级文学从阶级视角审视社会,同情社会边缘人,常采用二元对立视角,如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正义对资本主义压迫、信念文学对纯艺术等。而工人阶级文学在形式上不受上述限制,小说里的工人是充

满真情实感的鲜活的普通人，而不必是构成革命阶级先锋的理想化人物（Wixson 5）。总之，工人阶级文学概念无论在时间范畴、作家群体还是美学形式上都较无产阶级文学进行了拓展。

### 三、研究动向：介入社会阶级议题、世界文学、“生态阶级意识”

当代美国工人阶级文学研究动向主要包括如下三点：第一，突出工人阶级文学作为文化反馈如何想象性回应当代美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困境；第二，将工人阶级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文类来解读，开拓世界文学研究新路径；第三，在人类世生态批评视野下解读文学中的“生态阶级意识”，促成工人阶级文学研究与生态批评的视域融合。

首先，当代研究将当代美国工人阶级文学视为文化反馈，强调其对美国社会阶级议题的介入性。“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 547），因此阶级及工人阶级诞生于特定历史阶段，并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语境中表达不同含义。20 世纪末以来，美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全球劳动分工下族裔异质性加剧、零工经济和数字资本主义下工作结构和性质转变、福利国家制度削弱、工会和工人运动受打击及生态危机加剧等现实塑造了新的历史语境，美国工人阶级文学及其研究的发展则与之呼应，如何回应当代美国工人阶级的困境成为热点。林康恩（Sherry Lee Linkon）和恩廷（Joseph B. Entin）分别在去工业化和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视野下考察当代美国工人阶级文学。林康恩将去工业化文学（deindustrialization literature）作为工人阶级文学的一个亚文类，指 2000 年后出现的关注去工业化地区中青年生活的文学作品，如《请别从月球归来》（*Please Don't Come Back from the Moon*）、《煤跑镇》（*Coal Run*）、《苦药片》（*A Bitter Pill*）等小说作品。去工业化文学常由产业工人后代创作，从工人阶级的视角讲述去工业化地区个体的生活、情感等具身体验，展现去工业化和经济重组的影响，探寻工人阶级如何在经济和社会不稳定时期努力去找寻意义、建立关系和构建有意义的成年生活（8-9）。恩廷则关注劳动力跨国流动造成的文化效应，例如当代跨美洲移民小说《大陆漂移》（*Continental Drift*）、《在基督的脚下》（*Under the Feet of Jesus*）和《平凡水手》（*The Ordinary Seaman*）等，将其视为一种后福特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文学亚文类（51）。他认为，这些当代小说（及一些电影）正在重塑“白人男性产业工人”这一美国工人阶级的传统形象，并“重新构想工作和工人阶级集体”（5）。

两位学者的研究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启发性强，也拓展了研究空间。从共性来看，首先，两人基本以劳特、赞迪等人的研究为基础，却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工人阶级文学的范畴。林康恩将产业工人阶级的中产阶级后代的一些作品归为工人阶级文学（9）；恩廷则认为，当代多元文化文学和少数族裔文学大都属于工人阶级文学（52）。这也说明当代美国工人阶级的复杂性。其次，两人都将当代美国工人阶级文学（及博客、电影等多媒介文艺形式）视为一种当代“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是对当代美国工人阶级存在困境的想象性回应。

从差异性来看，两位学者不仅研究对象不同，还分别强调小说以怀恋过去和想象未来的方式回应不同困境：林康恩侧重去工业化后经济凋敝的后果，恩廷则着眼全球化语境下对工人阶级团结的构想。他们的研究具有可信度和启发性，但相对重视当代工人阶级文学的社会价值，而忽视其审美价值。工人阶级文学如何继承与革新已有文学传统（至少应涉及无产阶级文学）、实现以创新的美学形式与当代美国社会的阶级现实进行动态互动，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其次，2010年后，佩雷拉等学者尝试将工人阶级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文类来理解，既拓宽了工人阶级文学的研究边界，也拓展了现有世界文学的理论框架。佩雷拉批判将工人阶级文学局限于英美特定时期某些类型文学的做法，并指出在全球化和国际劳动分工加剧劳动分化的当代，有必要探讨作为世界文学的工人阶级文学的可能性，但“既有的世界文学理论框架，无法诠释工人阶级文学的形式及其构成逻辑”（16）。佩雷拉批判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所定义的作为文学资本竞争空间的“文学世界共和国”概念和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所定义的作为流通和阅读模式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局限性<sup>[1]</sup>，并基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提出“基于形式的社会学共性和社会主义伦理的比较意识形态”（5）来理解作为世界文学的工人阶级文学。具体而言，佩雷拉挖掘作品叙事逻辑，展现其“拒绝形式化”（体现为破碎的语句、中断的叙事等）的美学共性特征，将其视为表征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修辞策略，且这一“话语统一”“期望着一个集体主体的新形态和意识形态基础，这个集体主体自我批判地塑造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伦理”，一种“集体利益作为自我利益”的伦理哲学（11-12）。可见，佩雷拉同样将工人阶级文学根植于指向集体归属的情感或伦理。佩雷拉对工人阶级世界文学的定义尝试无疑拓展了工人阶级文学的定义维度——从民族视野下以历史与主体为定义维度转向国际视野下以文学性与伦理意涵为定义维度。继佩雷拉后，工人阶级世界文学引起越来越多关注，工人阶级文学研究新作《跨国工人阶级文学：19至20世纪的经典与联结》（*Transnational Working-Class Literatures: Canons and Connection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同样“致力于在一个‘国际主义与比较的’框架内，来讲述工人阶级文学的故事”（Marzec et al. 2），《劳特利奇工人阶级文学手册》对此也有相关讨论。

不过，现有世界文学视野下的工人阶级文学研究对中国文学关注远远不够，上述文集谈及中国工人诗歌，而佩雷拉的研究对象限于印度、斯里兰卡、美国和南非的作家作品。21世纪以来，中国文坛中的“新工人文学”等新大众文艺先驱同样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将中国“新工人文学”纳入世界文学中进行比较研究有待开拓。佩雷拉以作品形式和叙事逻辑共性为切入点、挖掘作品伦理内核之共性的研究路径，或是其探究国际与跨国交流对工人阶级文学发展之影响的研究思路，都为将工人阶级文学作为世界文学进行研究提供了参考。

再次，一些前沿性研究成果可以为当代工人阶级文学研究提供启示。拉图尔（Bruno Latour）认为，人类世时代的困境重构了阶级冲突的基础，人类世时代的政治不仅围绕生产关系，更围绕生命再生产而展开，这启发了克里斯蒂安斯（Tim Christiaens）在人类世视野

下进行阶级分析(257)。他提出“生态阶级”(ecological class)和“赤裸大地”(bare land)概念:“生态阶级由一切被剥夺了再生产方式的生物组成”,“赤裸大地是一个由人类和非人类生物组成的集体主体,他们无法形成有意义的生态系统关系”(Christiaens 258)。“赤裸大地”正是生态阶级的具象化,是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受害者。克里斯蒂安斯指出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阐释了“赤裸大地”是如何形成的。罗安清认为,生态关系是生命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但当代资本主义使生物从生命之网的生态关系中剥离、异化,将其变为流动资产嵌入资本主义交换网络的物化关系中,而一旦生物失去创造利润的能力就会被废弃为“赤裸大地”(转引自Christiaens 259)。但罗安清从脱离人类社会的生物(松茸)的角度审视生命之网,在情感层面较难唤起人们的生态阶级意识。克里斯蒂安斯认同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观点,主张首先将后人类主义政治战略性地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以逐渐推动人们理解超越人类生命尺度的生态阶级政治。克里斯蒂安斯将《愤怒的葡萄》作为演绎生态阶级政治的文本,为理解当代工人阶级小说中的生态阶级政治提供启示,如何在人类世生态批评视野下深化工人阶级文学研究值得深究。

近一个世纪的美国文学研究历经从无产阶级文学到工人阶级文学的阶级话语转向,前者专指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色彩的激进文学,而后者指由工人阶级出身的作家所创作的关于工人阶级生活、体现工人阶级立场和价值观的文学作品。后者在时间范围、作家范围和美学形式上都较前者有所拓展,体现出与美国左翼思想动态息息相关的文化表达变迁。当代美国工人阶级文学正在勃兴之时,展现出面向当代美国社会阶级议题、面向世界文学及与生态批评融合的研究动向。

工人阶级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研究价值:第一,国内传统的外国文学研究以精英和经典文学为焦点,而忽视了作为一种美国大众文艺形式的工人阶级文学。因此,工人阶级文学研究有助于拓宽美国文学研究视野、建构美国大众文艺研究。第二,美国工人阶级文学作为美国文化(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阶级境况(经济基础的产物)是同构的,具有鲜明的区域国别色彩,因此美国工人阶级文学研究有助于理解美国文化与现实,服务对美战略需求,探索文学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相融合的可行路径。第三,在人工智能以指数级的跳跃式发展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当下,劳动形态必然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劳动者命运几何?工人阶级文学与研究正是一种介入性写作与研究,因此能体现文学的人民性,常常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胸怀为社会正义、大众福祉发声。

#### 注释 [Note]

- [1] “文学世界共和国”概念主张以去政治化的文学作为理想的世界文学,并将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无法真正关注到“旨在呈现‘不平衡发展’语境下的‘世界化’进程的写作”;达姆罗什将世界文学定义为超

出文学作品自身语言文化范围而广泛流通的文学，这种文学观必然依赖出版社、权威评论家和文学奖项等外部认可，而非文类的内在法则，因此，无法解释“形式上具有协作性，并在修辞策略、主题内容及结构层面贯穿国际主义精神的世界文学”（Perera 16）。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Christiaens, Tim. "Bare Land: Alienation as Deracination in Anna Tsing and John Steinbeck." *Re-Imagining Class: Intersectional Perspectives on Class Identity and Precarity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edited by Liesbeth François and Michiel Rys, Leuven UP, 2024, pp. 257-77.
- Coles, Nicholas. "Democratizing Literature: Issues in Teaching Working-Class Literature." *College English*, no. 7, 1986, pp. 664-80.
- Coles, Nicholas, and Paul Lauter. *A History of American Working-Class Literature*. Cambridge UP, 2017.
- Coles, Nicholas, and Janet Zandy. *American Working-Class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xford UP, 2007.
- Denning, Michael. *The Cultural Front: The Laboring of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erso, 2010.
- Diggins, John Patrick.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Left*. W. W. Norton, 1992.
- Entin, Joseph B. *Living Labor: Fiction, Film, and Precarious Work*. U of Michigan P, 2023.
- Foley, Barbara. *Radical Representations: Politics and Form in U.S. Proletarian Fiction, 1929-1941*. Duke UP, 1993.
- Hitchcock, Peter. "They Must Be Represented? Problems in Theories of Working-Class Representation." *PMLA*, no. 1, 2000, pp. 20-32.
- Lauter, Paul. "Working-Class Women's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Study." *The Radical Teacher*, no. 15, 1980, pp. 16-26.
- . "Under Construction: Working-Class Writing." *New Working-Class Studies*, edited by John Russo and Sherry Lee Linkon, Cornell UP, 2005, pp. 63-77.
- Lawson, Andrew, editor. *Clas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reated Unequal*. Routledge, 2014.
- Linkon, Sherry Lee. *The Half-Life of Deindustrialization: Working Class Writing about Economic Restructuring*. U of Michigan P, 2018.
- Luo, Bin. "Three Issues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Working-Class Literature." *New Perspectives on World Literature*, no. 5, 2018, pp. 78-86. [罗斌:《当代美国工人阶级文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8年第5期,第78-86页。]
- Marzec, Wiktor, et al. "Towards the Transnational Study of Working-Class Literature." *Transnational Working-Class Literatures: Canons and Connection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edited by Wiktor Marzec, et al., Palgrave Macmillan, 2025, pp. 1-17.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4. People's Publishing, 199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Mullen, Bill V. "Teaching U.S. Working Class Literature; or, Firing the Canon." *Clas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reated Unequal*, edited by Andrew Lawson, Routledge, 2014, pp. 265-80.
- Murphy, James F. *The Proletarian Moment: The Controversy over Leftism in Literature*. U of Illinois P, 1991.
- Perera, Sonali. *No Country: Working-Class Writing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olumbia UP, 2014.
- Rideout, Walter B. *The Radical No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54*. Columbia UP, 1992.
- Russo, John, and Sherry Lee Linkon. *New Working-Class Studies*. Cornell UP, 2005.
- Tokarczyk, Michelle M. *Critical Approaches to American Working-Class Literature*. Routledge, 2011.
- Wixson, Douglas. *Worker-Writer in America: Jack Conroy and the Tradition of Midwestern Literary Radicalism, 1899-1900*. U of Illinois P, 1994.
- Zandy, Janet. *Hands: Physical Labor, Class, and Cultural Work*. Rutgers UP, 2002.

## 再论理查德·鲍尔斯《回声制造者》中的生态意识与伦理审度

◎ 刘贻伟 陈竞宇

**内容提要:** 有“生态挽歌”之称的《回声制造者》以生态思维深度考察包括人与自身理性、人与自然、人与时间的关系等在内的诸多伦理议题，其伦理关怀远非现有研究常讨论的生态伦理所能概括。围绕沙丘鹤和双重错觉综合征这两个彼此交融的核心意象，小说既揭示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维护理性之整全的重要意义，亦重新审视了自然与现代文明间的关系，更探讨了克服种种历时或共时的现代性断裂、重建历史连续性的必要性。这为现代人重新实现诗意栖居提供了可能，也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生存提供了参照。

**关键词:** 理查德·鲍尔斯 《回声制造者》 生态思维 伦理意蕴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1-0099-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外译项目“田野政治学的构建”(22WZZB002); 北京交通大学人才基金项目“晚期后现代美国小说中的建构性想象与伦理意识”(2023XKRCW015) 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北京交通大学外国语与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0044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1.011

**Title:** Reexamining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 in Richard Powers' *The Echo Maker*

**Abstract:** Known as “an ecological elegy,” *The Echo Maker* demonstrates an intention to examine numerous ethical issue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their own rationalit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between human and time through an ecological lens. Its ethical concerns far exceed what current scholarship commonly frames as ecological ethics. Centering on two core images—the sandhill crane and the Capgras syndrome, the novel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irrational factors such as emotions in maintaining the wholeness of rationality, revisits the tension between nature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underscores the need to overcom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fractures of modernity so as to reconstitute historical continuity. In doing so, it opens the possibility of restoring modern humans' poetic dwelling on the earth and offers a point of reference for human existence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Richard Powers, *The Echo Maker*, the ecological thinking, ethical consideration

**Authors:** Yiwei Liu, Lecturer,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Jingyu Chen, Lecturer,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曾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回声制造者》(*The Echo Maker*)是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小说围绕沙丘鹤这一从远古持存至今的鸟类和主人公马克因车祸大脑受伤后罹患的“双重错觉综合征”(Capgras syndrome)展开,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神经科学、生态学、“后9·11时代”的美国生活等诸多方面,显现出很强的跨学科性和体裁融合特点(Siegelman 47)。多数评论直接或间接地从生态维度分析小说。直接者倾向于关注沙丘鹤在当代的生存危机及其栖息地保护,并将之视为一种象征(Wilhelmus 336)。此类研究阐述了小说对人类中心主义过度膨胀、功利主义态度盛行等现代性症候的批评,凸显了其对自然环境与动物生命的关注。这些研究容易将生态意识等同于自然保护本身,从而忽略文本整体表征的更深层下结构性生态关系,包括认知的复杂性、自然与文明的张力、存在与历史的关联等。间接者能注意到神经科学、小说叙事与生态系统三种复杂性之间存在的类比关系,指出人的大脑是“一个映射所有生命网络生态的网络生态”(Harris 232),而“通过讲述有关神经元、人际关系及物种间相互关联的故事,小说将叙事连贯性方面的问题具体化了”(Houser 381)。这些研究虽突破了将生态意识理解为自然保护主义的狭义框架,但常显现出将复杂性与关联性停留在抽象隐喻或叙事策略层面的局限,而较少触及小说中蕴含的生态思维——一种既涉及认知限度(如大脑功能失序对人类理性边界的揭示),又涉及秩序冲突(如自然生态与现代文明进程的相互影响),更指向生存领域(如历史性、时间性与人类之存在)的整体生态观。

生态思维是较晚近的后现代思想家所倡导的思维方法。他们虽较少直接采用该术语,却不约而同地相信走向生态将是后现代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景和方向(格里芬 39, 67, 88)。事实上,在与文学文化相关的实践中,生态思维具有普遍性。它既适用于观察自然、围绕人与自然的理想关系进行“规范性的”(Frankena 4)伦理思索,也适用于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及其他社会进程展开伦理考察。现有与生态主题相关的研究多侧重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或“生态伦理”(薛玉凤 74),却较少涉及小说如何以生态思维反观人类自身及其他社会进程。换言之,其着眼点更多在于“有关生态的伦理”,而非“以生态思维谈伦理”。在人工智能日渐普及、技术理性之效用不断攀升的当下,就此进行补充尤为必要。

## 一、大脑与人类理性的限度

沙丘鹤及其栖息地保护是贯穿小说的主要线索之一,其故事篇幅虽短,却与主人公马克的故事形成结构上的对位。此种对位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生态批评的应有之义(Glotfelty xix)。客观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所以失衡或遭到破坏,多是因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行为实践出现了偏差。而偏差往往是由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错误思想观念,如近代以来人类对自身理性的骄矜和对自然的他者化等引起的。因此,在讨论人与自然的关

系之前，首先要从人自身出发审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与复杂性。马克罹患的双重错觉综合征就很好地容纳了鲍尔斯对人之理性相关话题的思索。从理性这个认识领域的现代性原点出发反思人类之“知”与“行”的恰当性，不仅体现了小说的伦理意蕴，亦反映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实践倾向。

以生态思维质疑理性主义宰制、反思并探究人类理性的限度本就是鲍尔斯这位后现代小说家关注的主题之一。鲍尔斯大学时主修物理，后因反感自然科学“令人难以忍受的高度专业化”，同时渴求文学蕴含的“俯瞰全局”之特质，转而学习英文与修辞（Dewey 7）。这一选择不仅意味着个人学术兴趣的转变，更折射出他对近现代理性主义传统及其在 20 世纪的典型表征——唯科学主义倾向及还原论思维——的警惕与反思。在访谈中，鲍尔斯多次批评人们将物理学视为“一种根本性的知识形态”，因为“在某些方面，情况几乎恰恰相反”（Williams 96）。在他看来，以分解、抽象等方法将对象还原为最小单元的做法遮蔽了世界的复杂性，更削弱了人类理解世界和自身所需的关系性结构。小说中的故事则恰如其分地“指明了非人类物质与人类处于一个平等共生的互动网络之中”（蒋翊遐、郜晓娜 138）。

精妙复杂、不适宜进行还原性分析的大脑为人们探索与理性及主体性相关的问题提供了广阔场域。小说对人类理性限度的讨论主要通过马克罹患的双重错觉综合征及其治疗和恢复的情节来实现。人们通常将大脑视为理性的象征，头部受伤就有隐喻理性之脆弱或局限的意义，随之而来的双重错觉综合征则更详细地表征了理性的限度与局限。小说就此进行的表述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维护理性之整全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二是人们认知的多面性与偶然性；三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的平衡。

马克偏执的误认揭示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在维护理性之整全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如小说所言，该病症是因大脑中的记忆与其对应的情感发生分离而引起。对马克而言，当眼前的真姐姐无法唤起曾经的姐弟情深时，她的真实性就存疑了。在此情况下，他的理性也受到相当严重的削弱。小说对理性之限度的讨论还体现在鲍尔斯对认知之多面性与偶然性的表征及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协调平衡的倡导上。小说中，当地医生海斯和全美著名认知神经学家韦博参与了马克的治疗。海斯不是一个丰满人物，熟知大脑生理结构的他“仅仅代表了现代神经学”（Draaisma 435）。他可以从神经回路受损的角度解释该病症，但其视野仅限于此，也未能使治疗取得实质性进展。他的知识背景、学科视野和思维方法将他形塑为合格的医生，也限定了其认知边界。与海斯相比，尝试将实证性科学与患者主观状态尤其是“讲述”（Powers 109）结合起来的韦博则显得更为丰满可靠。但可靠只是表象，已对既有方法形成路径依赖的韦博很难再根据医学和大脑研究的最新进展更新自己的知识，其局限性亦显而易见（221）。马克的康复则为偶然性因素在认知与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证明。针对马克病症的治疗很长时间内收效甚微，直至韦博读文献时偶然发现奥氮平疗法，才出现峰回路转之象。可见，理性不仅需要“有心栽花”的意向性，也要有“无心插柳”的意外性。此外，

功成名就的韦博一度认为工具理性胜过价值理性。彼时的他无意识间把自己的研究、声誉和利益放在首位，却忽视了科学家的内在价值与伦理责任，由此带来一系列麻烦。经过挫折和调整，韦博重新将自己的意义、价值与患者连接，在帮助患者获得恢复的同时，也走出了职业与人生的双重危机。

《回声制造者》以生态思维刻画了双重错觉综合征及其治疗过程，从不同方面对理性的限度予以探究，并就如何在认识与实践中更好地发挥理性作用这一伦理议题进行了阐释。只有恰当认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维理性整全的意义，承认人类认知的有限性与偶然性，努力做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的平衡，并从伦理维度审视理性的局限，对理性的实际运用方能扬长避短，为促进现代人福祉的达成做出应有的贡献。

## 二、自然与现代文明的秩序

由于理性的有限性与复杂性，其在认识及实践中出现疏失和谬误实属难免。这便为从伦理学视角探讨小说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了铺垫。小说开篇正值傍晚时分，成千上万只迁徙途中的沙丘鹤在普拉特河上降落栖息。千万年来，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鸟类每年初春都会聚集于此，它们早已与自然及其历史融为一体。也是在这个晚上，一场车祸打破了鹤群的安宁：“一阵尖锐的刹车声，金属在柏油路面上摩擦的嘎吱声，一声凄厉的惨叫，接着又是一声，惊起了鸟群。卡车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螺旋式冲进田野里。”（Powers 4）汽车是现代科技与文明的重要成果，对美国有强大影响力，足以“塑造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Clarke 41）。显然，这场导致马克头部受伤的车祸不只是对个体造成严重伤害的意外事件，更象征着失控、失序的现代文明对和谐宁静的自然的冲撞，而创造了现代文明的人类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受害者。有关自然与现代文明之秩序的话题就此进入读者视野。

同沙丘鹤一样，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小说提到，很多印第安部落将自己称作“鹤人”，或以沙丘鹤的别名“回声制造者”为自己命名。这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初民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状态。经过漫长历史进程的洗礼和劳动实践，人类才从自然中分化出来，逐步形成社会并不断积累文明成果。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人类与自然愈行愈远。工业革命后，步入现代阶段的人类认识、改造甚至控制自然的能力都空前加强，对自然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敬畏转变为祛魅，自然的客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不知不觉间，自然与人之间的血肉联系悄然消解，逐渐沦为人们利用乃至征服的对象。与此相应，人类及其现代文明也越来越外化于自然，以致达到“最为外在且人为痕迹最重”（Spengler 31）的情形。正如小说所言，“经商、从政、宴饮作乐等，最终都无法使人满足，或者都不能长久维持，那么还剩下什么呢？只有大自然”（Powers 76）。的确，若人与自然过度疏离，现代文明的失序亦将难以避免。小说涉及的个体的精神空虚、社会价值观的扭曲、资本主义引起的对外侵略扩

张等都是这种失序的现实显现。

在个体层面,人与自然的疏离导致了精神空虚和生活失序。马克小时候亲近自然,爱护动物,不仅收养受伤的沙丘鹤,甚至对待自家农场里的动物也“没有丝毫目的性”(Powers 24)。“没有目的性”说明小马克以非功利的态度对待家养动物。自然在他眼中并非供人们开发利用的资源,而是同人类主体相似的存在。借用哲学家布伯(Martin Buber)的语言,小马克与自然存在之间不是“我与它”式的主客关系,而是“我与你”式的主体间关系(58)。这种具有很强融合性的关系能够赋予个体相应的精神支撑,帮助他们获得整全的人格和丰沛的情感。彼时的小马克虽不时遭受不称职父母的伤害,但仍能保持爱心,就与该类融合性关系的滋养有很大关系。长大后,马克“放弃了动物而转向人”(Powers 46),却并未如己所愿走向成熟,反而让自己精神空虚、生活无序,甚至沾染了诸多不良习气,浑浑噩噩。马克的姐姐卡琳曾多次怀疑车祸是由马克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及爱好所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固然不能武断地认为马克“转向人”是错误的决定,但其转向后的精神和生活状态确实发人深省。“转向人”或许没错,但转向的同时放弃“热爱大自然”却极有可能是问题症结所在。失去之前“我与你”式融合性关系的支撑后,人与人的关系又无法替代自然与人的关系,精神空虚、生活失序便在所难免。

在社会层面,人与自然的过度疏离加剧了社会价值观的扭曲。片面短视地追逐经济利益,无视人类之于生态系统和子孙后代的责任,无节制开发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成为某些人的常态。丹尼尔提到的普拉特河沿岸水坝的不合理修建、水资源的过度利用、农业与沙丘鹤保护间的矛盾、投机商人为经济利益而图谋的压榨式开发等皆是此类状况的生动写照。若由全球视野观之,人与自然过度疏离、“我与它”式关系模式的膨胀与越界亦是刺激和放任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重要原因。当“我与它”式关系模式从自然相关领域渗入国际关系中,那假借反恐、民主、信仰和文明冲突等名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便不难找到借口。马克与丹尼尔就即将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这里有水资源之争,海外有石油战争。”“石油?这是新情况吗?哥们,那复仇呢?安全呢?宗教大战之类的说辞又该怎么讲?”“信仰追逐资源”(391)。人类对自然的掠夺与某些资本主义大国对他国的侵略具有相似性。自然之于现代文明秩序的重要性在此就显而易见了。

随着人与自然疏离的加剧,现代文明秩序所面临的失控风险也不断增加和外显。小说也在致力于探寻危机的解决之道。重拾敬畏之心、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重新认识人在自然中的恰当位置正是重构现代文明秩序的关键一步。小说尾声对此多有表现。就个体而言,步入康复之路的马克再次如童年那样爱上了自然:阅读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将凯瑟(Willa Cather)具有生态意蕴的小说《我的安东妮亚》(*My Antonia*)作为礼物送给韦博等做法都很有象征意义。就社会而言,致力于沙丘鹤保护的丹尼尔虽屡遭挫折,但“他的生态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身边的人”(刘丹 28),卡琳留

在小镇继续鹤类保护事业即得益于其影响。小说通过批判历史上白人对北美原住民的侵害及当代围绕石油展开的战争等代表性事件，真诚地呼吁着变化，期待着正义和秩序。

### 三、历史与诗意栖居的可能

《回声制造者》的伦理关怀集中体现在其以生态思维考察现代人认识与实践的规范性和恰当性上。小说呈现了现代人因种种遗忘而变得无根的生存状态，并思考了一个时间属性突出的伦理议题：现代人如何才能诗意栖居于世。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意在表达他对现代技术的反思与批评。技术原本是人类认识世界、对世界“去蔽”的方式，“是真理的一种显现方式”（吴增定 106），但因“现代技术将人设置为主体，并且把一切存在者都视为对象，强迫它向人显现，不仅为人所认识，而且被人征服、改造和使用”（106），于是，本应“去蔽”的它却事与愿违地构成了对存在的“遮蔽”。由于理性尤其是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世界被还原为可被计算和支配的对象，人则被推入“无家可归”的境况——既与大地、他人疏离，也与自身存在疏离。沉湎于自身作为世界之主体的威严之中，人们开始“无视物性，丧失神性[……]逃避聆听、逃避澄明”（李卓 34），与真正的存在渐行渐远，更与诗意栖居的状态背道而驰。为回应这一危机，海德格尔提出了天、地、神、人的四重体构想，希望人可以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认识其作为守护者的本质，将栖居于世界中的自身与代表自然的天、地，代表自然之道和精神之信仰的“神”紧密联系起来，安心聆听存在的召唤，在一幅四元和谐的美学图景中实现“诗意地栖居”，并在追溯历史源流、体悟自然万有的过程中克服现代性给人带来的各种时间与空间上的断裂，建构出“生态的自我”（Griffin 79）。《回声制造者》与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颇多契合，诚如萨拉（Asmahan Sallah）所言，“通过消除自我的边界、重塑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共有纽带，并质疑时间的线性特征，鲍尔斯《回声制造者》里的记忆和记忆行为促成了一种特定的精神愿景”（13）。

小说促成现代人记忆恢复的努力从重述沙丘鹤的历史开始。在沙丘鹤这一关键象征的引导下，读者仿佛穿越时空，走向了天地及其历史的深处，并无限接近于时空中某个神秘的起点。在海德格尔的解读中，诗意栖居的要点之一就是在诸神的面前“受到物之本质切近的震颤”（45）。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要被抛入到一个有始源的历史时刻，并经验到诸神的临在与物之物性、物之本质的召唤，进而学习如何以一种更为原初、更具历史深度的方式栖居于世。沙丘鹤的生存很好地触发了现代人对诗意栖居的渴求和追寻。但与能够回应久远历史之回响的沙丘鹤相比，人类的历史却存在着许多形态各异的断裂。近代以来，在层出不穷的断裂中，诗意被不断消耗与驱逐。人本真的生命力因之不断削减，各种典型的现代性症候也开始显现。罹患双重错觉综合症的马克相当程度上就是身处遗忘与断裂中的现代人的缩影。他们不仅会因情感认同的失落而拒绝承认自己的兄弟姐妹，也会因遗忘人与鹤同为自然之子的

古老历史而将沙丘鹤这一人类在自然中的“血亲”视作异己，其自身也将在遗忘中走向无根和混乱的状态。正如卡琳所领悟的，“整个人类都患上了双重错觉综合征。那些鸟儿像我们最近的亲属般跳舞，看上去也与我们的近亲相似 [……] 它们的一半仍存在于我们体内。但人类却将它们弃置一旁：冒名顶替者”（Powers 347-48）。

卡琳的领悟间接地从历史之维追溯了人与鹤的相似之处。小说告诉读者，北美、欧洲、非洲、东亚等地区关于鹤的神话或传说几乎都将鹤与人视为可以相互转变的昔日同类，或相信鹤具有神圣的超验意义。神话蕴含着早期人类对世界的朴素认识，也可部分反映特定历史状况。既然人与鹤都经历过相同的历史阶段，现代人又何必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窠臼而与之相争呢？由于沙丘鹤的自然史和生态意义，恢复与沙丘鹤及其代表的自然的情感连接亦是现代人实现诗意栖居的必经之路。小说中的人物皆曾因各自原因而遭遇生存危机，在过去的失落与未来的迷茫间痛苦挣扎。因为不同的际遇和巧合，他们汇聚于一座因沙丘鹤而闻名的小城。在这里，承载着历史、当下与未来，代表着生命之原初状态且能够在人与自然间重新搭建融通桥梁的沙丘鹤，以静默但有力的方式为所有人再次获得生命活力提供了宝贵能量。也是因为沙丘鹤在克服现代人生存困境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都不仅恋上了卡尼这个‘地方’，而且还具有了保护‘地方’的意识和行动，而且乐在其中”（陈韵祎 150）。另外，诗意地栖居于世也需要个体与自身历史和解，正如马克最终需要和他曾讳莫如深的家庭历史和解那样（Powers 451）。总之，对健忘又偏执的现代人而言，勿忘人类“大我”的历史根基、自然根基和历史连续性，不过分纠结于个体“小我”的既往经历，善于在“大我”中定位和重构“小我”，是走出无根状态、实现诗意栖居的要点所在。

《回声制造者》的生态意识既体现为对沙丘鹤的关注和与利奥波德等生态文学家的呼应，更展现为其生态思维及试图用整体论取代二元论和机械论的努力。在生态思维引导下，小说以反思人类理性的限度为起点，依次从自然与文明之秩序的关系、现代人实现诗意栖居的可能性等层面切入，深入考察了现代人“知”与“行”的恰当性和规范性，显现出浓厚的伦理意蕴。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日新月异，人的技术理性不断开疆拓土，在新的领域大显身手。与此同时，人的本真自我却日渐被算法和大模型所侵蚀。既获益于数字技术又被数字藩篱所羁绊的人类，其生存日益呈现远离诗意的趋势。此时再读这部二十年前的小说，其中的生态意识与伦理审度或将带给我们别样的体悟。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Buber, Martin. *I and Thou*. Translated by Weigang Chen, Commercial Press, 2015. [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Chen, Yunyi. "Ecological-Social Community Building in Richard Powers's *The Echo Maker*."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3, 2023, pp. 144-51. [陈韵祎:《鲍尔斯〈回声制造者〉的生态——社会共同体建构》,载《当

- 代外国文学》2023年第3期,第144-51页。]
- Clarke, Deborah. *Driving Women: Fiction and Automobile Cultur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Johns Hopkins UP, 2007.
- Dewey, Joseph. *Understanding Richard Powers*. U of South Carolina P, 2002.
- Draaisma, Douwe. "Echos, Doubles, and Delusions: Capgras Syndrome in Science and Literature." *Style*, no. 3, 2009, pp. 429-41.
- Frankena, William K. *Ethics*. 2nd ed. Prentice-Hall, 1973.
- Glotfelty, Cheryll. "Introduction: Literary Studies in an Age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edited by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U of Georgia P, 1996, pp. xv-xxxvii.
- Griffin, David Ray. *Whitehead's Radically Different Postmodern Philosophy: An Argument for Its Contemporary Relevance*. State U of New York P, 2007.
- , editor. *Spirituality and Society: Postmodern Visions*. Translated by Chengbing Wa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11. [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 Harris, Charles B. "The Story of the Self: *The Echo Maker* and Neurological Realism." *Intersections: Essays on Richard Powers*, edited by Stephen J. Burn and Peter Dempsey, Dalkey Archive Press, 2008, pp. 230-59.
- Heidegger, Martin. *Erläuterungen zu Holderlins Dichtung*. Translated by Zhouxing Sun, Commercial Press, 2014.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Houser, Heather. "Wondrous Strange: Eco-Sickness, Emotion, and *The Echo Maker*." *American Literature*, no. 2, 2012, pp. 381-408.
- Jiang, Hongxia, and Xiaona Gao. "Equality,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The Material-Ecological Narrative in *The Echo Maker*." *Journal of Poyang Lake*, no. 3, 2025, pp. 136-44, 159-60. [蒋翊遐、郜晓娜:《平等、和谐与共生:〈回声制造者〉的物质生态叙事》,载《鄱阳湖学刊》2025年第3期,第136-44,159-60页。]
- Li, Zhuo. "An Inquiry into Heidegger's Late Thought of the Fourfold of Earth, Sky, Divinities, and Mortals." *Heilongjiang Social Sciences*, no. 1, 2004, pp. 34-36. [李卓:《海德格尔晚期天、地、神、人四重奏思想探究》,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34-36页。]
- Liu, Dan. "Approaching the Postmodern Ecological Thoughts in *The Echo Maker*."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2, 2014, pp. 23-31. [刘丹:《重建“真实”——〈回声制造者〉的后现代生态思想解读》,载《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2期,第23-31页。]
- Powers, Richard. *The Echo Maker*.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6.
- Sallah, Asmahan. "Memory as Spirituality in Richard Powers' *The Echo Maker*."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ry Humanities*, no. 4, 2016, pp. 13-24.
- Siegelman, Ellen Y. "Echoes of Memory, Echoes of Music." *Jung Journal: Culture and Psyche*, no. 3, 2007, pp. 46-54.
- Spengler, Oswal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Form and Actuality*. Alfred A. Knopf, 1926.
- Wilhelmus, Tom. "What to Know, How to Know It, and How to Use It." *The Hudson Review*, no. 2, 2007, pp. 333-39.
- Williams, Jeffrey J. "The Last Generalist: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Powers." *Minnesota Review*, no. 52-54, 2001, pp. 95-114.
- Wu, Zengding. "'World-alienation' and Technology: The Essence of Modern Technolog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eidegger's Early Philosophy."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no. 3, 2025, pp. 105-12, 122, 158-59. [吴增定:《“异世界化”与技术——从海德格尔的前期哲学看现代技术的本质》,载《浙江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第105-12,122,158-59页。]
- Xue, Yufeng. "Ecological Ethics in *The Echo Maker*."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no. 1, 2009, pp. 74-78. [薛玉凤:《鲍尔斯的生态伦理意识——200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回声制造者〉评析》,载《山东外语教学》2009年第1期,第74-78页。]

◇责任编辑:夏开伟

## 黑帮权力密码:《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非法性叙事解构

◎ 张静波 卢月

**内容提要:**《了不起的盖茨比》借助黑帮非法性叙事,揭示了爵士时代美国社会中合法与非法秩序的共生本质。小说通过“空间—人物—暴力”的三重机制对此加以呈现:宴会与汽车所营造的“法外空间”模糊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盖茨比、汤姆与黛西的权力三角折射出阶层固化与资本合谋的深层肌理;盖茨比作为“替罪羊”的悲剧性死亡,则揭露了资本体系依赖暴力确立合法性的底层逻辑。由此,文本对美国梦所依托的意识形态神话完成了系统性解构。菲茨杰拉德以细腻的文学书写,将黑帮资本逻辑转化为文化批判工具,为理解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合法性悖论提供了重要视角。

**关键词:** 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了不起的盖茨比》 非法性叙事 权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1-0107-08

**作者单位:**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1.012

**Title:** The Codes of Gangster Power: Deconstruction of the Illegality Narrative in *The Great Gatsby*

**Abstract:** Through its narrative of gangster illegality, *The Great Gatsby* reveals the symbiotic interplay of legal and criminal orders in America during the Jazz Age. The novel demonstrates this through a triple mechanism of “space-character-violence”: the parties and cars create “extralegal spaces” that blur the line between legality and illegality; the power triangle between Gatsby, Tom, and Daisy reflects the deep texture of class stratification and capital collusion; and Gatsby’s tragic death as a “scapegoat” reveals the underlying logic by which the capital system secures legitimacy through violence. In this approach, the novel engages in a thorough critique of the ideological illusion that underpins the American Dream. Fitzgerald’s sophisticated literary writing transforms the logic of gangster capitalism into a cultural critique instrument, providing a valuable perspective on the legitimacy conundrum in capitalist modernity.

**Keywords:**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illegality narrative, power mechanism

**Authors:** Jingbo Zhang,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China; Yue L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China.

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F. Scott Fitzgerald) 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自 1925 年面世以来,便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誉为描绘“爵士时代”(Jazz Age)的史诗性杰作。艾略特(T. S. Eliot)称这部小说为“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之后迈出的关键一步”(转引自Fitzgerald 811)。《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文学价值,既体现为

对 20 世纪初期美国多元交织的社会文化图景的敏锐捕捉，更表现在其以文本为载体，对美国梦理念进行的解构与反思。

学术界对其展开了多视角研究，将社会历史、消费文化、心理分析与阶级、性别与种族等核心议题纳入研究范畴，成果丰硕（程锡麟、王安 174）。一些学者以时代语境为依托，解读作品中的黑帮元素。虞建华指出，禁酒令催生出的私酒贸易，构成了当时黑帮经济的核心根基（36）；陈智淦通过“药店售酒”“电话犯罪网络”等细节分析，揭示出黑帮非法链条与官员腐败之间的深层关系（55-65）。另一些研究则将侧重点置于作品所塑造的黑帮形象及其背后潜藏的权力逻辑之上。如布劳尔（Stephen Brauer）将盖茨比界定为“商人化黑帮”，指出其资本积累方式与 19 世纪的“强盗贵族”存在内在的同构性（52-67）；卡斯蒂尔（Philip Castille）则认为盖茨比的“走私者”身份延续了美国边疆“反英雄”谱系，是边缘群体突破阶层的暴力化身（232-35）。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停留于人物原型考证、时代语境补充或单一符号解读的层面，并未系统分析小说中非法性叙事作为结构力量的作用机制及其文化隐喻。基于此，本文以黑帮文艺为理论视角，考察非法性如何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空间建构与权力关系，完成对美国梦现代性神话的重构与反思。

## 一、黑帮文艺中的非法性叙事机制

“黑帮文艺”（Gangster Literature）是具有高度文化张力和社会批判力的艺术形式。它以黑帮组织和成员的各类活动为核心内容，通过文学、电影、戏剧等多种传播媒介，展示这类群体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生存之道、权力角逐与价值抉择。这类作品大多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点，通过塑造反英雄式的人物形象，揭示边缘群体如何在既定秩序中依赖非法手段谋求生存、实现阶层跃升。在黑帮文艺的叙事中，私酒贩卖、政治腐败和社会阶层固化都是被反复书写的内容。而黑帮文艺的本质，便是以“非法性”（illegality）作为核心叙事逻辑来映射特定历史阶段中真实的社会运行规律。

黑帮文艺的发端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的美国。当时美国社会正经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移民社区与底层劳工的生存空间也随之被不断挤压，城市治理与社会管理机制出现明显漏洞，黑帮组织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得以滋生并不断扩张。早期的黑帮文艺大多以新闻报道、政治小册子等形态出现，其创作的核心目的是揭露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城市政治腐败与制度性犯罪现象。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所著的《城市的耻辱》（*The Shame of the Cities*）便是典型代表。该作通过剖析政治机器与犯罪网络之间的利益关联，让公众得以窥见合法政权与非法势力共谋共生的权力图景（13）。这类作品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引导社会舆论的现实作用，也为后续黑帮文艺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叙事模板。

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黑帮文艺的叙事重心逐渐从“暴露腐败”转向

刻画黑帮的社会角色转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市场投机活跃,房地产与股市繁荣催生大量新富,拜金与享乐成为显著的时代风气(Zhang and Xiao 973)。在此时代语境下,作家们不再简单将黑帮视为社会边缘的暴力群体,而是开始描绘他们努力融入主流、跻身权力阶层的姿态,这一转变为禁酒令时期的黑帮“商人化”叙事埋下了伏笔。禁酒令的颁行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叙事模式的成形。这一法令虽在法律层面划定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却在现实中催生出巨大的市场真空(Castille 228)。当酒精市场从公开转入地下后,黑帮势力便迅速建立起涵盖酿造、运输与分销各环节的完整链条,还借着贿赂、恐吓乃至跨境走私等手段,不断扩大自身在地下市场的掌控力,合法与非法之间原本清晰的边界,因此变得日渐模糊。同时,黑帮组织的身份结构也发生了深层转变,他们从街头暴徒向商业经营者转型,成为兼具组织理性、资本运作能力和政治关系网络的“地下商人”。纽约的罗斯坦(Arnold Rothstein)便是典型,他不仅操纵赌博与私酒市场,还将势力延伸至毒品、典当与金融投资(Brauer 56),运作方式早已脱离传统暴力黑帮模式。芝加哥的卡彭(Al Capone)则依托私酒、赌博等非法活动扩张势力,通过贿赂政客与警察维系自己的非法帝国,据称其在短短十年内积累了约2000万美元资产(Pasley 9)。这些现实原型表明,禁酒令时期的黑帮已成为拥有合法商业资本的地下力量,非法活动与社会经济运行的联结也因此变得更为紧密。而受这一社会现实影响,黑帮文艺的创作也从最初单纯的纪实揭露,逐步走向对社会结构与个人命运的复杂书写。

作为爵士时代的文学映像,《了不起的盖茨比》无疑是一部对黑帮文化进行文学转译的重要作品。小说通过纸醉金迷的奢华场景和消费主义的狂欢氛围,再现了禁酒令时期非法资本与阶层跃升之间的密切联系。盖茨比的财富来源虽然始终笼罩在迷雾中,但通过文中些许细节,读者仍可窥见其与私酒交易等地下经济的紧密关联。盖茨比曾向尼克如此介绍好友沃尔夫山姆:“他是个赌徒[……]他是一九一九年幕后操纵世界棒球联赛的那个人。”(菲茨杰拉德 91)这一叙事设计直接将盖茨比与现实黑帮商人联系起来,使他的财富带有鲜明的非法性印记。在这一意义上,他具有典型的“商人化黑帮”形象:既披着合法外衣,又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缘。

小说结尾,盖茨比父亲称他为“像詹姆斯·J. 希尔那样的人”(184),将其与19世纪末的铁路大亨相提并论,实际上揭示了20世纪初社会中商业与犯罪的共生关系。这种并置不仅延续了美国梦的“自我塑造”传统,也揭露了传统的异化:成功已不再依赖于清教式的美德,而是与机会主义、投机冒险乃至暴力密不可分。盖茨比从丹·科迪那里接受的“教育”正是对这一逻辑的注脚。科迪代表着边疆时代的野蛮暴力传统,而盖茨比正是从他身上学会了如何通过不择手段的冒险精神走上攫取财富的捷径,由此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118)。这种从拓荒精神到黑帮资本逻辑的演化,凸显了非法性在美国成功叙事中的结构性合法化。

## 二、黑帮权力的三重叙事呈现

为了呈现黑帮权力逻辑,菲茨杰拉德并未采用直白的犯罪描写,而是构建了一个“空间—人物—暴力”相互交叠、彼此渗透的非法性叙事结构。空间提供合法与非法相互渗透的外壳,人物关系推动权力的流转,暴力则以克制的方式收束前述矛盾,使非法性被转化为可被感知的社会后果。三者并不按线性顺序展开,而是在互为前提的交叠中完成对权力机制的呈现。

从空间维度来看,盖茨比位于西卵的豪宅构成了小说关键的叙事空间。周末宴会不仅是上流社会的狂欢集会,更是黑帮资本渗透上层生活的隐秘渠道。这一场域成为非法性临时“合法化”的乌托邦,堪称“法外飞地”。禁酒令虽明令“禁止制造、销售及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的饮料”,却保留了私人住宅的搜查豁免权(Slavicek 51-52),为非法活动提供了关键的制度空隙。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盘盘鸡尾酒端到花园里”“大厅里有一个[……]酒吧,备有各种杜松子酒、烈性酒和早被人们遗忘的甘露酒”(58)等描写,使宴会成为一个暂时脱离法规规约的空间。宾客中既有演员,也有州参议员、退伍军人领袖等社会权力精英。合法阶层主动参与其中,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禁酒令的集体性嘲讽,揭示了非法经济活动与合法权力之间的利益共生。禁酒时期“即使宾客们极有可能在饮用私酒时,执法机构通常仍会默许或选择性忽视白人中产与上层阶级的私人聚会”(De Roche 209)。在描写汤姆与情妇默特尔在曼哈顿公寓的酒宴时,小说同样以“上锁的威士忌酒柜”(菲茨杰拉德 54)等细节暗示非法酒类已渗透进中产阶级生活。宴会空间中的秩序松动,构成黑帮权力渗透的日常背景。

与宴会的“静态法外飞地”相互补充的,是汽车意象所构建的“移动法外空间”。盖茨比那辆“浓郁的奶油色”劳斯莱斯承载着远超交通工具的非法性隐喻。“奇长的车身上有好几处突起,是内设的放帽子、晚餐和工具的暗箱,设计很巧妙”(81)等细节为隐匿与运输酒精提供了空间。当时福特T型车的普及为私酒运输提供了便捷工具,而汽车改装技术的发展则通过为违禁品提供分隔式藏匿空间,让“暗箱”成为非法流通的隐藏通道。小说中有关盖茨比从加拿大走私烈酒的传闻,使这些物理特征不再是单纯的奢侈符号,而成为黑帮资本扩张的实际工具。更关键的是,盖茨比还能凭借与警方之间的“私下协定”规避交通处罚。如他所言,“我帮过警察局长一次忙,他每年都给我寄一张圣诞贺卡”(85)。盖茨比的劳斯莱斯成为了黑帮资本借助人情网络与权力豁免,游走于合法制度边缘的象征载体。

小说的人物塑造围绕“压迫—反抗—依附”的权力三角关系展开。汤姆的“制度性压迫”、盖茨比的“非法性上升”与黛西的“共谋性受害”相互牵连又彼此制衡,共同勾勒出黑帮权力运作的社会生态。作为依托家族财富的旧权贵阶层代表,汤姆以话语操控与阶级歧视的方式,维系着自身的社会地位。文本中的多处细节都暗示他深谙非法活动内情。在与盖茨比的正面交锋中,他提及友人蔡斯的遭遇,直言“你们把他给坑了,对吧?你们让他在新泽西州坐了一个月的牢”(菲茨杰拉德 151),语气里的熟稔尽显“圈内人”姿态,也间接印证其社

交网络与非法圈子的隐秘交集。而他当众揭露盖茨比“买下了很多小街上的药店，私自贩卖酒精”（菲茨杰拉德 151），更能看出其对非法经济模式的精准把控。汤姆对非法活动的态度还带有鲜明的双重标准：他自身尽享私酒，小说中“那瓶威士忌——已经是第二瓶了——在座的人不停地斟来倒去”（54）的描写，便是其真实行径的写照；可当盖茨比的阶层上升触碰了旧权贵的阶层边界时，他便立刻将非法性当作攻击的武器，厉声指责“你是跟迈耶·沃尔夫山姆混在一起的货色”（151），试图彻底否定盖茨比的身份。对汤姆而言，阶级地位是与生俱来的，其特权意识早已内化于心，体现在一言一行之中（Habib et al. 35）。

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笔下极具性格张力的黑帮式人物，其“浪漫化匪徒”的形象正是现实中底层群体“非法性上升”的文学化转译。布鲁姆（Harold Bloom）评价这一人物“既是黑帮分子又是浪漫理想主义者”（5），精准道破其身份的双重性。盖茨比以改名换姓、伪造学历的方式重塑自我身份，又试图靠快速积累的财富实现阶级跃升。小说文本并未直接铺陈盖茨比的生意细节，却通过他对收入来源的回避、与沃尔夫山姆的关联、宴会中酒水的来源等细节，暗示了其资本的非法底色（陈智滢 59）。“黛西家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菲茨杰拉德 197）是盖茨比心中梦想的具象化象征，也支撑着他用财富堆砌爱情桥梁的执念。他始终坚信，只要拥有足够多的金钱，便能重现过往的美好。但他并未意识到，非法积累的财富早已为这份爱情蒙上阴影，更忽略了上层社会对“非法出身”的深层排拒。即便盖茨比凭借财富不断攀爬社会阶梯，也始终无法真正融入上层阶级。“走私者”的标签深深烙印在旁人对他的认知里，成为他跨不过的阶级门槛（Mizrak 94）。这种以物质为基底的爱情幻想，在盖茨比带着黛西参观自己宅邸时达到顶峰。“他拿出一摞衬衫[……]五颜六色的随意铺了一桌子。[……]黛西哽咽了一声，一头埋进衬衫堆里，号啕大哭起来”（菲茨杰拉德 109）。盖茨比虽能用物质财富暂时满足黛西的欲望，却终究无法跨越阶级身份与道德合法性的天然鸿沟。当黛西在权力博弈的关键时刻选择退缩逃避时，盖茨比为其顶罪的行为，不仅是其个人爱情的悲剧，更标志着“非法性上升”在制度化的权贵面前注定走向失败。

黛西作为“共谋性受害者”是权力三角关系的关键支点。正如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所言，女性在社会或文化层面的边缘地位，似乎将其置于象征秩序的边界地带：她们既是“男性与混乱之间的边界”，又危险地成为混乱的一部分（8）。尽管黛西凭借美貌与出身嫁入上层阶级，获得了社会地位与物质保障，但她在婚姻中更像是汤姆体面生活的象征性装饰（Lu 38）。她了解汤姆的暴力与不忠，却为维持现有的物质利益与社会地位而在冲突中站在其一边。这种共谋正是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策略。菲茨杰拉德赋予黛西有限的能动性：通过眼泪、沉默和暧昧的微笑等微妙手段，如“她的声音让我情不自禁地凑上身去屏息聆听”（菲茨杰拉德 34），使其在男性权力下尽可能追求自身利益。但这间接导致了盖茨比的悲剧。当汤姆与盖茨比的权力博弈达到高潮时，“盖茨比的每一句话都让黛西向后退缩，越来越回到自己的世界中去”（菲茨杰拉德 152）。她的沉默与退缩本质上是重新寻求合法秩

序的庇护，放弃对非法资本者的支持。

当宴会空间的权力渗透逐渐模糊合法与非法的边界，汤姆与盖茨比的阶级冲突又无法在合法途径内解决，矛盾势必滑向更直接的解决方式：暴力。暴力美学的留白书写是菲茨杰拉德在叙事层面对其发生机制的有意克制。作为空间与人物要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种留白既在空间场景中埋下伏笔，又通过人物行为得以展现，形成“场景渗透—人物冲突—暴力爆发”的闭环，凸显非法性叙事的核心矛盾。因此，盖茨比之死也不同于传统黑帮叙事中的内部仇杀，更像上层社会通过权力运作完成的“正义清算”。汤姆刻意揭露盖茨比的私酒背景，并暗示其与默特尔车祸有关，将盖茨比塑造为“应受惩罚者”，进而诱导默特尔的丈夫乔治实施报复，最终枪杀盖茨比（Roberts 76）。表面上扣动扳机的是乔治，但真正促成暴力的力量始终隐身其后。相应地，文本也未铺陈乔治开枪的血腥细节，而是以近乎冷静的笔触写下结局。“汽车司机——他是沃尔夫山姆手下的人——听到了枪声”，继而只留下“那只沉重的橡皮垫子在池水中随着微微的涟漪盲目地飘着”（菲茨杰拉德 178）。盖茨比之死既符合黑帮文艺中个人神话暴力终结的传统模式，又因其非暴力的暴力性深化了对权力机制的批判。真正致命的从来不是枪响本身，而是社会权力在象征系统中对合法与非法身份的悄然判决。

### 三、非法性叙事对美国梦的解构与反思

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通过黑帮叙事所构建的非法性话语，不仅是一种类型元素的借用，更是一种具有深刻文化批判意义的文本策略。这一策略以黑帮美学为表象，以非法经济与合法性悖论为叙事核心，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美国梦话语的正当性，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文化逻辑的解构。小说将私酒贸易、暴力资本与奢侈消费紧密嵌入爵士时代的文化语境。盖茨比依赖私酒生意与不透明的人际网络，“只花三年时间就赚够了钱”购买豪宅（107）。他与沃尔夫山姆的隐秘联结，正是其接入黑帮资本网络的关键线索。这种财富积累速度远超传统工业资本的增殖周期，其背后是私酒贸易对地域差价、法律漏洞的极致利用。在禁酒令切断酒精的合法供给后，不同地区在执法力度与消费需求上的差异很快形成明显的价格差距，私酒商便借助跨区域运输与分销把这种差距转化为高额利润。与此同时，法律规定与实际执行之间的落差，以及取证和监管不严等问题，也为藏匿和走私酒精提供了便利。

更具文化批判意义的是，这种叙事直接解构了美国梦话语。传统美国梦叙事强调个体通过勤劳致富来突破阶级壁垒，求得人生幸福。而盖茨比既无财富根基，也未遵循常规的晋升路径，而是利用禁酒令时代的制度漏洞来积累财富，继而在美国梦的刺激下竭力模仿上层阶级，“追求人不敷出式的生活”（胡哲 50），从而戳破了这种理想的虚妄。例如，他每周举办“灯火闪耀、光彩炫目的宴会”（菲茨杰拉德 196），用“柔软而贵重的衬衫”彰显身份（109），甚至在哥特式的图书室里摆满书籍以营造有学识的假象。但这种刻意模仿并未为他赢得真正

的社会身份,反而让他始终徘徊在权力结构的边缘,难以摆脱“非法出身”的标签(张梅109)。在小说里,“合法”更多地取决于谁拥有社会所承认的身份,这也是黑帮叙事最深刻的文化反讽。

汤姆与盖茨比之间看似对立、实则共生的权力镜像,进一步深化了小说对“合法—非法”这一二元结构的反思。汤姆依赖非法经济支撑奢侈生活的物质基础,盖茨比则渴望获得合法身份以跻身上层社会。维系两者共生关系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洗白机制。汤姆作为旧权贵阶层的代表,其财富根基在于继承带来的先天优势。他对盖茨比的指责并非基于道德层面的谴责,而是为了捍卫上层阶级的话语垄断权(虞建华39)。盖茨比在积累非法资本之余,还怀揣一份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情感追求。两人共同构成资本主义体系中合法性与非法性彼此需要、相互塑造的悖论关系。这种双向依赖揭示了资本主义洗白机制的运作方式:非法资本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寻求合法化外衣,而合法资本亦依靠非法渠道实现再生与扩张。

这一机制扎根于美国禁酒时期的历史现实。如辛克莱(Andrew Sinclair)所言,当时许多私酒贩后来通过投资地产、娱乐业等方式洗白身份,成为“受人尊敬的公民”(227)。但菲茨杰拉德并未给盖茨比提供这种洗白的可能,而是通过其失败揭示洗白机制的非普遍性。盖茨比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其犯罪事实被揭露,而是因为其合法性的构建缺乏主流社会的认可。他没有汤姆那样与制度权力相互连通的上层关系网络,没有血统传承带来的文化资本,更未能完成身份内化的象征转化。当汤姆将车祸嫁祸于盖茨比,而黛西又在关键时刻选择退缩时,他不可避免地沦为“合法—非法”共生结构的牺牲品。菲茨杰拉德不仅借此完成了一个人物悲剧的塑造,更完成了对美国梦背后系统性排斥机制的文化批判。

小说中的非法性叙事是菲茨杰拉德以文学创作介入社会现实的独特路径,既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内在矛盾,也突破了传统黑帮文艺的叙事局限,在文学创作与社会反思的双重维度中彰显思想价值。在文学层面,非法性不再只是类型化的情节元素,其功能被进一步拓展和转化为揭示人性本质与时代文化困境的重要媒介。菲茨杰拉德运用象征手法并辅以叙事留白的创作方式,将非法性深入渗透到人物塑造、空间建构与命运走向中,使其脱离单一的犯罪符号属性,成为解读作品中欲望、理想与道德间复杂张力的叙事核心。这种对非法性的艺术化处理,打破了传统黑帮文艺的创作窠臼,让作品兼具鲜明的现实指向与深厚的审美深度,也让这部作品在一百年后,仍能为文学批评界提供持续的解读空间与研究价值。

从社会意涵的角度来看,小说中的非法性叙事直指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悖论。禁酒令虽在法律层面划定了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实际却催生了二者之间的隐秘勾连。盖茨比依托非法资本完成财富积累,却始终无法获得上层社会的真正认同;而以汤姆为代表的旧权贵阶层则以“合法性”为外衣,维护着自身的既得权益。这表明依靠非法资本实现阶层跃升的群体,即便能短暂积累财富,也难以撼动早已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而盖茨比所追逐的美国梦,终

究只是一场虚幻的泡影。菲茨杰拉德的文学洞察既精准折射出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社会的历史症候，也为后世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合法性悖论，提供了极具现实意义的参照视角。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Bloom, Harold. "Introduction." *F. Scott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sby*, edited by Harold Bloom, Infobase Publishing, 2010, pp. 1-11.
- Brauer, Stephen. "Jay Gatsby and the Prohibition Gangster as Businessman." *The F. Scott Fitzgerald Review*, vol. 2, 2003, pp. 51-71.
- Castille, Philip. "Jay Gatsby: The Smuggler as Frontier Hero." *Studies in English, New Series*, vol. 10, no. 1, 1992, pp. 226-37.
- Chen, Zhigan. "On the Culture of Prohibition in *The Great Gatsby*."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no. 5, 2016, pp. 55-65. [陈智淦:《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禁酒令文化》,载《外国语文研究》2016年第5期,第55-65页。]
- Cheng, Xilin, and An Wang. "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Studies on Fitzgerald." *Studies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no. 2, 2010, pp. 164-81. [程锡麟、王安:《当代西方菲茨杰拉德研究综述》,载《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0年第2期,第164-81页。]
- De Roche, Linda. "Prohibition in the Age of Jazz." *F. Scott Fitzgerald in Context*, edited by Bryant Mangum, Cambridge UP, 2013, pp. 205-14.
- Fitzgerald, F. Scott. *The Crack-Up*.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2009.
- . *The Great Gatsby*. Translated by Ruoxu Deng. Nanhai Publishing, 2013.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邓若虚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 Habib, Muhammad Saleh, et al. "The American Dream in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sby*: A Boon or a Ba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ol. 7, no. 4, 2020, pp. 34-36.
- Hu, Zhe. "History as a Mirror: A Reflection of Social Corruption Caused by American Dream in E. L. Doctorow's *The Waterworks*."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o. 1, 2019, pp. 48-56. [胡哲:《以史为鉴,关注“美国梦”带来的社会腐败:略评E. L. 多克托罗的〈供水系统〉》,载《外国语言与文化》2019年第1期,第48-56页。]
- Lu, Yuqing.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Fate of Tragic Women in *The Great Gatsby*." *Frontiers in Art Research*, vol. 4, no. 10, 2022, pp. 36-39.
- Mizrak, Gözde Begüm. "Dreams Deferred: A Critique of the American Dream in *Death of a Salesman* and *The Great Gatsby*." *Eurasian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7, no. 1, 2025, pp. 87-98.
- Pasley, Fred D. *Al Capone: The Biography of a Self-Made Man*.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mpany, 1930.
- Roberts, Marilyn. "Scarface, *The Great Gatsby*, and the American Dream." *Literature-Film Quarterly*, vol. 34, no. 1, 2006, pp. 71-79.
- Showalter, Elaine. *Sexual Anarchy: Gender and Culture at the Fin de Siècle*. Viking, 1990.
- Sinclair, Andrew. *Era of Exces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Prohibition Movement*. Harper and Row, 1964.
- Slavicek, Louise C. *The Prohibition Era: Tempe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Milestones in American History)*. Infobase Publishing, 2008.
- Steffens, Lincoln. *The Shame of the Cities*. Translated by Xifan Xing, China Renmin UP, 2015. [斯蒂芬斯:《城市的耻辱》,邢锡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Yu, Jianhua. "Prohibition and *The Great Gatsby*." *Foreign Literature*, no. 6, 2015, pp. 35-42. [虞建华:《禁酒令与〈了不起的盖茨比〉》,载《外国文学》2015年第6期,第35-42页。]
- Zhang, Congwen, and Mingwen Xiao.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sumer Culture in *The Great Gatsby*."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vol. 12, no. 10, 2022, pp. 968-80.
- Zhang, Mei. "Resumption of the Paradoxical Natur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 in *The Great Gatsb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no. 1, 2024, pp. 107-12. [张梅:《回归悖论性:〈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美国梦”新解》,载《外语教学》2024年第1期,第107-12页。]

## 《禁飞》中的女性战争书写及其无人机战争伦理批判

◎ 刘恬

**内容提要:** 乔治·布兰特的政治剧《禁飞》以女性无人机操作员的战争经验为核心,揭示“后9·11”语境下技术理性、性别秩序与国家权力的复杂纠葛。无人机作战的远程化与界面化,消解了传统战争伦理的情景基础,使暴力异化为去情境化的技术流程。在此体系中,技术理性与父权规训合谋,压制女性的身体经验与情感感知,致使其伦理主体陷入悬置困境。剧中“戈尔贡之眼”等女性化意象,既揭示了技术暴力的美学遮蔽机制,又暴露出该象征结构的内在悖论。剧作借女性战争书写,不仅深刻反思了技术化战争的暴力逻辑,更在个体伦理抵抗的微光中,重新叩问技术战争语境下的责任归属与人类主体性。

**关键词:** 女性战争经验 无人机战争 技术 伦理 主体困境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1-0115-09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新世纪美国战争文学中的女性书写研究”(23B058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湖南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1.013

**Title:** An Ethical Critique of Drone Warfare in the Female War Narrative of *Grounded*

**Abstract:** George Brant's political drama *Grounded* centers on the wartime experience of a female drone operator, revealing the complex entanglement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gender order, and state power in the post-9/11 context. By rendering warfare remote and interface-mediated, drone operations erode the situational foundations of traditional war ethics, transforming violence from embodied confrontation into a decontextualized technological procedure. Within this system,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operates in tandem with patriarchal discipline to suppress women's bodily experience and affective perception, leaving the ethical subject in a state of suspension. The play's feminized imagery—most notably the “Gorgon Eyes”—exposes the aesthetic mechanisms that mask technological violence while also revealing the internal paradox of this symbolic structure. Through its representation of female wartime experience, the drama offers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violent logic of technologized warfare and, in the faint glimmer of individual ethical resistance, reopens the ques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human subjectivity in the age of technological war.

**Keywords:** female war experience, drone warfare, technology, ethics, crisis of subjectivity

**Author:** Tian Liu,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Hunan, China.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科技与媒介的演进推动战争从“克劳塞维茨式”<sup>[1]</sup>的主权对抗转向以远程打击为特征的技术化形态。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指出,当代战争已沦为缺乏政治实质的“虚拟推演”(56),战场被压缩为数据界面,敌人被还原为屏幕光点,暴力被异化为旨在“驯化”反抗意志的“预防性电击疗法”(84)。这一趋势在“9·11”后的反恐战争中因无人机的广泛应用而加剧:暴力呈现显著的“去具身化”特征,前线与后方的界限被弱化。与此同时,女性得以进入原本由男性垄断的作战领域,却在技术理性与父权规训的双重夹击下面临新的主体性困境。由此,“后9·11”战争文学不再局限于战场经验的再现,而是着力揭示技术化战争与国家权力、资本及媒介机制的复杂勾连。此类书写突破官方叙事建构的“男性英雄神话”,追问暴力如何被技术合法化、被视觉传播“景观化”,进而将批判焦点置于新型战争机制下士兵的伦理困境之上。胡亚敏认为,这种困境源于“国家理性”与“个体至善”之间的深刻断裂:当国家以宏大名义发动战争时,士兵往往陷入公共义务与私人良知间的失衡(9-11)。曾艳钰指出,媒介化战争消弭了清晰的敌我界限与明确的战争目标,使士兵陷入“不知为何而战,看不到善与恶之间界限”的道德迷失(129)。技术中介所引发的认知模糊与伦理悬置,使士兵既承受杀戮带来的道德重负,也遭受意义缺失与价值虚无的双重折磨。

但纵观这一文学传统及其批评,其伦理困境的主体多为男性士兵。这暴露了美国战争伦理话语深植于父权叙事结构的本质。在这一框架下,女性经验——尤其是处于技术化战争、媒介与性别秩序交汇点的女性主体经验——往往被边缘化,其独特的伦理视角鲜少得到关注。美国剧作家布兰特(George Brant)2012年创作的《禁飞》(*Grounded*),以女性战士的性别化经验挑战由技术理性与父权秩序共同建构的战争伦理,揭示技术化战争所遮蔽的伦理真相。该剧通过一位女飞行员因孕转岗无人机操作员后的心理崩塌轨迹,揭示了“远程杀戮”背后的伦理危机。它突破了传统“创伤英雄神话”<sup>[2]</sup>的叙事范式,将女性战争经验置于技术权力、军事机制与性别政治交织的结构中,集中展现了技术理性与伦理感知间的深层冲突。

基于此,本文聚焦《禁飞》中技术化战争语境下女性经验所揭示的伦理问题。文章首先分析技术中介如何瓦解传统战争伦理的情境条件,其次剖析技术理性与父权规训的结构性合谋及其对女性经验的压制,进而探讨女性具身感知如何作为批判性维度,揭示技术化战争所遮蔽的暴力逻辑。本文试图阐明:女性战争经验绝非战争伦理讨论的边缘注脚,而是在技术全面介入人类判断的当下不可或缺的批判视角。正是从被压抑的具身感知出发,女性战争书写得以刺破技术战争营造的审美遮蔽,使隐藏在系统化暴力背后的伦理问题重新显现。

## 一、无人机战争中伦理情景的失效

《禁飞》开场,女飞行员以抒情语调追忆驾驶F-16翱翔天际的往昔:“你独自置身于浩瀚

之中，而你就是那片蓝。”（Brant 9）这段独白构建了典型的传统战争具身感知场域：身体承受G力压迫，感官沉浸于视觉全景；敌我共处同一地理空间，共同承担死亡风险；暴力通过“导弹像雨点般倾泻”（10）的行动得以实施——身体、空间与暴力后果构成一个连续可感的经验链条。正是这种“在场性”，构成了传统战争伦理的本体论基石。但当她因怀孕被“禁飞”并转岗为无人机操作员时，这一伦理场域骤然崩塌。战争被彻底日常化：她不再需要穿越云层，只需驱车前往拉斯维加斯的克里奇空军基地（22-23）。尽管丈夫埃里克将这种能“每晚亲吻丈夫”“看着女儿长大”的生活视为“礼物”（21），但战场与家庭空间的并置，恰恰标志着伦理秩序崩塌的开端。她每日穿越沙漠，便完成了从“主妇”到“战士”的身份切换。战争由此失去了“例外状态”这一特殊性，转为一种日常的“轮班工作”。

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曾强调战争的严肃性，视其为以暴力手段迫使敌方屈服的政行行为，要求参与者直面危险、承担风险，并在充满偶然性的迷雾中凭借勇气作出决断（20）。沃尔泽（Michael Walzer）进一步将战争描述为一个“道德特区”，人们在此被允许实施在和平时期绝对禁止的杀戮行为，其合法性建立在共有风险与共担责任的基础之上（36）。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则从政治哲学角度将战争概括为“例外状态”，即法律秩序被暂时悬置，生命直接暴露于主权权力的生杀予夺之下（1-3）——由此可见，战争作为一种极端政治情境，具有区别于日常生活的特殊性。

但在《禁飞》中，无人机战争却导致了战争“例外性”的全面消解。当战争被纳入日常生活轨道，它便不再是悬置常规的“例外”，而是被技术流程收编的可控事务。飞行员面临的已非生死抉择的伦理重负，而是被标准化流程吸纳的工作常态。当“杀”与“被杀”的生死张力被程序逻辑取代，目标的生命特征与暴力后果被操作界面过滤为抽象数据，杀戮便失去了其道德重量。剧中反复出现的“灰色世界”，正是战场经验被界面化、数据化的核心表征。屏幕上的世界虽高清却色彩尽失，沦为单调的“灰色”（Brant 28）；鲜活生命被简化为热信号与像素，“敌人”被抽象为“军事年龄男性”等统计标签。飞行员坦言：“你看不到面孔 [……] 但你的大脑会自行补全。”（31）这一“补全”机制揭示了认知悖论：在真实面容缺席的条件下，伦理判断被迫依赖系统预设的分类逻辑，而非基于对完整他者的回应。“面孔”的消隐，意味着伦理主体对他者的回应失去了现象学根基。

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认为，伦理确立于与他者“面孔”的相遇。“面孔”昭示着“不可杀人”的原始诫命，唤醒主体对他者的无端责任（Lévinas and Nemo 87）。因此，“面对面”是伦理召唤得以生成的本体论前提。无人机战争通过界面与数据系统性地消解了这一前提。伦理判断不再源于对具体生命的回应，而异化为对程序逻辑的执行。当“面孔”被热信号取代时，“不可杀人”的伦理召唤随之沉默，暴力在技术界面中获得了去情境化的理性“合法性”。在此意义上，《禁飞》中的“灰色世界”不仅是视觉的褪色，更象征着伦理感知的退场。

远程作战方式加剧了战争中行动与后果之间的时空断裂。无人机战争的“零接触”模式，

将暴力实施者封闭于内华达沙漠的安全拖车中，构筑起隔绝风险的“围墙”：“你不在那里，你不可能被杀，死亡威胁已从我们生活中移除。”（Brant 31）当敌我双方不再共享同一风险场域，当暴力的实施沦为界面化的技术流程时，道德责任便失去其生成的现实土壤。飞行员按下按钮，“1.2秒后，爆炸在12小时时差之外的道路上发生”（33-34）。她虽是暴力的直接执行者，却在感官上与暴力的后果全然隔绝——行动与后果间仅存一条抽象的数据链条，无法构成一个可被主体完整经历并为之负责的伦理事件。责任由此被技术流程分散并原子化，最终沦为一种无从归因的弥散状态。

人与武器之间具身联结的断裂，进一步摧毁了战争伦理赖以生成的经验基础。在传统战场上，飞行员与战机如骑士与战马般共历生死。而在无人机时代，这一联结被彻底切断：战机沦为可替换的标准件，被拆解存放于“坟墓”般的箱中，又“像玩具模型般被重新组装”（23）。任何操作员均可无差别接管任何机器，无需通过身体适应建立默契。人与工具之间生死相依的情感纽带不复存在，伦理感知所依托的具身体验彻底消失。

《禁飞》通过女飞行员的战争经验揭示出，“去接触化”的无人机战争系统性拆解了传统战争伦理赖以生成的情境基础——空间的同一性、身体的共存性、后果的临近性与敌我的可辨性。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战争的严肃性因风险共担机制的崩塌而失效；沃尔泽的“道德特区”因缺乏临场感知而失去依托；列维纳斯的“面孔”伦理因技术遮蔽而陷入沉默。战争被转化为高度抽象、责任弥散的“轮班工作”，伦理判断由此失去了必需的经验厚度。技术在此已非中立工具，而是重新定义暴力形态与责任结构的构成性要素。暴力的执行者依然存在，但承担伦理责任的主体却日益模糊。这正是无人机战争所造成的结构性伦理失效。

## 二、技术—性别规训下的女性伦理主体困境

无人机战争不仅重构了作战形态，更重组了战争场域中的性别权力结构。表面上，远程操控技术通过剥离身体风险，为女性进入核心作战领域提供了机会，但它并未消解性别等级，反而在更隐蔽的制度层面延续乃至强化了父权逻辑。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工具，其意义由设计者、操作者与军事话语共同建构，形成一种持续再生产的“技术—性别”秩序（Manjikian 51-52）。在此秩序中，“理性”“效率”与“冷静判断”被编码为男性气质的象征。无人机作战塑造的“技术型男性气质”并未瓦解性别区隔，而是将父权逻辑转化为技术理性的形式，使女性经验与伦理感知在制度结构中被系统性压制（Andersen 195-97）。

首先，《禁飞》中女飞行员的职业转型呈现了性别权力结构的重组。在战斗机驾驶生涯中，她曾拥有“独狼式”的主体性，作为唯一决策者对行动承担完整责任；而进入无人机部队后，其主体地位被彻底重构：“我不再独自决定[……]耳机里满是分析师、顾问、军事法官的声音。”（Brant 28）杀戮流程被拆解为多重技术与法律步骤，个体判断让位于集体决策，

她从富有主体性的飞行员到机械的指令执行者的身份异化，彰显了权力在技术架构中的重新分配。研究表明，女性操作员往往被置于决策链条末端，沦为“被指引者”（Berg and Lie 340-42）。她虽坐在控制台前，却始终处于被凝视的视域中——男性指挥官的凝视既是军事监控，也构成一种性别化规训。技术理性成为父权的新载体：它不再通过显性排斥维持霸权，而是通过流程设计与权限分配，将性别等级“写入”操作机制，使女性被制度性地限制在执行层面（Bray 41-45）。

尽管无人机战争削弱了身体在战场中的直接作用，军事体制仍通过严格的身体标准维持对主体的制度化规训。剧作开篇的演员介绍页对女飞行员的塑造遵循新兵选拔标准，其身份被切割为量化指标：“12岁后无过敏或哮喘史[……]体脂率不超过32%[……]能在13分56秒内完成1.5英里跑步测试。”这一看似客观的指标体系，揭示了军事体制对身体的标准化与工具化要求，印证了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描述的“驯顺肉体”的生产过程（138）。在此机制中，飞行员的身体不再属于“她自己”，而被转化为经过精确校准的军事机器。父权秩序将女性身体视为需不断规范的对象，技术理性则提供精确高效的规训工具，二者在此合谋。看似中立的军事标准化要求，实则将女性置于根本性悖论之中：要成为合格的“士兵”，就必须符合以男性为模板的标准，而这套标准并未因女性的进入而发生改变；女性唯有在将自己塑造为“合格士兵”的过程中，不断与自身作为“女性”的身份协商、妥协甚至对抗（Wood and Conrad 307-308）。这套以“科学”为名的标准体系预设了一个以男性身体为蓝本的“无性别”士兵幻象，隐含着对女性生理特征的系统性排斥。

这一预设的虚伪性，在女性生育事件中被彻底暴露。怀孕的身体打破了标准化战争逻辑，使原本“完美”的作战机器瞬间转化为需要重新安置的“麻烦”。“我想要天空[……]但我不能杀了她”（Brant 13）——这段独白揭示了生育与战士身份之间的天然矛盾。调入无人机部队后，这一冲突被远程技术进一步放大：异地战场被嵌入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家庭与战区在感知中不断重叠。她曾在恍惚中看见女儿被灰度影像覆盖（47），更在一次任务中将目标人物的女儿误认为“我的萨姆”（60）。当母性驱动她让武器偏离目标以“保护女儿”时，具身伦理与精准打击的技术指令发生正面冲突。然而，这一伦理行动又瞬间被系统抹除：另一架无人机迅速替她完成了歼敌任务。流程化的技术架构无情消解了作为伦理主体的个体的行动空间，宣告了女性情感经验在技术系统中的无效性。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女飞行员逐渐内化了以男性气质为核心的战士身份。她自诩为“无人机之神”，沉迷于“速度”与“G力”这些被编码为男性气质象征的经验（36-37）。她宣称自己“从未想过脱下这身制服”，因为这是她用“汗水、头脑和胆魄”赢得的身份（9）。这揭示了她在男性主导领域中的生存法则：要么压抑性别特质以获得认可，要么被排斥为局外者。这种内化机制恰如西苏（Hélène Cixous）所揭示的二元困境——女性要么被迫“阉割”自身性别特质，要么被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42-43）。因此，她刻意表现得粗鲁、傲慢，与

“兄弟们”豪饮，甚至将自己想象为“50年代电影”中的男性英雄（Brant 10-12）。尽管她也清醒地意识到，“大多数男人不喜欢我做的事，他们觉得在我身边自己就不那么像个男人了”（11），但她还是通过内化男性化标准以维持主体位置。这是一种典型的防御性性别操演。

这种操演在她转为无人机操作员后更为明显。她的身体虽已离开战场，却依然坚持穿着飞行服，因为这是她“识别自己的方式”（49）。飞行服在此成为一种象征性装置，既表征其军事身份，也暴露其主体认同的空洞化。她常常忘记脱下飞行服，甚至穿着它入睡（38，56）。这一细节揭示了她持续的身份焦虑：当外在操演失去与内在认同的稳定联系时，主体便被悬置在无法完成的自我确认之中。

这种焦虑最终延伸至下一代，完成了父权秩序的代际再生产。女飞行员为女儿取名中性化的“萨姆”，希望她能“记住天空”，试图将自己被剥夺的飞行梦想投射到女儿身上（50）。但这种期待无意中加剧了体制对女性气质的排斥。当她发现女儿对粉色小马的迷恋时，质问道：“你终究会成为那种爱甩头发的小姑娘吗，萨姆？”（50）父权秩序在此不再依赖外部强制，而是通过使被规训者转化为新的规训主体，让相同的性别焦虑在代际传递中延续。母亲对女儿女性化倾向的恐惧，实则是其在军事体制内生存焦虑的投射，表明女性在融入男性主导的战争机器时，不得不以牺牲自身女性特质为代价。

女飞行员最终成为一个高度标准化的“驯顺肉体”，在无法彻底抹除性别经验的矛盾中持续挣扎。她的处境揭示了技术化战争的深层悖论：无人机体系表面以“性别中立”的技术理性为原则，却在制度结构与文化话语中不断复制男性经验作为隐性标准。女性虽被允许进入这一体系，却必须以压抑自身经验为代价，才能获得有限的制度承认。于是，在技术理性与父权规训的合谋中，她既无法成为真正的战士，也无法回归完整的女性，始终处于被撕裂的主体位置。

### 三、女性化意象的遮蔽与伦理觉醒的微光

《禁飞》敏锐地捕捉到了军事机制以精密的“女性化意象”体系在美学层面对暴力的重新编码。布兰特构建了一组女性化战争隐喻，打破了父权文化中母性与暴力、生育与毁灭的传统二元对立：飞行员将F-16战机亲昵地称为“我的女孩”，视其为“托起我的摇篮”（9）；而无人机则被描述为拥有“隆起的肚皮”（24），并被赋予“戈尔贡之眼”（Gorgon Eyes）的神话意象。在此象征系统中，女性形象从传统的被保护对象，戏剧性地异化为暴力机器的象征与技术控制的符号。但其中又蕴含着深刻的本体论悖论。该象征系统一方面挪用女性意象为高科技暴力披上美学外衣，另一方面系统性遮蔽了女性身体的真实经验。当女性形象被抽象为战争机器的能指时，那些能够孕育生命并因此产生独特伦理感知的女性身体反而被排除在象征系统之外。《禁飞》的批判力量体现为通过女飞行员的具身经验将遮蔽机制

刺破，暴露出技术理性背后的伦理真空。

这一象征体系的核心隐喻是“戈尔贡之眼”。布兰特借古希腊神话中美杜莎的致命凝视来指代无人机监控系统。无人机搭载的光学设备如同“一千只眼睛盯着地面”（Brant 24），将数千公里的空间距离压缩为1.2秒的图像延迟。正如神话中美杜莎的凝视能使对象石化，无人机的全景监控通过剥夺目标“回视”的可能性，彻底取消其主体性，使死亡成为程序化的必然结局，而所有对象——“无论有罪的、无辜的，甚至是儿童”——都被抽象为同质的“灰色”存在（37）。飞行员只需在屏幕上锁定目标，轻触按钮，即可如电子游戏般将其化为静止的“灰色残片”（28-34）。暴力通过“精确打击”“零接触”“游戏化操作”等技术话语被重新编码，获得一种理性化与非人化的合法外观，从而掩盖了其血腥本质。

“戈尔贡”这一隐喻不仅具有视觉维度，也指向一种听觉现象学。作为拟声词，它原指猛兽低吼，其语音意象与无人机盘旋时的低频轰鸣形成感官对应。这种噪声成为战区民众日常恐惧的载体，使战争暴力从突发性事件转化为弥散化、常态化的状态。正如侯赛因（Nasser Hussain）所言，这类声响对个体心理造成持续冲击，破坏其日常生活节奏，导致大量平民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与预期焦虑症（web）。正是通过“戈尔贡”的视觉听觉双重隐喻，剧作揭示了无人机战争借助远程机制建构的“感知治理术”：暴力不再表现为直接的肢体冲突，而是被转译为技术界面中的图像、数据与声音。战争由此从具身经验中被抽离，在感知维度上被重构，进而导致个体对暴力的伦理感知被系统性屏蔽。

然而，这种由技术理性建构的感知屏障并非牢不可破。在剧作高潮处，这一屏障被女飞行员的具身经验短暂刺破。当她在屏幕上追踪目标时，监控画面中突然出现的女孩被她误认为是自己的女儿，其反应与周围男性同僚形成鲜明对比——“团队欢呼着，而我女儿正在死去”（Brant 62）。对团队而言，屏幕上只是一个等待清除的“目标”；对她而言，那是一个与自身生命经验紧密相连的具体存在。正是这种由具身经验激发的伦理感知，使她在同一瞬间“看见”了被技术系统遮蔽的东西——一张列维纳斯意义上的“面孔”，一种不可替代的生命价值。由此出现了剧中最关键的伦理时刻。在系统命令开火的瞬间，女飞行员猛拉操纵杆，将无人机机腹转向天空，“让它凝视无辜的蓝天”（61）。这一举动标志着她从“无人机之神”的技术幻象中坠落，重新成为一个承担具体伦理责任的人。布兰特在此改写了赫拉克勒斯悲剧中的“弑亲”母题：与赫拉克勒斯因误视而弑亲不同，这位女飞行员正是在“看见”无辜生命的瞬间，以母性经验抵抗了技术赋予的“神性”，从而中断了杀戮程序。这一反抗指令的行为，是被技术理性长期压抑的伦理感知的短暂复苏，是穿透“戈尔贡之眼”灰色帷幔的一束微光。

然而，这束微光旋即被系统的结构性力量所吞噬。另一架无人机始终盘旋在空中，在她迟疑的瞬间完成了歼敌任务，而她则因违抗命令被永久“禁飞”（63-64）。系统早已通过监控机制预设了对任何个体偏离的纠错路径，指挥官那句“我们一直注视着你”（62）揭示

了这种机制的本质：在分布式的作战体系中，没有任何个体是不可替代的。当一个人因伦理觉醒而拒绝杀戮时，系统只需调用另一名操作者和另一架无人机，便能确保暴力流程的持续运行。个体的道德反抗在庞大的技术体系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在剧作最后，布兰特进一步打破“第四堵墙”，将观众纳入这一伦理结构之中。当飞行员突然转向观众席质问道德立场时，安全的审美距离被彻底瓦解。她指责观众“凝视（她）、凝视（她的）一举一动”（Brant 63），将剧场观看行为与无人机监控机制并置，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凝视”运作。那段不加标点的愤怒独白——“你无法把我永远困在这里 [……] 有一天会轮到你轮到你的孩子”（64）——将观众从旁观者转化为暴力结构的见证者、共谋者和潜在受害者。剧终那声象征性的枪响指向的不再是战场上的敌人，而是台下的观众。这一极具张力的设计，既是飞行员对监控机制的反抗，也是其伦理觉醒后面对系统性压迫的绝望呐喊，迫使观众直面自身在技术化暴力链条中的位置。

《禁飞》中女性化意象的运用，揭示了无人机战争对其暴力运作的美学遮蔽机制，并在这一象征结构内部留下了可被撕开的裂隙。女飞行员的具身经验在关键时刻短暂突破了技术理性所建构的非人化感知框架，使被压抑的伦理感知得以复苏。但这一瞬间的伦理觉醒凸显了个体在技术—权力结构面前的无力，并揭示了伦理抵抗得以发生的潜在空间：即使技术能够深度干预人类感知，但人类作为伦理主体的判断能力仍不可能被彻底消除。这种潜伏于具身经验之中的伦理感知一旦被唤醒，便足以使技术化暴力试图遮蔽的伦理问题重新显现，成为对抗技术理性暴政的最后防线。

布兰特的政治剧《禁飞》深刻揭示了“后9·11”语境下技术理性、性别秩序与国家权力的深层互构。剧作通过呈现无人机作战的远程化与界面化特征，揭示了技术如何系统性地瓦解传统战争伦理的情境基础：暴力从具身的生死对抗异化为去情境化的程序操作，战争行为被抽象为数据流程，致使个体的伦理主体性在庞大的军事机器中被消解，引发结构性的伦理失效。更为关键的是，剧作洞察到无人机战争并未打破既有的性别权力结构，反而借制度设计将父权逻辑编码为看似中立的技术理性。女性虽得以进入这一作战体系，却必须以压抑自身身体经验为代价，迎合父权规范所界定的“战士”身份。然而，正是这种被排斥的女性经验，在技术战争“去身体化”的逻辑中撕开了裂隙。

女飞行员短暂的伦理觉醒虽未撼动系统性暴力的运行，却成功刺破了技术界面的感知屏障，迫使被隐匿的生命处境与断裂的责任链条重回伦理视域。剧作以女性具身感知的在场，有力挑战了技术理性的非人化迷思，昭示了在具身经验与技术逻辑的张力中，人类作为伦理主体的最后防线依然坚固：只要身体尚存感知，他者面孔依然可见，技术便无法终结对“人何以为人”的伦理追问。在技术深度干预人类感知的时代，这一追问本身，即构成对技术暴力最持久的抵抗。

## 注释 [ Notes ]

- [ 1 ]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 *On War* ) 中将战争定义为“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强调其本质是以暴力迫使敌人屈服。这种“克劳塞维茨式”的古典战争，具有清晰的交战主体、战场边界与胜负目标 ( 3-4 )。
- [ 2 ] “创伤英雄神话”由伊拉克战争老兵作家斯科兰顿 ( Roy Scranton ) 提出，用以批评美国战争文学中以白人男性士兵为中心的叙事传统。该叙事将士兵塑造为战场上的“受害者”，其创伤经验被转化为战争道德合法性情感依据，从而遮蔽了伊拉克平民等真实受害者的苦难，掩盖了国家暴力与战争责任 ( web )。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gamben, Giorgio. *State of Exception*. Translated by Kevin Attell, U of Chicago P, 2005.
- Andersen, Carrie. “Virtual Warfare: Video Games, Drones, and the Reimagination of Heroic Masculinity.” *Warring over Valor*, edited by Simon Wendt, Rutgers UP, 2018, pp. 183-202.
- Baudrillard, Jean.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Indiana UP, 1995.
- Berg, Anne-Jorunn, and Merete Lie. “Feminism and Constructivism: Do Artifacts Have Gende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vol. 20, no. 3, 1995, pp. 332-51.
- Brant, George. *Grounded*. Samuel French, 2014.
- Bray, Francesca. “Gender and Techn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6, 2007, pp. 37-53.
- Cixous, Hélène. “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 *Signs*, vol. 7, no. 1, 1981, pp. 41-55.
- Clausewitz, Carl von. *On War*. Translated by Zhige Wei, Huazhong U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 2016. [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魏止戈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 ]
-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s, 1995.
- Hussain, Nasser. “The Sound of Terror: Phenomenology of a Drone Strike.” *Boston Review*, 16 Oct. 2013, www.bostonreview.net/articles/hussain-drone-phenomenology/.
- Hu, Yamin. “Tracing the Individual Soldier’s Dilemma in American War Literature.” *Literary Studies*, no. 1, 2025, pp. 2-12. [ 胡亚敏：《美国战争文学中士兵个体困境探源》，载《文学研究》2025年第1期，第2-12页。 ]
- Lévinas, Emmanuel. *Ethics and Infinity: 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pe Nemo*. Translated by Richard A. Cohen, Duquesne UP, 1985.
- Manjikian, Mary. “Becoming Unmanned: The Gendering of Lethal Autonomous Warfare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6, no. 1, 2014, pp. 48-65.
- Scranton, Roy. “The Trauma Hero: From Wilfred Owen to ‘Redeployment’ and ‘American Sniper.’”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26 Jun. 2015, 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rauma-hero-wilfred-owen-redeployment-american-sniper/.
- Walzer, Michael. *Just and Unjust Wars: 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4th ed., Basic Books, 1977.
- Wood, Julia T., and Charles Conrad. “Paradox in the Experiences of Professional Women.”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7, no. 4, 1983, pp. 305-22.
- Zeng, Yanyu. “Transnational Landscape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War Novels.” *Foreign Literature*, no. 1, 2017, pp. 120-31. [ 曾艳钰：《当代美国战争小说中的跨国景观与政治》，载《外国文学》2017年第1期，第120-31页。 ]

◇ 责任编辑：夏开伟

## FLC

文学审美与文化表征

# 艺术困境与司法疑难

## ——论E. T. A. 霍夫曼《斯居戴里小姐》中的中介美学

◎ 史敏岳 祝丽娟

**内容提要:** 在E. T. A. 霍夫曼的小说《斯居戴里小姐》中, 艺术与现实的冲突、理性法庭与道德法庭的对立构成了中介美学的主题。霍夫曼通过17世纪法国女作家斯居戴里小姐的故事, 演绎了艺术与道德二元对立的困境和司法审判的疑难, 以中介美学的形式实现了艺术与现实的有限和解。《斯居戴里小姐》的文本与同时代的艺术家和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体现了霍夫曼对艺术困境的关切。而他本人对中介美学的实践和浪漫反讽则印证了艺术与现实关系问题的复杂性和延续性。

**关键词:** E. T. A. 霍夫曼 《斯居戴里小姐》 中介美学 艺术与现实

**中图分类号:** I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1-0124-09

**基金项目:** 2023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9世纪德语文学战争书写与德意志民族国家建构研究”(23YJC752017); 2023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克莱斯特作品中战争书写的危机叙事研究”(WGW23201)

**作者单位:** 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220063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1.014

**Title:** Aesthetic Dilemma and Judicial Conundrum: On the Aesthetics of Mediation in E. T. A. Hoffmann's *Das Fräulein von Scuderi*

**Abstract:** In E. T. A. Hoffmann's novella *Das Fräulein von Scuderi*, the conflict between art and reality, alongside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court of reason and the court of morality, constitutes the central theme of the Aesthetics of Mediation. Through the story of the 17th-century French writer Mademoiselle de Scudéri, Hoffmann dramatizes the dilemma arising from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art and morality, as well as the complexities inherent in judicial judgment. Ultimately, he achieves a limite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art and reality through the Aesthetics of Mediation. The novella's engagement with the contemporary tension between artists and society reflects Hoffmann's profound concern with aesthetic predicaments. Furthermore, his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esthetics of Mediation, coupled with his use of romantic irony, underscore both the complexity and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reality.

**Keywords:** E. T. A. Hoffmann, *Das Fräulein von Scuderi*, Aesthetics of Mediation, art and reality

**Authors:** Minyue Shi,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Lijuan Zh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在E. T. A. 霍夫曼(E. T. A. Hoffmann)的文学世界中,艺术家与庸人的尖锐对立构成了核心冲突图景:艺术家往往天赋异禀却敏感脆弱,最终走向疯狂、犯罪或毁灭;而庸人则沉溺于物质利益,拘泥于社会规则,对精神和审美的世界麻木不仁。文学形象间对立的背后,正是利布兰特(Claudia Liebrand)所指出的“否定美学”(negative Ästhetik),即霍夫曼笔下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对抗(9)。《斯居戴里小姐》(*Das Fräulein von Scuderi*)同样探讨了这一问题,但其叙事策略截然不同。小说并未呈现任何庸人形象,而是通过两类艺术家形象的塑造来揭示艺术与生活的冲突。小说围绕金匠卡迪亚克的离奇罪行展开,叙述了金匠的艺术癫狂、其女马德隆与学徒奥利维埃的爱情困境,以及宫廷女诗人斯居戴里小姐对案件的介入及其结果。卡迪亚克以艺术为生命,为艺术而痴迷,最终走向癫狂和毁灭;而斯居戴里小姐作为宫廷诗人,视艺术为消遣和教育的媒介,通过斡旋而使案件获得了转圜的余地。这两类艺术家截然不同的结局表明,小说并非单纯表现艺术或艺术家与生活的矛盾,还试图揭示艺术及艺术家问题的更多维度,从而探索克服否定美学困境的可能性途径。

可以说,《斯居戴里小姐》始于刻画艺术家与庸众之间的对立,而后过渡到探讨艺术与生活及不同艺术原则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霍夫曼对否定美学的扬弃。如果说《金罐》(“Der goldene Topf”)象征着霍夫曼走上了克服艺术与生活冲突的“中介美学”(Ästhetik der Vermittlung, 英文为Aesthetics of Mediation)之路——因为其中不再将艺术描述为某种与生活隔绝的秘密领域和崇高存在,而是通过文本的游戏使艺术成为讽刺对象(Liebrand 110)——那么《斯居戴里小姐》就将这种中介美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它不仅呈现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裂痕,而且表现出通过叙事调和不同艺术原则的可能性。在小说中,霍夫曼从自身创作面临的美学困境出发,直面艺术与道德的关系及艺术与现实的冲突问题。他不仅将卡迪亚克和斯居戴里小姐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家类型并置,更将后者塑造为一位司法调和者,从而探讨了文学介入司法,或者说艺术介入现实的可能性。

## 一、霍夫曼的美学困境与《斯居戴里小姐》中的艺术问题

霍夫曼笔下的艺术家,或因自身艺术天赋而被社会边缘化,或因强行逃离艺术的疯狂和阴暗面,随波逐流地沦为庸人。作为艺术家小说,《斯居戴里小姐》无法回避艺术与生活如何和解的难题。在这部小说中,霍夫曼的美学困境更多地表现在艺术与道德的二元论、不同艺术原则之间的矛盾,以及艺术介入现实的可能性等维度,并集中体现于他对中介美学的实践之中。

小说继承了作者在艺术童话中早有的精确叙事风格,体现了霍夫曼通过艺术童话描写“生活底脚”的原则(周芳8)。霍夫曼描写的巴黎,表面上艺术繁荣,实则是一个“营造神秘、罪恶与模棱两可氛围的不可或缺的布景”(Kołodziej-Mróz 228)。作家笔下的巴黎具备艺术

繁荣与道德堕落的双重特征，似乎正说明艺术的成就必然以道德的衰败为代价。

这种艺术与道德的二元论也体现在霍夫曼对卡迪亚克这一艺术家类型的塑造上。小说中的卡迪亚克作为纯粹艺术家的原型，以艺术本身为创作目的。他的金饰虽然表面上是为雇主所做，但他内心始终认为艺术品“完全是为自己做的”（霍夫曼 95），其目的不是服务他人，而是为了艺术本身。小说甚至赋予他的盗窃和谋杀一层宿命论的神秘色彩，将他塑造为受“煞星”折磨，不得不为艺术而杀人的艺术家（118-19）。由此，霍夫曼提出了艺术天才与道德堕落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的问题。将近一百年后，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托尼奥·克勒格尔》（“Tonio Kröger”）中，借主人公之口发出“艺术家到底是什么”的追问。他写道，一个坐过牢的杰出作家，“他的这段牢狱里的经历，同他成为一个作家的根源之间的关系，恐怕还不及同他进牢的缘由之间的关系来得深远”（149）。托马斯·曼直指艺术家与其道德性之间的矛盾，本质上还是在回应霍夫曼提出的问题。

从艺术发展的角度看，霍夫曼的美学困境源于18世纪产生的“艺术自律”（Autonomie der Kunst）观念。按康德（Immanuel Kant）的看法，“出于正当理由”，人“只应当把通过自由而生产、也就是把通过以理性为其行动的基础的某种任意性而进行的生产，称之为艺术”（146）。这里的任意性就是指艺术无需服务于任何目的，也即艺术自由。从艺术门类上看，卡迪亚克的金匠艺术属于应用艺术，但他对待这门手艺的态度却迥异于一般工匠，更接近纯粹艺术家：他怀着热切的欲望接受每一件委托，“所索取的工钱非常微薄，同他付出的劳动远不相称”（霍夫曼 92）。他加工金饰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热爱；同样，他杀人也不是出于对黄金的贪欲，而是出于对艺术之美的迷恋，甚至是为了阻止自己的艺术作品沦为雇主的实用装饰。恰恰是其艺术认知与其所从事艺术门类的性质之间的偏差，激发了他内在的疯狂。在这个意义上，卡迪亚克的创作活动至少在主观上是为了追求艺术自律。在启蒙时代，艺术象征着人的自由，美作为艺术的产物，可以教化人心。席勒（Friedrich Schiller）便认为“审美状态”是人走向最终“道德状态”的必由之路（156）。康德则认为，对自然的美怀有一种直接的兴趣（而不仅是具有评判美的鉴赏力）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善良灵魂的特征（141）。然而，卡迪亚克对美的迷恋并没有让他走向“道德状态”；相反，他的艺术天才和犯罪动机之间不仅不构成对立，反而存在因果关联，从而成为霍夫曼笔下的艺术和道德二元论的极端注脚。

与卡迪亚克痴迷于金匠艺术的纯粹性相比，斯居戴里小姐与她诗作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更为理性而克制。这位宫廷诗人并不认为自己的诗作是卓越的艺术品，能够流传后世（89），因而对自己的艺术并没有变态的占有欲。她与国王之间的唱和完全是一种即时即事的艺术实践，也是一种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的沟通艺术。如果说卡迪亚克的艺术原则意味着艺术与现实、艺术与道德之间的隔绝，那么斯居戴里小姐的艺术原则便在于发挥艺术的媒介功能：艺术旨在沟通和介入现实。从霍夫曼的创作美学来看，卡迪亚克的艺术观念虽然更符

合浪漫主义理想中的纯粹艺术家形象，但其终将陷入道德的责难；只有斯居戴里的“功利主义”艺术原则才可能实现艺术的中介作用，在艺术和生活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不难看出，《斯居戴里小姐》中的艺术问题集中反映了霍夫曼所面临的美学困境和他为走出困境所做的探索。霍夫曼通过文学探讨艺术与道德二元论及艺术自律和艺术工具论的问题，却一度无法调和这种二元对立，这在他早期创作中的否定美学中尤为突出。这种美学“否定艺术与世界和生活的任何关联，同时又将这种关联暴露无遗并进行彻底批判”（Steigerwald 255）。在《金罐》《沙人》（“Der Sandmann”）、《魔鬼的迷魂汤》（“Die Elixiere des Teufels”）等小说中，霍夫曼展现了艺术与现实的深刻分裂，主张将艺术排除在社会领域之外，并将其消极地定义为与庸俗世界全然不同的存在。艺术被描绘为一个纯粹、神圣而孤立的领域。在否定美学的逻辑下，艺术与生活相互排斥，无法共存，结局或是艺术天才的陨落，或是现实社会的倾覆。与之相对立的是“肯定美学”（Ästhetik der Affirmation）。利布兰特指出，在《阿图斯宫》（“Der Artushof”）、《歌手之争》（“Der Kampf der Sänger”）、《箍桶匠马丁和他的伙计们》（“Meister Martin der Kufner und seine Gesellen”）等作品中，霍夫曼呈现了艺术与现实之间“琐碎的和解”。这种和解往往以放弃艺术潜在的颠覆性和批判性力量为代价，转而迎合市民阶层的趣味和“市民的自我感觉”，使艺术沦为庸常现实的装饰或附庸，表现出一种“完全的现实性”（256）。艺术家若舍弃艺术天赋中的阴暗面和那些带有威胁性的可能，虽看似回避了否定美学的困境，但实则导致了艺术的平庸化。这并未真正解决霍夫曼的问题。

## 二、中介美学与斯居戴里小姐的艺术家形象

为了调和消极的否定美学和妥协的肯定美学，霍夫曼的某些小说表现出一种中介美学的倾向。德语 *Vermittlung*（中介）一词的核心含义通常指“将两种不同的立场联系起来”（Niemann 2）。艺术领域的中介行为承认过程性、开放性、偶然性，甚至“失败”的生成性，并非“从作品美学——着眼于已完成的作品——的角度来理解创作，而是从艺术生产的实践与策略出发”（Ostertag 258）；美学则指向一种创作原则。霍夫曼小说的中介美学旨在沟通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差异，并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在他的文学实践中，中介美学往往通过构筑一个乌托邦式的第三空间实现艺术与现实的调和，或是通过将艺术融入日常现实，实现二者的和谐共存。《布拉姆比拉公主》（*Prinzessin Brambilla*）就是这一发展的典范（Liebrand 11）。在这部小说中，艺术在生活中得到拯救并为生活而存在，且无需以向庸俗投降为代价（258）。中介美学还指向一种有沟通潜能的艺术形态，因而其过程与结局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和未完成性。在霍夫曼的创作序列中，《斯居戴里小姐》是继《金罐》之后，进一步实践并深化其中介美学思想的重要作品。

作为艺术家，斯居戴里小姐与艺术和现实都保持着克制的距离。因此，她不仅深得宫廷的青睐，也在民间享有广泛的美誉。她在断案时在不同阶层间从容周旋，其行为蕴含着明显的中介美学特质。首先，她的中介性体现在其双重身份上：她跳脱出霍夫曼早期创作中的艺术家与庸人对立的固有模式，成为艺术家与道德权威的复合体，其身份本身即诠释了“中介者”的角色。其次，她的行为方式也深刻体现了中介美学原则：她回避了火焰法庭纯粹以定刑为目标的暴力审判，转而运用感性沟通和文学叙事，为奥利维埃构建起一个道德法庭，挽救了他的生命和爱情，也为故事的结局争取到部分的和解。

斯居戴里小姐的艺术品味和文学成就使她享有崇高声望。针对在火焰法庭之外另设司法机构的意见，斯居戴里仅以两行诗句便契合了国王的心意，成功驳回了加强严刑峻法的提议。“害怕盗贼的情人，不配恋爱”（霍夫曼 89）既是对爱情的声援，展现了其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艺术气质，也暗合国王限制火焰法庭权力膨胀的政治主张。宫廷诗人的经验赋予她超越一般艺术家的洞察力和行动力，使她得以介入司法程序，间接影响审判结果。正是这种双重身份，使斯居戴里自然地成为连接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桥梁：她既能深入体察马德隆和奥利维埃的情感，又能运用现实世界的规则去寻求解决方案。

在火焰法庭之外另立道德法庭，是斯居戴里实践中介功能的具体形式。火焰法庭司法的目的并非实现公平正义，而仅在于其自身运作，即对“罪犯”进行惩治和定刑。由此，司法从追求真相和正义的途径，异化为一种纯粹的审判与刑罚技术：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便可以不择手段，包括让宪兵扮演情人，以爱情为名引诱嫌疑人就范（82）。在这种司法实践中，完全不存在程序正义与目的正义，只有专事定刑与惩罚的司法恐怖主义。斯居戴里的断案方式则完全不同。她对奥利维埃的判断主要基于马德隆的陈述、奥利维埃的申辩及她自己对人的观察和“模糊的直觉”（Gunreben 70）。她的审判方式是沟通和叙事。她倾听马德隆和奥利维埃的故事，并将其转译和重构为一种能打动国王的叙事。动之以情的介入方式充分发挥了她作为诗人的叙事天赋，成功地将个体化的、艺术化的、充满情感的诉求传递至权力中心，最终促成了现实的美好结局。这本身就是一种卓越的“中介”行为——在艺术情感和政治权力这两种不同话语体系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

由此，霍夫曼将斯居戴里塑造为一种中介型艺术家：她凭借诗歌艺术获得世俗认可的艺术家头衔，又以高尚道德赢得市民阶层的信赖，将艺术与道德融于艺术家形象一身，同时又能够用艺术介入现实社会。在有限范围内，斯居戴里借助自己的文学艺术天赋，以人道主义的方式介入权力机制与国家机器，在奥利维埃案中重建了正义。作为中介型艺术家，她凭借自身独特的双重身份和以感性沟通为核心的行为方式，在冷酷的法律机器和疯狂的艺术家的悲剧之间，在绝对的司法权威与卑微的个体命运之间，成功扮演了调停者和沟通者的角色。

在小说的语境下，斯居戴里的介入功能被赋予了积极意义，体现了霍夫曼中介美学的旨归。如果说卡迪亚克代表着“谢拉皮翁原则”——由艺术家内心向外投射，而非借艺术

模仿外界 (Hoffmann, *Die Serapionsbrüder* 69)——那么斯居戴里的艺术家形象则标志着艺术转向现实。这完全符合霍夫曼所主张的文学创作应扎根于现实的原则,但并不意味着中介美学就是他的文学理想。毋宁说,斯居戴里小姐的中介美学是霍夫曼寻求艺术与现实和解的一次尝试,而非唯一的范本和终点。作为一个“和克莱斯特一样始终‘似是而非’的作家”(Liebrand 12),霍夫曼对中介美学的态度并不明确,正如克莱斯特对不同的新闻原则在态度上“暧昧不清”(曾悦 150)一样。

### 三、19世纪普鲁士刑法制度与奥利维埃审判中的司法疑难

由于具备构成侦探小说的三大核心要素,《斯居戴里小姐》也被视为第一部德语侦探小说(转引自Gunreben 70),而司法往往构成侦探小说的重要主题。《斯居戴里小姐》也不例外。霍夫曼在1818年前后的司法实践与该小说的创作背景密切相关:在1815年维也纳和会恢复欧洲旧秩序之后,为压制德意志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论,1819年《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üsse*)生效(邢来顺 12-13)。为执行决议,1819年10月,普鲁士国王下令成立“直接调查委员会”(Immediat-Untersuchungskommission),委托包括霍夫曼在内的柏林法官调查、审讯和判决“参与危险的颠覆活动和叛国团体的可疑分子”(Günzel 378)。在该委员会的审讯下,不少自由派人士因似是而非的理由遭到逮捕甚至判刑。霍夫曼并不认同委员会的司法方式,曾撰写详细的司法意见鉴定书,主张释放德国体操之父雅恩(Friedrich Jahn),但遭柏林高等法院驳回(400)。雅恩事件与《斯居戴里小姐》中的奥利维埃案颇为类似。两案中司法机关皆存在捕风捉影和刑讯逼供;司法系统内部均出现分歧意见;被告均提出上诉,也都有人从中斡旋。不同之处在于,霍夫曼在现实中的司法意见未被采纳,而斯居戴里的介入则成功扭转了判决。现实与文学之间的反差并非偶然,或可佐证小说中的奥利维埃案与霍夫曼反思19世纪普鲁士刑法制度之间的关联。

显然,火焰法庭和斯居戴里的道德法庭构成了两个对立的审判空间,也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司法方式。火焰法庭依赖目击证词和表面证据,通过刑讯逼供实现高效定罪。这种司法手段并非小说虚构,而是19世纪司法改革之前德国普遍存在的现实。1532年《查理五世刑法典》(*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中规定审讯的司法程序为:由司法机关依职权启动并推进,由审讯法官主导调查。调查程序终结后,主管法院仅依据调查法官形成的书面案卷材料作出非公开判决(Radermacher 33)。由于定罪与判决的前提是嫌疑人认罪,结案的关键在于取得嫌疑人的供词。为此,《查理五世刑法典》规定“若根据既有调查、发现及初步证据,对被告所涉罪行之嫌疑与指控得以成立或被证实,则应依原告请求,为其指定刑讯审问之日期”(第45条 *Vonn peinlicher frag*; Kohler and Scheel 26),而且还对所采取刑讯拷问的强度和方式进行了详细规定(第58条 *Vonn der mass peinlicher frage*; 31)。可见,

尽管该法典为刑讯设置了前提条件，却仍视刑讯为一种合法的办案手段，并将初步证据或推定证据作为启动刑讯的依据。

这一司法程序与小说中的庭长拉雷尼办理奥利维埃案的过程几乎一致。拉雷尼仅凭三条表面证据便认定奥利维埃是凶手（霍夫曼 104），但后者拒不认罪。依据《查理五世刑法典》，这三条证据足以构成对嫌疑人刑讯逼供的充分理由。至此，司法程序的目标便转为通过刑讯迫使其认罪。一旦推定证据与嫌犯供词吻合，就可结案。然而，在小说的叙事框架下，这套司法逻辑非但未能揭示真相，反而暴露出火焰法庭办案的粗暴与无能。

相反，斯居戴里的道德法庭则反映了 19 世纪普鲁士司法改革的结果。由于统一之前的德意志地区邦国林立，《查理五世刑法典》在各邦国内部效力有限。普鲁士在 1794 年颁布《普鲁士一般邦法》（*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随后于 1805 年推出《普鲁士刑法典》（*Die Preußische Criminalordnung*），进一步细化刑事司法诉讼流程，并正式废除刑讯逼供（Ignor 130）。司法改革之前普遍遵循有罪推定原则，被告或嫌疑人几乎不享有权利，法官则兼具审判者和原告的身份，其判决缺乏统一标准，仅凭卷宗档案秘密展开判决。在司法改革的推动下，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司法调查结束后增设了公开诉讼环节。国家公诉制度的建立使法官得以摆脱原告身份，甚至衍生出后来的陪审团法庭（Radermacher 34）。对照这一历史背景，斯居戴里的介入契合司法改革的人道精神。她的道德法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她基于情感和人性而断定奥利维埃无辜，突破了僵化的司法程序对“显著事实”的迷信。她一反以物证和逻辑推理为唯一审判依据的司法传统，凭借感性、直觉和识人能力，辅以自身的人格魅力与叙事天赋，最终促成国王法外开恩，赦免了奥利维埃。这种超越僵化法律的人道干预虽不免带有乌托邦色彩，但却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诗性正义。在小说语境下，这一介入构成了对传统司法机制的补充，体现了司法中的人文关怀。小说还通过斯居戴里向国王陈述案情时的服饰和仪态暗示她充当了法官的角色：她穿上一件沉甸甸的黑色礼服，“高贵姿态颇具威严”（霍夫曼 130）。同时，案件的结局也符合霍夫曼时代的司法传统：1794 年的《普鲁士一般邦法》还保留着国王的赦免权。

不过，霍夫曼也借小说中的案件揭示了现实中的司法疑难。首先是司法改革后在实践层面产生了新问题：由于火焰法庭无法在未取得供词的情况下给奥利维埃定罪，斯居戴里的介入才得到了机会。其现实背景是，1805 年《普鲁士刑法典》废除刑讯之后，审讯时常难以取得嫌疑人的供词，导致无法定罪。假定奥利维埃是此案的真凶，只要他不肯供认，法庭就无法定罪。从司法程序的角度看，斯居戴里的作用相当于在缺乏供词的情况下，由法官凭借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判断对证据进行裁量，从而推动程序完成。但在霍夫曼的时代，这种做法既无先例可循，也缺乏法律依据。直至 1877 年，《帝国刑事诉讼程序法》（*Reichsstrafprozessordnung*）引入“陈述自由原则”（*Aussagefreiheit*）和“法官自由心证原则”（*freie richterliche Beweiswürdigung*），这一困境才得到了司法上的回应（Radermacher 36）。

其次是关于癫狂者行凶的法律责任问题。在奥利维埃的陈述中，卡迪亚克是一个被“灾星”诅咒、被命运毁灭的悲剧艺术家。这种宿命论的解释使得艺术家的疯狂与罪行本身成为一个神秘的谜团，保留了艺术家的复杂性和非理性。但这同时又给司法提出了一个难题：卡迪亚克这样的非正常人甚或心理病态者，究竟有无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换言之，司法如何追究这类特殊人群的法律 responsibility，从而保障正义？霍夫曼曾参与审判的施莫林案就涉及这一问题。1817年9月25日，烟草学徒施莫林（Daniel Schmolling）刺伤女友，致其伤势过重，于次日去世。经被害人临终指认，系施莫林作案。在后续刑事调查中，他主动认罪并承认早有预谋。但法庭始终无法查明其谋杀动机，遂使被告的责任能力成为争议焦点。面对医学专家诊断施莫林患有“隐藏性精神错乱”因而丧失行为能力的结论，时任柏林高等法院法官的霍夫曼在法律鉴定书中明确反对，坚持主张判处施莫林死刑（Höcker 106）。霍夫曼的立场说明，他坚持法律裁决不应受到疯癫话语或特殊心理状态的干扰，法律必须依循明确的规则，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正义。据此，即便将卡迪亚克行凶时的状态理解为因艺术狂热而导致的疯癫，他也无法因此豁免法律责任。霍夫曼虽以文学讨论法律，但并非要融合法律和艺术，而是要论证法律和艺术必须遵循各自不同的理性逻辑。不过从施莫林案的后果来看，他的法律观点在当时并未得到主流司法界的认可。

综上所述，霍夫曼在创作《斯居戴里小姐》时采取了一种中介美学态度，却仍然没有解决小说探讨的艺术和司法问题。从艺术角度看，浪漫主义作家既憎恶功利性原则对生命的渗透（萨弗兰斯基 214-15），却又无法避免唯美主义观念带来的价值和道德虚无。作为中介艺术家的斯居戴里小姐虽然开辟了一条艺术与生活和解的路径，却无法让这种和解具备普遍意义：她的艺术家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国王的赦免也带有偶然性。从司法角度看，小说通过对19世纪普鲁士司法现状的指涉，既批判了改革前司法体制中的有罪推定、唯证据论、刑讯逼供等落后现象，也揭示了司法改革后出现的新困境。

霍夫曼的态度充分说明了中介美学的局限性和过程性。与其说霍夫曼试图通过中介美学一劳永逸地解决艺术问题，不如说他始终在探索如何调和不同艺术原则，并试图在此过程中进行艺术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斯居戴里小姐》不乏浪漫反讽精神，以一种超越的姿态徘徊在不同艺术原则之间，无论是唯美主义、艺术工具论还是调和二者的中介美学本身。同样，小说对斯居戴里小姐所促成的诗性正义也保持着距离。毕竟，对小说中的巴黎公众而言，卡迪亚克的犯罪事实和他的死亡成为永远的悬案，巴黎夜晚的恐怖阴影并未完全消散，火焰法庭的司法弊端也仍然存在。

这种开放性结局恰恰是中介美学的核心特征之一。霍夫曼拒绝在文学中提供一个封闭和完美的解决方案。斯居戴里的行动实现了局部、有限的和解，但更深层的社会矛盾、艺术家的根本困境、司法实践的缺陷依然存在。结局指向的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持续的中介

过程。正如平克特 (Ute Schlegel Pinkert) 所言, 中介是一种根本性的动态过程, 为了探寻并建立各种关系与联结, 以便在这些关系的间隙中开辟新的活动空间 (转引自 Niemann 3)。霍夫曼的叙事策略成功地构建了文本的多义性, 营造了开放性的结局, 突出了感知、沟通和道德实践的重要性, 并最终揭示了中介美学的未完成性和过程性本质。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Günzel, K. E. T. A. Hoffmann. *Leben und Werk in Briefen, Selbstzeugnissen und Zeitdokumenten*. Verlag der Nation, 1978.
- Gunreben, M. "Das Erzählen der Scudéry: Barocke Romanpoetik und E. T. A. Hoffmanns Novelle."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vol. 93, 2019, pp. 69-105.
- Höcker, A. *The Case of Literature: Forensic Narratives from Goethe to Kafka*. Cornell UP, 2020.
- Hoffmann, E. T. A. "Das Fräulein von Scuderi." *Märchen und Erzählungen*, by Hoffmann, Weltbild, 2006.
- . *Das Fräulein von Scuderi: Selected Novellas of Hoffmann*. Translated by Shulin Chen, et al.,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霍夫曼:《斯居戴里小姐: 霍夫曼中篇小说选》, 陈恕林等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 . *Die Serapionsbrüder*.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2020.
- Ignor, Alexander. *Geschichte des Strafprozesses in Deutschland 1532-1846*. Ferdinand Schöningh, 2002.
- Kant, Immanuel.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Translated by Xiaomang Deng, People's Publishing, 2002. [康德:《判断力批判》, 邓晓芒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Kohler, J., and W. Scheel. *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des Waisenhauses, 1900.
- Kołodziej-Mróz, B. "'Das Fräulein von Scuderi' von E. T. A. Hoffmann-Zum Verhältnis zwischen Realem und Dämonischem." *Roczniki Humanistyczne*, vol. 60, no. 5, 2012, pp. 225-47.
- Liebrand, Claudia. *Aporie des Kunstmythos. Die Texte E. T. A. Hoffmanns*. Rombach Verlag, 1996.
- Mann, Thomas. *Thomas Mann's Collected Works: Selected Novellas and Short Stories*. Translated by Hongjia Qian and Dezhong Liu,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2006. [曼:《托马斯·曼文集 中短篇小说选》, 钱鸿嘉、刘德中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Niemann, S. "Künstlerische Vermittlung. Ein Beitrag zur Begriffsklärung." *Klangakt*, vol. 1, no. 3, 2023, pp. 1-7.
- Ostertag, Sara. "In (Re-)Aktion-Vermitteln. Eine Untersuchung kritischer Praxen der Kunstvermittlung." *Stop Teaching! Neue Theaterformen mit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edited by J. Deck and P. Patrick, Transcript, 2014, pp. 257-68.
- Radermacher, N. Jolyn. "E. T. A. Hoffmann-Das Fräulein von Scuderi. RLit." *Zeitschrift für Recht und Literatur*, no. 1, 2025, pp. 30-43.
- Safranski, R. *Romantik. Eine deutsche Affäre*. Translated by Maoping We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14. [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 反思德国浪漫主义》, 卫茂平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Schiller, Friedrich. *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 Translated by Zhi Feng,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20.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 冯至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 Steigerwald, Jörn. "Claudia Liebrand: Aporie des Kunstmythos. Die Texte E. T. A. Hoffmanns." *Athenäum*, vol. 7, 1997, pp. 255-58.
- Xing, Laishun. *A History of Germany: The Age of the Nation-State (1815-1918)*.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2019. [邢来顺:《德国通史: 民族国家时代 (1815—1918)》。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 Zeng, Yue. "'The Art of Integrity': Die Hermannsschlacht and Kleist's Wartime Propaganda Strategy." *Foreign Literature*, no. 4, 2025, pp. 150-62. [曾悦:《“正直的艺术”:〈赫尔曼战役〉与克莱斯特的战时宣传策略》, 载《外国文学》2025年第4期, 第150-62页。]
- Zhou, Fang. "The Fairy-Tale Art of E. T. A. Hoffmann's Artistic Fairy Tales: Taking the Artist Images and Narrative Principles as Examples."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no. 1, 2012, pp. 5-8. [周芳:《E. T. A. 霍夫曼艺术童话的童话艺术——以其艺术家形象及叙述原则为例》, 载《昆明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第5-8页。]

◇责任编辑: 阳凌艺

## 《金色圣诞节》中的食物书写与南方共同体建构

◎ 易捷心 田舒琪

**内容提要:** 在西姆斯以美国内战前南方种植园为背景创作的作品《金色圣诞节》中,食物书写成为解码其共同体意识形态的关键。该作中主要角色的食物选择和偏好折射出南方民族主义建构初期的文化排他性,构成对民族狭隘主义的文学再生产,也给共同体的建构造成了巨大的障碍。而圣诞节宴席中的食物分享,又以具体的享乐唤起了人们的共同体意识并促成了和解。在19世纪种族政治语境中,食物也与西姆斯关于奴隶制的观点勾连,异化为粉饰种植园剥削秩序、维系南方共同体种族等级的意识形态工具。

**关键词:** 19世纪美国文学 《金色圣诞节》 食物书写 南方共同体 奴隶制 等级秩序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26)01-0099-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姆斯罗曼司中的共同体思想研究”(22BWW037)

**作者单位:** 湖南工业大学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0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1.015

**Title:** Food Writ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uthern Community in *The Golden Christmas*

**Abstract:** In *The Golden Christmas*,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ntebellum Southern plantations, Simms's food writing serves as a key to decoding his ideology of community. Food choices and preferences of the main characters reflect the cultural exclusivity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uthern nationalism, constituting a literary reproduction of provincialism and posing significant obstacles to community building. Meanwhile, food sharing at Christmas feasts evokes a sense of community and fosters reconciliation through concrete enjoyment. In the context of 19th-century racial politics, food is also intertwined with Simms's ideas of slavery, alienated into an ideological tool to whitewash the exploitative order of the plantation and maintain the racial hierarchy of the Southern community.

**Keywords:** 19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Golden Christmas*, food writing, southern community, slavery, hierarchical order

**Authors:** Jiexin Yi,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China; Shuqi Tian, College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China.

《金色圣诞节》(*The Golden Christmas*)是19世纪美国南方作家威廉·吉尔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出版于1852年的作品。故事以查尔斯顿种植园望族中两对年轻

人——内德·布尔莫与波拉·邦纳、迪克·库柏与碧翠丝·梅启克——之间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来自英国的布尔莫家与法国胡格诺派的邦纳家是世仇，内德的父亲布尔莫少校与波拉的外祖母吉拉尔丁女士也彼此敌对。但随着故事的推进，两个家族最终在圣诞节期间达成和解，两对青年也得以喜结良缘。

评论界普遍认为该作寄托了作者对旧南方共同体建构的深切思考。研究者或认为西姆斯倡导以妥协精神化解社会分歧，为南方共同体的内部稳定扫清认知与现实障碍（Aiken 17-20）；或以神话原型批评视角切入食物意象，指出食物分享是种植园共同体建构的重要纽带（Sexton 1-7）；或将本作与西姆斯《森林知识》（*Woodcraft*）进行关联分析，表明二者均视种植园传统为南方共同体的文化与社会根基（Kibler 13-16）。这些研究普遍忽视了作品中家族的矛盾对立和消解的过程及奴隶制与等级秩序同食物书写的关联。事实上，19世纪50年代，奴隶制纷争白热化，南北对抗加剧，但南方州权优先的理念与南方民族主义存在明显张力。南方既希望统合各州力量以对抗北方废奴主义，又陷入各自为政的局面，难以形成有效的区域联合。这一点在联邦法令废止权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南方其他州对南卡罗来纳州率先以废止权反对联邦法案的做法持明显异议。面对这种局面，西姆斯深刻意识到，南方共同体的建构不仅面临北方废奴主义的压力，更受制于内部的双重困境：一是身份认同的碎片化与区域协作的缺失，二是奴隶制作为南方社会核心的合法性危机。北方废奴派以剥削为由攻击南方秩序，南方亟需为奴隶制进行道德与文化辩护。笔者认为，对这两个关键问题的思考构成西姆斯创作《金色圣诞节》的基本动机。他始终秉持团结为南方存续之本的立场，在演讲中公开疾呼：“只要南方能挺身而出、团结一致，如同一人般结成坚实的方阵携手行动，那就不会有任何称得上是真正冲突的纷争。没有这种团结，我们便一事无成。”（“Sources of American” 119）正是基于这一认知，他以种植园这一南方社会的微观缩影为载体，探索化解内部分歧、凝聚区域认同的路径，而食物书写便成为他回应时代难题的关键叙事工具。他既试图以食物分享打破族群隔阂，凝聚共同体意识，又以食物与奴隶制的勾连美化种植园剥削秩序，维系种族等级制。因此，该作中的食物书写绝非单纯的生活场景刻画，而是蕴含着作者针对19世纪中期南方共同体危机的系统性思考。

## 一、食物符号与共同体建构的阻碍——文化偏执与多元身份

西姆斯在《金色圣诞节》中对《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的本土化改写，将欧洲浪漫主义叙事转化为美国南方的文化符号学实践。布尔莫家与邦纳家的矛盾被呈现为民族性的对立，食物更成为民族性的味觉符码。布尔莫少校作为恪守传统的老派英国绅士，“早餐、正餐、午餐、晚餐都是旧式的，按时供应[……]菜品样式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它们都是严格按照过去英国甚至是撒克逊的样式制作的”（Simms, *Golden* 34）。他特别强调，

“只要我还是这个男爵领地的主人，就不能用法国人那些吃了让人生病的东西代替健康的食物”（Simms, *Golden* 35）。相比之下，吉拉尔丁女士一家则是法式大餐的忠实信徒，其选用的食材如“糖果、葡萄干、佛手柑、杏仁”等也多为法式烹饪所偏爱（46）。她对英国饮食的痛恨，可从其在书店对一幅天使油画的评论中看出：“它们看起来好像是以猪肉和香肠为食物。简直令人震惊。”（26）吉拉尔丁女士痛恨猪肉和香肠，但这些恰恰是布尔莫少校一家最喜爱的食物。

由此可见，在西姆斯勾勒的旧南方种植园的社会背景下，食物成了偏执和传统的代名词，固守传统就是坚守传统的食材和饮食方式。这实质上是南方早期移民对欧洲母国文化的选择性继承。而这种坚守在家族对立的情形下又激化了矛盾。吉拉尔丁夫人称布尔莫一家为“约翰牛”，她评价道：“他们的举止就像牛——公牛——因此得到了约翰牛的称呼，他们自己也认为这个名称是十分合宜的。”（79）此处的“约翰牛”主要侧重行为举止，隐含固执己见的含义，而且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意味。正如西姆斯在《美国人的家庭礼仪》（“Domestic Manners of Americans”）中所评价的，“约翰牛一踏上异国他乡，就开始大声宣扬自己的信念，并数落眼前一切跟他的祖国比起来简直糟透了”（24）。

不难发现，布尔莫少校与吉拉尔丁夫人在贬抑对方、褒扬自己时，均流露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自觉的身份认同意识，二者皆与其食物选择和偏好紧密相关。可以说，在这部作品中，西姆斯呈现了美国南方多元化的个体身份认同。相比于族群构成单一、身份认同明确的新英格兰，旧南方在西姆斯创作《金色圣诞节》的年代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南方性”与南方身份。作品以食物表征民族性的写法，与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同样以圣诞节为背景的著名作品《圣诞欢歌》（*A Christmas Carol*）形成互文，而西姆斯本人亦推崇狄更斯。

19世纪50年代，随着南方民族主义的兴起，南方人的身份意识也日益增强。此时的南方作为美国内部独特的共同体，整体文化身份尚处于形塑阶段。以饮食文化而论，南方各州特色食物，比如“卡罗来纳稻米”“弗吉尼亚火腿”“路易斯安那蔗糖”“佛罗里达橙子”“佐治亚甘薯”等，先于1860年“南方烹饪”和1861年“南方食物”的提法出现（Shields 24）。此外，“很少有人花费过度的精力去想象‘南方的所是’，也就是确认地域的共性，回忆共同的历史，或者展望共有的未来”，“在内战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当中”，只有“西姆斯可以称得上一个强势的南方民族主义者”（26）。由此可见，西姆斯在《金色圣诞节》中对南方饮食多样性的书写是历史的忠实再现：他既试图以饮食传统作为论证南方独特性的重要资源，建构独立于北方的文化认同，又客观地呈现了此时南方饮食的地方主义倾向。

不可否认，此时的“南方成了与国家其他地区格格不入的地域。美国没有哪个地方投射出如此鲜明的地域形象”（Grantham xv）。基于这一自我认知，南方人在寻找奴隶制合法性时将种植园主与诺曼骑士传统绑定。在《金色圣诞节》中，当内德指责父亲对法国女孩波拉的偏见时，就表达了这种观点：“骑士精神、进取心、高尚的冒险精神、出众的品味，都是

从诺曼人那里借鉴来的。先生，你自己的家族原本就是诺曼的。”（Simms, *Golden* 39）西姆斯此处刻意强调的并非南方人高贵的骑士身份，而是不同族群之间强烈而独特的身份认同。卡什（W. J. Cash）在其名作《南方的思想》（*The Mind of the South*）中将南方建构为美国他者形象的做法，便被视为“内部东方主义”（Internal Orientalism; Jansson 295），但西姆斯并没有将南方简化为卡什所言的具有“显著同质性”（Cash xlvi）的存在。相反，他突出了南方人身份认同的异质性，忠实再现了南方作为“民族冲突地带”的历史面貌（Hutchinson 4）。

《金色圣诞节》中两对青年恋人婚事的最大阻碍就是两个家族以食物偏好为重要表征、固守传统的身份意识，西姆斯借此表达出对种植园共同体建构与存续的忧思。他显然反对这种迂腐行为，如其所言：“一个移居海外的民族必须对其习俗自然而然地根据新的居住地进行调整。”（“American Sagas” 94）吉卜勒（James E. Kibler）也指出，西姆斯认为维系种植园共同体要克服吝啬、家族血统、自我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13）。这些消极的观念与该作中封闭的身份认同所体现的“民族狭隘主义”（provincialism）思想不无关联，与共同体建构兼容并蓄的逻辑正好相反。一般而言，民族狭隘主义主要指人们的思想、品味和行为举止局限于某个地域，且将自己对该地域的关注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使得区域认同高于国家认同。这种民族狭隘主义也符合塔特（Allen Tate）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概念，即人们的意识和习惯受到祖先传承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影响的倾向（538）。最早为西姆斯立传的南方学者特伦特（William P. Trent）也指出：“对政治话题的肤浅思考、品味和情感上的民族狭隘主义、无知与虚荣，都是我们人民的主要特征。”（转引自Cobb 123）西姆斯对美国复杂民族构成所带来的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充满期待，对民族狭隘主义则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清教徒、胡格诺派及德国人有着不同的“信仰和文学背景”，但都在美国“相遇并交融”，其“互动在行为和思想上形塑了社会的方方面面”（“Americanism” 22）。他们“对立或一致的行为”，也“给诗人、小说家和哲学家提供了鲜活和优雅的主题”，而美国“不断涌现的移民潮可以修正那些如同一潭死水般的共同体中的民族狭隘主义”（22-23）。就《金色圣诞节》而言，饮食多样性本应转化为共同体的文化活力。共同体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对差异的包容，而非对纯粹性的偏执追求。西姆斯曾站在南方共同体存续的高度，痛陈精英阶层的狭隘本质：“我们南方的杰出人士，过于热衷于彰显自身，而非为南方共同体发声；他们也极易被蛊惑，将每位南方同胞视作竞争对手，而非盟友。”（“Sources” 119）这种精英层面的偏执，既造成了布尔莫与邦纳家族的世代仇怨，也埋下了南方区域协作破裂的隐患。

## 二、食物分享与共同体凝聚的纽带——具体享乐与叙事调解

在《金色圣诞节》中，食物偏好和狭隘的民族情感与身份意识相互交织，使家族矛盾加剧，阻碍了后代爱情，更危及了种植园共同体内部的和谐。正如卢卡努斯基（Mary Lukanuski）

所言：“人们摄取食物的方式是深度界定一个共同体的强大手段 [……] 人们默而不宣的理解就是，除了神圣的谕令，共同体还需要人们对于秩序、场所和规训的感知，否则它就会毁于个人的食欲。当共同体的成员寻求他们各自的欲望时，共同体就会解体。”（113）但西姆斯对食物与共同体微妙关联的书写并未止步于此。食物在消解家族矛盾、促成两家联姻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种植园共同体的建构和存续带来了转机。具体而言，分享食物有助于人们维系情感、沟通彼此，从而对两个家族的和解产生积极影响。故事开篇便描写了迪克与内德分享丰盛早餐的场景。这份名为“单身汉的早餐”包括了“咖啡和华夫饼，沙丁鱼和煎蛋”及“白葡萄酒”（Simms, *Golden* 13）。席间，内德向迪克吐露自己爱情受挫，而迪克则允诺施以援手。可见，这份“单身汉的早餐”蕴含着友情、互助与支持，预示了食物在后续情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消解家族矛盾的关键事件是一场生死救援。吉拉尔丁女士与外孙女波拉拯救了遇险的布尔莫少校与内德，以跨越世仇的善意打破了两家长期隔绝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西姆斯此处特意植入了一个与食物相关的细节。为帮助布尔莫少校恢复意识，吉拉尔丁女士特意嘱咐波拉：“把这个香料嗅瓶凑他的鼻孔边，让他吸嗅几下。”（90）文中的香料嗅瓶在19世纪语境下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色拉调味汁，而是一种含醋的芳香嗅瓶。因当时卫生条件有限，这一般是贵族随身携带、用于抵御异味的私人用品。当吉拉尔丁夫人用其救助世仇家族的成员时，它就成了消解敌意的物质符号，也传递出彼此关怀的共同体意识。之后，吉拉尔丁夫人“挽着布尔莫少校的胳膊，主动带他去看自己新建的烟熏房，并向他展示了自己腌猪肉的新方法”，她还“领着少校去看几只好不容易弄来的外国品种家禽——有像长颈鹿般高大的公鸡，还有连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见了都会心满意足的母鸡”（107）。这种让渡食物生产知识、展示稀有家禽品种的举动，使共同体的联结超越了馈赠食物的表面善意，深入到共同创造食物的物质生产层面。

圣诞宴席是两家正式和解的标志性事件，食物分享也成为凝聚共同体的关键纽带。在宴席中，“两张巨大的餐桌占满了宽敞餐厅的整个长度，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种类之全、品类之丰，应有尽有”（147）。丰盛的食物和宾客间无差别的享乐也由圣诞节的宗教意蕴得到强化，如西姆斯所言，“狮子与羔羊一同躺卧”（146）。这句话典出《圣经·以赛亚书》，象征着弥赛亚时代的终极和谐。西姆斯此处使用这个典故，显然是为了表达敌对双方由神圣力量的调和而摒弃冲突的寓意，也意味着圣诞宴席如同基督教圣餐，包含着化解隔阂、包容接纳的共同体精神。同时，内战前南方的社会语境也使得以共享食物消解敌意、促进共同体和谐的叙事逻辑具有天然合理性。种植园本身就是食物生产与供应的核心载体，而南方人素来推崇的热情好客，让“烧烤、家庭聚会和星期天正餐”等食物分享活动，催生了植根于“共同用餐者的亲属关系和共同体联结”的“餐桌情谊”（table companionship; Reik 179）。

西姆斯关于食物分享与共同体建构的关联也可由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相关阐释获

致更深刻的理解。齐泽克指出，“维系一个既定共同体的元素不能简化至象征性认同的层次：联系共同体成员的纽带总是隐含着对某物和具体的享乐分享的关系的意义”（201）。具体而言，共同体组织其宴席的方式，正是其享乐方式的直观体现。这一观点直指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理论的局限——国旗、地图等媒介物只能作为想象国家身份认同和共同体的象征物，却无法满足共同体成员对具体享乐的需求，因此无法构成联系共同体成员的直观而具体的纽带。相比于这些“民族国家的平庸象征物”，“食物具有吸引他人产生欲望的力量，从而提高国家的魅力和声誉”（Ranta 133）。此外，食物分享和具体的享乐“作为日常的、出自本能的经验”，使“人们能够以之来想象他们归属于一个统一且同质化的共同体”（Xu 3）。显然，西姆斯从自身文化经验出发触及了这一思想的内核。他屡屡以食物来隐喻抽象的人物关系与矛盾。例如，内德反对父亲要他娶好友迪克的心上人碧翠丝的要求，声称：“先生，强迫我娶一个违背自己意愿的妻子，就如同让我吃不愿吃的卷心菜，都是赤裸裸的暴君的行径。”（Simms, *Golden* 69）碧翠丝见母亲不愿意接受少校的邀请，便觉得她的“汤暂时有点不够味”，好在女儿“掌握了安抚她易怒脾气的技巧，可以提供必要的佐料，让她的脾气保持美味”（129）。布尔莫少校在与吉拉尔丁女士关系缓和之前，不愿拜访后者的种植园，因为那无异于“吃下一颗没药和芦荟做成的药丸”（98）。通过这些具体的食物隐喻，西姆斯描绘了深层的家族矛盾和个人的情感冲突。这些隐喻的本质是将家族仇恨、代际冲突等抽象问题转化为可感知的味觉体验，而食物分享也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味觉维度的叙事调解。

西姆斯这种以具体享乐缝合意识形态裂痕，从而使共同体获得具身性的书写逻辑并非偶然，而是其文学主张的直接实践。他在《文学中的美国主义》（“Americanism in Literature”）中强调，美国文学应“从实在属性中寻求品格”，拒绝抄袭外国传统，要真实刻画美洲大陆赋予的独特体验（19）。构成美利坚民族实在属性的，正是西姆斯所说的“地域精神”（genius loci）——以本土独特体验与文化特质为核心，涵盖自然条件、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等层面。他进一步提出，文学应是对“民族性”和“人民命运、性情和独特属性”的刻画（*Letters* 207, 215）。对他而言，《金色圣诞节》中的实在属性绝非抽象的地域符号，而是食物所承载的味觉、生产与分享体验。他所说的独特体验，具象化为布尔莫家的英式火腿、吉拉尔丁家的法式香料，以及圣诞宴席上跨越世仇的共食。他所追求的地域精神，也通过单身汉早餐的友情、香料嗅瓶的善意、烟熏房的生产知识共享等食物分享的仪式得以呈现<sup>[1]</sup>。

### 三、食物叙事与奴隶制的合法性辩护——共同体等级秩序的隐性维系

布尔莫家族与邦纳家族饮食习惯的对立及圣诞宴席的食物分享与和解，构成了家族层面的文化与情感互动，其背后是南方种植园独特的生产模式与价值体系。由于奴隶制提供了食

物生产的核心劳动力，种植园阶级的饮食依赖对奴隶的剥削。因此，食物既关乎文化偏好和民族身份，也与阶级地位紧密相连。《金色圣诞节》中人们对法国食物的追慕就暗含这层意味。作为英国人，内德对法式鹅肝酱情有独钟，而布尔莫少校却毫无兴趣。当然，内德偏爱法国菜，未必是因为爱慕法国姑娘波拉而受其影响。事实上，对他这样的上层阶级，“食用旧世界精英的料理”使他们认定自己“获得了欧洲式的贵族身份”（Haley 2）。这种风尚折射出的是一种阶级身份意识，食物则是彰显身份地位、划分种族与阶级的重要标志。

但内德的选择亦可视为以饮食符号欧洲化为策略，重塑南方种植园主的文明继承者形象，以反驳北方工业资本家对其野蛮落后的指控。这种观念与西姆斯借迪克传达的“自然型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理念不无关联。迪克认为，“公正而慷慨的勇气”（Simms, *Golden* 40）高于血统。布尔莫少校也宣称“男性气概是最高美德”（31），将贵族品质的核心从世袭特权转向个人品格。这种理念更通过种植园少爷与奴隶厨师的关系具象化。事实上，为内德和迪克这对少爷烹饪的正是黑人厨师塔比萨。如历史学者所示，由于“种族与族群强化了服侍所包含的尊贵意味”，所以“19世纪最适合从事餐厅服侍工作的就是非裔美国人”，其存在本身就是“唤起奴隶制的视觉符号”，成为“奴役状态实体性的标志和餐厅美学的组成部分”（Haley 34）。但在《金色圣诞节》中，西姆斯没有让内德和迪克对塔比萨流露出丝毫的傲慢，二人反而称赞她为“单身汉的仙女”，能让主人“吃上满嘴的好东西”（Simms, *Golden* 11）。西姆斯对塔比萨厨艺的强调与内战后南方基于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立场将黑人从“南方烹饪”叙事中系统性抹除的“烹饪种族隔离”（culinary apartheid; Spivey 129）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见，小说对塔比萨厨艺的肯定蕴含着作者对黑人文化创造力的有限承认，具有突破同时期种族偏见的潜在进步性。然而，这种书写也是西姆斯淡化食物阶级属性策略的延伸：它并非旨在打破种族或阶级壁垒，而是通过模糊食物生产与消费的阶级对立，将种植园主的饮食特权包装为跨群体技艺认可，消解剥削本质，弱化阶级差异，最终服务于构建无明显阶级对立的南方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表达。

这种叙事逻辑也可以从小说支持奴隶制的显性论述中得到佐证。西姆斯宣称，南方奴隶的“富足在于确定性和安定性。他可以免于饥寒交迫”（Simms, *Golden* 152）。而工作则是“力所能及的[……]这样的状态恐怕是人类所能获得的最大福祉，因为对于健康和道德都是最好的保障”（152）。此外，那些年迈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奴隶也能获得生活补给，这会使人“不可避免地将南方的奴隶制设想为某种慈善制度”（153）。这番美化奴隶制的论述，隐含着以秩序重构淡化奴隶制压迫本质的意图。这套辩护话语的深层运作逻辑可以从西姆斯的《美国的奴隶制》（*Slavery in America*）中窥见一斑：

民主不是平均化——它应该被合宜地定义为道德世界的和谐。正如法律所宣称的那样，它坚持不平等，人人都应该坚守自己应有的位置。真正的自由应该是

不受干扰地占据自身道德和智力禀赋所赋予的社会地位。一个人，无论他的状态如何，只要他占据这个合适的位置，他就是个自由人。如果他被挤压到一个低于其智力禀赋所应得的位置，他就是个奴隶。(65)

西姆斯在此回避了奴隶制强制剥削的本质，转而将白人奴隶主与黑人奴隶的关系包装成道德监管者和需要引导者的自然分工。黑人与白人因各自智力和道德禀赋的差别分别承当其应有的社会角色。如此一来，阶级压迫被转换为道德秩序，种族不公被归因于先天禀赋差别，奴隶制也就成为了“渐进地完善奴隶品行的权宜之计”(易捷心、沈阳 120)。白人奴隶主的剥削被粉饰为提供生活保障的慈善责任，奴隶的劳动则被扭曲为换取安定生活的交换，这种慈善家长制掩盖了阶级剥削。对此，伯科维奇(Sacvan Bercovitch)评论道：“就阶级和种族而言，和谐和等级秩序捆绑在一起。而对人类最终进步所持的悲观主义情绪，不得不屈从于一个观点，即在民主结构的社会中存在着永恒的自上而下的统治。”(262)在他看来，西姆斯将种族与阶级不平等伪装成道德和谐，其核心在于维护和捍卫等级秩序。

就此而言，《金色圣诞节》中以食物淡化阶级属性的书写，意在掩盖奴隶制的剥削本质和等级秩序，制造种族和阶级平等的幻象。这一点在故事结尾的奴隶偷窃食物事件中有更鲜明的体现。布尔莫少校的贴身黑奴撒迦利雅本打算把自己养得最肥的猪留到圣诞节宴请朋友，却没有邀请少校的马夫、黑奴耶户。出于愤怒，耶户偷走并烤熟了这头猪，并邀请毫不知情的撒迦利雅赴宴品尝。最后，耶户承认了偷窃行为。作为惩罚，少校命令他将自己养的三头瘦猪赔给撒迦利雅，并承诺如果耶户明年不再偷窃，便把自己养的三头猪送给他作为奖赏。

这场看似平常的闹剧彰显出西姆斯复杂的意识形态运作。历史上，奴隶偷窃食物的行为大多蕴含着对主人的反抗。此类行为“往往带有强烈而复杂的政治及伦理意蕴”，既是奴隶因饥饿采取的生存策略，也是以食物为媒介的权力博弈。这可视为“对于奴隶制的反抗”，包含着“反霸权的伦理”，构成“对家长制作风的极限挑战”，也成了“奴隶对其认为理所当然的合法权利的终极捍卫”(Lichtenstein 413, 416)。奴隶常将此类行为视为对自身劳动力被掠夺的象征性反击，因为其劳动力也被主人无情“偷”走。但在西姆斯的叙事中，耶户的偷窃对象被置换为同为奴隶的撒迦利雅，冲突性质从阶级对抗异化为仆人间的矛盾，从反抗剥削的伦理问题转化为奴隶群体的道德缺陷。这种改写实质上是对历史真实的意识形态遮蔽。布尔莫少校用食物作为仲裁工具和化解矛盾的媒介，既规避了对奴隶制剥削的追问，又让主仆尊卑的等级秩序被食物调解的和谐幻象所包裹。他将奴隶制等级秩序带来的结构性压迫转化为可通过家长式恩惠调解的人际关系矛盾，最终淡化了其中的阶级对立和剥削属性。在这过程中，食物再次成为西姆斯维系种植园共同体的关键因素。换言之，食物作为奴隶制阶级剥削的显性载体，本应直接暴露白人奴隶主与黑人奴隶的阶级对立，却被刻意转化为掩盖剥削、消解阶级矛盾的工具和营造种族与阶级平等的共同体的手段<sup>[2]</sup>。食物

在阶级维度上呈现出的悖论，与其在文化身份维度上的悖论形成逻辑同构，共同印证了其作为西姆斯建构南方共同体意识形态核心符号的关键作用。

《金色圣诞节》中的食物书写充分体现了“阈限性”（liminality）特征（Lupton 16-17）：它既可为阶级、种族与民族划界，亦能跨越鸿沟、调和矛盾，以本能体验唤起共同体意识。在19世纪种族政治的语境中，这一书写暴露出南方贵族的文化焦虑。面对州权与民族主义的张力及地域分歧，南方亟需统一文化认同凝聚力量，应对北方工业文明与废奴主义的双重冲击；而针对北方关于奴隶制的指控，奴隶主更需通过文化叙事掩盖其内在矛盾。道德优越与慈善制度等抽象辩护不足以支撑奴隶制的合法性，唯有扎根于食物生产和分享这类日常实在体验，才能使种植园秩序和南方共同体在情感与实践层面获得认同。因此，西姆斯笔下的“田园理想”绝非简单的“挽歌”或“辩护”（Grammer 67），而是充满张力的进步型保守主义宣言：他既承认种植园共同体中的族群割裂、等级固化等历史局限，又试图以食物所承载的传统价值为南方的现代化转型寻找合法性。由此，食物书写不可避免地承担了意识形态功能，并以其具身体验贯穿于共同体的矛盾、和解与秩序建构之中，参与对历史真实的遮蔽。然而，这种书写也在个体与整体、差异与包容、进步与传统、剥削与和谐的张力中丰富了南方共同体的内蕴。西姆斯的食物书写正是以这种悖论性的表达，完成了对时代难题的文学回应，也为美国南方文学的共同体叙事奠定了复杂的基调。

#### 注释 [ Notes ]

- [1] 以具体文化符号为载体建构南方共同体意识形态是西姆斯的一贯做法，参见易捷心、黄靓蝶：《理想社会秩序构建——西姆斯〈瓦斯冈萨雷斯〉中的骑士精神研究》，载《外国语言与文化》2025年第1期，第125-35页。
- [2] 作为对比，西姆斯内战后作品中的食物书写不再充当建构南方理想共同体的文化符号。在《荒野故事》（*Backwoods Tales*）中，帕迪海上求生依赖的土豆、培根与威士忌仅为生存工具，并无化解矛盾的功能。这表明西姆斯受到内战冲击放弃了相关书写策略。但他用食物掩盖等级秩序、制造种族和阶级平等幻象的叙事逻辑，被后世“失败的事业”（Lost Cause）叙事继承，仍然发挥着模糊奴隶制剥削本质、维护南方种植园合法性的功能。例如，佩奇（Thomas Nelson Page）的《老弗吉尼亚往事》（*In Ole Virginia*）和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的《瑞摩斯大叔》（*Uncle Remus*）中节日共食和日常饮食供给的场景，都将奴隶制伪装成主仆互利的温情关系，掩盖了阶级压迫。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Aiken, David. "The Mock Trial in *The Golden Christmas* and the Theme of Reconciliation." *The Simms Review*, vol. 2, no. 1, 1994, pp. 17-20.
- Bercovitch, Sacva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2. 1820-1865*. Cambridge UP, 1995.
- Cash, W. J. *The Mind of the South*. Vintage Books, 1991.
- Cobb, James C. *Away Down South: A History of Southern Identity*. Oxford UP, 2005.
- Grammer, John M. "Plantation Fiction." *A Companion to th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the American South*, edited by Richard Gray and Owen Robins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p. 56-75.

- Grantham, Dewey W. *The South in Modern America: A Region at Odds*.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4.
- Haley, Andrew P. *Turning the Tables: Restaurants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1880–1920*. U of North Carolina P, 2011.
- Hutchinson, John. *Nations as Zones of Conflict*. Sage Publications, 2005.
- Jansson, David R.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America: W. J. Cash’s *The Mind of the South* and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2, no. 3, 2003, pp. 293-316.
- Kibler, James E. “On the Pairing of *Woodcraft* and *The Golden Christmas*.” *The Simms Review*, vol. 2, no. 1, 1994, pp. 13-16.
- Lichtenstein, Alex. “‘That Disposition to Theft, with Which They Have Been Branded’: Moral Economy, Slave Management, and the Law.”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21, no. 3, 1988, pp. 413-40.
- Lukanuski, Mary. “A Place at the Counter: The Onus of Oneness.” *Eating Culture*, edited by Ron Scapp and Brian Seitz, State U of New York P, 1993, pp. 112-20.
- Lupton, Deborah. *Food, the Body and the Self*. Sage Publications, 1996.
- Ranta, Ronald and Atsuko Ichijo. *Food,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From Everyday to Global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 Reik, Theodor. *Myth and Guilt: 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Mankind*. George Braziller Inc., 1957.
- Sexton, Rebecca. “Simms’s Use of Food Imagery in *The Golden Christmas*.” *The Simms Review*, vol. 2, no. 1, 1994, pp. 1-7.
- Shields, David S. *Southern Provisions: The Creation and Revival of a Cuisine*. U of Chicago P, 2012.
- Simms, William Gilmore. *Slavery in America*. Richmond: Thomas W. White, 1838.
- . “Domestic Manners of Americans.” *Views and Review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Fiction (Second Series)*, edited by C. Hugh Holman, New York: Wiley and Putnam, 1845, pp. 1-56.
- . “The American Sagas of the Northmen.” *Views and Review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Fiction (Second Series)*, edited by C. Hugh Holman, New York: Wiley and Putnam, 1845, pp. 57-100.
- . *The Golden Christmas*. Charleston: Walker, Richards and Co., 1852.
- . *The Letters of William Gilmore Simms*. Vol. 1. U of South Carolina P, 1952.
- . “Americanism in Literature.” *Views and Review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Fiction (First Series)*, edited by C. Hugh Holman, Belknap Press, 1962, pp. 7-29.
- .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Honorable and Brilliant Labors: Orations of William Gilmore Simms*, edited by John D. Miller, U of South Carolina P, 2024, pp. 105-23.
- Spivey, Diane M. *At the Table of Power: Food and Cuisine in the African American Struggle for Freedom, Justice, and Equality*. U of Pittsburgh P, 2022.
- Tate, Allen. *Essay of Four Decades*. Swallow Press, 1968.
- Xu, Wengying. *Eating Identities: Reading Food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U of Hawaii P, 2008.
- Yi, Jiexin, and Yang Shen. “Planter-Cavalier, Acculturation and Indiannes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racial Community in *The Cassique of Kiawah*.”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3, 2024, pp. 117-24. [易捷心、沈阳:《骑士型种植园主、文化适应与印第安性——论〈奇瓦部族的酋长〉之跨种族共同体建构书写》, 载《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第117-24页。]
- Žižek, Slavoj.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ke UP, 1993.

◇责任编辑：文逸闻

## 隐遁主义之辩——《在鲸腹中》与奥威尔的文学观

◎ 骆守怡

**内容提要:** 乔治·奥威尔在《在鲸腹中》一文中为亨利·米勒《北回归线》超越政治与道德的隐遁主义辩护,被后世论者视为宣扬消极思想的证明,这一论断掩盖了奥威尔在文中所阐述的文学观。奥威尔赞赏米勒认同众生的勇气,尽管存在误读,但普通人信仰实乃奥威尔一切文学情感态度的根基。在左翼宣传的洪流中,米勒将艺术的钟摆推往与之相反的方向,这种非政治性构成反向制衡力,成为奥威尔在文学与政治的天平失衡时维护中间立场的重磅砝码。在米勒忠于主体无力感的绝望叙事中,奥威尔把握到一种逆向的抗议价值和希望的暗流涌动。因而这份辩护绝非悲观主义的宣言,米勒的隐遁哲学终究沦为奥威尔积极自我言说的朦胧背景。

**关键词:** 乔治·奥威尔 亨利·米勒 《在鲸腹中》 隐遁主义 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5) 04-0143-10

**作者单位:** 南京审计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DOI:** 10.19967/j.cnki.flc.2025.04.016

**Title:** In Defence of Quietism: “Inside the Whale” and Orwell’s Literary View

**Abstract:** In “Inside the Whale,” George Orwell highly regarded Henry Miller’s controversial novel *Tropic of Cancer* as a non-political and non-moral endorsement of quietism. The essay therefore was widely accepted as a proof of Orwell’s depression and despair. However, this acceptance was oversimplistic and clouded Orwell’s literary view elucidated in the text. He appreciated Miller’s courage to identify with the common man, and despite misinterpretations, the faith of the common man remained the foundation of all Orwell’s literary emotions and attitudes. Amid the torrent of leftist propaganda, Miller swung the pendulum of ar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is non-political stance formed a counterbalance, functioning as a pivotal weight for Orwell to uphold a middle-ground position when the scales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were severely tilted. In Miller’s complete despair and his being complete true to the feelings of impotence, his novel signified to Orwell a realization of rebellious spirit and an undercurrent of hope, which made Orwell’s defence anything but a declaration of pessimism. Miller’s view ultimately became a hazy background for Orwell’s positive self expression.

**Keywords:** George Orwell, Henry Miller, “Inside the Whale,” quietism, literary view

**Author:** Shouyi Luo,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长于“文学社会学批评”（11: 365）<sup>[1]</sup>，撰写了大量此类文章。在其代表作《在鲸腹中》（“Inside the Whale”）里，奥威尔为米勒（Henry Miller）被列为禁书的小说《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的非政治性和非道德性辩护，并由此延伸开去，所论甚广。在第一部分中，奥威尔指出《北回归线》属于1920年代而非1930年代，讨论了作品的描写对象和整体氛围，并将之与《尤利西斯》（*Ulysses*）相比。在第二部分中，为了将《北回归线》放入时代背景进行纵深性透视，奥威尔勾勒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战后经济政治危机全面来临之际英国文学的总体脉络，对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文学现象进行了比照性分析，并对以奥登（W. H. Auden）为代表的1930年代左翼作家进行抨击。在第三部分中，奥威尔又回到《北回归线》，阐述了米勒的“隐遁主义”（quietism）在当时环境下的意义，并向作家们提出像米勒一样躲进鲸鱼腹中的建议。

《在鲸腹中》后来遭到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汤普森（E. P. Thompson）认为该文把年轻的激进分子变成了幻灭的波特（Jimmy Porter），这份隐遁主义宣言将一代人的抱负埋葬，也把为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埋葬（转引自Rodden, *Politics* 192）。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虽然认为奥威尔对米勒消极态度的支持是他在时代危机中为作家开出的药方，但大体上标志着他的彻底绝望（65）。拉什迪（Salman Rushdie）认为这是一番隐遁主义的论证，全然不适合“既没有鲸鱼，也没有安静的角落”的现代世界（101）<sup>[2]</sup>。奥威尔的坚定崇拜者罗登（John Rodden）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待奥威尔的“悲观主义”（*Every* 39），恰恰也承认了奥威尔的悲观。奥威尔自称“属于左翼”（17: 385），却为何抨击宣传左翼思想的奥登等作家，为奉行虚无主义的“非政治”作家米勒辩护？奥威尔是直面文学使命的“冷峻的良心”，却以约拿躲进鲸鱼腹中作为文章的主题意象，是否如汤普森等所言在暗暗表达一种悲观逃避的倾向？本文首先考察奥威尔对米勒底层社会书写的评价、误读与认同，然后结合奥威尔对1920年代和1930年代文学潮流及1940年代初英国文坛新动向的态度，进一步解释其赞同米勒反向推动艺术钟摆的缘由，最终通过对奥威尔推崇米勒隐遁主义的剖析揭示此番辩护背后真正的价值意图和文学立场。

## 一、普通人信仰：“腹对地”的共情

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奥威尔和米勒都是巴黎的亲历者，都在自传体著作中回忆了自己的经历。《北回归线》的背景是1930年代初繁华落尽的巴黎。曾经的艺术之都都在一个盛世的尾声风雨飘摇，往昔人声鼎沸的蒙帕纳斯的餐馆变得萧索落寞，只剩下米勒这样食不果腹的流浪者。奥威尔的经历则有些不同，他目睹的是1920年代末的盛况，“法郎的汇率很低，一大批艺术家、作家、学生[……]对巴黎趋之若鹜[……]20世纪20年代末，巴黎有三万画家”（12: 86）。这是“迷惘的一代”的理想之城，也是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流动的盛宴”。

然而，奥威尔没有被艺术大潮裹挟，也没有像海明威一样出入时髦风光的艺术圈，而是在一家豪华餐馆的肮脏厨房里打工，并在《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下称《落魄记》）中记录了全部细节。如果说《北回归线》折射出艺术浪潮退却后巴黎的凄凉与衰朽，《落魄记》则以触目惊心的贫困为如日中天的巴黎涂上了浓厚的阴影。

《落魄记》的主角是包括《北回归线》中的“我”及其超现实主义朋友在内的挣扎在巴黎街头的穷人，其背景是无处不在的虫子、剥落的墙纸、粗俗的语言和阴魂不散的饥饿。在该作第一章中，奥威尔说自己的主题就是贫困，并表达了一种落到社会底层的踏实感：贫困带来莫大的安慰和释怀的感觉，彻底的潦倒让人少了许多烦恼。这种朝向社会底层的积极移动大大拉近了奥威尔与米勒的距离。奥威尔对《北回归线》倍感亲切，因为当中的故事像极了他的亲身经历；反过来，米勒对《落魄记》也是赞赏有加。他在1936年8月给奥威尔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喜爱之情：“它可真是了不得；真实得不可思议！”（Meyers 107）两位作家在不同的时间记录下同一个城市的暗面，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米勒的底层社会描写之所以赢得奥威尔的好感，与奥威尔从一而终的普通人信仰密切相关。

早在1933年写给好友的信中，奥威尔就在解读《尤利西斯》时第一次把“普通人”视为文学分析的重要主题。他认为小说中的布卢姆是迪达勒斯塑造得更为成功的人物，因为迪达勒斯是现代知识分子，布卢姆则是普通人的代表，而在现代英国文学中，“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很少有交集[……]布卢姆[……]是一个普通的粗鄙之人，由一个既可以站在他内部，也可以站在他外部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他的人来刻画”（10: 328）。迪达勒斯也许是奥威尔的自我投射，因为当时的他确实是一个迷茫的知识青年，而布卢姆则很快成为奥威尔的创作理想：乔伊斯抛弃了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的价值观，利用布卢姆这个人物来弥合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鸿沟，令奥威尔钦佩。乔伊斯以人类意识普遍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作为创作基础，而不去强调普通人和精英之间的传统划分，启发奥威尔不断反思“普通人”的主题。

因此，在1935年第一次接触米勒作品时，奥威尔就把注意力投向了《北回归线》和《尤利西斯》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他对《北回归线》最早的评论措辞颇为谨慎，认为将之与《尤利西斯》相类比有欠妥当，因为乔伊斯是艺术家，而米勒只是一个有洞察力但固执己见的人。1936年12月，奥威尔对《北回归线》的价值及其与《尤利西斯》的关系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前者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在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跨越鸿沟的桥梁，这与他《尤利西斯》本身的解读相呼应。到了《在鲸腹中》，奥威尔强调了米勒的普通人认同，并又一次将之与乔伊斯进行类比，认为二者都愿意涉及日常生活中那些无意义的琐碎事实，并指出《尤利西斯》中葬礼一幕与《北回归线》完全合拍。米勒与乔伊斯一样，记录了普通读者熟知的普通事物，并从中揭示了日常生活愚蠢污秽的真相和人类精神的麻木不仁，这是对奥威尔极具吸引力的话题。无论奥威尔与米勒及乔伊斯在艺术风格和社会意识上多么千差万别，他们至少在取材方面具备了聚焦命如蝼蚁的小人物的共性。1946年，在批评

米勒新作《宇宙哲学的眼光》( *The Cosmological Eye* ) 的空洞和苍白后, 奥威尔特别强调米勒真正的天赋在于描写底层社会, 认为这才是最适合他的主题。

然而, 正是奥威尔对普通人的热切关注使得他的解读变成了一种误读。对于出身中产阶级, 一心要为自己的特权身份赎罪的奥威尔来说, 认同普通人意味着挣脱自己的社会身份, 去肯定那些被剥夺了权利和尊严的人。奥威尔盛赞米勒认同普通人的勇气, 却忽略了来自美国平民家庭的米勒对阶级归属毫不在意。米勒“对群众的生活不感兴趣, 对世界上现存政府的意图也不感兴趣”(《宇宙》281), 并拒绝阶级社会的一切游戏规则, 包括其物质追求和道德准则。当米勒在《北回归线》中渲染个性与不羁, 歌唱属于自己的寂寥与绝望时, 奥威尔却听见了来自底层社会的声音, 米勒因此被纳入普罗大众的队伍, 从不问世事的超现实主义世界被追回到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来。因此, 米勒对《在鲸腹中》感到相当失望, 最初因为《落魄记》积攒下的好感也几乎消失殆尽。

当然, 奥威尔并非不明白米勒与大众之间的距离, 他惋惜的是米勒描写“喝酒、聊天、冥想和通奸的异国流浪者”, 而非“工作、结婚和抚养孩子的人”(12: 88), 米勒的巴黎图景对他而言是一个浮光掠影的世界。在给米勒的信中, 奥威尔表示自己对其创作形象和文字风格缺乏现实主义色彩感到不安, 对人和物不必遵守时空规则感到不安, 并承认自己“腹对地”(belly to earth) 的心态妨碍了对作品的欣赏, 因为他无法远离“有着青草和硬石的平凡世界”(10: 496)。“腹对地”决定了奥威尔无法认同米勒对自由生活戏谑的享受, 也不明白工作和婚姻对米勒来说为何并不重要。《落魄记》与《北回归线》虽然皆与贫穷密切相关, 但前者的主题(尤其是伦敦部分) 绝非后者那样洋溢着肉欲横流的想象, 而是建基和落实于日常经验。这些细节和素材才是奥威尔普通人信仰的主要内容, 是奥威尔不断积累和反思的结果, 也是他文学立场的根基。因此, 尽管米勒对普通人不屑一顾, 使得奥威尔的解读沦为误读, 但《北回归线》营造的底层世界无疑令奥威尔充分释放了“腹对地”的情感态度, 为更深层次的认同性评价奠定了基础。

## 二、文学政治论: 谋求平衡的“艺术的钟摆”

在《在鲸腹中》中, 奥威尔考察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走势, 认为“艺术至上”的信条从1890年代开始不但没有被打断过, 反而不断强化, 甚至被推向了极端。在《缅甸岁月》( *Burmese Days* ) 中, 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的母亲就是这股潮流中的一员——她在巴黎过着肮脏混乱的生活, 却自诩为波希米亚艺术家, 且对女儿的劝说置若罔闻。显然, 奥威尔对这种走向极端的艺术取向极尽嘲讽。然而, 令他遗憾的是, 英国的知识分子也被这股浪潮所裹挟, 欧洲发生的重要事件都成功“逃过”了他们的注意。尽管对艾略特(T. S. Eliot)等现代派作家十分推崇, 但是奥威尔对他们的保守转向颇有微词: 作家们被生活的悲剧意识

所笼罩，对人性感到幻灭，选择到文学和历史的时空或神秘的信仰中寻找慰藉，拒绝关注经济衰退、战争逼近和法西斯兴起等问题，达到了一种政治真空的状态。他们看得到“罗马、拜占庭、蒙帕那斯”和“潜意识”等，唯独看不见眼前发生的事情，希特勒的大名“直到1931年还没有人听说过”（12: 97）。正如奥威尔所言，所有这些都是闲适时代的产物，已然不合时宜，“最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侵入文学”（12: 502）。

1930年代初的英国文坛经历了一番从右向左的剧变，奥威尔对此亦了然于胸。在此之前，以牛津大学的左翼诗人奥登和斯彭德（Steven Spender）等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对政治承诺和社会责任不屑一顾的少数派艺术团体。1930年前后，奥登等诗人前往柏林，目睹了失业、贫穷、疾病等意想不到的社会状况。返回英国后，面对本国的经济萧条和民生凋敝，他们意识到了大众的痛苦，于是开始了对“艺术至上”的反动。奥登等诗人身上虽残存美学祭司的印记，但是关注点已全然不同。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激进的艺术也被激进的政治所取代。不问世事、无关政治的纯美学态度不再流行，性与精神世界的探讨也已过时，巴黎只剩下了米勒这样一文不名的流浪者。在奥威尔看来，1920年代的作家倾向于“悲观的保守主义”，以“生命的悲剧意识”为基调，而1930年代的作家却“面向‘严肃的’主题并‘介入政治’”（12: 99）。许多作家竭力把艺术变成一种阶级武器，把文学创作和政治学说捆绑起来，这种颇具泛滥之势的宣传性写作遭到了奥威尔的嘲讽：“艺术的钟摆告别了‘艺术就是技术’的肤浅极端，[……]来到当下的另一个极端——认为作品只有是积极、严肃和‘具有建设性的’才是‘好的’。”（12: 108）值得注意的是，奥威尔将奥登等诗人视为负面典型。他对奥登在诗歌《西班牙》（“Spain”）中使用的“必要的谋杀”一语表现出极大愤慨，认为奥登在全然不明白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把“谋杀”当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词，是对在政治清洗中枉死的人们的极大侮辱。对他而言，奥登等诗人看似扔掉了“纯艺术”，实际上只是一群对战争和政治真相没有多少概念的中产阶级少爷，他们都是“说教的、政治性”的作家，虽然有审美意识，但是“对主题比对技巧更感兴趣”（12: 482）<sup>[3]</sup>。

在艺术和政治轮流占上风的20世纪20至30年代，奥威尔力争在二者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他既承认文学的政治色彩，又反对政治对文学的压迫。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创作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如何保持小说的独立自由，如何在政治环境中坚持文学的操守，是20世纪30年代作家面临的重大考验。《北回归线》虽然发表于1934年，但是奥威尔认为其主题和精神氛围属于1920年代，是继《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之后在炮火和战争动员中发出的又一个表现真实人性的声音，与来自收音机或扩音器的公共声音迥然相异。米勒就是1930年代的普鲁弗洛克，一个消解了一切主题和情节的、无关道德与政治的作家。他凭一己之力将“艺术的钟摆”推向与左翼洪流相反的方向，实现了从公共空间向个人空间的回归。实际上，这番对《北回归线》的辩护十分契合1940年代初英国文坛的新动向。

1940年代伊始,在英国面对前所未有的战争考验之时,英国文学圈开始了一场对“介入”文学的反动,奥威尔好友康诺利(Cyril Connolly)主办的《地平线》(*Horizon*)杂志即是这场运动的前沿阵地。“我们的标准是审美的,我们的政治被搁置”(转引自Marks 94),这是康诺利1940年3月为《地平线》创刊号撰写的著名发刊词。早在1939年10月,即战争开始一个月后,康诺利就在《象牙庇护所》(“The Ivory Shelter”)一文中向作家们提出了远离战争的建议。他坚称,没有必要在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艾略特和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等人的作品中寻找有关战争话题的蛛丝马迹,作家们此时应专注于“抽象的、深奥的事物和能够挖掘他们思想情感的纯粹技艺”(转引自Ellis 163)。基于这样的退避策略,康诺利对艾略特新作《东库克》(*East Coker*)给予了高度评价。面对有人质疑《地平线》的高雅审美标准缺乏“严肃目的”时,康诺利认为“远离社会现实主义的反动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就像上一代人对象牙塔的反动一样”(转引自Deer 316)。

尽管1940年代初的英国文坛和1920年代一样,也发生了一场抗拒政治的艺术转向,但是时代背景和意义全然不同。1920年代作家既是骄傲的传统继承者,也是通过继续推行纯艺术的理念实现艺术反叛的先行者。这股“幻灭”的潮流如奥威尔所言,发生在一个相对安逸的时代,是主动和超然的。然而,1940年代的转向某种意义上是作家们被动的应激反应,艺术不再是反叛的阵地,而是实现精神逃遁的庇护所。这种姿态同时也是对1930年代泥沙俱下的“介入”思潮的拨乱反正。这种怀旧的、精英主义的甚而是超然的态度因由国家命运的前途未卜而被赋予了悲壮色彩,对战时迷茫和动荡的人心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聚合作用,因而显得意义重大。或者说,这种在战争时刻为文学艺术争取独立空间的努力,为因经济衰退和战争破坏而陷入低迷的英国文化提供了关键的支撑。在英国生死攸关之际,康诺利的文学主张顶住了政治的压力;在一轮轮轰炸的夹缝中,在左翼宣传的狂飙呼啸而过之后,审美情怀得以存续。奥威尔支持康诺利的主张,他本人正是《地平线》的撰稿人之一。在1940年初给友人的信中,奥威尔表示“他们[康诺利等人]正试图摆脱该死的政治牢笼,时机也正合适”(12: 7)。出版于同年3月的《在鲸腹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态度。米勒指向艺术尽头的超现实主义冒险有效地“填补了1930年代过于政治化的文学所存在的空缺”(14: 218),增援了文学对政治的反攻,也助力了政治与文学的平衡。

### 三、抗议价值:被动语境的逆向暗涌

在《在鲸腹中》的结尾,奥威尔对时代的文学前景做出了悲观的预测,并向作家们提出了追随米勒躲进鲸鱼腹中的建议:

至于作家,他坐在正在融化的冰山上[……]和河马一样在劫难逃。米勒不

同常人，因为在绝大多数人没有看透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已经看透并表过态了 [……] 在所剩无几的言论自由的年月里，任何值得一读的小说或多或少都会追随米勒的脚步 [……] 进步与反动都是骗局。似乎剩下的只有隐遁主义——只要屈从现实，就剥去了现实的恐怖……躲进鲸鱼腹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承认你在鲸鱼腹中（因为你当然在）。把你自己交给这个世界的进程 [……] 简单地接受它，忍受它，记录它 [……] 既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同时在感情上诚实无欺的小说，在目前看来尚难以想象。（12: 110-11）

20世纪30至40年代，当普通人被困在政治进程的“利维坦”中时，当作家成为正在融化的冰山上的河马并面临冻死的绝境时，他们的选择几乎只有两种：要么无视现实，要么鼓吹政治教条。转向悲观保守的现代主义者遭到了奥威尔的批评，但年轻气盛的进步主义者则危害更甚，他们以沸腾的革命热情鼓吹“必要的谋杀”，为奥威尔所鞭挞。既然“进步和反动都是骗局”，“建设性”态度和“诚实无欺”难以调和，那么不如像米勒一样做个清静无为的约拿，鲸鱼的肚子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然而，米勒没有对现实闭上双眼，“罗马在燃烧，他却在拉琴，而且 [……] 直面那熊熊火焰”（12: 107）。他透过纷乱的现实预知了未来自由的丧失和文学艺术的死亡，洞穿了多数人没有看透的现实：“世界是一个毒瘤，正在一口口地吞噬自己。”（《北回归线》2）米勒受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影响极大，怀着对日趋没落的时代氛围的极端疏离感，对现实作出了残酷无情的诊断。但是，面对人类文明的穷途末路，他并不试图发挥影响或加以阻拦，而是选择了不为所动。毕竟，既然个人无力改变世界，那么面对主流政治哲学的泰山压顶，漠不关心本质上就是保持诚实。米勒和现实之间隔着“厚厚的鲸脂”，始终保持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12: 107）。这种洞悉一切又拒绝一切的态度在奥威尔看来尤为可贵。

《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的主人公保灵就是奥威尔的米勒。保灵对现代世界的丑恶和即将到来的危险心知肚明。他沿着海滨漫步时，感觉自己像是“梦游者之城中唯一醒着的人 [……] 我们都在燃烧的甲板上”（7: 25-26）。这个世界里的梦游者大都忙着自我麻痹，“就像一个被切成两半的黄蜂，继续吸它的蜜，假装没了肚子也没事”（10:404），而保灵拒不参与其中，也不与左翼知识分子为伍，只一心逃往记忆中的故园和大树下的鱼塘。无论是面对“燃烧的甲板”的保灵，还是面对“燃烧”的“罗马”的米勒，他们皆直面现实却又无动于衷——少年保灵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残阳里垂钓，中年米勒在现代文明的终结处游走，他们都是非政治的、非道德的被动绝望之人。因此，《上来透口气》和《北回归线》都是福斯特（E. M. Foster）所谓“1939年状态”的演绎——“一个人在小船不沉没的情况下能承受的绝望越多，他就越能完整地活着”（转引自Ellis 160）。

尽管米勒所栖身的由鲸脂做成的绝缘舱看来是个隐退之处，但是奥威尔话锋一转，“承

认你在鲸鱼腹中（因为你当然在），也就是说，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就是一头鲸鱼，一口吞下了所有人，无一人得以独善其身，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它，忍受它，记录它”。在危机四伏的时代背景下，对现实的接受和忍受就是一种对西方文明没落的感知和被动防御。米勒看似无动于衷，却已然“对自己所忍受的社会边缘化状态给予了叛逆、无悔和坦然的承认”（Stevenson 155），他的姿态就是真实诉求的言说。当战争和政治狂暴日益逼近，作家日渐沦为庞大国家机器中微不足道的一分子时，唯一恰当而真实的反应就是忠实于主体的无力感。或者说，在个人审美自由被主流文化碾压的境遇下，拒绝一切社会目的、承认作家对世界进程毫无价值的作品才是唯一具有政治责任感的作品。但仅仅接受和忍受还不够，还要以清晰诚恳的文字记录。奥威尔实际上在重申知识分子当下的责任。为什么要记录？因为还会有读者。《1984》的主人公温斯顿就在日记中记录了那个疯狂的时代，留待来自未来的人们去了解；就算没有读者，他也要做“一个孤独的幽灵，说出一个没有人会听到的真理”（9: 30）。无独有偶，记录也是《北回归线》开篇特别强调的动作：“当万物又回到未被时间孕育出来之前的状态时，世界又一次呈现出那种混沌未开的局面，而现实正是为混沌而写的。你，塔尼亚，就是我的混沌。[……]我还活着，在你的子宫里踢腾，这就是书写下来的现实。”（2-3）对米勒而言，像约拿一样被吞下并非灾难，而是实现了回归子宫的幻想——那里是所有生命、经验和艺术起源的条件，是一切的初始，也是“记录”的全部意义——米勒以一种形而上的方式保存了奥威尔所珍视的人类遗产。

与此同时，米勒把旺盛的能量灌注于性爱之中。他与世无争地离经叛道，肆意享受末日来临前的性疯狂，仿佛烈火中飞升的凤凰。奥威尔认为，把《北回归线》看作色情作品很不公平，因为其露骨的性描写的意义在于“努力表达事实的真相”（10: 404），在于“以普通的俗人的经历和视角看待生活”（14: 217）。纵观奥威尔的作品，对性爱着墨最多的要数1949年出版的《1984》。它虽然不像《北回归线》那样充满怪诞浓烈的幻想，却暗合了后者那种危机之中的享乐主义。女主人公茱莉亚作为“普通的俗人”的代表，对政治漠不关心、纵情性爱，但她清醒地认识到，暴君要对其臣民实行完全控制，就必须储备巨大的狂暴情绪，而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压制一些强大的本能[例如性本能]并将其作为驱动力”（9: 140）。仇恨会议将受压制的性欲升华成了对“老大哥”死心塌地的忠诚和对敌人不共戴天的仇视，人类的“过剩能量”在“仇恨和英雄崇拜”（18: 240）中找到了出路。但是，这些能量一旦通过性爱得到疏导，那么实现政治奴役的狂暴情绪就开始消解，因为那“动物性的本能”，那种“简单的无差别的欲望”所产生的力量能够把权威“撕成碎片”（9: 132）。通过遵循享乐主义的原则，茱莉亚不仅唤醒了迟疑腼腆的温斯顿的性本能，更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获得了比温斯顿更胜一筹的政治洞察力，并不断启发他认识到性爱与政治之间的关联。

总之，《北回归线》所渲染的独特语境让奥威尔在对1930年代小说创作的普遍失望中如获至宝。米勒既非无视现实，也不委身于现实，而是与奥威尔笔下清醒却忙于遁逃的保

灵心意相通。他对世界的接受与忍受构成了一种主动的被动，成为对一个时代的鲜活记录。他的性冒险和茱莉亚的纵欲一样，都是对可怖现实的享乐主义接受，因而被赋予了积极的政治色彩，正如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虽是人生徒劳的表达，却喷溅着感染力和生命力。实际上，奥威尔1940年发表的一则书评可以视为《在鲸腹中》的注解。在此书评中，奥威尔认为作者所表达的绝望并不完全是真心的，在其表面上接受灾难的背后是对英格兰的坚定信念。奥威尔既可以从放弃抗争的伪装下探知深厚的国家信仰，也可以在米勒坦然的绝望中捕捉到逆向的抗议价值和希望的暗流涌动。

奥威尔对《北回归线》中隐遁主义的辩护绝非悲观主义的宣言，而是多重文学观点的叠加和投射。米勒与奥威尔一样曾流浪巴黎，并以身陷卑微、贫困和污秽中的人们为书写对象。尽管米勒蔑视众生、独自叛逆，但是他的底层社会书写确实契合了奥威尔的普通人信仰，构成了后者认同立场的基础。《北回归线》作为左翼思潮狂飙中一种另类而勇敢的坚持，将艺术的钟摆推向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是助力奥威尔维护文学与政治平衡立场的重要作品。在奥威尔看来，米勒具有正视现实的胆量、不同常人的绝望和拒绝参与世界进程的决心，他对现实的接受以彻底的主体无力感实现了有力的政治抗议价值，因而值得称颂。正如奥威尔传记作家所言，《在鲸腹中》虽然是对一败涂地的未来的警示，但也“藏着一道希望的红线”（Crick 386）。

在奥威尔心中，当战争的乌云迫近，文学与政治的天平严重地偏向政治一端时，米勒是扭转失衡局面、伸张文学自由的一块极具分量的砝码。但是，当米勒始终以不屑一顾、桀骜不驯的姿态游荡在现实的边际时，世界却早已打破了“1939年状态”，奥威尔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1946年最后一篇米勒评论中，奥威尔批评米勒自《黑色的春天》（*Black Spring*）之后的作品都陷入了空洞贫乏之中，其新作《宇宙哲学的眼光》尽管表面上看起来神秘深奥，但其实并没有切实的含义，在很多华而不实的表达背后是思想的平庸和寂灭的虚无主义。米勒不对任何人负责的世界观对一个浪子而言无可厚非，但在时代的迫切需求面前，这种坦然就行不通了。在奥威尔看来，在“二战”后新的时代背景下，浪子也有义务心怀天下。然而，在米勒眼中，“鲸鱼腹中”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所在。他自诩“宇宙作家”，拒绝与任何国家或民族产生联系以确保自己的自由；他也蔑视一切形式的责任，并讥讽“任何想给生病的同胞定期开药并靠此谋生的人[……]都是不让我们了解天堂或地狱的卑鄙的小人”（《宇宙》4）。“给同胞定期开药”让人联想到威廉斯所谓奥威尔的药方，而“小人”所指并不明确。不过，1960年代的米勒曾回忆说奥威尔是个不错的人，但却是个愚蠢的理想主义者和一个有原则的人，而这种人让他觉得无趣（《巴黎评论》52）。米勒对奥威尔的理想主义不屑一顾，似乎枉费了《在鲸腹中》的一腔热情，但奥威尔的热情并非只是献给米勒，更是献给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奥威尔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意识使他忽视了米勒夸张绅

丽文字背后的宇宙哲学，而隐遁主义则像一道幕墙，遮住了米勒竭力想要表达的精神真相，使其沦为奥威尔积极自我言说的朦胧背景。

#### 注释 [Notes]

- [1] 二十卷本《奥威尔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George Orwell*)的出版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第一到九卷出版于1986年和1987年，收录了奥威尔的六部长篇小说和三部纪实作品，余下十一卷出版于1998年。后文出自《奥威尔全集》的引文，将仅随文标出卷号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 [2] 后来拉什迪1991年在收录了《鲸鱼之外》的文集《想象家园》(*Imaginary Homelands*)的导言中承认，自己七年前对奥威尔(以及米勒)的评价也许是“有欠公平”(3)的。
- [3] 奥威尔和奥登等诗人虽然同到过西班牙战场，但是奥登等人参加的是安全的国际纵队，很快回国，而奥威尔则在阿拉贡前线战斗数月，直至喉部被打穿才退回巴塞罗那休养。尽管他在前线为反法西斯事业而战，却身陷本阵营内部政治斗争的旋涡，险遭暗杀。评论家们面对奥威尔对奥登的抨击时莫衷一是，例如，利维斯夫人(Q. D. Leavis)支持奥威尔，而豪(Irving Howe)则认为奥威尔过于偏激。奥登很快修改了《西班牙》的用词，晚年也拒绝将其收录到作品集中，可见奥登本人对奥威尔的批评是接受的。1971年，奥登回忆奥威尔时写道：“今天，读到他的评论[……]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哦，我多么希望奥威尔还活着，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他对当代事件的看法了[……]我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我只知道他的想法值得一听。”(转引自Rodden, *Politics* 262)。

####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Crick, Bernard. *George Orwell: A Life*. Revised Edition. Secker and Warburg, 1981.
- Deer, Patrick H. “Savage Warnings and Notations”: *Wartime Visions, Cultural Blackouts and the Crisis of British Literature, 1939-1949*.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00.
- Ellis, Steve. *British Writers and the Approach of World War II*. Cambridge UP, 2015.
- Marks, Peter. *George Orwell the Essayist: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 Periodical Culture*.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1.
- Meyers, Jeffrey. *Orwell: 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 W. W. Norton, 2000.
- Miller, Henry. *The Cosmological Eye*. Translated by Xiaosong Pan, China Renmin UP, 2004. [米勒:《宇宙哲学的眼光》, 潘小松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 *Tropic of Cancer*. Translated by Honggeng Yuan, Yi Lin Press, 2013. [米勒:《北回归线》, 袁洪庚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 Orwell, George. *The Complete Works of George Orwell, Vol. I-XVIII*. Secker and Warburg, 1986-1998.
- Rodden, John. *Every Intellectual's Big Brother*. U of Texas P, 2006.
- . *George Orwell: Politics of Literary Reputation*. Routledge, 2017.
- Rushdie, Salman.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Viking Penguin, 1991.
- Stevenson, Guy. *Blast and Bless: Radical Aesthetics in the Writings of Henry Miller and Ezra Poun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4.
- The Paris Review* Editorial Office, U.S., editor. *The Paris Review Interviews Vol.1*. Translated by Yuning Huang, et al.,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2012.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巴黎评论 作家访谈1》, 黄昱宁等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Williams, Raymond. *Orwell*. William Collins Sons, 1971.

◇责任编辑: 夏开伟

FLC

书

评

## 外国文学前沿话题研究的扛鼎之作——评《21世纪美国小说的城市化表征》

◎ 孟庆粉

**内容提要:** 城市书写是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的前沿话题。杨金才教授领衔撰写的《21世纪美国小说的城市化表征》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深入研究本世纪美国小说中城市书写的专著。该论著以城市化表征为核心议题,审视美国重要作家作品中的城市空间、社会风貌和文化景观,多维度深入探讨城市场景和民众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展望城市与人类文明的未来。著作立意高远、视野开阔、章节严谨、创见迭出,形成了城市书写宏大勾勒和精细分析相融合的研究范式,引领国内学界新潮流,堪称国内外外国文学城市书写研究的扛鼎之作。

**关键词:**《21世纪美国小说的城市化表征》 城市书写 美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26)01-0153-04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世纪西北欧气候小说中的中国形象研究”(22WVA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1.017

**Title:** A Landmark in the Study of Cutting-edge Topics in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of *Approaching the Features of Urbanization in 21st-Century American Fiction*

**Abstract:** Urban writing is a cutting-edge topic in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Professor Yang Jincai's *Approaching the Features of Urbanization in 21st-Century American Fiction* is the first monograph in China to systematically and deeply explore urban writing in American fiction of this century. This work centers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urbanization, examining urban spaces, social landscapes, and cultural scenery in the works of important American writers,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owns and cities, as well as the multiple crises and possible way out of urban residents,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book is ambitious in its conception, broad in its vision, rigorous in its chapters, and full of original ideas, forming a research paradigm that integrates grand outlines and fine analysis of urban writing. It leads a new trend in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and stands as a masterpiece work in the study of urban writing in foreign literature at home.

**Keywords:** *Approaching the Features of Urbanization in 21st-Century American Fiction*, urban writing, American Literature

**Author:** Qingfen Meng, Lecturer,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China.

21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人员流动频繁的美国城市更面临新形势、新问题和新的挑战:纽约彰显了全球化的繁华,却难以摆脱“9·11事件”带来的创伤及不同区域和族裔的撕裂。后现代社会叠加全球经济危机,使得底特律等铁锈带城市经历着工业衰退与废墟重建。随着气候灾难的不断涌现,东西部生态脆弱的城市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诸种问题都为敏锐的作家们所捕捉并反映在其创作中。尽管众多学者关注到新世纪美国小说的城市文化书写,但尚未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杨金才教授是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早在2013年他就对21世纪的外国文学发展趋势和特征进行了准确评价和判断,指出“都市文学”是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并将其界定为“外国文学批评中的热点问题”(《21世纪外国文学发展》162)。2026年1月出版的《21世纪美国小说的城市化表征》(以下简称《城市化表征》)是杨金才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结项成果。著作紧紧围绕城市化进程和都市文化核心议题,透视美国重要作家对城镇化和都市文明的再现和想象。书中既有对城市发展进程中历史问题的追溯,也有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还有对城市未来和人类生存挑战的推想。全书涉及复杂的空间、种族、阶级、文化与生态问题。作为国内第一部专题论述、系统研究21世纪美国文学城市书写的论著,杨书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堪称外国文学城市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整体而言,《城市化表征》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开拓性、引领性和示范性,对学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一,《城市化表征》共计30余万字,研究问题明确,整体设计严谨,章节安排科学,研究路径清晰,是新世纪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典范。绪论部分审视和爬梳了美国从殖民时期到当下这几个世纪以来的城市文明发展史及其文学呈现,既清晰宏大,又细致入微,呈现了一幅恢宏却不乏细腻的城市研究图景。主体部分共计14章,以“城市化表征”为核心议题,前9章为文本个案研究,依据作品出版时间和城市议题进行串联。第10~11章为作家多文本系统研究,立足作家的城市观、以城市的历时化书写为脉络。第12~14章聚焦群体作家,以城市空间的族裔政治和气候变化的城市想象为内核。结论部分,著者从四个方面进一步凝练该书的核心论点,升华城市化主题,将论述推向高潮,同时为后续研究指引方向。该书各章节层层推进,互联互通,形成了个案文本深挖、专题系统凝练,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及体的研究路径和格局。在作家作品选择上,研究者兼顾城市书写的代表性、多元性和典型性。涉及的作家作品主要包括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的《纠正》(*The Corrections*)、基尼奥内斯(Ernesto Quiñonez)的《尚戈之火》(*Chango's Fire*)、奥斯特(Paul Auster)的《布鲁克林的荒唐事》(*The Brooklyn Follies*)、梅耶(Philipp Meyer)的《美国铁锈》(*American Rust*)、科尔(Teju Cole)的《不设防的城市》(*Open City*)、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苍白之王》(*The Pale King*)、品钦(Thomas Pynchon)的《致命尖端》(*Bleeding Edge*)、弗卢努瓦(Angela Flournoy)的《特纳之屋》(*The Turner House*)和罗宾

逊 (Marilynne Robinson) 的《杰克》(Jack), 等等。所选作家兼顾典型性和多元性。其中, 弗兰岑的《纠正》被视作“21世纪第一部伟大的小说”(杨金才等 22), 科尔的《不设防的城市》被视为“当代纽约书写的代表作”, 品钦被视为“美国城市文化书写的集大成者”(142)。在作家身份上, 该书在传统白人作家外, 还涵盖了拉丁裔、非裔、犹太裔等不同族裔身份。可以说, 无论是研究立意、研究主题, 还是思路设计、研究路径, 《城市化表征》对国内研究者都具有很高的指导性和示范性。

第二, 《城市化表征》审视 21 世纪美国小说中的城市万象, 尤其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难点、痛点, 聚焦城市性, 围绕城市空间的文化、社会和发展问题, 关注大众、不同族群、阶层的际遇和命运, 透视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下和未来, 折射整个人类文明, 将传统城市文化研究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推向新水平。书中所有章节紧紧围绕城市化和城市文明, 微观和宏观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整体上推进了国内学界的城市书写研究。《城市化表征》中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文化问题, 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城市消费文化、生活状态等症候的诊断和批判。著者分别以《纠正》《苍白之王》为案例, 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民众所处的生存状态, 其中广告文化和景观政治, 揭示了资本对大众的控制和钳制, “无聊”则折射了其所身处的生活状态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危机。二是社会问题, 即城市化、都市化过程中如影随形的种族、民族、阶级冲突和移民书写等, 主要涉及空间政治、民族/种族政治、社会正义等, 这也是该书的重中之重。例如, 关于《尚戈之火》的探讨聚焦其中的绅士化问题, 主要考察城市发展过程中下层群体面临的居住困境问题。关于《美国铁锈》和《特纳之屋》的研究, 聚焦铁锈带城市在工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困境, 前者考察去工业化表征, 后者探讨铁锈带城市底特律的兴衰。三是城市自身的发展问题。美国城市是工业文明的璀璨明珠, 但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 面临着发展困境, 美国东北部的铁锈带城市是其代表。与此同时, 气候变化也对东部沿海和西部“生态脆弱”城市形成了挑战。研究者从正反两方面探讨美国作家笔下城市的困境、转型与未来。从空间视角看, 该著作以城市空间为核心, 系统考察美国作家笔下城市的物理空间(建筑、街区、房屋等)、社会空间(种族、阶级、群体关系等)与文化空间(价值认同、创伤记忆、生活方式等)的交融互动, 清晰勾勒出当代美国小说城市化书写的整体图景与独特特征。

第三, 著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洞悉城市化的文学表征, 深入开展资本主义文化批判, 彰显中国学者文化立场, 积极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论著基于小说中的“9·11事件”想象、漫游者角色、共同体书写、气候变化危机等主题, 多维度、全方位透视 21 世纪美国城市化表征下蕴含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精神危机, 以及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困境。著作针对消费文化等各种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深度阐释和批判, 揭示广告业与媒体的“共谋”及其导致的“精神异化”(杨金才, 《城市化表征》33)。针对后工业经济萧条问题, 该书对底特律书写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剖析, 在历史的长

河中窥察城市兴衰、生活嬗变。著者在研究中旁征博引，提出诸多原创性观点，体现了实现同西方学者间的平等对话的开拓精神和严谨学术作风（姜礼福 174）。最后两章将视野延伸至未来城市，系统考察气候灾难阴影下的城市，通过剖析气候变化的根源，开展资本主义文化批评，探讨新型城市文明发展的可能性，其研究处在气候小说研究的最前沿。著者通过对城市书写的考察，提出或运用“暗黑人类世”“形象学生态批评”等原创性概念，强调生态环境对国家发展及形象建构的重要意义。该书始终以中国视角为锚点，将对 21 世纪美国小说城市化表征的研究，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城市文化建设需求紧密结合，以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解读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破解同类难题提供借鉴，实现了文学研究与现实关怀的有机统一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功能。

总之，《城市化表征》以城市化书写为核心线索，将 21 世纪美国小说置于全球化、后现代主义、城市未来转型的多重语境下，构建了基于历史语境、文本表征、价值判断的三维阐释框架。这一框架摆脱了对西方理论的机械照搬，以中国学者的立场，结合中国城市化的现实关怀，重新审视 21 世纪美国小说的城市化书写，将外国文学前沿问题研究推向新高度，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鲜活范例。杨金才教授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学术积淀使其在著作中实现了文学文本阐释与社会历史语境的深度融合，充分体现了外国文学研究的时代性、反思性和形塑功能。《城市化表征》不仅是了解 21 世纪美国文学与美国城市文化的重要窗口，更为中国城市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注入了宝贵的学术力量。这部著作不仅是重要的学术成果，更可以引发人们对城市、社会与人类自身深刻反思，其价值将在未来研究与传播中进一步彰显。

#### 引用文献 [ Works Cited ]

- Jiang, Lifu. "A Review of *American Renaissance Authors: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ading*."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no. 4, 2010, pp. 172-75. [姜礼福:《经典重释之范例——评杨金才〈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载《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172-75页。]
- Yang, Jincai. "Some Thoughts on the Trends and Studies of the 21st-century Foreign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4, 2013, pp. 162-64. [杨金才:《关于21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的几点认识》，载《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4期，第162-64页。]
- Yang, Jincai, et al. *Approaching the Features of Urbanization in 21st-Century American Fic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2026. [杨金才等:《21世纪美国小说的城市化表征》。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6。]

◇责任编辑:吴晋先